

(吉)新登字 12 號

東北師範大學文庫 **全文編校補** JINWENBIAN JIAOBU

蓝莲池 著

責任編輯:	包瑞峰	封正	面設計,李冰彬	責任	E校對	· (P	豪
東北海鎮大學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	新華	古復	發行
(長春市斯	大林大街 1	10 號)	東北師範大學	出版社邀为	6.照排:	中心	制版
(郵政編碼	: 130024)			長春新	「華印	鹹酸	印料
原本 ,850	×1168 毫米	€ 1/32		1995	年9	月第	1版
印張: 18.	7 5			1995年9	月第	1 次	印刷
字數: 306	千			印數,	0 001	80	00 册
ISBN 7 -	5602 - 15	44 ~ 0,	/K • 92	定	仮: 4	5. 0	0 🖺

東北師範大學文庫

校補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董蓮池/著]姚孝遂/序



凡自姚 金文編校訂 金文編第六 金文編第五 金文編第四 金文編第三 金文編第二 金文編第一 例 (一)序 (一) 1 (二三) (31)

后				- ;										
記	金文編增補	附 録:	正 編:	金文編增補	金文編附録	金文編第十	金文編第十二	金文編第十	金文編第十	金文編第十	金文編第九	金文編第八	金文編第七	
	文編增補采用彝器目録				下	四	11		•					
									•					
(五七七)	(五六二)	(五五三)	(五一九)		(三八二)	(三五二)	(三四三)	(11111)	(HIH)	二人三	三五七	(11111)	(11011)	

之與《說文解字》相比照,簡明扼要地解説其形義、通古今形體之變異,是 料益臻完備,考釋更見精審,學者便之。 一部研究兩周青銅器銘文具有權威性的工具書。又曾歷經多次增補修訂,資 希白先生《金文編》廣泛滙集商周青銅器銘文形體,精心事録原篆,以

們對於先秦古文字辨識的能力有了空前提高,有關研究成果日益豐富。 至戰國時期, 周金文繼承了殷代甲骨文字而有所發展變化,其遞嬗之迹是可以尋繹的。及 有資料而言, 中 由於近年來新的有關資料大量相繼出土,研究工作不斷深入和發展,人 國文字源遠流長。相傳黄帝之史始作書契,目前還難以徵信。就現 文字形體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尤其是六國古文,更是簡易詭 中國成體系的文字只能上溯到殷墟小屯文化之甲骨文字。

小篆是由秦系籀文發展而來,其中也難免受到六國古文形體的影響

例如殷商文字中經常見到的「出」字,目前,我們既無法確知其構形的來 的相互關係中尋繹其綫索。所有的詞語都是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制約的,有 繹其變化軌迹的時候,我們也可以根據其在詞語中所處的地位,亦即文字 過程都不存在着缺環。與此同時,當某些文字形體發生了變化而又無法尋 這個條件。從整體上來說,自商周歷經春秋戰國直至秦漢所有的文字資料 樣才能够確定不同時期文字形體的相互關係。現在,我們已基本上具備了 個字釋爲「之」,實際上這個字的形體和小篆的「之」有着明顯的區別, 以辨識,但可以從它在詞句中的地位和作用來考察,從而成爲可以辨識的。 都比較完備, 一些文字形體,由於難以尋繹其演變的軌迹,在孤立狀態下, 又無法在稍晚的文字中找到其踪迹。孫論讓、 辨識文字形體,必須盡可能地從掌握文字形體全部演變的軌迹着手,這 西周金文均見於禮器銘刻,形體正規。東周金文除正規形體外,其工 下及戰國簡牘、重印、石刻、帛書以明其流、從而得與小篆相銜接。 則苟簡省易,爲了正確地辨識其形體,必須上溯殷代甲骨文以探 不存在着缺環。當然,這并不等於說每一個文字形體的演 羅振玉、王國維都把這 我們無法加

的是其中的「也」字,如果孤立地出現,我們根本無從辨識 們能够確知這些奇異的文字形體與當前通行文字形體之間的關係。 是完整的篇章,都是我們所熟悉的與傳世文獻古籍相一致的詞語, 年代河北平山出土的戰國中山諸器,銘文有很多形體非常特殊,但因爲都 字。如果不是在干支中出現,我們是根本無法依據其形體本身而加以辨識 既可以用作紀數字的「六」,也可以用作「出入」的「入」,還可以作用 的。無獨有偶的是「子」在卜辭中及早期金文中用作「辰、巳、午、未」的 用作「有」、用作「祐」之外,選可以用作「右」,但「出」從未見有用作 讀音肯定是讀作「又」,但它又肯定不是「又」的異體,因爲「又」除了也 們可以確切地知道這個字可以用作「又」、用作「有」、用作「祐」等等,其 釋成「之」在任何場合都讀不通,根據其在詞句中的地位和作用,現在我 「内外」 「子」,還是「辰、巳、午、未」的「巳」。與此相關的還有「<」這個形體, 「巳」,離開了具體的語言環境,我們將無從確定其究竟是「子孫」的 通過上述例證,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充分掌握文字在語言中的地位 的例子。又如「出」這個形體,是干支「子、丑、寅、卯」的「子」 的「内」,這只能根據其在詞句中的地位和作用來加以區分。七十 所以我 最

和作用,對於辨識文字形體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認爲這對於商周青銅器銘文的正確釋讀,以及《金文編》這一具有廣泛性 得,以第四版《金文編》爲藍本,主要就文字形體方面加以校訂,我個人 影響的權威性工具書的正確利用將是有所裨益的。 董莲池博士充分利用了有關的研究成果,加上他本人多年來的研究心

九九四年六月識於長春姚之

字書《金文編》,這部書一經問世,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學者們稱 文字學家容庚先生發凡起例,編纂出版了專門收録出土的商周金文的大型 補》, 這兩部書在對出土古文形體的收録和識字方面取得的成就相當巨大, 和識字指南便成爲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遠在宋代,學者中便有人在這方 但由於收録以古籀爲範圍,不免博雜而缺乏專門化。一九二五年,著名古 名學者吴大澂復撰《説文古籀補》,嗣後又有近人丁佛言的《説文古籀補 面作過嘗試,但由於時代的局限,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清代以來,著 今所見到的全部金文形體滙萃一書,爲各方面的研究者提供尋檢上的便利 歷史等方面的極重要的資料,尤其在考古學、古文字學上價值更大。把至 文是我國文化史上極爲寶貴的財富,它是研究我國古代政治、文化

自

序

現了許多以往不曾見到的金文形體資料,并且隨着考釋工作的深入以及新 版之後,由於考古發掘工作的突飛猛進,續有大量有銘青銅器出土, 百三十八個,全書所收録的重文一萬四千九百旱五個,這樣至第三版問世 增加七三七件。以增字而言,正編增出字頭五百二十六個,重文增出五千 九八五年出版。和第三版相比,第四版所取得的成就相當巨大,引用銅器 於是容庚先生先後委托馬國權、張振林二先生協助進行第四次增修,至一 識了出來。這樣第三版已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充分滿足人們研究利用的需要。 識讀金文形體方面的權威性著作。凡要檢閱金文,非此書莫屬。但是第三 識字水平都在此書中得到充分體現,從而使這部書成爲學術界的一部關於 之前凡所見金文形體基本收羅詳備,而容庚先生本人及當時古文字學界的 譽它賅博精審。此後容庚先生又對其加以增修,一九三九年出了第二版,一 四百〇七個,附録上增出四十八文,重文增出一百一十五文, 材料的發現,以往釋出的一些字被證明屬於誤識,以往未識的一些字也被 達一千八百九十四個,附録上「圖形文字」五百六十二個,附録下單字六 九五九年出了第三版,至第三版問世日止,這部書正編收録的金文單字已 百三十余文,重文增出五十余個,總計全書收録金文單字三千七百七十 附録下增出 又出

要者條述如下: 金文形體大典。以匡訂而言,第四版做出的貢獻也是相當巨大的。現擇其 一個,重文二千〇四百八十九個,使這部書成爲一部更具有權威性的唯一

一、糾正第三版《金文編》識字上的錯誤。

值極大的,而其成就也是斐然可觀的。下舉幾例以說明之。 識字問題是形體類字書的生命。第四版《金文編》致力於此顯然是價

文从「彡夭」从「土」,十分明確,顯爲「徒」字,第四版《金文編》改入 「徒」字條下。 第三版〇一七八號造字條下將見於仕斤戈的「吐と」這一形體收入,此

文編》將其分爲二字,改將「銅」入「辭」字條下。 中「宛另」,實則應爲「寶」字異體,第四版《金文編》改入「寶」字條下。 第三版「司」、制」不别,將「制」入「司」字條下,第四版《金 第三版一〇六〇號「保」字條下收有邾弔鐘銘中「保貝」、齊繁姬盤銘

「歲」字,第四版《金文編》吸收了這一重大成果,改入「歲」字條下。 類形體收入,根據後來學者研究,以及新出材料的證明均爲楚系文字中的 第三版〇五四八號「載」字條下將見於楚器銘中「以」、「吸了」一

句中用了「湎」字,就將此文釋爲「湎」,顯然是缺乏必要的形體方面的證 「湎」字从面,而此文右旁難明其所从,第三版僅據《尚書》有相似的文句, 第三版一四三三號「湎」字條下將見於毛公鼎銘中的「 滗了」收入,

實从「首」从「犬」之訛,即「髮」字,第四版《金文編》改入「髮」字 第三版〇四六九號「眉」字條下將見於或者鼎之 「 何 」 收入,此文

據,第四版《金文編》將其置入附録下待考。

這些都是正誤極成功的例子。

一、對第三版肄定不釋之字作了定釋。

以《説文》所無字處理,實則此形體數見於甲骨文,即「祝」字,第四版 例如,第三版〇〇二八號收録了見於禽簋的必好 3岁,隷定爲「视」,

《金文編》釋入「祝」字條下。

《説文》所無字處理,但注云詛楚文社稷之稷作此。當時由於旁證材料尚不 見,都用爲社稷之「稷」,知爲「稷」之古文無疑,第四版《金文編》釋入 充分, 第三版這樣作不失爲慎重。嗣後, 中山王 **學** 器出土, 銘中此文四 第三版〇〇三二號收録了見於子禾子釜「配」,隸作「夜」,以

「稷」字條下。

載嘗之載嘗」。實即嘗祭之當,第四版《金文編》釋入嘗字條下。 「声示」,以《説文》所無字處理,注云:「以共載尚示即《詩•閼宫》秋而 第三版《金文編》〇〇三〇號收入見於今酉3月 鼎等 凉,赭文,隸作

三、對第三版所釋明顯缺乏證據者而字又不便隷定則改入附録待考。 例如:第三版〇五〇九號 篇 字條下收有 緒文,實則鳥形上所从

四、對第三版隸定有誤也加厘正。

應爲「戈」旁,第四版《金文編》改入附録上。

四版《金文編》改隸作「挈」,附於正編。 例如:「路」从「邑」从「奉」,第三版隷作「形」,附於正編,第

五、對第三版附録下雖不識而可隸定并有一定意義者均加隸定附於正

第三版附録下「欣拿」諸文,第四版隸作「宠良」,附於正編食部。 第三版附録下「オイス゚」,第四版隷作「メサ゚」,附於正編廾部。

第三版附録下「うか」,第四版《金文編》隷作「月」,附於正編尸

레

自序

第三版附録下「帏'」諸文,第四版《金文編》隸作「妲」,附於正

編女部。

第三版附録下「鉄」, 第四版《金文編》隷作「弄」, 附於正編艸部。

六、對第三版附録下今已可識者則釋入正編。 「溲、溲、」,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淠」,入正

編水部。

「 & 」,第三版入附録下, · 針」,第三版入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 第四版《金文編》 釋爲 釋爲 绮, 「聽」, 入正編金部。 入正編 耳部。

「キピ」,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忑」,入正編心部。

「 » 疼 」,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忖」,入正編心部。

公田」諸文, 第三版入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釋爲「番」, 入正 序 J, 第三版入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釋爲「妻」, 入正編女部。

編彩部。

「 与 」諸文,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 釋爲「牙」,入正

编牙部。

「朱7」,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敖」,入正編放部

原「敖」字條下。

「程),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檐,入正編木部。 「9中」「97世,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夏」,入

正編文部原「夏」字條下。

原「嗇」字條下。 「杏」,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嗇」,入正編亩部

編亢部。 「AA」諸文,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亢」,入正

「厚」字條下。等等,例不備舉。 「屑」,第三版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釋爲「厚」,入 旱 部原

合爲一字,等等,類似的成就還可以舉出很多。 除上舉六條外,其他像第三版將一字異體作爲兩字分收者,第四版改

文形體字書是應該抱以無比感激之情的。 大,我們今天可以使用到這樣一部材料如此豐富,識字水平如此之高的金 由此可以想見从事此書增修的前輩學者們傾注的心血和勞動多么鉅

但是,如同任何事物都不會完美無缺一樣,曾經過無比繁難地增修而

文編》仍然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這是極爲正常的事情,決不能以此來苛 蹴而就的,随着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新材料的不斷發現,第四版 求前輩學者。作爲一部形體字書,第四版《金文編》存在的主要問題仍然 在識字方而,這主要表現在: 的第四版《金文編》自然也不會盡善盡美,而且識字工作本來就不是一 金金

留在第四版中。 一、糾正第三版誤釋工作不徹底, 致使第三版存在的一些錯誤仍被保

可信从的一些成果,致使應該釋出的一些字仍滯留在附録中。 二、對於第三版入附録下的一些字,過分保守,摒棄學者們在考釋上

充分根據。 三、對於第三版入附録下的形體,第四版雖有釋但釋得并不正確或無

第三版正編原釋正確的形體, 第四版《金文編》 以爲非而重釋致

誤。

Ŧ 第三版正編某些形體原爲誤識, 第四版《金文編》改釋而識誤 第三版對一些可識之字作了隸定而隷誤,第四版《金文編》因循

۸

八、第四版《金文編》增入的形體有一部分識誤,有一部分雖本可識 第三版未隸定的入於附録下的形體,第四版《金文編》隸定而誤。

而入附録下,作爲不識字處理。

爲不可隸定字處理。 後對於人們把握該字音義有一定幫助者,第四版《金文編》仍入附録下作 九、有一些新增入之字雖不可識,但按該書體例可以隸定并且隸定之

體幕誤而因其誤,新增字摹誤、注誤而因其誤等等。 除以上關於釋字的九條問題外,尚存在第三版字頭篆誤而因其誤,

新的材料尚未發現,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尚未發表。至於本文所謂校補,實 着不當,而且很多問題也只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目的只是想給一般 際上只是自己從師學習古文字過程當中的所見及一部分體會,也難免存在 没有任何吹毛求疵之意。 人使用《金文編》時以參考,同時也還爲了使《金文編》本身更加完善,決 一些研究成果吸收得不够充分,另一方而也還因爲在編者增訂此書時一些 關於這些問題的産生,一方面是因爲編者對以往衆多學者已經取得的

本書的寫作過程,始終浸透着導師姚孝遂先生辛勤指導的汗水的。

自

作之前,先生一再提醒我,一切要從材料本身出發,結論的作出只能是對 於本書殺青之際,向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 材料正確而認真地加以分析研究後的結果,決不可拋開材料本身去妄議他 人是非。 現在想來,如果没有先生的悉心指導,要完成本書是不可能的,謹

甲戌年春謹識於藕香齋

董蓮池

Ó

的問題。 附録上暫付闕如。 校訂主要在釋字問題上,同時兼及一部分形體摹録及注語等方面

條校。 采用傳統校記形式,依第四版《金文編》編排順序由前往後依次

者則依隷),附録下無字頭者則不列。次注明欲條校之形體所在頁數、欄數, 并標出其形體(如校訂注語錯誤則一般不標舉其形體)。正文均首出該文所 在器銘銘句(如校訂注語錯誤則否),對標舉該器時其文已含其中者則不再 重録器銘銘句。 一字標出。 三、每校訂一條,均首出第四版《金文編》字頭號數及篆文字頭(隷 凡於辨說前其欲辨之文均以〇號表示。辨說部分均以「今

注明。 該書體例均加隷定,如與《玉篇》、《廣韵》、《集韵》等所收字同形者也予 四、對於那些未識之字,凡據偏旁分析而可隸定且又有某種意義者,依

書籍頗不易得,先賢及時賢之説容有遺漏,凡此均望同仁諒解。 所引用的某些成果今已成爲共識, 爲簡省篇幅,不再詳細標明。 六、增補部分略以《説文》部次,以異體及新見字爲主,另編號數。 五、凡引用某一學者的研究成果,均標明所出篇名及所載之處,但如 七、爲便于一般人理解,原「金文編弟×」之「弟」一律改書爲 又因某些

「第」,不用古文。

(1)0003號 办 四頁第四欄金文 天

釋如此,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并增注:「晚夏在天秦公鐘作在立」。 作錯的一個字,即本應是「大二」,而將「大二」字在下的一模畫誤置 文例「秦公畯較才 太」,這都是長在其位之意,是秦公面對先祖神靈所發 了這種可能。他提出秦公鐘作 噯更才 公」,近年出土的王姬鐘也有類似 大學中文係編集《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一文中也指出 今按:此文從形體上看,與「天」字無異。但實際上很可能是作範時 此文見秦公簋銘: "呒疐在○」。第三版《金文編》

金文編第一

在立(戡簋)等,「毗才立」與「毗東才立」比較,詞雖有單復,而義則無 晚才立」(師縣簋)、「萬年寶壽,晚才立」(柏擔詹簋)、「用奉壽句永令,晚 别。故這個字實係「立」字之誤,不應釋爲「天」。所言極是。此文應删除。 出的祈願語。有關長在其位的祈求,銘文習見,如「天子其萬年覺壽黃る,

[2]0007號 丄 五頁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

篆只能辨作♥+,殘渦過甚,無法定識,除釋「德」外,又有釋「監」、釋 「臨」的,都是推測,故此處應照摹。 今按:此文下 「天亡簋」後所注銘句「文王德在上」之「德」字,

[3]0008號 亷 六頁第六欄第二文下注語

初文,非「弋」字,故「印」應改隷作「卯」,後注語中注作器者名寫作 「印」者,均應改作「夘」,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263 條。 今按"此文下所注「ヤ其卣三」之「ヤ」字原篆左旁所从乃「必」字

[4]0016號 醛 十頁第二欄第一文、第三文下注語

注作器者名而寫作「沪」者,均應改作「汈」,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鐘」中「 ジ 」字原篆右旁寶从「刀」,故「ジ」應改爲「汈」,後注語中 改作「豫」或隷定作「始野」。參見本書第 93 僚。第三文下所注「者 汀 今按:第一文下所注銘句「爲命衹 || 」中「爲」字實乃「豫」字,應

祭 一一頁第四欄金文

[5]0020號

寫作爲 ,「口」作「②」,吉字从「口」作,考弔诣父匿則寫作 +〇, 而寫作「日」者習見。如「咸」字从「口」作,國差矯所見的「咸」字就 集》三〇一頁),極是。「3日」即「右」字,仓文「口」旁中加一横爲飾 版《金文編》因之。 上看也講不通,「祭受毋已」根本不成詞,顯然釋「祭」是錯誤的。郭沫若 有變化,但無一例寫作「日」形者,故釋爲「祭」,形體上講不通。從文意 先生曾釋爲 「曰」,而「祭」字則从「示」、从「又」、从「肉」,古文字「肉」旁寫法雖 今按"此文釋「祭」無據。从形體上看,它从「示」、从「又」、从 此文兒蔡侯 蠽 、祐」(見郭沫若《由壽縣蔡器到蔡墓的年代》, 載《文史論 盤銘"、○受毋已」。第三版《金文編》 釋如此,第四

金文編第

文意上看,釋爲「祐」十分通暢,「祐受毋已」等於説「受祐毋已」,「受 筆的「口」旁,「祁」一是从「示」从「右」的一個字,應釋爲「祐」。從 《字林》云,「祐,助也,天之所助也」。故「祐受毋已」就是受上天祐助不 「□」作「❸」,例不勝舉。故 ネネル、字 「ョ ̄」下所从的「□」就是加了飾 祐」語例甲骨文習見。《説文》訓「祐」爲「助也」,桂馥《説文義證》引 《説文》示部。 絶之意,與上文「煙享是台,衹盟嘗得」語意極偕。釋「祐」至確。祐見

〔6〕0021號 形 一二頁第四欄 第二文下注語

编》,"钐」中之「<×」旁乃「乇」旁,故字應隷作「飥」,後注語中注作器 者名而寫作「釵」者均應改作「飥」,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363 條。 个按:此文下注語「邾公釤鐘」之「釤」字寫法係沿襲第三版《金文

〔7〕0023號

「張攻烺釋福」,第四版《金文編》改釋如此,注云:「社又从北」。 此文見或者鼎銘:「用钌稱魯○」。第三版《金文編》釋爲「福」,注云:

體變繁化了,因此叠加了聲符後的形聲字又常發生減聲現象,以保證書寫 面都能講通。「福」字从「畠」聲。周乎卣則加「北」聲,作「心」, 故將字釋爲「祉」,形體及辭例上都缺乏根據,而釋「福」在形體及辭例方 字不可能取「北」爲聲符。從辭例上分析,也不能證明這個字當「祂」用。 「北」,「北」、「比」占音雖聲母相同,韵部却相差很遠,不得通,故「訛」 「北」、「福」古音相同、古文字於形聲結構上叠加聲符本有其例,因此這個 「匕」聲。 、比」、 「匕」音同,故 「礼」爲 「祉」不可疑,而此从「示」从 「福」字是一形一聲字。但是叠加聲符雖給字的音讀帶來方便,也使文字形 **今按:張玫烺先生所釋極是。《説文》「祉」从「比」聲,金文所見从**

成了、何。从辭例上看,釋「福」也有證,士父鐘就有「魯多福」之例,此 言「魯福」,正合其例。故字應入「福」字條下。 的便利,例如「寶」字金文从「缶」聲,又叠加「區」聲(見《金文編》五 二三頁第六欄)。周室匝則將缶聲簡化掉,只保留了「画」聲,寫作 6個, 二聲(以「北」、``畐」爲聲),爲求書寫便利,去掉「云」聲,結果就被寫 「福」字形體這種變化過程與「寶」字正同,即加「北」聲後作個常,一形

[8]0025號 記忆 一三頁第四欄金文

銘偽刻而成。根據之一是鼎銘與簋銘比,某些字體結構存在明顯錯誤,如 辨之甚詳。他指出,根據種種迹象看來,鼎銘完全可以肯定係後人仿照簋 著有《御鼎辨僞》(「御鼎」即「我鼎」載《古文字研究》第八輯) 一文, 今按:此文係偽刻我鼎銘中的形體。關於我鼎銘文之偽,姚孝遂師曾 此文見我鼎銘。第三版《金文編》收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支編第一

簋銘「亥」字作 • う,原上似出頭的一筆乃泐痕,金文「亥」字上端不允 作 「 ● 」,填實,而鼎銘中之「袀」字却作 心 ,不合其則,顯係誤摹。 妣以天于爲廟號者,夫婦絶無同名之例,而鼎銘作「妣乙」則與「且乙」同 號之名,祖之廟號名作「且乙」,而妣之廟號名因「匕」下一字已難看清, **許出頭,而鼎銘作去?,顯然是作僞者缺少金文常識,誤將簋銘「亥」上** 此文應删除。 其簋銘之形而補誤,這一點更可視爲其銘爲僞刻的鐵證。其說不可易, 名,這就完全有違於當時廟號規則,顯然是作僞者缺少這一知識而以意揣 不能確知爲何字(有可能是戊字),鼎銘則作「妣乙」,我們知道商周時祖、 泐痕當作「亥」的筆畫所致。凡此都是作僞之證。在簋銘中又有祖、妣廟 「弓」非「弓」,似「人」非「人」,簋銘中「礿」作 心,據銘中「丁」之 |銘中有\\\\\\' 這種形體,其字顯然是从「弓」,鼎銘則將此文所从誤作似 所剩另一文 心 所在器爲我簋,器名應改正。

[9]0029號 貅 一六頁第三欄金文 178]

作偽者誤補。簋銘漫涣,不能確識爲何字,故當付闕如。參見本書第8條。 入。又,「我鼎」下所注銘句也是據偽刻鼎銘,其中「妣乙」之「乙」實是 此文見我鼎銘。第三版《金文編》收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我鼎銘係後人仿簋銘僞刻,故此文應删除。簋銘作 爲,應换

[10]0038號 下注語 I 一八頁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第六欄第七文

「甬」字。今不識,應照摹。後注語中注作器者名而寫作「甬」者,「甬」均 今按;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 「戍甬鼎」之「甬」字原篆作**以**用,不是

金文編第

2

字誤釋,應是「甚孿」,後注語中注作器者名而寫作「叨孳」者,「叨孳」均 應改作召用,不復一一舉校。第六欄第七文下注語「叨孽簋」之「叨孽」二 應改作「甚學」,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386 條。

〔11〕0038號 于 一九頁第六欄金文 于

版《金文編》釋入「玉」字條下應該是正確的,故此處應删除。 交叉處兩側又有「 ▼ 」,和「玉」字形體完全相同,應爲「玉」字。第三 和玉字相區別,至小篆時仍然如此。此文則三横等距離,中間一横與竪畫 干↓、干 ,形體上的特徵是上兩横靠近,而與下一横拉開距離,以達到 入玉字條下,第四版《金叉編》改釋入王字條下,又收入玉字條下。 今按:此文改釋爲「王」可疑。自西周始,「王」字開始由 ➡ 而變作 此文見魚 鰕 匕銘:「述〇魚 顱 曰出勿處其所」,第三版《金文編》釋

[12]0055號 士 二七頁第六欄金文

《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注云:「从才」。 此文出自中山王璺□ 壺銘:「使得賢○良佐」。「忆从○大夫」。第四版

明其假借用法。 因此可以讀爲「士」(前句當然也可以讀爲「才」,讀爲「才」比讀爲 「士」更妥貼),讀爲「士」是屬於同音相假,故此文當入「在」字條下,注 「士」爲聲的雙聲字 (「在」, 古音爲之部从母,「士」, 古音爲之部崇母), 「十 」,西周早期加「士」聲分化出專字「在」。「在」字是個以「才」、 今按"此文从「才」从「士」,應釋爲「在」。古文字「在」初借用

[13]0080號 以后三七頁第三欄金文 小文

作《下形者人形腿部筆畫杆同。自今所見知確爲「蔡」字者其人形腿部筆 主要在「蔡」字人形符號的腿部所加的筆畫作「<>」形,寫法與「蔡」之寫 《攻五王光韓劍與虎供王光起戈》,戴《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黄錫全先 《「水产武当」戈銘新探》,中國古文研究會第八届年會論文。又見李家浩 蔡有别的另外一個字。關於這一點,黄錫全等先生均已指出(見黄錫全 作 「 << 、 」形者,銘文一律爲「玄蓼○鋁之用」,這也完全證明它應該是與 有此文的戈共四件,其人形腿部所加符號一律作「》 」,寫法嚴格,無一 畫一律作「〈<」形,無一作「〉、」形者。又,根據已公佈的材料看,帶 生并云字應釋爲「夫」,甚是。金文「夫」字或寫作。今八(見王子午鼎 「獸」所从),與此文除去人形腿部的「>> 」形筆畫後大體相同,而此文 今按:此文與本條下所收「蔡」字作為共者形雖近似但亦有別,其別 此文見玄梦○鋁之用戈。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定字,只是循音用字,此釋「夫」,與鑑、膚音亦相偕,故从辭例上看,這 **挳鐘),此作「玄琴夫鋁」,其義應同。从上舉二例看,鋁前的那個詞本無** 字條下。 個字釋「夫」也是説得通的,至於「夫鋁」究係何義則待考。此文應入夫 根據的。从辭例上看,金文有'玄鐸鑪 鋁」(印黛鐘)、「玄鏐膚呂」(朱公 號有無足趾形只是異體的不同,因此把這個字釋爲「夫」从形體上說是有 人形腿部所加用的符號 「〉 一其實是增出的足趾形符號,占文字人形符

[14]0083號 三七頁第三欄金文 华 中

从又唐蘭謂說文訓擇菜殆即詩芣苡薄言有之之有後世誤若爲當 而若之音 義俱晦」。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散盤銘,地名用字。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艸

今按:此文即見於甲骨文之,以,羅振玉釋 一一一 [四] 之小篆寫作

出證明,故羅釋不誤,今學者都已從之。故字應釋爲「蜀河」。 戰國古璽文作もり,與甲骨文形體一脈相承,且甲骨文辭例也可作

之變。唐說不可信。「蜀」見《說文》艸部。 體爲説。實則小篆之「點日」係由甲骨文之「必ら」訛變而成,其衍變之 無任何關係,且小篆「若」所从之「艸」是二手形之訛,并不是二「 屮 」 迹爲由為公而必一而出了而少必而為以而到目,形體與此條所列金文 少 至於《說文》訓「若」爲擇菜,於典籍無證,當屬望文生訓,附會形

[15]0094號 世 四十頁第二欄金文 24

此文出自鄂君啓舟節銘:「○陽」,地名用字。第四版《金文編》 所増

收。注云:「説文所無。」

選》四三一頁,舟節銘摹本),係由「 20 」與「1.」兩筆寫成,不作「 20] 今按:此文摹本下所从摹作「 夕」(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 寶與虚廓每無别,所以這個偏旁不是「已」而是「云」。《說文》收雲之古 所从之「 ~ 」與上三個「云」旁相比,只是填實與否的不同,古文字填 些形體,如作虛廓形則爲「~」、「~」、「~」,顯然與「已」之作 七)。李、裘、殷三先生均以「~」、「~」、「~」爲「云」,極是,這 「 ~」之類寫法不同,而且从辭例上證明它們的確應是从云聲之字。此文 生釋爲「邳」。字也見包山楚簡,寫作「。》」(《包山楚簡》圖版一二 陽簡有「シ」字,裘錫圭先生釋爲「圓」,字也見包山簡,寫作「シ」 (《包山楚簡》圖版一三○),鄂君啓舟節有地名用字作「♥%」,殷滌非先 爲巳。戰國印有「乙」,李學勤先生釋爲「全云」(見《戰國題銘概述 簡),由「つ」、「レ」兩筆寫成,不作「2」,可見不得將「2」釋 (中)》載《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八期)。字亦見包山楚簡,寫作「冬」。信 簡)、「 2」 (《包山楚簡》一七 |簡)、「 2) (《包山楚簡》一八九 作「 ~」(《包山楚簡》一七二簡)、「 ~」(《包山楚簡》一四〇簡)、 从是「云」不是「已」,實屬卓見。楚文字中「巳」之寫法與此文有別,寫 形。朱德熙、李家浩一先生在《鄂君啓節考釋(八篇)》中指出這個字下所 「 ~ 」、「 ~」(《包山楚簡》一四三簡)、「 ~ 」(《包山楚簡》一八〇

文作「の?」,《古文四聲韵》收王存义《切韵》作「〇~」,其書寫原理當 則字應釋爲「芸」,「芸」字見《説文》「艸」部,爲 草 名。朱德熙、李 與上揭云旁相通,形體也十分相近。亦可爲此文所从即云旁的一個佐證。然 家浩二先生指出「云」、「旬」二旁古音相近,「芸陽」可能就是位於漢水上

游的「郇陽」,地理位置與舟節所記相合。説可从。 收,隷如此,庄云:「配固楚墓楚簡莪郢又作栽郢是知錢讀如哉」。 簡》圖版九九以下簡稱《包》圖)、「我」(《包》圖六)、「新」 (《包》圖九八)」「水」(《包》圖九九,省體),下从「木」者則作、羚」 《包》圖九四)、「忒」(《包》圖九二),其从「木」者與不从「木」者 此文見鄂君啓舟節銘:「王處於○郢之游宮」。第四版《金文編》所增 今按:此文也見於包山楚簡,「艸」下所从作「 卷 」(見《包山楚 四十頁第三欄金文 以代

則此文以漢字構形規律應爲从「艸」「戚」聲,不見字書,亦可隷作「彘」, 隷作「'苁」'。俞偉超、李家浩二先生在《論「兵闢太歲」戈》(載一九八 此把从「木」的「 *** 」釋爲「栽」是不正確的,其注「是知讀如哉」應 附於艸部待考。 釋》(載《江漢考古》一九八八年四期) 一文中,都將「 爻 」釋爲戚,可信。 删除。「丫」既不是「艾」,則此文隸作「艾及」當然也不正確,應改 與「→彩」字「艸」下「 秋」所从的「 戈」判然有别。又,平夜君鼎 从「木」者,都不是以「'弋'」爲聲,因爲它們所从的「'弋'」或「弋 五年出版的《出土文獻研究》) 一文中,何琳儀先生在《長沙銅量銘文補 (見《包》圖一六一),在鄂君啓節銘里「載」所从的「 戈 」寫作「如人」, 也都不作「弋」,等等。總之「稅」、「改」是不从「弋」得聲的,因 不是「弋」旁,在包山簡里「裁」(京裁)所从的「弋」旁作「弋」 可能是異體字(都用於○郢之○字)。但是無論是下作、↑」形者還是に 「載」所从的「找」作「好了,楚帛書「哉」所从的「戈」作「奖」,

[17]0096號 #精 四〇頁第四欄金文

此,注云:「説文所無」、「于省吾謂當讀滑同扣小爾雅滑亂也」。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信陽楚簡「澮」字及从「美」之字》(載《中國語言學報》一九八二年第 「 (*),此非「禾」旁。古文字乃至《説文》小篆「禾」概無作此形者。故 他根據《汗簡》引《石經》「禮」寫作「八八」即从「八米」旁,因而推斷 「 1 八米 」爲 什 麼 字實在不能確知,此文應暫入附録待考。李家浩先生在 亦可釋作「益明」。「益明」不見字書,依漢字構形規律當从「艸」、「《韶」 一期)一文中曾探討過這個「全米」旁,這個偏旁見於信陽楚簡 않 所从, 今按:此文隷定不確。字从「艸」从「骨」没有問題,但骨的左旁作

[18]0101號 管升 四一頁第六欄金文 译字

當讀爲「句」,訓「與」,「句井侯服」即與井侯以職事(見《積微居金文 「量」字見《方言》,以漢字構形規律,字應从「艸」、「害」聲。楊樹達説 「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改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今按: 古文字从 、*** 」从「艸」相通,故仍宜从第三版隷爲「荖」。 此文見井侯簋銘"「○井侯服」。第三版《金文編》隷作「蒼」,注云:

説》),可从。

金文編集

金文編第二

[19]0103號 小 四五頁第一欄金文 一水平

增收。以爲「小子」合文。注云「字與長對舉可知字讀爲少長之少」。 輯),說可从。故應入「少」字條下。 小亦聲] (兒張政 烺《中山王 熚F 壺及鼎銘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一 「少」。以辭例核之,凡爲「少」字決不可疑。張玫烺先生指出:"蓋从子小, 今按:此文又見鼎銘「而况在於〇君乎」。今諸家多直接將字釋爲 此文見中山王豐昌鼎銘:「事〇如長、事愚如智」。第四版《仓文編》所

[20]0110號 公介 四九頁第三欄金文 (六)

自己的形體特徵。此二文「八」下从「八」,根本不是「豕」字, 區另符號可成,即在豕字上以一横畫或「O. 加於豕形頸部或腹部,形成 作「多、」、「凌て」、「失て、、、失了、、「矣力」、「己力」等形,係由至字加 部从「八」的形體(見《古陶文字徵》一八頁),但下仍从「豕」,不从 「劵」字春秋以前所見上部并不从「八」。戰國時才出現「矣人」、「父八」上 文編》正文部分釋字商權》以下簡稱《商權》)。甚是。金文所見「>~」字 版入附録下)。第一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孳乳爲遂」。 人 」演變而成。从在銘中所用看,很難證明應讀爲「遂」,所以將它們 此第一文兒墻盤銘「〇尹帝疆」第一見師望鼎銘:「不敢不〇不里人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一文釋「夢」根據不足(見林雯《新版《金 H

[21]0113號 全小 五三頁第四欄金文 个十日

此文見中山王嚳日鼎銘:「今○方壯」。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很大困難,但認真觀察,作爲裝飾符號的「口」旁一般是使用「 口 」的, 在中山器銘所見文字中有兩種寫法的「口」旁,一種作「 丗 」,另一種作 下所从的 「 匸 」(口) 應該看作是一種構形偏旁,而不應視爲裝飾符號。 不作「♀ロ<*ロ」,因此中山器銘把「ロ」旁寫作「 匂 」形當足一種有意 更有啓發的是「今」與「余」連用寫作「今日全日」而不作「今日全日」,也 「 '' 」,中山器銘中有加「ロ」旁爲飾的習慣,這給文字形體的辨識帶來 「退」作「沒吃」、「復」作「傷息」、「念」作「含义」、「今」作「介口」、 今按:此文在銘文中讀爲「余」沒有問題,但似應釋爲「舍」。「余」旁

就應看作是作爲一種構形偏旁使用的,所以此文應釋爲「舍」,用爲「氽」 具有「 D 」一類的構形作用,如果這種推論不誤,則此文下所从之「 O 」 應屬假借。 如果从這個認識出發,則「昇」中的用爲裝飾符號的「口」旁應該是寫作 有「'')」形偏旁者來分析,除「晉」、「斂」外都是作爲構形成分使用的, 「僉」的構形原理尚不清楚,很難判斷其下的「 匂 」是裝飾符號,如果从 、T 」形者而不是寫作「 O 」形者,至於「斂」字寫作「鮎o」,因爲 的區別,即以其作爲構形偏旁使用而不是裝飾符號。根據中山器中全坪帶 尹氫銘中「劍」字所从的僉旁寫作「台門」,則此「一回」很可能

[22]0132號 安阳 五八頁第三欄金文

增收,釋如此。 此文見中山干雪日鼎銘:「○哉、社稷其庶乎!」第四版《金文編》所

今按:此即「折」字。銘文中用爲哲字應屬假借,故字應入「折」字

條下,注明假爲哲。

[23]0136號 冉巴 六二頁第五欄金文 介子

此文出自陳侯因資籍銘:「朝〇諸侯」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

字,不是古文「問」。故應於此文下注明假「聞」爲「問」。 省變。「聞」、「問」古音相同,故可假爲「問」。《汗簡》以「长冬」爲 「汗簡作光爻」。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問」之古文,「※<

「期然也是古文「聞」的減省訛變形體,也是個假借 今按:此係聞之古文「变中」(毛公鼎)、「乳中」(彩王子鐘) 等形之

大

〔24〕0143號 床D 六七頁第五欄金文 文本

「孳乳爲適」,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師酉簋銘"「到附乃且○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

注語當改爲擎乳爲「適庶」之「適」,以免引起混亂。 庶]之「適」的共用形體,銘文中所用是表示「適庶」之「適」一詞的, 故 今按:" 此釋不誤而注語不確。 「適」字是訓「之也」之「適」和「適

[25]0148號 以火 七二頁第六欄金文 火D

今按:此文裘錫主先生隷作「*焙」,釋爲「*焙」(見裘錫主《史墻盤 此文見墻盤銘:「○明亞祖祖辛」。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銘解釋》) 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極是。西周金文「炎」从二 常常只是繁簡體的不同。又,在尹姑鼎中,[※舛] 與「明」成辭,此文也與 此文應隷爲「益己,古文字中的一些字每喜加「口」旁爲飾,从「口」與否 與此形體完全相同,其或體則加二「止」,作「次2」,加二「止」乃其作 釋爲「炎」是十分錯誤的。甲骨文「※舛」寫作「水火」(《合集》二六一), 二「火」相連,且西周金文「火」尚無綫條化爲「火」者,這説明「火火」 「明」成辭,故此文肯定是以「口」爲飾,應入「*妈」字條下。 「火」,寫作「99」,此文「ロ」上作「〈火」,其中「木人」明顯爲一體,非 、水火」者的繁化。西周金文即从此繁化的形體寫作「水火」(尹姑鼎),故

[26]0150號 父ロ 七三頁第二欄金文 AD

「孽乳爲各爲格方言各至也各説文所無經典通用格書堯典格於上下傳柊至 此文出自宰掳角銘:「王各」。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於文下注云:

也」。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典便假格字表示至義,《書·堯典》:「格於上下」,傳:「格,至也」。 是把本屬於至義的本字讓給後來的假借義而又去假借它字來表示至 義的 其後起假借義,不應據此而倒置本末,至於經典以「格」爲至義之「各」。 質。因此,「孳乳爲各」之注當删除。《説文》訓「各」爲「異詞也」, 實爲 乳現象,因爲形體和它表示的詞十分密合,并不具備循音借字以表詞的性 思,王各於某習見,是甲骨文用法的延續,不能把這種用法看作是一種孳 未大采各雲自北,雷」(《合集》:1一〇二一)、「各雲不其雨,允不啓」 (《合集》二一〇二二),都是「各至」義用例。金文中所用也都是這個意 「佫」一詞之本字。甲骨文中例如"「癸亥卜貞"旬一月昃雨自東,九日辛 「 A」从 「 」 」,像走來坎穴之形,所記之詞即「各至」之「各」,乃 一種現象。故注語應改爲格至之格的本字,借給「異詞」義之「各」後,經 个按"此注不確,「各」字从「 乆'」从 ′ ゼ 」,見甲骨文,或从

[27]0152號 別を 七四頁第三欄金文 致的

此文出自写侯鼎銘:「王親錫馭方玉五○」。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注云:「通穀」。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文「辟」所从的「〇」,「罠」所从的「〇」很多是作此形的。「〇」在構形 中可作爲玉的象形文使用,例如金文「玗」寫作·玗o,以loj爲表形偏旁,以 只不過是使用了玉的表形偏旁。乂,銘中正用爲「殼」,是釋爲「珏」辭例 「般」與「殼」所从同,異者在从「 D 」,實則「 D 」即「O」之變,金 上也可得到證明。至於《説文》所收之「設」,應該是與此文無關的另外一 「玉」爲表義偏旁,「于」聲。此文从「〇」,與「珏」之或體「設」相比, 「椒」。徐鍇曰殻聲。段注亦以爲极聲。是字以「玉」爲義符。此文从 今按"此文應即《説文》所收「珏」之或體「縠」。「縠」从「玉」从

此文見九年衛鼎銘"「含顏如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

常演變爲「爻」。如散盤「木灸」,至篆文變作「痰火」,「爻】,作 前佚書:「内亂不至,外客乃卻」,卻作 智。《足臂灸經》:「腳學」,腳作 此,注云:「説文所無」。 从的「 🛠 」也寫成 "爻」。因此西周金文出現的這個「 🔆D 」變爲後來的 的基礎上進一步收縮離析「爻」旁而成。如同「 阝 」在銀雀山漢墓竹簡 「爻D」合於演變規律。篆文則由「爻D」變作了「仌D」,則是在「爻D」 ※ 象布綫交織。」(見《商榷》)。其説可从。古文字从「 ※ 」旁者,後來 PA "「入腳出股」,腳作AB ,可證 ※D即合字。《說文》:「給,粗葛也」, ,爻」,入如郾侯簋「处外」,戰國古文變作「炎'」,篆文變作「处**外**」,所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D 隷定作爻D 未確。馬王堆《老子》乙本卷

《孫臏兵法》中寫作「於」一樣。「合」字《説文》立爲部首,訓「口上 阿也」,恐非確。銘中應讀爲給,是賞賜給 的品物。

[29]0157號 史口 七五頁第四欄金文 中五

从示作「视」,又如「鬼」不从「戈」,但在盂鼎銘「伐鬼方」句中因 係因與之連用之「文中」从「口」而增。古文字中一字因受連用的另一字 這類現象甚至在後來也可見到,如「鳳凰」之「凰」,先秦文獻本作「皇」, 而在椒車父壺銘中因「吉」下从「口」而女旁下也增从「口」作「\$P]。 陳訪簋「龔盟鬼神」句中因與之連用之「神」从「示」,而於「鬼」字上增 形體上的影響而增从該形體所具有的偏旁常見,如「鬼」本不从示,但在 「伐」从「戈」,而增从戈作「畝」,又如金文「姑」字本从「女」、「吉」馨, 今按:此文應即習見於金文中「史×」之「史」字。其从「口」者,當 此文見○文6簋。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後因與之連用之鳳从凡聲而寫作凰。故此文釋「史」當屬有據,應入 「史」字條下。

[30]0161號 加 七六頁第二欄金文 到

「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蔡侯 黐 盤銘:「衹盟嘗○」,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

後一文與此文所从上部作 → 者相同,故 南」與「方八」在演變過程中 形體彼此間有某些相近的因素則應肯定。那么其混用的可能性則應存在。如 啻字所从的「帝」寫作之下,或作之▼(見《金文編》六七——六八頁), 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云「「諸侯礿則不 要祭典,在傳世典籍中,「洛」常與「嘗」祭并舉,《禮記・王制》:「天子 禘"禘则不嘗」。从形體上看,此文也與金文中「禘祭」之「啻」有聯繫。 今按"此文或释祥"祭之「裕」,可从。「瞥」、「禘」是古代兩種重

結構寫作之間,不移「口」旁於外,作法與此文迥然有别)。因此我們可以 種作法願然應理解爲是一種有意避别的安排。(本銘中有「商」字,仍按原 果我們看一下漢簡,可以看到从「帝」作者也有从「內」作者,如 這顯然是因爲「帝」旁已寫與「子八」同,如置其下則與「商」混,則比 不遠,或其遺風所致。就此文本身來說,更富有啓發意義的是,它没有把 認爲此文即蔡國「啻」字的一種獨特寫法。宜入「禘」字條下。 「口」按「啻」字正常的偏旁結構形式置於「內」下,而是置於「內」右, 「邁」字寫作心(見《秦漢魏晋篆隸字形表》)就是其例。漢去戰國相距

[31]0162號 **67** 七六頁第三欄金文

此文見○鼎。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說文所無」, 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文應釋爲「醫」。林澐先生指出:它「和甲文彩」、野口 顯然

暂字無疑。古董潛字作於以(滙二五八五),馬王堆帛書蠶字从替作 好日, 爲 敪 ,均不見字書,可附於 文 部待考。 此文下数、数 《説文》「僭,假也。」《詩・抑》「不僭不賊」,傳:「僭,差也。」箋:「僭, 是同一個字。而且一四四〇、\$P\$ 既已釋爲 既 ,則以上加口或甘旁者均爲 六九頁籍 字像)一七〇六·一別曰(見《金文編》七一一頁替字像),也 《方言》「僭,憂也。」(見《商榷》)。其説極是。「砮」見《説文》曰部。而 父友」,召卣『不然私伯懋父友』,天亡簋『不死行王作堯』,均應讀作僭。 是同一個字,而口、甘偏旁通用,則一五八七・五双台(見《金文編》六 「亡 死口」(乙六七二一)、「出來聚D」(京二五八三)、「亡來既D」(乙二 不信也。】則『不僭』乃誠信不二之意。甲文『其 出咒』(乙三三六五)、 一三三) 均應讓作僭。《詩・雨無正》:「惛瞀日瘁」,箋「醫悟 憂之」。又 脉相承。从醉例上看,番生簋【夙夜野求不对日德】,召尊【不对甘伯懋 則應隷定爲歡, 則應隷定

[32]0165號 沙中 七七頁第五欄金文 沙市 头面

《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師○父鼎,人名用字。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

均應作如是改, 不另行舉校。 近,故應釋爲「器」,入「器」字條下。後注語中所注作器者名關涉此文者 「器」字寫作「吹む」,所从「犬」旁并與此二文所从「 十 」、「 十 」 形夷鼎銘「器」字寫作「吹む」,好決律鼎銘「器」字寫作「咚帖」,散盤銘 盆)、「砂心」(馬鼎)、「北」(居季卣)。中作「火」、「イ」、「ケー、 「塵」字金文寫作「哭り」(噩侯黛)、「吃吃」(噩侯鼎)、「吹吃」(甲噩父 「2)、「七一諸形,并與此文中所从「~」、「~」形不類。郭子蕢 今按:此文釋「墨」不可信,吴大澂《説文古籀補》釋爲「器」,可从。

[33]0166號 第一 七八頁第四欄金文

此文見疐鼎銘「攻○無啻」。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孽乳

形近,故應釋爲「龠」,銘中可讀爲「輪」,《廣雅》「蠕」訓「拔」,銘云: 侯匝)、「≥中」(單伯鬲) 等形,無與此形近者。甲骨文「龠」字作「≧】」 爲戰」。 「攻龠無敵」謂攻城拔邑無敵之意。字應入「龠」字條下。 (《前》五・一九・二)金文作「解」(散盤)、「品料」(辰臣孟),與此 今按:金文「單」作「3中」(單伯鐘)、「3中」(揚簋)、「39中」(蔡

[34]0170號 咨 七九頁第三欄金文 学吃

文編》釋如此。 此文見易鼎銘:「弗敢○」。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

名,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舉校。 文釋「喪」可疑。應仍入附録下待考爲是。乂,本欄上第一文下所注器名 更正。又,此器名「鉳」,「鉳」不是「鈃」字,故應改作「鉳」。後注此器 釋爲「岦」,實誤,第四版《金文編》改將「 マハマト」釋爲「史」,故器名應 應爲「喪史官」紙,「曳」即史字,第三版《金文編》將「喪」下一字「チャ」 「子と」、「子と」、「多と」、「そと」、「から」、「から」形體也不相同,故此 今按" 此文从四「止」,不从四「口」,又从「 七 」,與「喪」所从的

八五頁第一欄金文

此文見女○卣。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不从止自」,第四

《金文編》因之。

缺乏確整證據,并不足爲據。事實上「小、」字屢見商代甲骨文,从其所 嫁女賠送之器,於是釋爲「歸」字,顯然,這種釋法是出於一種主觀推斷, 帚」,認爲這器「皆媵器」,便認爲所謂「女帚」就是女歸,是記載此器爲 用看,只是用於記録婦女之「婦」這個詞,不見用於記録「歸」一詞, 早已是分工各不相同的字,不能把「一个」與「(外」混爲一談,所謂 「女」、」,只能根據「一木」字在記録語言中擔當的實際功用而釋爲「女 「歸」另有專字,寫作「段」,「永」、「段」是兩個形體有聯繫,但又 「歸」字條下的,吳大澂當年出於女子出嫁曰歸的考慮,發現器上銘爲「女 今按:第三版《金文編》是據吴大澂《説文古籀補》之釋而將其釋入

婦」,不能釋爲「女歸」。林濱先生指出應將此文删除(見《商權》)。甚是。

[36]0194號 點點 八六頁第三欄金文 菜

此文見班簋銘"「○於大服」。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商榷》)。甚是。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文「即《説文》隥字,阜部應增隥字條」(見

[37]0206號 6路 九四頁第三欄金文 **₹**

「不从辵」。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師酉簋銘:「駉乃且○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

今按:此文在銘中實用爲「適庶」之「適」,不是《説文》 訓「之也」

(38)0208號 錐 九四頁第五欄第三文下注語

能」,「散」應改爲「措」,「散」即「措」之異體。可不必寫隸古定字。參 見本書第116條。 今按: 此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文下注語中銘句「進賢散

〔39〕0209號 왪 九五頁第一欄第四文下注語

原篆不得釋爲「耆」,應隸作「老首」。後凡所注器名中闡涉此字者均應作 如是改,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240 條。 今按:此文下注語作器者名中「耆」字係因襲第三版《金文編》,實則

[40]0217號 郄 九七頁第一欄第二文下注語

凡注語中注此器而寫作「鬲比」者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 書第 90 條。 金文存》十•四十五), 今按:此文下注語「鬲比盨」之「鬲」字原篆作「 點 」(見《三代吉 非「鬲」字,今不識,可隷作「品」或照暮。後

[41]0224號 繆 九八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出自遽伯○簋。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比,第四版《金文編》 因

之。

今按: 裘錫主先生在《釋殷墟甲骨文遠、杖 (邇)及有關諸字》(載

質从「合义」,即「置」之所从的「合う」。故此文應入「罠」字條下。 《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一文中指出此即「瞏」字,極是。原拓下左作 「一」(見《三代吉金文存》六·四十六)。旁出的部分當爲泐粮,故目下

[42]0234號 炎药 一〇二頁第二、三、四欄金文 珍 (第三、 四欄尚有與此同形者六文,略)

文有隊無墜今本尚書作墜説文新附有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三字石經春秋僖公公子遂如晋占文作 深》尚書君夷乃其燧命古文作 深》説 史〇簋、魚 顱 匕、中山王璺 壺)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魏 此文出自盂鼎銘:「我聞殷○命」。(另六文分別出於小臣趙簋、趙 盂、

《説文》所收籀文作「郯」,小篆作「「郯」,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 寫作「沿火」(見《古璽文編》三五頁第六欄),戰國楚帛書寫作「沒」, 今按: 丁佛言《説文古籀補補》釋爲「述」, 甚是。戰國古璽文「述」

作「´狐」,均與此文形體一脉相成。「遂」字从「辵」从「豕」,小篆寫作 故以形而論,只能釋爲「述」。石經古文以「深之」、「浴之」爲「遂」、 術」。其前文「冲術」則作「冲隊」,《說文》以「浴」,爲「遂」之古文, 種假借用法。「述」、「遂」古同屬物部字,一爲齒音邪紐,一爲舌音魁紐, 春秋寫作「10万」(邾公華鐘),所从「豕」與此文所从「叭」」形體迥異。 參見本書第 20 條。 其實這個形體也是「述」字,許當誤以假借字「收」爲「遂」之古文。 **馬貞索引云「述,《漢書・郊祀志》作【遂L」。《墨子・備城門》:"「爲冲** 門遂」,司馬貞索引云鄒誕本〔遂〕作「秫」。《史記・封禪書》"「諸述」,司 十二年》有人名「西乞術」,《公羊傳》則寫作「西乞遂」:《禮記·月令》: 「舌」、「歯」音近。古書上从術聲之字或又用从承聲之字。《左傳·僖公三 `墜」,實則這兩個字就形體上看只能是「述」字。用爲「遂」、「墜」是一 「浴鉢」,西周金文不从「辵」,寫作「ネオ」(井侯簋)、「キス」(毛公鼎), 「審端以術」,鄭玄注:「術,《周禮》作【遂』」。《史記・魯周公世家》「東 「述」字見《説文》《辵部。又,此號下第一文「公了」非「遂」字,應删除,

[43]0240號 浴贮 一〇四頁第三文下注語

應更正爲「컰」,原篆作「對了」,左旁从「犬」(見《金文編》一七八頁第 二欄第三文)。參見本書第94條。 今按"此文是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文下注語所引銘句中 [執] 字

[44]0252號 | 浜| 一〇七頁第三欄金文 次 第四欄金文

四版《金文編》釋如此。 此第一文出自大保簋銘"「王〇大保」。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期隔甚近。商代甲骨文「永」字作「 尒 」(《屯》二三四一) 者,與此文 今按"此文劉釗先生釋爲「永」,可从。大保簋係西周初時器,與商代

作「孙」猶同「攸」之由「祸」(蓋 方彝)而作「祗」(頌簋),是 文中已經存在。如《屯》(一五四二)「永」即作「小」,「永」之由「公」 形體完全相同。此後的金文「永」之右旁一般皆作「一」,寫作「小」、 書寫求簡便及文字符號日益向綫條化、符號化發展趨勢所致。另外,从形 之意,則其辭是云王欲使大保長享其命,意即萬壽無疆。甲骨文其「降 體看,此文也與本條所收「追」大異,用法并不相同,故不應將其視爲與 永」大概也應是占問上帝是否降其長命之意。 「逬」同,應入「永」字條下。至於何謂「王永大保」,竊以其義乃爲長久 「イネ゙」等形,實則是將右旁所从「``」連爲一體之故,這種現象在甲骨

此第二文見仲舜簋銘"「用卿王逆○」。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四版《金文編》釋如此。

是「/1」之訛。但不管是否爲「永」,从形體上看,都與「遉」無任何相 同之處,雖然用法與「通」似同,但不能證明它們是一字,故仍應暫入附 今按"此文與「 巛 」小有區別,左旁不从「 亻 」而从「 亻 」,疑

[45]0253號 巡 一〇七頁第五欄金文) 188 188

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義如聯及」。 此文出自中山王犨青兆域圖銘:「快(殃)○子孫」。第四版《金文

故字應隷作「 迢 」或直接隷作「 迢 」,疑即古文「連」字。 先生在《戰國重印文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一文中指出 「 84 」與「 84」有别,認爲「 84 」可能是「聯接」之「連」的本字。 今按:此文隷定不確,从「∞7」,「∞8」即「∞24」之省。裘錫圭

第一欄金文字写(余略) 〔46〕0254號 光垯 一〇七頁第六欄金文 垓杪(余略) 一〇八頁

此文見康侯簋銘等。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隸

金文編第一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集》一二五三二正),爲會意字。此从「辵」,古文字从「彳」之字每增从 爲「耤」的會意初文,根據所加的予聲而知「埜」爲「野」的會意初文一 文變爲「糊土」,加注了予聲。聲符的加注都是爲了明確會意初文的音讀, 「牛」旁是在「迄」上加注的聲符,如同「耤」由會意的甲骨文「以乙」至 「止」而變从「乏」,這種變化是文字形體的繁化,只構成異體關係。金文 樣,我們根據所加的牛聲完全可確知「迄」爲「疑」的會意初文。因此把 金文變爲「弘紹」,加注了昔聲,「野」由會意的金文「料」」到《說文》古 「疑」字寫作「旣'」、「恁'」(《金文編》九八九頁)从「筳」从「牛」, 「迄」被加注了牛聲,牛疑古音相同,如同根據所加注的昔聲而知「以好」 「迄」釋爲「疑」絶無問題。字應入「疑」字條下。 今按"此均「疑」字。甲骨文「疑」字从「彳」,寫作「衤私」(《合

[47]0258號 淦 一〇八頁第五欄金文

云"「汗簡引林罕集字饋作 徻、。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段簋銘"「今龍,規○大則於段」,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

字作「含く」,从尸,《古文四聲韵》録作「入む」,也不从「彳」。「優」即 「臠」字古文,《汗簡》釋饋不確。此注語應删除。 今按"檢《汙簡》(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食部,《林罕集字》「饋」

[48]0259號 追及一〇八頁第六欄金文 電影 電影

注云:「説文所無讀作覆」。第二文見室壺銘:「弗可○得」,第四版《金文 此第一文見中山王嚳。鼎銘:「五年〇吴」,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金文編第二

移入「復」字條下,注明讀作覆。 義符,中山王煁。鼎銘增「止」作「爲尽」,都是同類的繁化現象。而像 「後」之本作「分後」(小臣單鱓)、「冷伐」(令簋),以「彳」、「 9」 爲 「復」字條下,此不當重出。實則二文并應是「復」之繁化形體。金文 「復」字寫作「馮ゟ」,義符爲「彳」、「 々」。此復増「止」旁,如同 「逗」這種「復」字繁化形體單列,體例欠統一。故此條當删除。將第一文 「後」字這種繁化形體也是《説文》所無的,《金文編》不單列,獨將 所增收,注云"「又讀作復」。 今按:此二文形體相同,《金文編》已收第二文作爲「復」字異體入

[49]0266號 2017 一一一頁第六欄金文 全体

今按:此文从「勹」从「復」,應釋爲「匍」。「匍】」見《説文》勹 此文見多友鼎銘"「衣○筍人孚」。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極是,故應入「市」字條下。 「市」》(載《考古學報》) 一九八〇年三期) 一文中釋爲「垆(市)」, 其説 今按: 此文與「往」字形體不類。裘錫圭先生在《戰國文字中的 此文出自鄂君啓舟節銘"「自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猴 一一三頁第三欄第四文下注語

七三頁第一欄第一文)、此非「鬲」字,可隷作「駍」或照摹。後凡注此 今按:此文下注語「鬲攸比」之「鬲」原篆作「點」(見《金文編》

金文編第一

器名中寫作「鬲」字者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90 條。

[52]0275號 11 一一五頁第四欄金文 81) 82) 11)

後一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戎於 副 林」。前二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第一文見○簋,第一文見○鬲,第三文見づ然 簋銘:「六秋 率有司追

了是「御」字異體,因此釋爲「御」形體解例均無根據。字應隸作「科」, 「如似」不見字書,可附於止部待考。 今按:此三文右上所从是 「 **5**** 」旁,不是「午」旁,醉例也證明不

五

[53]0275號 A) 一一五頁第六欄金文 灯

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大鼎銘:「王乎善大(夫)○召大以厥友入扞。」第三版《金文

意。因此應將此字隸作「駁」,「騕」不見字書,依漢字構形規律應从馬、更 「既然」,觀其在鼓文中所用,雖與車馬事有關,但仍不能確知到底表示何 「馭」字異體,很多學者主張將它釋爲「騕」。這個字也見於石鼓文,寫作 「企×」判然有别,實乃「更」字,金文更字作「BB女」(醫鼎)、「BB女」 「金气」,「dasy」與「馭」字右旁所从的「全y」、「今y」、「←x」、「wx」、 師虎簋),與其完全相同。鑒於這個字在銘中用爲人名,不能證明是 可附於馬部待考。 今按:此文在銘文中表示膳夫之名,是人名用字,字左从 [馬],右从

[54]0279號 省 一一六頁第六欄金文 心

此文見厭鼎銘:「師雍父○道至於獸」。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

注

釋爲「圖」道理相同,字應入「省」字條下,注明从彳。 表行動義有關的字追加「彳」旁習見。往省、廵省義之「省」後世均用 此文在銘中亦用爲廵省義,與甲骨文「省」之或作「偗」相同,古文字與 省。甲骨文「省」字數見,多用爲往省、廵省之義。字或即增从「彳」作。 「省」字表示,故字可釋爲「省」,這如同把「道」釋爲「會」,把「圖之」 「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文从「彳」从「省」没有問題。隷作「省」亦是,但應釋爲

了「人」。凡此都可說明《汗簡》所收之「倪」即應源於此文,以此推知, 从「亻」旁。此「亻」旁當即「彳」旁之訛,古文字从「彳」、从「亻」者 「彳」从「足」相通、例不勝舉。又《汗簡》録蘇文昌奇字集占文逸作「烧了」, 文所無」。 [55]0282號 俗 相訛混本有其例,如 愿言,《侯馬盟書》从彳作 愿言,也从"人」作 「逸」古本正當有从「彳」从「兔」作者,故此文釋爲「逸」應不可疑,當 「訯」。又,「俘」字,甲骨文或作「俘」,篆文則作「俘」,將从「彳」變从 个按:此文今諸家釋爲「逸」,甚是。文从「彳」、从「兔」。古文字从 此文出自蛮壺銘:「隱○先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説 一一七頁第三欄金文 沿沙

入「逸」字條下。

金文編第 一

[56]0283號 冶发 一一七頁第四欄金文

此文見天亡簋銘。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改

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又入附録下,甚爲矛盾。 作「熄湿」(見中山王四曹壺)、「ശょ(見楚帛書)、「悠と」(見《說文》 字)。即以形體演變的角度去考察,也可知其爲「退」字。「退」字戰國寫 戦國時或作「 jb] (見《鉢苑》上三四)、「 jb] (見《善齋鉢印録》)、 周从「❸」的字,到戰國時有時即省作「台」,如「毀」字西周時作段, 古文)。所从的《《《或》《《《》,即此文所从的《《簡省後的形體,西 之,必爲退字(或釋爲「復」,但銘自有「復」字作「怎偈」,知非「復」 典》),甚是。此文又見於西周宣王時啞盨 銘「又進○」句中,以文意推 「咚」(見《古陶文子召録》三・三)、「O」(見《尊古齊古鉢集林》一 今按:此文右上从「虫」,清人或釋爲「退」(見汪仁壽《金石大字

金文編第一

文爲「退」字不可疑。「退」見《説文》彳部。 「止」旁,這在戰國一些表行動的字上也很常見,屬於形體繁化。總之,此 ·一)。故「 gel 穿到戰國而省作「gel 」形十分正常。至於又追增

(57)0288號 孫一一九頁第三欄金文 末少

此文見ケネス↑○鼎。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辵」。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汙簡》所收「建」字古文作「凄」,均从「し」、「 と」作,不从 侯 靉 鐘)、東」(《石鼓文·田車》「騝」所从)、「 津」 (中山侯鋮), 「建」,古文字从「乏」、从「彳」無別。裘錫圭、林澐等先生主張釋爲 立朝律,并無行動之義,故建本不得从「辵」。此文从「辵」,應隷作 「乏」。小篆从「って」則是「し」、「と」的訛變。《説文》訓「建」爲 今按:此文釋「建」甚誤。古文字中可確知爲「建」字的寫作是(蔡

師》上的「律」,極是。故應將此文删除,另立「律」字條將其收入。 「自重律4用」,《易・師》:「師出以律」」,説明「律4(連))就是見於《易・ 「律」(裘説見《古文字論集》、林説見《商榷》),林澐先生并舉證「甲文有

[58]0297號 OLL 一二三頁第二欄、三欄、四欄金文 OL

《金文編》因之(其中與鐘之「Oピ」、申簋之「Oピ」係第四版所增)。 AAK俊、AMC鐘銘:「AMED:「不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尹, AMK 厥威 師晨:「○師俗幻聞邑人,隹小臣、……」」、善鼎銘:「昔先王既令女左○ 銘"「余既令女○師龢父嗣左右走馬」、元年師兑簋"「王乎内史册命師兑" 義,……」、申簋銘:「王命尹册命申:『更乃祖考,○大祝』」、三年師兑簋 【○師龢父》刷 左右走馬、五邑走馬」。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 此文分别見免Ĺ銘:「令女〇周師別數、師晨Ĺ銘:「王乎作册尹令 个按: 此類形體, 从字形角度看, 釋爲「足」自無不可, 但這此

注:「古足、疋同形,用作胥。」并另增疋字條。」(見《商榷》二頁)此種 林澐先生認爲"「《説文》「疋,……亦以爲足字,或曰胥字」,宜於足字條 處理方法甚是。 形,後來才分化出「卒」字。既然如此,這些「足」字就應該釋爲「疋」字。 詞同用「OH」,後來才分化出「疋」字,猶同「衣」、「卒」二詞占文字同 「足」字,今諸家一般都認爲應讚爲「胥」,極是。古文字「疋」、「足」 |

金文編第三

金文 上 上 上 第三欄金文 上 上 上 第二欄

第三欄金文見師旂鼎銘:「白懋父迺罰得 688 ○三百孚」。其中○伯尊之 自」、录尊。「女其以成周師氏戊於○自」、孚尊。「臤从師雍父戍於○自」, 編》因之。第二欄四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改 「┫】】和師旂鼎之「ڧ」原爲第三版《金文編》所收釋,第四版《金文 二欄者依次見過觀:「師雍父戍在○台」、录卣"「女其以成周師氏戍於○ 此諸文第一欄者依次見○伯尊、翌 ○方尊、史酤簋:「跍○於彝」,第

爲「上」(西周金文),再發展演變爲「山」(春秋時胄匿「胄」所从)、 其中「占」雖較篆文晚出,但寫法當比篆文爲古。而「古」字則由「4]」 發展演變爲「甴」(《武威漢簡》)、「甴」(《説文》小篆「胄」所从)。 的確不同。从演變上看,也各不相同。「由」字由最初的「◆D」發展演變 「→〇」(戰國時中山王 學音壺胄所从),「 D 」形中間加入一横畫爲飾,再 是在盾的象形初文基礎上加「 🏻 」而成,與「由」形體判然有別,起源 古音極近,便截取「白月」上部的象胄形的「宀」」表示「由」),「古」則 概念,難以爲它造字,便假「 🕒 一爲之,後便與繁化的「胄」字分化爲 即「胄」字初文。語言中的「由」一詞與「胄」古音極近,表示一個抽象 骨文胄字作「•0月」(《合集》三六四九二),金文作「•000」(小盂鼎)、 字作中D,像盾形,加「口」旁,起源完全不同(見《商榷》)。極是。甲 「由」一詞,表示一種抽象的概念,難以爲它造字,因爲「-DF」與「由」 「♪」、「♪」」等,顯然即「胄」字上部所从的占。「♪」」像胄形,應 「由」字作《日(甲二一二三)、《日 (前六・五二・三)・・・・・像胄形。古 |字,「4)」專表「由」(當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即語言中有了 今按:林寖先生指出:→】、→□ 等釋「古」誤,應釋「由」。甲骨文

盤),再發展演變爲「土口」(戰國。見中山王興吉壺),「七」(《說文》 發展演變爲「古」(西周金文。見大盂鼎)、「古」(西周金文。見墙 依漢字構形規律應从玉、由聲、可附於玉部待考。 的確不是「占」字,而是「由」字。「•D」等既是「由」字,那么第二欄 在金文里,可確知用「占」的地方从不寫作「 🗗 」形,也説明這些形體 小篆)。从使用上看,無論在甲骨文中,還是在金文中,都不相混。尤其是 「 售) 」等三文應分析爲从「玉」从「由」而釋爲「廸」。「廸」不見字書,

[60]0324號 廿 一三六頁第三欄第五文下注語

是改,不復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374 條。 「左師」應更正爲「左官」。後凡注語中注此器而作「左師」者,均應作如 今按:此文下注語「東周左師壺」之「師」字實乃「官」字省文,故

[61]0332號 襁 一三九頁第一欄第三文下注語

舉校。參見本書第90條。 隸作「駍」或照摹。後凡注此器寫作「鬲」字者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 ,是一一等形(見《金文編》一七二頁第六欄後三文),此非「鬲」字, 今按:此文下注語「鬲比簋」之「鬲」字原篆寫作「爲一、「爲」、 呵

[62]0334號 鯔 一三九頁第四欄金文

《金文編》摹録欠確,今正。又,此文明从「心」,應於文下注「或从心」。 今按:此器銘載《三代吉金文存》十一•二十五,該字實作「說」, 此文見讎尊銘。第三版《金文編》摹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63]0342號 此文見畫駒尊蓋銘:「王○駒啟」。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 乳 一四一頁第四欄金文 八日

版《金文編》改釋如此。 若當年曾釋爲拘執之「拘」(見郭沫若《蓋器銘考釋》,載《考古學報》: 注云:「執,猶拘也」,是「拘」可謂「拘猶執也」。「拘」見《說文》句部。 駒啟J,釋「拘」正合器銘用「執」之意。《周禮·夏官司馬· 校人》鄭玄 的位置用「執」字,云:"王初執駒于放。」此用「路」」字,云:「王心」 應爲義符,左旁从「句」,應爲聲符,即古「拘」字無疑。器銘和此文相當 九五七年第二期),甚是。此文右旁所从象拘執人形,與執訊之訊所从相后, 今按"此文左旁明从「句」,與「執訊」之「訊」从「口」有別,郭以

[64]0357號 数层的一四五頁第六欄金文 (S)()

四版《金文編》改釋如此。 此文見洹子孟姜壺銘"「○則爾○」。第三版《金文編》釋爲「期」,第

則與此文形體完全相同。故此文仍應入「期」字條下。 應釋爲「期」,林濱先生指出此文「其」下所从的「〇」不是「口」旁,乃 日旁(見《商權》)。甚是。金文「日」旁常可省作「〇」,義代鼎「期」从 「○」。長子□ 臣茝「訣」从「期」。「期」一作「如○」,另一作「四○」, 「日」,寫作「◎MT」,實生兒鼎「期」亦从「日」作,寫作「oMK」,「日」作 今按: 吳大澂當年就把它釋爲「基」(見《説文古籀補》),甚誤。實則

[65]0359號 骐 一四六頁第五欄金文 祭〇

此文見長子 □ 臣匿銘:「其豐分壽萬年無○」。第四版《仓文編》所

增收,釋如此。

見《説文》木部。銘中讀爲「期」,是借「棋」爲「期」。 旁左上之「、」并非筆畫。故此文實从「木」从「甚」。曹錦炎先生練作 「楮」,甚是。小篆从其聲之字,金文每从'甚」,故應釋爲「棊」(棋)。基 今按:此文原拓作「我OI(見曹錦炎《商周仓文選》一三九頁)。、;

[66]0359號 菜 一四六頁第五欄金文

此文見攸簋銘: 「侯賞攸貝三朋,攸用作父戊寶曆彝,啓作〇」。 第四

版《金文編》所增收。

的《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一文將它隸作「媒」。後來晏琬先生 爲「綦」,極是。古文字常常省「糸」爲「幺」,从「幺」旁的字常常就是 初的燕》,载《考古》一九七五年第五期)。均無釋。白川静先生在《金文 發表文章談及此器銘時也將它隸作 「媄」 (見晏琬 《北京遼寧出上銅器與周 文應入糸部。 从「糸」旁的字,例不勝舉,故字即「綦」字。《説文》以爲繻字或體。此 通釋》中將它釋作綨。林澐先生在《商榷》中進一步指出此文「从糸」,釋 今按"此文左旁从「幺」不从「言」。《考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發表

[67]0366號 一四八頁第二欄金文

此文見戰國時梁鼎銘:「宜○家子」。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

版《金文編》因之。

六

「謭」即信字異體,(參見本書第 73 條)。此文應入「信」字條下。 寫作 44 (見《古璽文編》八・五),奥此形體全同。故字應隷爲「譲」, 「隹」旁,是「身」旁。古文字「隹」旁無作此形者。而戰國時「身」旁或 今按:此文今諸家釋爲「信」,甚是。字右旁所从作「 ま 」,不是

[68]0371號 誁 一四九頁第一欄金文 **₹3** (余略)

文所無」。 此文見公孫○父匜等。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 一説

父贻「「姫」字不从「从」而从「比」,應改釋作「 鈋 」,参見本書第 359 條。 榷》)。甚是。此欄同一形體共四文,一律从「言」从「II」作,不得將 「 ㄐ 亅隷定爲「爿」。字應隸作「躳」。又,此欄第四文下所注「陳公孫躳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文「隸定爲訴誤,應改片爲 片 」(見《商

[69]0374號 誸 四九頁第四欄金文 外

此文出自 蛭 弔簋,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编》所增收,隷如此。注

云:「説文所無」。

見本文第 72 條),故此文也應釋爲「悠」。「悠」見《説文》心部。 左右每無別,故字應即〇三七八號所録「攸言」字,「攸言」即「悠」(參 「宀、」、「宀」、「宀」(見《金文編》二一七頁)。古文字偏旁組合上下 今按"此文从人气即「攸」省。金文「攸」字寫作「心」,又可省作

[70]0375號 該 一四九頁第五欄金文 谷

此文見寡子卣銘:「○帝家」。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

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所以此文實可釋爲「誶」。辞見《説文》言部。 陽楚簡則从卒形作「更了」,被字从「衣」,包山楚簡則寫作「少巧」,等等, 《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甚是。古文字「衣」、「卒」初本同字,均用 「萃」,而戟銘作 `t衣」,這種現象在當時一直如此,如「裹」字从「衣」,信 使用仍然混而不分,尤其作偏旁時更是如此,如「萃」字郾王職戈作 「衣」形。後雖於「衣」形下加一區別符號以期从形體上區別開來,但實際 今按:唐蘭先生釋爲「醉」(見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載

[71]0376號 該欧 一四九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見鄧公簋銘。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説文所

今按:劉釗先生在考釋《金文編》附録下二五五號「光厂」字時將此

左旁所从之「**」旁即「差」字、金文「差」字从「 ** 」聲,「 ** 」 文釋爲「諶」(見劉釗《〈金文編〉附録存疑字考釋(十篇)》),甚是,字 編》二一〇頁),「校友」作「教行」,又作「教行」(見《金文編》一八八 作者有時混作「米」,如「整」」作「我」、又作「好」(見《金文 寫作 「禾 」(國差 騭「差」所从)、「 禾 」(攻敔王夫差劍「差」所从)、 常情况比較而言)、如「九」正作應爲「九」、「月」應爲「D」、「陓」 其例。又,此銘所見「九」寫作「 宀 」、「月」寫作 「 ① 」,「爲」寫作 「左」,因有 必 聲,常可作 [3] 形,如攻敔王夫差劍 [差] 作空的即 頁),中山器「差」字寫作「以近」,即从「米」作,金文「差」所从之 應爲「陰」,「用」應爲「用」,則此文亦應爲「點」,如此,則 `於人」,「障」寫作「Land」, '用」寫作「出」, 字形均一律反作(係與通 「氼」(畬 5. 鼎「差」所从),此从「 米 」,但从 「禾 」、「 禾 」 形 「 米 」下所从之 「 孑 」即「左」之初文,所以「**1」旁爲「差」似無

問題。「話」字見説文言部。

[72]0378號 攸言 一五〇頁第二欄金文

此文見邾王子鐘銘:「其音○○」,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

「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是長遠意,「其音悠悠」,謂鐘之聲音悠遠綿長,裊裊不絶。 我思無傳,蓋同《釋訓》,若《黍離》悠悠蒼天,傳曰:悠悠,遠意。此謂 漾思也。《小雅》悠悠我里,傳曰憂也。按,此乃悠之本義,《滑陽》悠悠 又作「"┩」,見(《古璽文編》三・二),例不勝舉,故此文可釋爲 悠同攸,攸同脩,古多假攸爲脩,長也,遠也」。字釋爲「悠」,在銘中正 「鮗」。「鮗」字見《説文》心部,許訓:「憂也」。段注:「《釋訓》:悠悠漾 「雠」作「鷄」,又作「鮃」(見《金文編》一三九頁)。「信」字作「存し、 今按:此文或釋爲「悠」,甚是。古文字从「言」从「心」相通。如

一五〇頁第三欄金文 ~

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義如信」。 此文見中山王曜日壺銘"「余智其忠〇也」。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策》之「信安君」,説不可易,亦可作爲「諄」即「信」字異體字的一個佐 於義最暢。又,見於魏器銘中有「謭安君」,諸家今考證即《戰國策·魏 結構因其所取聲旁用字的不同而形成異體者習見。从辭例上看,釋「信」也 證。故此文應入「信」字條下。 人聲,此从「身」聲,「人」、「身」古音極近(同部鄰紐),古文字於形聲 今按:此文今諸家多直接釋爲「信」,即「信」字異體,極是。「信」从

(74)0380號 一五〇頁第四欄金文

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中山王團 壺銘:「故〇禮敬則賢人至」。第四版《金文編》所

弔向簋則作「 \J 」,古重也作「 N 」(《古重文編》十二、五),「恰」字 从「言」从「醉」。此文作「弘致」,左旁从「言」與「謝」同,右旁从 但在西周金文里,表示言辭之意曾加用義符「言」,見騰一世,寫作「谿」, 「餠」即「好」之或體,而「好」當即辭之訛。大概金文易)旁或作 而言,伯六辞鼎寓作「孙子」,正从「人」作。故「台羊」可釋作「辞」。 小篆作「宛」,古重作「 6世」《古重文編》十、十一),就「4叶」字本身 「台」聲。古从「台」聲的字本可从「 'O' 」聲,如「始」字,頌簋作「Ain J' 白垩似舆「涿嘶」異,但這個「△꽞」其實就是「辞」,「好」从 今按:《中山王 魋 器文字編》釋爲「騂」,甚是。「騂」之朔意難曉,

編》已釋「「瀟」爲「辭」、此文無疑也應釋爲「辭」、入「辭」字條下。 編》(详 一〇一四頁)等形,篆文遂作「好」。从 「好」的使用情况看 簡文字編》、九六頁),因此而訛从「受」,寫作「三字」(見《奏簡文字 也與「辭」不別,凡此都説明《説义》將「「對」與「辭」分爲,字是不 正確的。因此追個「詳」無疑就是上舉見於 懺 匜 之「擀」,《金文 「war」(與鐘詩作所从)。戰國時秦國受字寫作「@x」、「opr」(見《秦

[75]0384號 指於 一五一頁第二欄金文 到於

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出自中山王學『壺銘"「而〇貫之邦」。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西周金文 「虫」旁寫作「巫」,又或作「巫」(見《金文編》 -七一 「吉又」,應分析爲「ンン」、「 」、「 屮 」 三部分。 [屮) n 」即 「 車 」, 今按",此文今諸家多隸作「誇」",釋爲「專」,可从。右旁不能看作

金文編集

頁),戰國時又離析寫作「山曰」(見《古重文編》[郭] 所从),其離析情 戰國文字習見,如陶文「茲智」,異體又作「茲智」(見《古陶文五音 録》一、 形與此文同。「又」旁上之一横畫乃飾筆,此種於「又」上加一横畫爲飾者 一),所以此實即从言从傳。「纃」不見於字書,可附於言部待考。

[76]0385號 潚 一五一頁第三欄金文

此文見蔡侯瓣雖盤銘:「舊□整○」。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

注云:「説文所無」。

肅之意。 「整蕭」一詞亦見《晋書・何曾傳》:「曾性至孝,閨門整肅」。「整肅」即嚴 肅」,疏,「貌能恭則心誠敬也」。故《説文》「肅」之古文从心作「夫侭」。 「肅」訓「敬」義,《説文》: 「肅,持事振敬也」。《尚書・洪範》: 「恭則 今按:此文今諸家或釋「肅」,甚是。从銘中所用看,用爲肅義無疑。 金文所見「肅」字不从「言」,此从「言」,應是追加之義符。

字異體而入「肅」字條下,注明从言。 《崔希裕纂古》「肅」既从「心」,又从「口」,寫作「四回」,言語要用口表 達,故从「口」,這更可證「肅」確可从「言」作。所以此文應作爲「肅」 **像庸敬之意甚大。所以「庸」字或加「言」旁十分正常。《古文四聲韵》録** 在言語上,中山王솉百壺銘即云:「辭禮敬則賢人親」,是古人本知言語關 古文字从「心」从「言」本相通,言語發於內心,而內心誠敬必然要表現

[77]0386號 晦言 一五一頁第四欄金文 20/4D (另一文同,略)

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出自中山王瞿青鼎衉:"「刺城〇十」,另一文出蚤壺銘,用同。第

文作「邻早」,古重「婁」亦寫作「晦史」,上部均與此文所从「ゐ」者同。 即「婁」之省。曾侯乙墓出土二十八宿青龍白虎漆箱蓋上宿名「婁女」,合 今按:此文个諸家釋爲「諱喽」,讀爲「數」,甚是。其所从之「爲」

爲「讓了」。「敷」从「婁」得聲,故可假「謔咬」爲之。「謔啰」字見《說 清楚。「宴」作偏旁可省「女」旁,如古璽「郡'」作「辔之」,故此文可釋 又,三體石經「宴」作「宮水」,信陽楚簡寫作「宮」,从「爲」之形也十分 文》言部。

[78]0389號 **芸**の一五三頁第二欄金文 経野

此文見毛公旅鼎銘:「\$**祥**毋又弗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

云:「从訓」,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旁。古文字於發展演變中叠加聲旁常見。故該字應入「淺」字條下,銘中 部疑母字。元、陽二部通轉,見疑旁紐雙聲,故「言」字可爲「萢」字聲 此文增从「言」旁應是叠加之聲符,「瀆」字古爲陽部見母字,「言」爲元 「言」,應即見於啓卣之「淺」,啓卣之「淺」寫作「膽了」,正从「川」作。 今按"此文分析爲从「竟」从「訓」不確。應分析爲从「嘅了」从

〔79〕0398號 ۶ą - 五八頁第五欄金文 タヒタト (余二文略)

文編》因之。(第四文爲第四版肜增收。) ○」(人名,其余未録兩例用同)。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 此第一文見弔向父簋銘:「○明德,乘威儀」、第二文見諫簋:「司馬

大澂當年撰《説文古籀補》,曾把見於弔向簋中的「『八』釋爲「共」,誠 寫作「爲」,與甲骨文一脉相承。可見把此諸文釋爲「 仅 」形體不合。吴 骨文有其字,寫作「 ??!」,與篆文形體全同,不作「 門 」形。西周金文 《説文》訓 「 収 」爲「竦手也」,結構爲「从 と 从 孑 」,十分明確。甲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段、鸤、等釋 奴 誤」(見《商權》)。甚是。

爲卓識。「共」宇《説文》作「廿八」,許慎訓爲「同」,將其結構分析爲 二「十」,而十字甲骨文作「--」(見《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八四頁),至 文編》釋爲「共」的西周金文所見「+タト」(禹鼎)、「+ヤザ」(善鼎),確从 是自今古文字所見「共」字最早的較可靠的形體。故應將「 タピ」等四文 是時人已意識到「共」从二「十」,遂采用當時二十的寫法將「艹」寫成了 没有點飾,保留了甲骨文「十」字的寫法。戰國寫作「廿八」(番片鼎),當 上之 「 | 」即二「十」,和西周金文「共」字正同,不過是二「十」中間 西周金文作「——」(我簋)、「——」(守簋),因此「 凸 」等諸文「臼 」 「从+ メイ」。段玉裁認爲「廿」是「二十并也」(見《説文解字注》),以《金 展演變應是由「外」而「於」而「共」而「共八」,其中「外」當 「廿」(曾姬無卸壺二十寫作「廿」),小篆遂相沿。故「共」字形體景

釋入「共」字條下。

[80] 0401 號由公 一六〇頁第一欄第二文下注語

缶之 「甘」,因此只能隸作「昇」,不能隸作 勇力。今正。 無論是就金文看還是就篆文看,「昇」都不从鬼頭「 ♠」,而從東楚名 今按:「每門」釋「由門」甚是,但注語部分將其隸寫作「舁」則非是。

〔81〕0405 號 東 一六〇頁第六欄金文 五人

今按:林溟先生指出:此文「釋鶩片無據,宜勵(見《商榷》)」。甚是。 此文見○子鱓,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82] 0409 號 言并 一六三頁第三欄金文子門(另二文形同略)

此,注云: 「說文所無唐蘭釋誥」。略去的一文見史醫簋銘: 「王○畢公」。另 一文見王孫○鐘。 此文見何尊銘:「王○宗小子于京室」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

聲。《說文》録「誥」字古文作「學」,段玉裁云:「此从言,肘聲」(見 事】一等等,例子很多。此文在銘中也用爲表示王對下的言告,和《周書》 《酒誥》:「义于誥教小子」,《大誥》:「土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 符用字有所更易。《説文》訓誥爲「告也」,《尚書》多用爲王告下之字,如 段玉裁《説文解字注》),是古文「誥」本从言,至篆文也从「言」,只是聲 用例正合。「誥」見《説文》言部。 今按:唐蘭釋「誥」可從。此文从「言」从「內」,當从「內」得

金文編第:

[83] 0410號 拿 一六三頁第四欄金文 合即

此文見中山王譬鼎銘:「観○夫峱」。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

此。注云:「説文所無」。

的一些字每喜加「口」爲飾,如「曹昱」字寫作「曹子」,「念」字寫作 「含心」,「今」字寫作「含」等。故字應釋「弇」。「弇」字見《説文》 火 其例如同中山王墨,器銘中从「口」之「否」作「京白」,从「口」之 「告」作「¥也」。此文中从二「口」,其一爲無義之羨符,中山王響器銘中 今按"諸家釋「台刊,甚是。字中所从的「 匂 」乃「ロ」旁中加飾點,

[84] 0412 號 膈汁 一六三頁第六欄金文 福八

此义見 19公方舞銘:「余其萬年〇孫子寶」。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注云"「説文所無」。

又重收此文,此處應删除。參見本書第 90 條。 今按"此文右上所从「夏呂」非高字,隷定爲「塲7」不確。附録下

[85] 0415 號 楔 一六四頁第五欄金文 美

此文見〇君固銘。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林溪先生指出:「柳州 隸定爲變。但0413 雙字已收訛體料分,

則 W所亦可作爲雙字訛體併入 (413. (見《商權》)。說甚是

[86] 0416 號 난 연 一六四頁第六欄金文 內內以

《仓义編》釋如此,第四版《金义編》因之。 此四文依次見亞且父乙卣、牧〇簋、〇覃父乙簋、父癸簋。第三版

[共],形體一辭例一都無根據。 「O」和 、 サ 」・包無任何關係,辭例也不能證明用爲 "共」字,因此釋爲 今按:林灣先生指出 、ON 釋共誤, 宜入附録」(見商權》)。說甚是。

一、一、四文釋「共」亦可疑,也應暫入附録待考。

[87] 0418 號 田六 一六五頁第五欄金文 至

爲上子(獸簋)相似。故此、應釋冀」(見《商權》)。所言極是。故應將 「萬大」移入「冀」字條。 逆4。可見冀字初文并非从北。 ⇔ 之變爲 铀,舆 씤>(京都 1957)變 今按"林溪先生指出" 風大釋 異 誤。冀字令簋作的人,拼 川冀簋作 此文見單〇簋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88]0422號即二一六七頁第一欄金文份內第二欄金文份內

占文要作的代]。第二文見散盤銘:「①史正仲農」。第三版《金文編》入附 此第一文見是○簋,第四版《仓文編》所增收,釋如此,注云"「説文

録卜,第四版《舍义編》改釋如此,注云:「義爲要約」。

足。「縷」字見《説文》係部,銘中之義待考。 吴振武先生將其釋爲「縷」(見吳振武博士論文《〈占璽文編〉校訂》) 倭 故此爲「婁」字無疑。「婁」字見《説文》女部。第「文从「糸」从「婁」, 虎漆箱蓋—宿名「婁女」合义),與此形同。《説义》「婁」字的古文也寫作 文字材料確證爲「隻」字的寫作「俗中」(見曾侯乙墓出土:十八宿青龍白 「見中」,」部省去了「目」,但所从「目」仍能看出「⊜」的影子。 「❷」,而此文所从作「❷」,乃「角」字,「者顯然不同。出主与 今按"第一义今诸家均已釋作「婁」,甚是。占文「要」字 扌 中三人

[89] 0433號 移 一七0頁第五欄金文 好 分

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命文編》因之。 此 文依次見番生黛銘:「轉○」、静黛銘:「干錫静轉(/」。 第三版《金文

均「豕」字,「爹」字作「冬~」、「太~」、「よ~」、「冬~」等形,在 訓劍鼻,可備一説」(見《商榷》)。甚是。此二文所从「子子」、「子)」確 亦不通。應隸定爲鄰及列。但後世之彖乃由豕分化,或以爲鞂、列 通瑑而 都不寫作「今犭」或「チャ」、「ふ~」,顯然不得釋爲「豕」旁。故應从林 「豕」的頭部或腹部加一横畫或 ζ 形符號以與「豕」字相別,「 ζ∽」「 ζァ」 今按:此二文林澐先生指出「隷定爲夥誤。字乃从豕。豕、豕 形异,音

[90]0434號 10年 一七一頁第一欄金文 马的 第二欄四文形同略

公厝鼎,第五文見多友鼎。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 此第一文見戈父辛鼎,第二文見小盂鼎,第三文見失簋,第四文見毛

編》改釋如此。

今按:此五文與可確知爲「鬲」字的形體相近而有別,只要看一下

《金文編》所收粜多鬲字形體就很清楚。而這些形體上部作「丑」(或省爲 地方,都不用此文,在使用此文的地方,也決不用「鬲」字,這五文見于 「月」),下部作「XH」,與「鬲」字形體根本不同。又,在使用「鬲」的

即立○資(小盂鼎)

以下句例中:

- 2. 易女主〇一,湯瞳一1. 思立〇多〈〈正果〉
- 5. 易女 拒 必一卣,南州 圭〇寶(毛公厝鼎)4. 易女圭〇一,湯鐘一 (多友鼎)
- 4. 易日日之一自,商〇一(宜侯大簋)
- 5. 戈四○陵作父辛寶尊彝(戈父辛鼎)

此外不見録的選有幾文,見師訇簋、卯簋、敔 簋。句例如下:

- 1. 易女○章三(卯簋)
- 2. 使尹氏受養養主○(敔 簋)
- 3. 易女稚吃一卣,圭○(師訇簋)

以上共八例,除第一、五例外,都表示一種賞賜物。

中的瓚字,這種可能似乎存在。「瓚」是古代一種很重要的禮器,多用于祭 今對此類形體不能確識,可暫入附録待考。諸家或有指出即見于文獻

五文編第三

鬯]。《尚書·文侯之命·序》云:「平王錫晋文侯秬鬯圭瓚」。而此文正與 常把它與拒急一同賜給諸侯。如《禮記·王制》:「諸侯陽主瓚,然後爲 中」。《周禮·春官·典瑞》:「裸圭有珩,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古代夭子 漢》:「整爾主瓚,拒巴一卣」。《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黄流在 示瓚極有可能。 **圭成辭,又與秬壱同賜,的確與文獻中所見的「瓚」用例相似,因此它表** 它是以圭爲柄的玉勺。文獻中瓚與圭、玉常連言,如《詩・大雅・江

[91] 0434號 IOM 一七二頁第六欄金文 强 罍 禹 屬 一七三頁第一欄金文本都和用四冊學

第九文見攸○盨,第十文見散盤銘:「攸比○」。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迚○于麥」。三 五文見○从盤,六-七文見○攸比鼎,第八文見○从彊, 此第一文出自麥盃銘:「井侯光毕事麥,○于麥」。第二文見麥鼎銘:

如此。 。 下,將最後一文與其前諸文分爲二字,第四版《金文編》收歸爲一字,釋下,將最後一文與其前諸文分爲二字,第四版《金文編》收歸爲一字,釋

這種形體因與「鬲」相近而訛爲「鬲」。 爲「兩門」,可从。「兩門」見《説文》鬲部,篆文从「鬲」,或即「萬円」 把[五]奥此諸文分爲二字,并且將其與蜀字相別是正確的。此諸文今或釋 形體見于盂鼎、关 簋、毛公厝鼎、多友鼎,并不是鬲字,而且此諸文又比 五兩文係其省體,其文均以从「口」从「五年」爲構形特徵。「五年」這種 「五】字多出「 ① 」形,與「五角」也不是一個字。第二版《金文編》 今按:第四版《金文編》將最後一文與其前諸文收爲一字可信。第三、

以告」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在第一文下注:「與弐金文字形相同皆象 取故孚爭爲一字孽乳爲俘」。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捊云取也乎孽乳爲捋説文云取易也詩芣苡薄言捋之傳取也捊捋同从手同訓 兩手取物爭孽乳爲掉說文云引取也易謙君子以緊多益寡釋文鄭節董圖才作 此第一文出自師裳簋銘:「歐○士女牛羊」。第二文出自舀鼎銘:「使○

别(見李學勒《師同簋試探》,載《新出青銅器研究》)。所言極是。金文 貞簋作「分)」,盂鼎作「七少」,一方鼎作「七少」,多友鼎作「七分」,孚 部可填實與虛廓,但必與表示身子的部分相連。無論是單作還是充當偏旁, 公林上原 作「巴子」,其爲形均象俘取小兒之狀。在西周金文中,子字頭 「孚」字係由甲骨文「罕」、「云子」(得所从)發展而來。从爪从子甚明。 今按:李學勒先生曾指出,「>寸」與「孚」兩字義近,但形體有明顯區

手持一物形,所以都應釋爲「予」,入「守」字條下。 被嚴格控制着。如我簋「哥戎孚人百又十又四人」,「哥」作「兔子」,「孚作 明顯區別。在使用上盡管「孚」、「寽」古文形體有些相近,但這種區別也 鼎綫條化作「ヒデ」 (用爲鋝),所从「 ●ヤ 」與「 デ 」跟所从的子都有 文》訓爲「五指持也」,説爲「从一聲」。段注以爲「聲疑衍,一謂所乎 也」,甚是。西周金文「守」正像以兩手取一物形。或簋作「卍子」,毛公也」,甚是。 「哂У」,本條這兩個金文顯然都不是从爪从子,而是从 孚 从 ● ,作兩 無一例作首身分離者,這是判斷孚與「寽」的一個重要區別。「寽」,《説

〔93〕0440號 **馬** 一七七頁第一欄金文 肾

國,○命祇祇,不愆不忒」中。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 因之。 此一文見蔡侯離論鐘銘:「左右楚王,窄窄○政」、「均保大夫,建爲邦

金文編第二

指出此字「疑爲豫」,陳漢平先生將其釋爲豫(見陳漢平《金文疑難字破 爲「爲」都難以講通銘文。可知它們肯定不會是「爲」字。李學勤先生曾 聲音極近,應當不是偶然巧合,而是書寫者臨時又給它加上去的一個聲符, 符者也不乏其例。「土」古音屬魚部透母,「豫」則爲魚部定母,同部鄰紐 字在已有的形聲結構上再加上一個偏旁作聲符本有其例,以「上」旁作聲 到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極是。然則其變應是由「跨」而「家」, 譯》1990 年古文字會議論文)。甚是。長沙馬王堆漢墓帛膏《老子》乙本 知篆文中所从的「予」聲即由[00]演變而成。而此二文左旁作[公0],于 如同「定」本从「正」聲而又臨時加上一個「丁」聲寫作「全」一一樣。因 [DO]上多了個「八」,古董中「BY」的异體又寫作「BY」,包山楚簡豫作 古文字所見「爲」字不具備者。以辭例而論,也難證明讀爲「爲」,而且讀 「〇〇」聲。不過是較上舉「吗?」、「吗?」、「吗?」多一「七」旁。古文 上有無「 ハ 」都一樣,我們據此可以説「八00」等于 ′00」,字即从 「86」又作「38」、「38」(見《包山楚簡》圖版一六二),知「00」 「豫」寫作「略、」,古璽有「略)」字,劉釗先生考定爲「豫」字(見劉 今按:此二文从「象」旁没有問題,但左从「GO」, ~又从「上」,都是

《爾雅·釋詁》),銘云「豫命祇祇不愆不忒」是説蔡侯建邦後「安于大命, 小心敬谨,無有差失」,文意也十分通暢妥貼。「豫」字見《說文》象部。 謂助其政事,與前言「左右吳王」意正相合。又「豫」占又训「安」(見 豫」,是古文以「豫」作「與」,古訓「與」爲助義者習見。銘云「豫政」即 此从形體上看,其爲古文「豫」字的异體没有問題。从騂例上看,釋 「豫」于銘意也正通。 《儀禮·上昏禮》: 「我與在」,鄭玄注: 「古文與作

(94) 0444 號 紫 一七八頁第二、三欄金文 紫 持 好 於

釋如此。并于第三文下增注云:「孽乳爲智近也」、「今本誤从執爲从執。」 收,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第二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第四文見番生簋銘:「柔遠能○]。一、三、四文第三版《金文編》所 今按"此四文與本號所列「瓾」字形體有別,用亦不同。右从「犬」旁, 此第一文見○馭簋,第一文見○馭觥蓋,第三文見克鼎銘: 「柔遠能

與「凡」旁不相通,也不是'凡」之訛。字應隸作 字扯到一起。據其所用,記録「遭」一詞不可疑,但字不是「遭」字。 [孝] 旁,也可直接隷爲「麩」。因爲這個字从「犬」,所以也不能與「髻」 證。從語音上分析,熱在月部,爾在元部,月元對轉,執在疑母,爾在日 于爇祖」,《尚書·大傳》:『執祖」作「禰祖」。執、爾皆聲,是二聲相通之 如此),字可用爲「適」者,以私聲與稱聲古通之故。《書・舜典》:「歸格 母,疑日二母鄰紐。此文今或釋爲「獅」字,可从。「獼」字見《説文》犬 部,从重聲,而「重」則从「爾」聲,「重」、「爾」古音相通,故「猩」字 「邇」字从「辵」「爾」聲,此當从「犬」、「埶」省聲(依漢字構形規律應 · 妖 」, ||主|| 旁即

例可从「埶」省聲寫作「釱」。

[95] 0445 號 《聲》一七八頁第四欄第二文下注語

應改爲「弘」。後凡作器者名或引銘句關涉此字者,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 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322 條。 今按:此文下注語係沿襲第三版《金文編》,作器者名「侄」非侄字。

[96] 0450號 現 一八0頁第二欄金文 35

以後增王(玉)旁作「野打」(克鼎)、「野丁」(楊簋),又進一步省作「野」 (封簋),楊鼎則作「巧'」(見《金文編》揚字條),與此文形體相同,而 此文見○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 今按:此文應釋爲「楊」。「揚」字西周早期作 「 タヤ 」 (盂卣),中期

金文編第:

此文在銘文中也用作作器者名、與揚鼎之文所用相同、應入揚字條下。又、 疑重出,當删。

[97] 0452號 ○ 一八一頁第五欄第四文下注語

見《金文編》八四九頁第六欄第六文。 今按" 此义下注語 「商弘有慶」中「弘」字實乃「子」字、今心、 ...

[98] 0455 號 ■ 一八六頁第二欄金文 B中

維 口从 〇 从女曼者鄧姓」。 此文見鄧孟作監○尊壺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注云:「王两

今按:此文如可看作从「曼」省,則應釋爲「愛」。曹錦炎《商周金义

九八

《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从「女」,从「曼」不省。銘云:「鄧公作雅 文》女部。 妙郎賸 簋,其永寶用。」、劉」與「四个」應爲同字异體。「嫚」見《說 即將它釋作「變」,應是。「變」字又見鄧公簋,寫作「身」,(見

〔99〕0456 號 尹 一八七頁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

是。故應改注爲从肉。 古重作 6、(滙 2766)、6、(滙 2790),分明从肉」(見《商榷》)。説甚 今按:此第一文作 40分,下注从月。林澐先生指出「注文【从月】

[100] 0459號 百一八九頁第五欄金文 百

「殳」旁形同,段金鳌尊「殳」旁作「++」,北伯及尊「殳」旁作「+-+」。 用。故把此文視同「俀」而釋爲「及」大有問題。實則此文右旁所从與 左旁所从作 「---」,亦非「彳」旁,而且銘中所用也看不出是當「及」字 尹」。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但左旁所从則疑不能定,故應暫入附録待考。 「14、),所从人旁也不作「 宀 」 形,而與上舉「及」字人旁形同。此文 「 ユード」等形,所从「人」旁不作「 ~ 」形。又,此鼎亦有「猨」字,作 此文見毛公曆鼎銘:「王曰:父曆,巳曰○丝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 今按:此文釋「及」可疑。金文「及」作「/五丁」、「/五丁」、「小子」、「小子」、

[101] 0464 號 駬 一九一頁第四欄第五文下注語

後凡稱格伯簋者均應改作「關生簋」,不復一一舉校。 今按:此文下注語係沿襲第三版《金文編》,作器者名應改爲 伽生,

[102] 0467 號 敹 一九四頁第一欄金文 まれ

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彩簋銘:「凡百又世又五○」。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

骨文教 字習見,作至、草(商器我鼎作歌)、火剂、火剂等形。羅振玉 謂許書有數字,注楚人卜問吉凶曰穀,从又持崇,崇非可持持之物,出殆 个按"依隷定角度看,不誤。但宜釋爲「馭」。于省吾先生曾云"「甲

篆文作「黩」,「欺」之或體作「权」(參見《商榷》),知「柰」的確又作「祟」 考中一八)按羅氏釋形是也」(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説文》隸之 故「叔」應釋爲「敦」。銘中之義待考。 木之訛。 叙即許書之製,然此字卜辭中皆爲祭名,豈卜祭謂之絜與?(增

〔103〕0468號 絜 一九四頁第二欄金文 州市

《金文編》改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我鼎銘"「我礿○二母」。第三版《金文編》釋爲數,第四版

書第8條)又,林濱先生指出「甲文以下或作以下(後上7.12),科或作 \$P(存49),可避 \$P 和上一字 \$P\$ 應併爲一條。」(見《商權》),甚是。 今按:我鼎銘係後人仿我簋銘僞刻,故此文應改换簋銘形體。(參見本

[104] 0469號 一九四頁第五欄金文 华廷

此,注云「从本」。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二文并見同簋銘"「王命同○右吴大父」。第三版《金文編》所釋如

鳍)、「wěi」(蔡侯紳鐘),下从左i,上从「 本 」,正與此文同。「私 」、 「差」、「左」古音相近,銘中用爲「左」當屬假借,金文中以「差」爲 「左」者常見。故依形而釋,應入「差」字條下。 今按"此文應釋爲「差」。戰國金文「差」字寫作「本匠」(團差

〔105〕0473 號 → 二 ○0 頁第五欄金文 ▶ (另二文形同略)

此文見○方彝等。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金文編第二

今按:此諸文釋「 」不確,當釋「聿」。林 先生指出「《説文》 从又持巾。】占文字中从「 」的「 」字確實从巾,而「 」、 」都是手持筆形,應釋聿」(見《商榷》)。甚是。

[106] 0475 號 東州 二0 | 頁第四欄金文 4500

法政也」。 未釋。第四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竹」又云「肅肅義攻謂恭敬其 此文見新轉銘:「〇〇義政」。第三版《金文編》隸作「以常」,入竹部

不从「竹」作。故其文于銘中用爲「肅」似應屬假借,疑即「簫」字之省。 肅」一詞又見《詩・小雅・黍苗》「肅肅謝功」,與此用同。《爾雅・釋訓》: 「簫」字《説文》从竹肅聲,「簫」「肅」古音極近。故可通。又,《釋名》: 「肅肅,敬也」,故讀爲「肅肅」,于銘義甚諧。此文从竹,而「肅」字金文 今按:此文又見叔夷鐏、叔夷鐘,銘中用爲「肅肅」義不可疑,「肅

或即因簫聲肅肅因而叠言之以表肅肅之意。總之,此文應當釋爲「簫」,入 竹部,可注明讀爲肅。 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是簫之得名,與其音肅肅而清有關,

[107] 0476 號 4 二〇一頁第五欄第一文下注語

所增。應删。參見本書 105條。 今按:此文下注語「與聿(應是 · 羊」誤)爲一字」是第四版《金文

[108] 0478 號 書人 二〇二頁第五欄第二文下注語

識,應照摹。參見本書第20條。 今按:此文下注語「不敢不多不麦」中「炙」字原篆作「パイノ」,字不

金文編第

[109] 049] 號 蝦 二〇六頁第五欄金文 的 的 原

《孟子》爲淵歐魚,爲叢歐爵,爲湯武歐民,其實皆可作驅。與殳部之毆意 與「驅」同。古文字「攴」、「殳」二旁通用倒極少,而且一般都發生在戰 別」。「驅」見《説文》馬部。 段玉裁解釋説:「攴者小擊也,今之撲字。鞭玺策所以施于馬而驅之也,故 國時某一地區,所以此三文應遵以其形體釋爲「驅」,占文「驅」从區从攴, 驅同」,第四版《金文編》因之。第三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 古文从支,引申爲凡駕駛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歐之,以炮上之鼓歐之, 「驅」字古文作「歐」,許云:「从扌」,正與此三文同,而在銘中所用也 、唯馬○靈復奪」,第一、二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攴義與 今按:此文吴大澂釋爲「驅」(見《説文古籀補》)。甚是。《説文》録 此文第一、二文見師寰盤銘:「○孚士女牛羊」,第二文見多友鼎銘:

[110] 0500 號 当下 二0八頁第五欄第一文下注語

篆作「2世」(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第一一四頁),从「人」从 今按"此文下注語「武到恃力」之「到」字是第四版《金文編》改釋,原 「至」,釋「到」,誤,應改隸作「釞」。參見本書第 322 條。

[111] 0511號格 二二

二一二頁第六欄金文 人名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辛伯鼎(據《金文編》文下所注)。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右旁有从「又」从「攴」之别,「又」、「攴」雖有時可通用,但此文左旁亦 今按"此文从「←&」从「又」,「效」字从←《从支"左旁雖形近,但

金文編第二

效誤,應移入 0872知字條」(見《商權》)。可从。 「矢」从「又」,因此,「♠≪」很可能也是這個字。林澐先生指出「♠≪釋 可能从的是「矢」。金文有「钗」字,寫作「♠羹」、「♠羹」等形,正从

[112] 0522號 戲 二一五第四欄金文 人性子

《金文編》因之。增注云:「書費誓敦乃甲胄。」 此文見陳覧簋銘"「○擇吉金」。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

見于公孫淳子編鐘、編鎛銘,寫作「今」,或加「立」爲飾寫作「念之」。 補》从之,極是。重文中的「急」、「急」,所从的「急」、「急」」也 文又从 , 臼 」,而「敹」則从「攴」,這一點也不相同,故此文絶不是 把它釋作「徙」(見郭申堂《續齊魯占印据·宋序》),丁佛言《說文占籀補 「敷」字。齊璽文有「螽」、「久靈」(見《古璽文編・附録》),清宋書升 今按"此文所从的「入標」與「穀」所从的「上黑」形體并不相同。此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癬」寫作「æ」均是其證。以此讀移于銘,即爲 或體作「凝」,从「徙」聲,《國語・吳語》: 「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 从「徙」得聲,可與「踐」字通,而踐字古爲元部字。《莊子・讓王》:「原 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載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可从。尾岻(徙)古 憲華冠緞履」,《釋文》:「綠,司馬本作踐」。又,癬从「鮮」得聲,元部字, 屬支部心母,「選」古屬元部心母。二字同母,支、元二部古通。「縰」字 「選擇吉金」,十分通暢。 古文作「烝」,宋書升認爲中从「 火 」者是「尾」篆所从的倒「毛」與 它們顯然都是从「尾」从「米」的字,應隸作「毫」。《説文》收「徙」字 [屋》得聲。故可附于 奴 部。裘錫主先生認爲銘中可讀爲「選」(見《甲 屋立(可作 ヘ4 、 ニトニ 雨部分理解,「 ^4 」 即尾旁,「 ^/ 」 後多出的一 尾述。此文所从的「俞」,顯然即上舉齊璽文及鐘、鐏 銘上所見到的 「 ` 」乃羨出之畫,故其文从「尾」从「米」),也就是説此文應分析爲从 「火」形相近漸訛而成(出處見上)。至確。然則「冕」即「徙」之古文 (4) 」从古文徒。可隸作尾弄。尾弄不見字書,依漢字構形規律,當从

〔113〕0530 號

从「爿」从「食」,此从「米」,古文字从「米」从「食」可相通,如 己,所以把這個字釋爲「妝」不可信。字應隸作「屎」。墻盤有字作「房」, 此字當訓「繼」,在字的音義上都找不到根據,只是就上下文意推而得之而 通,「妝」,《說文》訓其爲「撫也」,即安撫義,并無繼義。《金文編》注云 繼」。又云「伴侶更之猶言繼續更文也」。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故一者應爲一字之异體,从使用上看,也完全相同。「食」,《玉篇》以爲 「說文或从人作伴此从尸書大誥以于敉寧武圖功洛誥亦未克敉公功皆當訓 一餐」篆文或作"米」,「鱧」篆文或作「糦」,「粒」,古文則作「娘」等等, [66] 字古文,《金文編》已釋爲「66]、此既與「6] 爲一字之异,當然也 今按:古文字从 人 从 「尸」雖或可通,但此釋爲 「敉」却于銘不 此文見陳侯因資鋒銘:「○望桓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

應釋爲「質」,入「質」字條下。在銘中也讀爲質」,訓鑑,與墻盤之 「展」用法相同。

「ノー・ノン・ノジオト

[114] 0541 號 改 二二一頁第五欄金文 後 袟

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二、 三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 此第一文見○簋,第二、三文見簷屑平鐘銘:「善○馭考」。第一文第

不可信。此三文并从「弓」从「攴」,應即「發」字的會意初文。劉釗先生 从「弓」、「攴」會意,「业」聲,《説文》以爲「發」是从「弓」,及三聲, 「沙丫」,从「艹」从「弦」,「艹」當是追加之聲符,故金文「發」字應是 文》「發,射發也」,「 沙 」正像以手拉弓欲射發之形。金文「發」字寫作 (見裘錫圭《釋「勿」「發」》, 載《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甚是。《説 今按"甲骨文有「巛」、「巛」等形體,表錫主先生并釋爲「發」字

元年》「聲名以發之」之「發」所用正同, 杜注謂「發揚此德也」。故此三 意初文表示。从解例上看,後二文見于「善發勵考」句中,有文意可尋,則 論文《〈古璽文編〉校訂》),可見「發」字到春秋戰國時代仍間或用其會 形體也見于古璽,寫作 、 ′′八,吴振武先生即釋作「發」(見吴振武博士 將三文釋爲「發」字(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甚是。 此種 文并應入「發」字條下。 「發」訓「揚」義,于意甚暢,謂善于發揚其祖考之德意,與《左傳・桓公

[115] 0546 號 敖 二二二頁第四欄金文 文

器》,戴《古文字研究》第七輯),可从。西周穆王時录伯及簋號字寫作 「辣」,正从「支」从「虎」作。而此爵早于录伯衣簋,故录伯衣簋之 此文見○爵。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 「説文所無」。 今按: 王光永先生將此文釋爲「號」(見王光永《介紹新出土的兩件號

故此文應入「號」字條下。 作就是這個西號之「號」。从這個角度上看,字釋爲「號」字也是很可信的。 此地與西號地相近,而此文正用作團族名,因此,此文所表示的也應該看 「號」。从考古學的角度上看,這個字也應釋爲「號」,此器出在陝西鳳翔, 解釋「號」字云:「虎所攫畫明文也,从虎守」,實就訛變後的形體爲説, 而「好」(見號仲簋)而「好~」(鄭號仲簋)而「嗎れ」(小篆)。許慎 本。故「號」字演變過程應是由「啟行」而「转」」而「臂」(見班簋) 早期的虢'支」」并从不爪,从爪作者係後來繁化的形體,其後又漸將 「上」省略而變从「イネ」(見鄭號仲簋「號」字所从,爲小篆「號」字所 「虢」之初文本象手持物擊虎之形。以上是就形體演變的角度看字應釋爲 「 辂 」應是此爵「如?」這種寫法的延續,故亦當釋爲「號」。這也説明

〔116〕0547號 散 二二二頁第五欄金文 X

此文出自中山王譻壺銘"「進賢○能」。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金文編第: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説文》手部。《廣韵》訓爲「舉」,與銘義甚合。 《説文》小篆从「手」作「擇」,金文則从「攴」作「髮」,「措」字 見 《說文》小篆从「手」作「揚」,古文則从「攴」作[薂](見 朱公飥鐘), 同,左旁从「攴」,「措」則从「手」,古文字从「攴」从字可相通。如 「扶」,《說文》小篆从「手」作「扶」,古文則从「攴」作「敖」,「揚」字, 「播」字,《説文》小篆从「手」作「播」,古文則从「支」作「裁」,擇字, 今按:此文今諸家釋爲「措」,甚是,左旁从「昔」,與「措」之所从

[117] 0561 號 叶

二二五頁第三欄金文

典作稽」。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明公尊"「魯侯又○工」。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經

今按:此文釋「叶」不可信。甲骨文此文習見,作 「己」(《合集》

可隷作 「 匠 」,附于卜部待考。 122)、「団」(《合集》122)、「 勺」(《合集》376 反) 等形,不能確識,

〔i18〕0563 號 二三0頁第二欄金文 个时间世界

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 L文見《三代吉金文存》十九·三十七所載戈銘。第三版《金文編》事

附録下718號,此文也應歸于其處,留待今後詳考。 釋過的「鋁」字。此戈銘即「(玄)琴>夫鋁」。《金文編》已將此類行體入 \$P\$,其右之文作 [***, 爲] 琴夫] 二字,故此文實即陳夢家先生所曾 个按: 黄锡全先生來信見告,《金文編》摹釋有誤,甚是。原拓字本作

[119] 0569號 一个 二二二頁第三欄金文 250

論从形體上還是聲音上都講不通,應將注改爲「从日喪聲」。 日从聲音看「噩」之與「爽」也不相通,故把此文說成从「日」从「罷」無 云从喪省,此文所从作「八十一,與金文「喪」之作「九七」(毛公鼎)、 日从噩」, 「經典作奏書牧誓甲子昧爽」。第四版《命文編》因之。 「噩」字仓文作「哭】(噩侯簋)、光、(噩鼎),與此文所从并不相同,而 「日」而有省。且「喪」與「爽」占音相同,正可作爲「爽」之聲旁。而 「乳で」(井人:女鐘捷所从)除去下部之「ひ」則形體相同。此當因下从 今按:此文釋爲 、昧爽」之「爽」不錯,但其注云从「噩」則非。當 此义見免簋銘: 「王在周昧○」。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注云 、从

金文編第四

[120] 0582 號 B教 一三六頁第六欄金文 《似

此文見①殿尊。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

版《金文編》因之。

飞,如啓之作 「盷」又作「盷」,例甚多見,以此例之,此文所从的 所言極是。此與「人吃」不同者在从吃,古文字从「又」旁者每又易爲从 字所从聲旁「合了」的初文,裘錫圭先生在《釋殷墟甲骨文的遠、秋 應是「擐」字初文。作「合义」者,是後來追加上去一個「〇」(圓) 聲。 (邇)及有關諸字》一文中指出:「《》」之初文作「人》」,形似以手拽衣, 今按"此文可分析爲从「目」从'人传'」,「人兮'」應即金文所見「罠】」

金文編第四

後、「〈ヤ」中必存「〇」聲,因此,此文不能分析爲从「攴」从環省聲, 只宜分析爲从「目」,「<ひ」聲。故應入「罠」字條下。 寫作「ゑや」形者并無省「〇」聲例,即「ゟゞ」芳省去具中「又」旁之 的用例,如景黛、景卣均是。或以爲此即「擐」字,然西周金文「罠」字 「含了」之初文爲聲旁的「罠」字异體。而金文中正有以「罠」爲作器者名 「分了」實即等于是从「合了」之初文「人~」,如此,則此文就是一個以

〔121〕0584 號 《旧二三七頁第四欄金文》(余略)

○田:鮮、且、微、武父、西宮衰、……凡十又五夫。三○矢舍散田、司 道,以東封于□東疆,右還,封于○道,以南封于記述道,以西封于难莫。 ○井邑田,自稂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還以西一封……失人有司 大沽一封,以陟二封,至于遷柳,復涉……以西封于歉城楮木……封于周 此六文均出散盤銘:「用天業散邑,廼即散用田。」,自溫涉以南至于

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上屰□……宰徳父。散人小子○田:戎、微父……凡散有司---夫。……。第

《合集》2516)、、芦 一(見《合集》8168 正),均从「月」作。西周金文作 正)、「即」(見《合集》29151),像目上長眉毛之形,或作「粉」(見 這一點上看,這個字也應該是另外的一個字。从醉例 一分析,釋作「眉一松 若此爲「眉」,則比「阳」書寫繁難,竟無一例从簡寫作「甜」音,八 是形體不同。古文字从「目」从「頁」未見相通例。又,此字銘中凡六見, 本講不通。像「○,自濡涉,以南至大沽,一封」、「○井邑田」、「矢人有 「眉」(小臣遙 簋)、,尚」(周蹇鼎),也从「目」作。此則从「頁」作, 卷一期九二頁)。裘錫主先生在《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履」》(載《甲骨文與 从。而釋「眉」之説起于孫詒讓(參見《金文詁林》2156—2204 頁)。章太 亦與竟相近,而文則非竟也」(見《論散氏盤書二札》。載《國學叢刊》一 炎則獨以爲是「履」字,他指出:「此當是履字,傳曰:"賜我先君履」,義 「眉」是可以肯定的。此字舊有「竟」、「頁」、「崑」、 蔑」諸釋,均無,可 司○田」、「散人小子○田」,顯然記録的是一個動詞。因此這個字不是 今按:釋「眉」甚誤。甲骨文「眉」字寫作「毋」(見《合集》6568

在「傳」字中的作用,故此六文下必係有意避繁而有所省。如將省去的部 釋「履」也可以得到充分肯定。正如裘先生指出的那樣,字在銘中除「⌒ 把此六文看作「履」之省而釋爲"履」,形體上有充分根據,从辭例上看, 分補出則應是「考之,這與五祀衛鼎履之作「考五」没有任何區別,因此 以「一」表示所省,據此可知,此六文中的「こ」顯然也應該具備它 傳尊寫作「僧子」,「重」下从「斗」,此銘中之「傳」則作「他」,即 情况是十分相似的。所言極是。五祀衛鼎「履」作「夢」,大簋則作「皇」、 形,并把「舟」省爲一横,一九七八年岐山鳳雛村所出窖藏西周銅器中有 足形,又省「舟」爲二横,則跟大簋文履字相近,後者「頁」下也没有足 加雨點,這跟散盤「履」字省略「舟」旁而在「頁」旁人形右側加二横的 白鹭父盨二件,甲器中的「獯」」字省去「皿」旁而在「須」字人形右側 殷商史》第三輯 427-435 頁)一文中指出章氏分析字形有誤,但把它釋作 下之趾形及所从「舟」旁本可省略的,而此作「龙子」形,形體仍保留 `鱼】,「頁」下或省去「舟」旁,或省去足趾的象形符號,這説明「頁」 「履」是正確的。字从「頁」,上加眉形,跟衛鼎「履」字相同,「頁」下無 "一一道一特徵,又,知頁下二横爲省略符號者,此銘即有其例,「傳」字

太炎先生已指出 (見前),故釋「履」于文獻上亦屬有證。 散有司十夫」,是説散人参加踏勘田界的有哪些人,又如,「履井邑田」。是 勘田界的有司有哪些人,又如,其中「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凡 其中云: 「矢人有司履田: 鮮、且、微、武父、西宫蒙」,是講大人參加踏 帶領人員踏勘給表衛的原屬于邦君属的田以正疆界。散盤銘通篇講的也是 **説踏勘井邑田界。古以「履」字用于疆界劃定上亦見于傳世的先秦文獻,章** 并伯,然後由井伯等親自參加作中間人并使邦君属宣誓。之後又令三有司 踏勘践履的過程及範圍。其他那些履字除「履道」外,也都用于此意,如 淫涉,以南一封,。這個「履」就是總言開始踏勘以正田界,下面所講則是 必然履定疆界。 銘文開始即講矢派人至散邑,于是到散國的田上,「履" 自 履裘衛厲田四田,乃舍宇于厥邑」。這是説衛把邦君厲答應賣給衛田事報告 裘衛之間土地轉移事件。其有關之銘云:「唯正月初吉庚戌,衛以邦君屬告 道」之○外,其意義與五祀衛鼎之「履」完全相同。五祀衛鼎記邦君属與 厲誓。乃令參有司:司士邑人遊、司馬頭人邦、司工陶矩、内史友寺与、 于井伯……属乃許曰……余審賈田五田,井伯、伯邑父、定伯……乃觏使 土地轉移事件,是失國與散國之間的一場土地轉移事件,土地轉移當然就 「履」字《説

文》立爲部首。

(122) 0591 及後 二四六頁第五欄金文 己义

此文見鄭去(寶應爲「奓」)〇鼎。第三版《金文編》摹釋如此,第四

版《金文編》因之。

多之下部,和魯字誤合爲一。應改爲 √2)」。(見《商榷》)。甚是。原銘載 《三代吉金文存》三•三十九,所謂「去〇」作下揭形: 今按"林濱先生指出"此文「釋魯誤」,「上部之 ア 乃原銘中上一字

大多い

個「夕」與「魯」字頭誤連,釋者又忽視了「魯」字的頭部寫法在古文字 實和無量簋的「魯」字作「為」相同。造成誤釋的原因是「多」下的一 顯然應切分爲「失an」、「/Sa」兩字,這樣的「/Sa」字頭部寫法其

這一特點,所以造成誤釋。 中通常只作「ハ」、「ハ」、「1」、「1」等形而無一作「P」 形

〔123〕0601號 臛

二五六頁第三欄第一文下注語

當作催即此是"字少異」不確。林澐先生指出:「此字以之广爲聲符,之广 乃古曆字,猶 《《爲古腋字』(見《商榷》)。說甚是。 今按:此文下注語分析「女」字結構引《説文》云:「从人人亦聲者

〔124〕0602 號 二五七頁第四欄金文

編》 所增收,釋如此。 此文見,於方鼎銘: 「王用肇使乃子承達虎臣御○戎。」第四版《金文

金文編第四

是。此與金文「點點」字形體雖近而有別,其別在此水上爲「口」旁,而 金文「雞」所从「00」雖常省作「0」,但在西周金文中,口旁嘅作 侯因省辞惟字寫作「以此」可證。又,录或自有「淮夷」,曾伯 更令節四 區别甚明,此文應分析爲从「水」从「唯」,从「唯」與从「 隹 」同,陳 此文從此條中删除。 「□」,不作「□」,而「□□」之省的「□」也不作「□」,二旁 「淮夷」之「淮」寫作 、湘」。以上并可證此文爲「淮」字無疑。故應將 今按:此文第四版《金文編》又重出于「淮」字條下,釋爲「淮」甚

[125] 0607 號汝住二五九頁第一欄金文 [5]

此文見○父甲鱓。第三版《金文編》摹隸如此,第四版《金文編》 因

今按:承張世超先生見告,《仓文編》將此文摹誤。銘載《三代吉金文

存》十四·五十二,今檢之,原象作為於,將左下 ~ 旁幕去,~ 發現而補入空處,另一種可能是爲整齊行款故意置在左下空處。總之依原 上部 "5、所从的「人」旁,此旁處于左下,一種可能是初作範時丢掉,後 篆字是从「攸」从「隹」,應隸作 罹售」。 罹售」不見字書,待考,。 質即

[126] 0615 號 ¥干 二六一頁第五欄金文 ¥▼

此文見○父癸輝。第三版《金文編》摹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

釋(八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四輯)。林濱先生也指出:此文「釋羊未 字,也是由于忽略了占文字又、幻 相通的特點」(見裘錫丰《甲骨文字考 甲骨文和族名金文里常見的 鞍 字的异體。《金文編》把它拆成羊、八 字常常不加區别時曾論及此文,他説"「圖式族名金文里屢見 云,就是字,就是 今按,裘鍚圭先生在釋「芟」字時談到从「又」和从「 엤 」在古文

編》附録上四六八號(見一一三七頁)都是「 籹 」(籹) 的偏旁,它們 確,原銘爲 铕,而誤析爲二字(丙 歸入附上四六八條)。應將 呑 併入 依次分别見《三代吉金文存》六・二十一、二・三十九、十三・四、十四 〇八三九 钩 字條」(見《商榷》)。二先生所言極是,應從之。實則《金文 四十八,可檢看。

[127] 0628 概》二六四頁第五欄金文

侧金文 000

此文見弔咢父簋銘:「作○姬旅簋」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从 64 作,如「終防」字古重文作「669」(見《説文古籀補補》四・六)、 文鸞字」。甚是。「鷽」字从「鳥」「爲」」聲,後來从爲聲的字,古文字每 此形有别。强運開《説文古籀三補·附録》云:「从佳,與从鳥同,疑即古 今按"此文右旁所从作「♀♀」,非「兹」,金文「兹」作「♀8」,與

篇》,戴《古文字研究》第十輯),所以此文右旁可視爲从 纁 , 占文字从 隹从鳥相通,故此文可釋爲「鸞」。「鸞」字見《説文》鳥部。 之省,裘錫圭先生曾對此有十分精辟的論證(見《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 「戀」字古璽文作「侹」(見《説文古籀三補》三・三),「弨」爲「Ⅷ」

(128) 0644 號 二七〇頁第三欄金文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伯 掌 簋銘:「伯 等 作伯○寶簋」。第三版《金文編》釋女此。

即聯接之聯的初文,後來从「絲」聲的字,古文字可省从「58」或 省,「88一與「98」是兩個不同的字,「88」、「884」像「糸相連,應 印文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指出,「88」即「60年」之 从「88」,與諸「幽」字之从「88」作者不同,裘錫主先生在《戰國璽 今按:此文用作人名, 與通常表衣物之顏色的「幽」字用法不同。字

是。此文从「88」,从山,則應釋爲「巒」。"巒」見《說文》山山,「884」,如68 即聯,「6世」即「戀」,「68 」即「戀肉」等等,所言極

七一頁第一欄所録與此文形同略) 〔129〕0646 號丝才:二七〇頁第六欄金文出十(此欄另一文及二

文所無」, 又于第一文下注明「義如哉」。 名用字,無文意可尋。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說 爲慈。又見十一年鼎銘:「十一年庫嗇夫趙不○周氏……所爲,容一斗」,人 此文見中山王朝晋鼎及壺銘,讀爲哉。又見次出壺銘:「○愛百每」,讀

證,原量全文作「兹才《絲」,新鄭所出十七年鄭令戈中的鄭令名「孳恒」、 从才,應隸定爲「兹丁」,釋爲「兹」。「兹」作「針'」者,當是在「台內 上又加注音符「才」,趙「兹氏」布中的「兹」既作「 88 」,又作84 是某唯 今按"古重文亦有「昝√」字,吴振武先生云"此文从「纮」(茲),

用「才」,因此它與「才」字有別。由此亦可知就是「茲」字的注聲字。古 字形上看它从「 丝 」(兹),从「才」,銘中雖亦讀爲「哉」,但「哉」从 後被保留了下來,有些則被汰除了,後來的兹字不再見此種形體當屬于後 文字在形體演變中一些形體被加注聲旁以明其音讀者習見,其聲符有些最 甚是。因爲此文在銘中用作「兹」(鼎銘:「天其又∀ヹ于○厥邦」)字,從 遺借爲「慈」和「哉」。(見吴振武博士論文《〈古璽文編〉校訂》)。其説 可見古有兹氏。并指出為才字亦屢見于中山土鄉書諸器,除用作「茲」外 「慈」字别構,它也不會是「才」, 銘文用「才」(在) 處不用它, 用它處不 「口」,「北人」聲,與此形不偕,因此不會是「哉」字异體,顯然應是假 「口」「圪⁄」聲,春秋戰國時已有「哉」字,見于邾公華鐘、楚帛書等,从 「慈」从「心」得義,此文不从「心」,與「慈」字形體不偕,也不會是 **丝才」爲「哉」,它讀爲「慈」字,以「慈」也从「茲」聲之故,而** 種情况,故此文應入兹字條下,注明其假借用法。

[130] 0650 號 ♠ 二七二頁第六欄金文 ◆

它理解爲一種會意偏旁,《金文編》此注易使人誤解,應删除。 成的一種裝飾筆畫,至篆文成爲一種與「 幺 」分化的區别符號,不能把 「合の」變成,今依篆文而言,應云不从「へ」。「へ」是由點飾逐漸演變而 入」則不確,小篆「玄」字係由 「∞~」而「∞~」而[→∞]而[→∞]而 今按:此文釋「玄」甚是,但文下注語沿第三版《金文編》云「不从

[131] 0657號《一二七五頁第四欄金文》

此文見者汈鐘銘:「用〇剌壯」。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金文編学内

字研究》第十七輯)一文中指出"此文釋"受」非是,三體石經《君奭》 畫略草率而已。應隸定爲「曼」,即「與」之繁文。甚是。故此文應移入 形體、金版「爯」指「癸+」這種形體)與此文乃一字,只不過前者的筆 「稱」作「食」)形,與此文上部所从吻合。 一者前身應是西周金文中的 「4.凡」(數簋)。金村器和金版中的「畄」(金村器「鼡」指「魚+」這種 · 禹」字條下。 今按:此文釋「受」不確。何琳儀先生在《者汀鐘銘校注》(載《古文

(余文略) 〔132〕0660 號 酶 二七九頁第二欄——第四欄金文 點點

第二版《金文編》隸作「始軸」,附于「又」部之末,注云:「説文所無」, 又見于曾侯乙鐘銘、《金文編》注爲「地名」,其形作「鯔咒」。此類形體, 此文見蔡侯○鐘、鼎、簋、鎰、缶、戈、匿銘,係蔡侯名用字。

第四版《金文編》改附受部之末,注云:「説文所無」。

法,于文下注明裘錫上釋爲「紳」。以利一般人參考。 此釋目前已爲很多學者所接受,可仿照〇二七八號「牿」字條收字處理辦 作)《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載裘錫丰《占文字論集》),可信。 今按:此諸文裘錫圭先生釋爲古「紳」字(見裘錫圭(與李家浩合

〔133〕0664號 脐 二八〇頁第二欄金文 男女

收,注云:「从心不从歹」。 此文出自中山王傳言兆域圖銘:「○連子孫」。第四版《金文編》所增

應是假借。 「快」。 「快」字見《説文》心部,訓爲「不服懟也」,銘文中讀爲「殃」 今按:此文在銘文中讀爲「殃」沒有問題,但字从「心」从F央J,應釋

-

[134] 0669 號 PĪ 二八一頁第六欄金文一 二八二頁第一欄金文 图 宝

义見大子鎬銘:「集○大子之鎬」,第七义見大府鎬銘,第八文見倉思鼎銘: ᢕ」,第四文見全酉出月鼎銘:「集○」,第五文見大子鼎銘:「集○」,第六 ·集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八文从「肉」从「豆」,與篆文 '**脰** 」形同,朱德熙、裘錫 此第一义見吴王孫無上鼎銘。「〔鼎〕,第二、三文見鑄客鼎銘:「集

都是侯部定母字,從訓詁上説,《廣雅·釋詁》有訓爲饌的 「脰」字,與 主 | 先生在《戰國文字研究 (六種)》 (載《考古學報》 一九七 | 年第一 期)一文中指出:以往把「集脰」解釋爲人名是錯誤的,應是一種職官名, 、肥 」應釋爲「廚」。從字音上説,此文从「豆」聲,「豆」和「廚」上古

能排除假借因素在內,但是誰假誰很難清楚,有一點可以清楚,即此文在 看,讀爲「廚」,所有的銘文都豁然賈通,毫無扞格。其説可從,當然也不 銘文有「胅」字,即「廚」字,从「肉」正與此文同。從楚器銘文本身來 楚系文字中曾經作爲「廚」字使用過的,因此把它看作是楚係文字中的 築方面着眼的,「脰」字从「肉」,則是從庖廚掌烹割的職能着眼的, "胅」等并收入「廚」字條下。 '廚」字占文很合理。故《金文編》似應于文下注明滋乳爲「廚」。 再與 「廚」字意義密切相關。從字形上說,「廚」字从广,是從庖廚作爲一 戰國 種建

 $(135)\ 0671$ 雅門 二八二頁第一文下注語

改從《説文》作「雅」,以與《金文編》0601 號字頭相合。 今按:此文下注語「確字重見」之「雇」字乃「雇」後來之省作, 應

〔136〕0678 號 二八三頁第五欄金文

考見。 紅: 林 保留「共气」。此戈銘載《三代古金文存》十九・三十,今附于下面,以供 「戈」 字(見《商榷》)。甚是。《金文編》應將字左下之「 弋´」除去,只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文釋「散」誤,、弋 」原銘作「 弋 」,乃 此文見陳○戈。第三版《金文編》收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137〕0678 號 **灣**? 二八三頁第六欄金文 Y,Y<u>\$</u> 計賞

此三文分別見○伯車父鼎、○車父簋、○車父壺。第四版所增收。 今按:《説文》以「散」、「灬」爲一字,「散」訓爲「雜肉」,从「肉」

金文編第四

作「散伯」,是用字的不同,不能把它們視爲同字。故此三文應删除,可在 條下,不應當又收入「散」字條下。「椒」在銘中用作族氏名,、椒伯」又 「散」聲。「椒」訓「分離」,从「攴」从「...林」。此三文己釋入「椒」字 「槭」下注明「槭伯」又寫作「墘伯」,經傳通以「散」爲「橛」。

(138) 0679 號 P 一八四頁第一欄金文

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魏器梁鼎銘"「①信冢子」。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

一年二期、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國别、年代與相關制度問題》,載《古文字 邑(參見裘錫圭《武功縣出上平安君鼎讀後記》,載《考古與文物》一九八 研究》第十七輯),所釋極是。肯字篆文作「一个」,許慎認爲从「肉」从 E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横家書・見田僕于梁南章》中魏國貴族宜信君的封 今按"此文釋「肯」甚誤,今諸家釋爲「宜」,指出「宜信」即見于馬

銘上的文字屬三晋體係,而屬于三晋器的宜陽右倉簋「宜」也寫作「今」, 顯然,今」這種寫法就是「今多」的省略。近年來學者們研究認爲中山器 可以經常省太此種寫法的。此文應入「宜」字條下。 「宜」寫作「今」,與此形全同,在中山王 響 鼎銘中宜字或又寫作「愈,」, (《金文編》已釋入「宜」字條下)。這都説明在三晋體系中「宜」字的確 「 ᄉ 」,因此與「貞」字篆文、占文都不相同。而 蚉 壺銘「大臂不宜」之 「凡」一首,占文則作「阝」。此雖从肉,但肉上無一横畫,且上所从作

[139~0680 號 肤 二八四頁第二欄金文 (妹

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豐分(鼎。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說文所無」。第

刻义,其 、 铢 一與此字問。黃盛璋先生云:「至韓故城考察, ……凡出有 今按:此器爲韓器,韓故都出「陶器」也有「左 縏 」、「公 銤 吏」等

關制度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其說甚是。文从「肉」、 聲符。故從聲韵形體上説,釋「廚」也完全可從。廚見《説文》广部。 舌音定母,一字爲鄰紐雙聲,同爲侯部韵,聲音極近,「朱」可爲「廚」字 廚,如此,「脒」就是「廚」字」(見黄盛璋《三晋銅器的國別、年代與相 「朱」聲, 、朱」爲舌音章母, 从「朱」得聲之「株」爲舌音端母, 「廚」爲 胖 | 字的陶器均爲 T3,在宫城北,有猪牛羊鷄等大量殘骨,其地顯爲官

〔140〕0686號

見畬是盤:「○師噀圣差陳共爲之」,第四文見○嫮(《金文編》隷作 四聲的引古尚書作 心,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痹」非是)戈。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説文古文作 卮 古文 此第一文見○勺,第二文見畬忘鼎:「○師吏秦差苛騰爲之」,第三文

今按:此一、一、三文所在之器均爲楚器。左旁所从的「~」、「~」、

爲「冶」字(見同上)。似可從。戰國文字中「冶」字屢見,寫作「怎 」 説可信。參見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 (下)》載《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九 本不可解。有人又主張讀爲「工」(見朱德熙《壽縣出上楚器銘文研究》,載 期)。因此釋剛讀「工」從用法上看也講不通。李學勤先生當年曾把它們釋 決不能自稱爲「工」(李學勤先生認爲一次一勺」之「?!]是「?!師」的簡稱, 「三、从「口」,省「火」,與此三文不从「火」同,因疑此三文所从的「?」、 (羕陵公支)、「殆」(一年寧鼎)、外以一(八年支)、「人」(鄭九年不)、 义可只稱「剛」, 讀作「工」更行不通。工師身分與「工」太不相同, 工師 《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但出上的戰國文字材料里「工師」之 二、三文在銘中所用看,釋作「剛」,則「忽币」即爲「剛師」,「剛師」根 「三」, 或又省「口」, 或又省「火」。而素陵公戈爲楚戈, 冶字从「刀」、从 「工」本自寫作「工」或「攻」,不太可能又借「剛」。從第一文所在銘句看, 「《《一(戈)、「《十一(韓三年戈)等形,从「刀」、从「口」、从「火」、从 「剛」而把它釋作剛(見《小校經閣金文》二•九一),于形似不合,而从 「~」并非「人」旁,楚文字里,「人」旁通常寫作「~」、「~」、「~」、 「今」、「ク」形。而古文「剛」則从「人」旁。劉體智當年據古文

或體又作「 欲∀」,就將「刀」 「刀」,自是「冶」字無疑。 「~~」、「~」,或許是「刀」旁誤作。望山楚簡「恕」作「娑∀」,从刀, 誤作、?」。至于第四文,明確無疑是从

〔141〕0686號 MS 二八九頁第四欄金文 虾

此文見禹鼎銘:「○馭二百」。第三版《金文編》摹釋如此,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从「其」从「斤」,乃「斯」字。第四版已將此文 《商榷》)。甚是。此文第三版摹釋均誤,原篆作「卐」(見馬承源主編 暮作「 凯 」,釋入二二七九號「斯」字條下,故在此應連同注語一并删除。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釋「剛」誤,係沿舊版之誤應删未删(見

金文編第五

〔142〕0720 號 外外 三〇三頁第三欄金文 林小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从竹从 開 省 開 爲古文閒」。 此文見甲山王 瞿 蚕銘:「載之〇策」。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

之「簡」見春秋石鼓文,作「炒四」,此見戰國中山器,應是後起的「簡」 文字形聲結構因選取聲旁用字的不同而形成异體者習見。从「竹」、「閒」聲 疑旁紐雙聲。月、元對轉,聲音極近,故「簡」可取「外」字爲聲符。古 省,完全可理解爲从外聲,外字古爲疑母月部字,而簡爲見母元部字,見、 省,「 既 」又是古文「閒」,則字應直接釋爲「簡」。實則也不必非云从 即 今按:依文意考之,此文用爲簡字無疑。《金文編》既認爲此文从「開」

金文編第五

字异體。

[143] 0721 號 然斯 二〇三頁第四欄金文 私》

《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義爲策」。 者多指出左旁即 「木」旁寫留一半),是此文即从「竹」从「析」,長沙馬 所取聲旁用字的不同而形成的异**體字,**「策」字見《說文》付部。 錫部心紐。「朿」「析」同部鄰紐,聲音極近,故「炶炘」與「策」只是因 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策」即作「於析」。知此文爲「策」字無疑。 「析」字。《隷釋》收漢司隷校尉魯峻碑,洪適云碑以「析」爲 "析」(今學 「策」从「卡」聲,「卡」古音爲錫部清紐,此从「析」聲,「析」古音在 此文見中山王 傳 壺銘:「載之簡○」、「使其老○賞仲父」。第四版 今按:此文即古「策」字,應直接釋爲「策」。下所从 、胻 」即

〔144〕0724 號 Д 三〇八頁第三欄第二文下注語

爲 「綴 安」。後注語中注作器者名寫作 「 瑜 宮 」者。均應作如是改, 不復一一舉校。 今按"此文下注語係沿襲第三版《金文編》,注語中「 纖 冥 」應改

[145] 0726 號 由八 三〇九頁第一欄第一文下注語

裘錫钅《古文字論集》)。甲骨文寫作「●┫」(《合集》ハ01),西周金 該是古書中叫作「匕」的那種矢鏃的象形字」(見裘錫圭《畀字補釋》, 載 「田科」是來源不同、小篆結體有別的兩個字。裘錫主先生指出:「畀應 今按:此文下所注 「與由科爲一字」非是。「畀」字篆文寫作「由八」,

— 四 四

作「 冊天」(見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一六三頁痹所从),三體石經古 文寫作「♠人」(見裘集),又寫作「♠大」(見 部 比 篞),戰國陶文寫 文作「④٢」(見《三體石經・多士),《説文》小篆作「⊕丌」(據大徐 寫作由44,上从東楚名缶巴由之「由」,下从「 47」,係一合體字,《說 過程爲由 44而 4人而 4大而 4大而 4大而合,而4八(4八)。而4以字見金文, 本),段注本作「由丌」,訓爲「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是「畀」字的演變 此「 八 」乃割裂獨體「畀」字下部訛變而成,和「 彴 」無關。上雖作 文》小篆作「由臼」,訓爲「皋也」,下仍从「 臼 」,而「畀」下則从「 丌 」, 「由」,與大徐本所見「畀」上部作「由 」同,但其實是「由 」字的訛 字注》)。所以「畀」與「Ө?八」根本不是一個字,注語「與由?八爲一字」應 从東楚名缶之 「甘」,故《左傳》作「毋門」,今左作「甚二(見《說文解 變,段玉裁辨之甚諦,云「各本作由聲誤,或从鬼頭之「 缶 」亦非也,此

此文見 鄭 ○ 戻戈銘。第四版《金文編》所増收。

縣晾馬臺公社西北陽村出土大、小銅壺蓋,上均有銘,大壺蓋銘作 「右」,完全有异文可作旁證。《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三期載一九七六年容城 字材料分析,偏旁「工」與「口」的確已成爲區分「左」、「右」二字的標 志。這和西周時「左」與「右」的構形情况已經不同。另外把此文釋爲 表意。……據此,戰國時代的鄭戟上的 纟,應讀成右。」(見張振林《鄭 以工部件爲左的標志,以口部件爲右的標志,不再靠 戶、3.的象形來 偏旁系統基本建成的戰國時代,漢字象形表義的作用大大減弱,偏旁部件 在區别意義上的作用越來越大。……在「左」「右」二字的構成上則體現爲, 右晨戟跋》,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甚是。从現在所見到的戰國文 今按" 鄻 ○夏戈銘是戰國文字。張振林先生後來指出"「到了漢字的

四六

能是[30]的异體,右尾爲當時一種職官名。故字應入「右」字條下。 然「否定」就是「右足」,而「左」・只作「心口」,可避戈銘上的這個「心心」只 「分配」,小壶盖銘作「足位」,「分见」與「足位」相對,顯

[147] 0737 號 杜甘 三一四頁第四欄金文 料豆

《玉篇》,訓木名,音旨,故此文應附入木部。 置者如「桃」寫作「夢見」、「楷」寫作「老四」即其例。「枯」字見 此文出自不○方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説文所無」。 今按"此文應分析爲从「木」从「旨」,釋爲 「栺」。「木」作偏旁上

金文編第五

[148] 0738號 娘 三一四頁第五欄金文 唱 哥

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古文字于「口」旁中加飾習見,故當依第二文釋作 「哏」,「 哴 」字見 此二文見答眉平鐘銘:「聖智歌片()」,爲异體字。第四版《金文編》所 今按:此第一文左旁所从「 ゼー,據第二文則可知是「ロ」旁加飾,

《玉篇》,音「諒」,訓爲「啼極無聲謂之嗟 哏 也」。此訓無當于銘意,銘 爲一種美德,銘中「聖智恭讓」正是稱頌一種美德,「恭讓」與「允恭克 讓」。「讓」字先秦有謙義,《莊子·達生》:「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成 中疑通「讓」,「哏」、「讓」古音相近。如此,則該銘應讀爲「聖智恭 良聲與襄聲古音义均在陽部,聲在舌齒,二旁音近。總之此二文應隸作 玄英疏:「讓猶謙也」,又《尚書・堯典》:「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讓正作 讓」極相偕。因又疑此即「讓」字或體,古文字从「口」从「言」可相通,

- -四 ハ

「哏」,可附于口部,以待進一步考釋。

〔149〕0761 號 张 别 三二八頁第五欄第二文下注語

· 并」,从「矢」,故應改作「 张 」。 今按:此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注語中 一 ,子原篆不从

[150] 0765 號 米層 三三〇頁第二欄金文 小星八 (二、三、四

欄文略)

于豆从廾進之義當訓爲登爲進」,「經典以烝爲之説文訛米爲采」(余注略), 此文見盂鼎。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于文下注云:「从米从豆載米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編》所改以从本號下所收諸文。本號下所收諸文形體實不見《説文》,銘文 字「老异」从的米字没有關係。和「老井」根本不是一個字。而是和金文 下,注明登祭之「登」的專字,又典籍多借「烝」字,故也可考慮均入 中用作登祭之「登」的專字,應隸作「善并」,釋爲「登」,入「登」字條 編》將其改爲「悉団」是錯誤的,其注語認爲「釆」係「米」之訛也不正 即由17門而 44 (睡虎地秦簡「卷」所从)而 米41即 「 夫 」 旁。和 4 文 以「釆門」爲聲旁甚是,「釆門」由古文字中的「小門」、「八門」旁訛成, 不同,从形體上看,篆文上所从之「釆」并不是「米」之訛,它與其下 見于歌寶之「小子」和二、三欄之文形體有別、下不从「豆」、醉例亦難 確,并應毗除,應將字頭改爲「悉回」,把「 銭 」 收入其下。又、第四欄 甲文「当る」(乙一五九二)、「言言】(青九.一)爲同一個字。宜入附 證明和二、三欄之文同字。林澐先生指出「該字下部乃「覃」字所从,與 "烝」字條下。而篆文「悉園」訓「豆屬」,形體意義與本號所收諸文完全 · 鉄 」(見-)官登)爲一個字(林震先生釋,參本書第 366 條),故《金文 [27] 」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偏旁,字應分析爲从「采料」从「豆」、《說文》 今按:此號字頭《説文》原作「錉配」,不作「紫配」,此係《金义

録」(見《商榷》)。其説甚是。

[151] 0766 號 雙兄 三三〇頁第五欄金文 堂日 堂日 堂品

如此。 此三文依次見伯○方彝、○尊、○卣、第四版《金文編》 所增收,

有區別意義的形體特徵 (參見本書第 152 條),此三文與「曹三」字形體明 顯不同,辭例亦不能證明爲「典豆」字,故應入附録待考。 今按"曹豆字上部「∪」中从「村」、「村」,這是「曹豆」字具

[152] 0767號 鐵豆 三三一頁第一欄金文學中第二欄金文學可

此第一文見天亡簋銘:「王有大○」,第二文見○鼎,第三文見何尊銘。

皆作曲豆」。第四版《金文編》因之,後二文係其所增收。 之偏旁形與此同與 豐豆 爲一字豆之豐滿者所以爲 豐 也漢隸 曲豆 쁘豆 二字 「復□武王○ 補骨自天」。第一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金文體

的。所云豆之豐 滿者所以爲 曲豆 也」之説不可信。至于漢隷「쁘豆」、「贈豆」 析可確知爲「曲10岁」的寫作「曲10日」、(長 田 壬 从爲「丼」、「玤」、「玨」 形。推而及于金文,由形體和辭例綜合分 二五三六「虫新豐用」、《合集》三二五五七 「其八年豐豆」)。上部所 寫作勘宮、脚宮、蟶豆、(見《合集》三二五三六「 叀 舊 豊 用」、《合集》三 别的根據。甲骨文中,目前根據形體和辭例綜合分析可確定爲「豐」字的 二字皆作「曹豆」,實爲隷變而致訛混,不能作爲「曹豆」、「曹豆」 形體無 篆作「蚶豆」,這些「岜豆」字均與甲骨文一脉相承,上从「 抖 」、「 抖 」 「柱豆」(師建方彝、鄭文體」體所从)、「豐豆」(三年 齊 壺 「醴」所从) (一「玉」),而'豐子」字不見甲骨文,小篆作「咖口」,依靠上部所从的 「蛤鱼」(鄂君啓節 澧 所从,上部明顯是其省變)。而詛楚文作「蚐豆」,小 料」(一丰)與小篆「曹」上部所从的「拜」爲別。金文亦有从 今按:《金文編》將「曹豆」、「曹豆」二字不加區別地混爲一談是錯誤 「穆王鄉食曲豆(醴)」)、

豐辨》(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 一文中對「曹豆」、「睡豆」二字从形體 則知此文也是「曹豆」字無疑。故此三文都應入「曹豆」字條下。 是从「料」則成爲「曹」」、「曹」二字的區別所在。林澐先生在《 曲口 師 放 簋)、「♥M」(巕豆兮簋),與篆文形體同,或从「林」,當爲「丼」 易分辨是从「扫」還是从「抖」,但麥尊銘有「爲大曹豆」,文例與此全同, 凡字迹清晰而無訛者當據从「幷」還是从「料」加以判別。有一部分形體 可以確定爲「曹昱」字从、杅 」、「曹昱」字从「料」,要分辨「曹昱」、「曹z」、 上及意義上作了精審詳明的辨析,指出:根據「曹豆」、「曹豆」的可靠資料, 之變。而可確定爲「曹弘」的金文無作此形者,因此从「拝 」、「 丼 」,還 不易明辨的則可參考辭例作出判定。據此核之,後二文上部明晰可見是从 「 扞 」或「 拜 」,都是「 曹昱」字無疑,第一文 L部所从作「 扌 」,不 「沙)者,寫作「哪豆」(衛 益)、「哪豆」(王 益)、、哪豆」(几年

[153] 0767 號 雙豆 三三一頁第四欄金文 型型

云"「孽乳爲酆」」酆文王所都」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欠確。原拓作「聖日」(見《三代吉金文存》六·五四),今正。字釋爲 今按:第三版《金文編》摹録近之,第四版《金文編》重摹上部所从 此文出宅籃銘:「同公在○」。第三版《金文編》收入 豐豆字條下,注

「豐」」字甚是。

〔154〕 0779 號 綆 三三七頁第二欄金文 本了

「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爵,作器者名。第三版《金文編》隷作「息」,注云:

跽之人形頭部筆畫穿透本有其例,如「 i校 」字所从「欠」就作「 BY 」, 害、箧)、「绣~」(腠、虎簋)、「兮飞」(旅虎簋)等,而「兮~」僅頭部 旁「好~」形非虎,「虎」字金文寫作「耳4」(大師 虛 簋)、「哭~」(師 有省滅而成,因右還有耳旁,故穿透筆畫而又省滅不害于人們識其爲 且人頭也作「 宀 」,故此旁即當是「岁~」形頭部穿透筆畫作 哟?形而又 與虎相近,下部乃人之跪 跽之形。金文「聞」字左旁或寫作「彡了」,與 「这~」十分近似,其別在此頭部筆畫穿透,且頭又作「 宀 」形,實則跪 ·聞」字。故字應入 「聞」字條下。 今按:此文劉釗先生釋爲「聞」(説見《古文字構形研究》),可从。左

[155] 0781號 虩 三三七頁第四欄金文

增收。隸如此。注云:「說文所無」。 此文出自即籃銘。「劉別王問官人○旅,用事」。第四版《金文編》所

文》虎部, 今按"以「脏灵」之作好是例之, 許訓 「虎怒也,从二虎」。 應釋爲「脏」。「就」字見《說

[156] 0793 號 公 三四四頁第六欄第一文下注語

此字者,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舉校。 改作「盹」,或直接寫作「春」(參見本書第 417條),後凡作器者名關涉 今按:此文下注語係沿襲第三版《金文編》,其作器者名中「旦又」應

[157] 0796 號 ţij T 三四五頁第四欄金文 彩节 學

此二文見戰國楚器客曹弘 ○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今按:客曹> ○鼎銘有四,見《三代占金文存》二•三十五 釋如此。

金文編第五

并無相同之處。上所从的「 巪 」根本不是相向作捧持形的二「手」,它們 有問題,但有問題的是這幾個形體除了从「水」與「盥」字相同外,其他 與相向作捧持形的二「手」有明顯的形體上的區別,這只要與盥字所从的 从的「 ∀ 」以及「 ♡ 」也不是「皿」字,古文字中乃至《説文》小纂 (爲前三之省)。《金文編》所録爲第一、三銘中形體。它們均系一字异體沒 二十六。第一銘字作「懲岁」,二作「戍'岁」,三作「鸩'兮」,四作「戍' 「皿」決無寫作此種形體者。它們是「心」字。春秋以後「心」旁經常寫作 、阜」或寫作「 阝」、西周金文將「阜」或寫作「 阝」完全相同。 二「手」相比即可清楚。它們是相對作的二「阜」,其寫法與商代甲骨文將 是从「心」「鮨」聲。劉剣先生根據《説文》訓「澗」爲「山夾水也」,認 指出這個字就是「愆」字。其説可信。「愆」字从「心」「衍」聲,此則應 从「心」寫作「怨之」,有時又寫作「眩叉」,與此器銘省體「眩ャ」相同, 研究續集》)一文中根據愆字籀文寫作「侃言」,《侯馬盟書》有之,但或又 爲此「鮨」于其訓正合,應釋爲「澗」,字中用爲聲符(見劉釗《包山楚 李零先生在《釋「利津 网络和戰國人名中的與內與於 字》(載《出土文獻 「廿」、「廿」,與此同,因此這個字應隷作「贈?」。「贈?」不見字書。

字从「皿」、「須」聲,而師克 盨 之「盨」則作「象笠」即其例。至于 列,注云「説文所無」。 音見母元部,「愆」爲溪母元部,鄰紐同部,音極相近,完全可以用「澗」 「盂」字叠加之義符, 古文字表器皿之字本有叠加 「升」爲義符例, 如「須四」 「盂」,入「盂」字條下。 [157] 0799 號 孫四 篆實爲曹弘字,今正,參見本書第 358 條。 作其聲符。字應入「愆」字條下。又,第一文下注語中「客鑄」之「鑄」原 簡文字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届學術研討會論文),可从。「澗」古 今按:第三版《金文編》釋爲「盂」字可从。其所从「升」應是 此文見齊侯 匜 銘: 第四版《金文編》改隷如此,从孟字條中分出單 「齊侯作……孟姜盥○」。第三版《金文編》釋爲 三四六頁第一欄金文 段宜

銘文却稱「魯大司徒元作飲盂」。至于「 匜 」何以稱爲「盂」,疑與通假 相近,故得假「盂」爲「 匜 」。字應入盂字條下。 有關。「一些」,古歌部匣母,「盂」爲魚部匣紐,魚歌二部通轉常見,聲音

[159] 0807號 激 三四七頁第四欄金文 浴浴

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說文所無」。 此文見秦公・鎛 銘:「或○百蠻」(此系《金文編》于文下所録),第四

摹之形,即「 깠 」旁下不作「 々 」形。《文物》釋文將字隷作「汝益」, 文選》録有兩銘,其文一形作「脳公」,一形作「脳四」,不作《金文編》所 清晰可見者作「浴弦」(見該文圖五),馬承源先生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 公鐘秦公鍾 》一文介紹,此文于鐘、錞 上五見。从該文所附拓本上看, 不知何據。又讀爲「討」字。此文今諸家釋爲「盗」,極是。上所从「 깠 」 今按" 據《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陝西寶鷄縣太公廟村發現秦

从「皿」,故此文即「盗」字。今存碧落碑文「盗」字作「爲乙」與此文形 體全同。故此文應釋爲「盗」。「盗」字見《説文》 次 部。 骨文「火」字寫作「②で」、「むと」、「む~」、「ぷ~」,像人由口中流出 即「次」字古文,《説文》收「次」字籀文作「戏」,與此形同。甲 「慕欲口液也」相合。此文將「小从」改从二水旁,从欠,其一水下之「ハ」、 「 丿」、゛ 八 | 仍應是口液的表示,不宜隷作「火」。篆文盗字从「次 」 口液之形,此種口液,由不定數的一些點表現。與《説文》訓「『次」爲

也」,又云「从次、皿、次、欲也、欲皿爲盗」(據《説文解字注》)。訓也」,又云「从次、皿、次、欲也、欲皿爲盗」(據《説文解字注》)。訓 使慕羡義,于省吾先生曾指出,「 次 」與「涎」乃占今字, 「 次 」、 相通,(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其説甚是。説文訓「盗」爲「私利物 本身發掘其義,都可解釋爲慕羨義。《金文編》將該文所在之句斷爲「或○ 「次」爲「慕欲口液也」,即有所慕欲而口生津液之意,是「盗」、「次」 語,或認爲是對百蠻的蔑稱,或認爲讀爲「兆」,訓「衆多」義。實則當爲 一字義也相涵。因此無論从通假的角度讀「盗」爲「主火」還是就「盗」字 「涎」(字有時又用 唌 誔)并屬邪紐,古讀邪歸定,「盗」與「火」」音得 至于在銘中所用,除以其爲征討之討義,一般均看作「百蠻」的修飾

朕或 (國), 盗百蠻, 具即其服」。據其上文言秦王修其德業, 則知此「盗 克明有心,之人和胤士,咸蓄左右,赴一起一允義,翼翼受明德,以康鼓 治之辭。 《論語·季氏》所謂「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之意。爲溢美自己德 百蠻」甚誤,實際「或」當上屬。銘當云:「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百蠻,具即其服」應是使百蠻聞秦之德而有所慕欲前來臣服之意,也就是

〔160〕0810號 木臼 三四八頁第一欄金文 木人D

編》因之。 此文出自一學〇魯鼎銘。第三版《金文編》摹釋如此,第四版《金文

「奢」字籀文,故應入「奢」字條下。參見本書第 122 條。 `夕」連在「魯」字頭上,故字實爲「太多」字,「参多」見《説文》,乃 今按: 此文摹誤,原篆是一個从「大」从「多」的字,「多」旁下一個

[160] 0832號 変配 三五六頁第三欄金文

↑即表鳥頭飾。沓♥´宜入附下 154」(見《商榷》)。其説極是。故應將其歸 種有長柄的酒器或以爲即典籍中的「費」,顯然與爵有別。史獸鼎銘:『賞 史獸之別,之對當指同類酒器。該類酒器口沿前方或飾立體之鳥頭,疑 入附録下 154 號。 此文見伯公父勺銘;「作金○」。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今按"此文釋「爵」不確。林澐先生指出"字「乃伯公父勺之自名,這

[162] 0835 號 建学

三五七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據下注見邵王鼎銘。第三版《金文編》原釋爲「九郎」。其文作

金文編第五

望」。第四版《金文編》换成此形,改釋如此。注云:「説文或从賣」。

同,上部并不同。舊或釋爲「饋」,不爲人所信,李零先生據**戰國帶鈎**鳥蟲 摹相同,與第四版所録之形不同,知其不出自邵王鼎,疑此文乃「大府之 字研究》第十三輯),極是。此字在鼎、盞中表示器之功用,云「○鼎」、 銘中之「始門」爲一字無疑。此字第三版釋爲「尪」固然不對,但改釋爲 而所注器名仍沿用第三版未改,以導致字形與所出器矛盾。但其與邵王鼎 所謂饋奠之禮即生人舉行的向死者敬奉食物的一種祭禮。古人鑄器勒銘標 曹箴銘中「貴賤」之「貴」寫作「由目」(李零釋),論定此文右旁所从即 ○盡」銘上的形體,在盡銘中,「○」寫作「 鎔。」。應是增訂時更爲此形 其所用習見,而標其爲祀奠死者所用亦有其例。「饋」字見《説文》食部。 【辞】也不正確。「辞】的或體作「餧」,篆文作「始月」,僅从「貝」相 `黄」字,云「正宜釋爲饋」(見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滙釋》載《古文 ○盡」,即饋奠所用之鼎、盞。古于死者有饋奠之禮,見《禮記·祭統》。 今按"檢《三代吉金文存》三•十一所載邵王鼎銘,其形與第三版所

[163] 0841 號 118 三六〇頁第五欄第一文下注語

舉校。參見本書第 442 條。 「就」字,應改爲「就」,後凡注器名關涉此字者均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 今按:此文下注語係沿襲第三版《金文編》,其作器者名中「XK」乃

[164] 0845 號 簽念 三六一頁第二欄金文

寫作「包」(《金文編》三一四頁)、「見」(師教) 簋 棚 所从),與此形頗 近。古文字从 日 从 日 每無別,如「湛」所从之「甚」, 賸 匜 作「 閚 」,毛 公曆鼎則作「呉」,故此文應入甚字條下。 今按"此文林澐先生指出可釋爲「甚」(見《商榷》)。甚是。金文「甚」字 此文出自○學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説文或从口刀聲」。

〔165〕0849號 鮗 三六二頁第一欄金文

所增收, 隸如此, 注云:「說文所無」。 此文見數簋銘:肆余以○士獻民稱 蟄平先王宗室」。第四版《金文編》

今按"此文右旁所从與「天外」旁不類,金文「 豕 」旁作以下諸形; なながまずまずななるとう マカラスケン ナイナイン テカラカラル

所从)、「飞」、「小」、「小」(盖 所从),也與此不類。張政 烺 先 右旁所从爲「多」,而金文所見「多》」旁作「子」、「岁」(是)字 生將字隸作「熊」(見張政娘《周属王胡簋釋文》載,《古文字研究》第 此文除上部「 ハ 」與個別「 豕 」字上部相似外,其余無同處。或以爲 上舉 「豕 」字大體可涵概金文中所見 「豕 」字 (包括作偏旁者)。

隸作「熊」。「熊」不見字書,字當从「よ人」得聲,張政 冺 先生讀 三輯),可从。甲骨文疑之初文作「平气」,西周金文早期作「天」、 「熊士」爲先秦文獻中所見的「義士」,可从。 「夭」寫作「 줅~」、「 汆~」(見楚帛書),下面的「大」形與此極近,故當 「疑」,「a」即「a」之變,下「 套」即「套」形之變,古文字 「氐穴」(蛲) 所从),像正面人形面作側頭狀,此文尤酷似上舉甲骨文之

[166] 0850號 徹 三六二頁第二欄金文 公門

此文出自中山王學壺銘:「雪子人(*) 製入備恁」。第四版《金文編》 所

增收,注云:「説文所無」,「義如修」。

字可假爲「修」。 者習見。「攸良」字見《玉篇》,訓「貧以也」,《廣韵》「息流切」,音修。故 今按:此文應釋爲「飲食」,古文字作上下結構者,後來改作左右結構

六六

〔167〕0857號(全)三六四頁第三欄第三文下注語

原篆右旁應从專,故應改爲「媽門」(參見本書第 446 條)。 今按:此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文下注語所列銘句「抖」據

[168] 0864 號 斜 三六八頁第五欄代

編》因之。後二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瓶與金爲一字說文作新廣雅釋器從气瓶也 從 亦即 鈒 」,第四版《金文 文第三版《金文編》所收,釋如此,注云:「从从乃从并之省説文或从瓦作 此三文第一見孟城○,第二見陳公孫犒父○,第三文見鄧公黛。第一

今按: 裘錫主先生曾指出,前「個字都是从「比」聲的字。第一個从

均指一種扁形壺,即與「鈍」爲一字。而「 鉳 」與「 錍 」又爲一字,徐 第二文同。 與「地」入于一條,注明假借,最後一文顯然與第二文相同,處理亦當與 代文史研究新探》), 説甚是, 第一文應與鉳、網等并入一條。第二文亦可 表示「鈕」,是一個假借字(見裘錫圭《說鈕、榼、裨榼》(載裘錫圭《古 無聞釋「錍」爲「鳧」,很可能是正確的。而第二文从「比」从 「缶」,與从「金」同,猶同「釿」」字或作「 釿」,它與「 鈋 」相同, 「 囟 」,即 「 皉 」字,也就是「蓖」、「貔」等字的聲旁,銘中是借它來

[169] 0871 號 347 三七三頁第二欄金文 64人

此义見中山王 嚳 鼎:「閈于天下之勿○」。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釋如此。

今按"中山器銘中所見之「 ~ 」旁都不寫作「~ 」形,侯馬盟書

作「公」,以利考見。 據不够充分,學者們或指出此文上所从「~」爲「 爿 」,而隸爲 所見之「 ' ' ' ' ' , 一 。 , 但例極罕見, 故此文釋爲「矣」似嫌證 「山矢」。但「4矢」不見字書。如釋爲「矣」、則當注明侯馬盟書「乙」或

〔170〕0873 號 百矢 三七三頁第六欄金文 入大

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無○鼎」。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

構形研究》),甚是。字下从「矢」甚明,上从「→台」,與「白」字形近而 實別。金文「白」字作「 〇 」,頭部筆畫概不伸出。此旁實爲數所从 「 ❷ 」(;) 从黛眔所从)、或全部竪起作、❹ 」(光兒鐘「擇」所从) 等, 「目」旁的省作。金文「目」旁在上寫作 、┏ 」 (令鼎「罘」所从)、 今按:此文劉釗先生釋爲「無數」之「數」(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

而竪起之「目」每喜將上部筆畫引出,如叔式簋「眔」所从的「目」作 證明。字應入 、戰」字條下。 南宫乎鐘斁所从)等,凡此均可證明「宀凸」旁即「目」之省作。仓文 古人習語,此文正與「無」成辭,然則从辭例上也可得到釋爲「『歎」的 「數」字从「目」从「矢」,則此文無疑應釋爲「勁枚」。又,「無數」 「 ┪」,「鰵」所从的「目」作「 A」(見散盤「鰵」所从)、「 A」(見 「目」,「目」中畫又喜省爲只留一畫,如伯公父簠「擇」所从的「目」作 [┫]、《汗簡》占文「澤」所从的「目」作「 ┛ 」均其例。這種在上之

[171] 0880 號 合千 三七七頁第一欄 日子 全合 第二欄 食魚(此欄另四文形同,略)

無」。第四版《金文編》改釋如此,注云:「石經京古文作 🛠 説文就籀文 此文出自子○鼎等。第三版《金文編》隸作「喜杲」,注云"「説文所

左旁作 全~殆即此字之省」。

們完全也可以推論小篆「就」字所从的「京」是「言章」之省,因此,第 字小篆从「云」,籀文从「員」,我們顯然不能由小篆所从的「云」而推論 題,但我們不能根據篆文「就」从京便推論籀文所从的「今米」就是 然他們是兩個不同的字。石經所見京字古文作「今不」,可能即此諸文之變, 與京字形體有別,从使用上看,也與京不同,金文京數見,在可以確知使 曾指出此文疑古文「就」之省,釋爲「就」。他以爲《説文》收録的籀文 四版《金文編》提出釋此文爲「京」字的兩條證據都不可據。孫韶讓當年 **籀文从的「員」就是「云」,而把獨立運用的「員」釋爲「云」。事實上我** 「京」,籀文和篆文爲一字者而使用的并非同一個偏旁者習見,例如: 「妘」 但不能排除假借等因素,籀文「就」从「��K」作,是此諸文之省没有問 用京字的地方絶不用此諸文,而在使用此文的地方絶不見用「京」字, \$P\$一(就)所从之「今K」應是从「京」从「高」省,這個籀文原應作 部到」(見孫語讓《籒府述林》),孫氏釋「言景」爲就,又提出「◆◆e」是 今按:此諸文釋「京」,不可信。从形體上看,此文京旁上从「吉」,

从「◆◆▲」尤聲。根據「就」的本義,形符「◆◆▲」應該是一個會意偏旁, 是這個形聲字的會意初文,如果不算那些在一般形聲字上追加形旁而形成 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在古文字中,形聲字如果其形旁包含兩個以上意符可 然是個假借字。一九八〇年出土的史重鼎,銘有「 日 白篇y 月 頁] 」, 戚的本義上看還是从假借義上看,這個古文形體都和「戚」没什么聯繫,顯 的遠、、

、
(

邁)及有關諸字》,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其説極是。而 的多形形聲字,這條規律幾乎可以說毫無例外(見喪錫主《釋殷墟甲骨文 以當會意字看,其聲旁大多是追加的。也就是說這種形聲字的形旁通常就 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這個意見是正確的。那么籒文「分人」當然也是 以从石經古文「含為」上得到證明。石經以「冷心」爲戚字古文,無論从 即將取象于宗廟之形的「亯」置于表示高高臺觀的「礻」上以會高義。 也」(依段注本)。朱駿聲則認爲「就」是从京,尤聲,尤讀爲「酉」(詳朱 上得到證明。《説文》訓就爲「高也」。説其結構爲「从京从尤,尤异于凡 「盲星」旁。演變過程應該是由「呂布」而「公人」而「公人」。其次也可 「戗气」顯然不屬于追加形旁而形成的多形形聲字,則其初文正應該是 · 台流》」顯然就是石經古文「洛灣」。王人聰先生認爲「日多為4月月」即

《詩・周頌・敬之》上的「日就月將」(見王人聰《西周金文「驢舊亭」一 加「乏」旁繁化爲形聲結構習見,而其聲旁就是字的初文。如由「舞」而 解爲是隨着「就」衍生「趨向、走近」義後而增繁。古文字表行義之字。追 訶補釋》, 載《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極是。然則石經 知 「喜亰」必爲 「這還」之初文。現將「就」的形體演變關係圖示如下: 「遘」、「冓」即「遘」之初文,由「屰」而「逆」,「屰」即「逆」之初文。 「喜景」之與「喜建」繁化的原因與方式尤表現爲和「屰」之與「逆」相同, 「這逞」既是古文「就」,字在「喜霥」的基礎上增加「辵」旁,正可以理 「這是」即古文「就」。用爲「戚」是因爲「戚」與「就」古音極近。 (加注「尤」聲,明其音讀)

唇即以第三欄金文即即即 0885 號 厚 三八一頁第一欄金文多,第二欄金文

至在

斜斜

一条

(加注形符是明其意義)

第三版《金文編》將第一文釋爲「厚」,余入附録下(其中王臣簋、五年師 **放簋銘之文爲第四版所增),第四版《金文編》均釋爲「厚」。** 休盤銘,實、盤銘、訇簋銘。除第一文外,都見于「戈畫承○必形沙」句中。 此七文依次見命瓜君○子壺銘、王臣簋銘、五年師莈簋銘、無重鼎銘、

都難證明可釋爲「厚」,故均應入附録待考。 所从不頻,又,釋「厚」于辭例上也難以取證。故應从林説。第二文 甚是。此从勺,不从厂,又「勺」中作「豆)」形,與「厚」字「厂」中 三文至第七文不从厂,且右旁又从「欠」,都與「厚」字形體不符,辭例上 「广」中从「喜中」,與「厚」字所从「口」、「口」」、「口」也不同,第 个按:第一文,林溪先生指出釋「厚」無據,宜入附録(見《商榷》)。

[173] 0887號 首号 三八一頁第六欄金文 EDA

此第一文見季○父臣,第二文見 配 从簋銘:「○夫♀配从田」。

七

版 《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骨」(《合集》一七五二七)等形而作「百号」、「台目」、「飞」、 決不可通。《集韵》以「乞口」爲「复」字古文,是「复」字本來可以只用 能是齊整行款將其下部的「 夂 」旁省掉了。如果將此文釋爲「良」,于銘 从所用分析,與「疊々」相同,但由于它處于該行最末一字位置上,很可 「西衣」,上部與此二文全同。而此第二文與 品,从 須里 「复」字同見一銘, 可以省 [西文] 爲 「西山。第一文形體與第二文全同,也是「复」之省文 占口,疑「复」字本从「占口」聲,用「占口」者,以其聲舉。所以銘中 釋作「良」。二文應并入「复」字條下。 無疑,不能不顧及形體而因爲有季良父而把本是「季宮父」的「旨」,硬 一文決無相似處。實則均爲金文「复」字所从"須 銘本身有「复」字作 出) (《合集》一一二一白)、「白了」(《合集》一〇三〇二甲正)、 让鼠」、「当」、「当也」等形(見《金文編》三八一一三八二頁),與此 今按"此二文與「良」字形體有別。西周金文「良」字承甲骨文

〔174〕0888 號 ⑥宋 三八二夏第三欄金文 緍 鹤

此二文第一見陳猷釜銘:「節于○釜」,第二見子禾子釜銘:「左關釜節

收第二文下所注器名將農卣之「農」誤爲「罠」,今正。 的「卣」字,與《金文編》此欄所收召伯虎簋、農卣之「壹」義不相同,故 應入于'卣」字條下。其説甚是。'卣」字《説文》立爲部首。又,此爛所 四期)一文中主張「A回」、「稟」應分列,此二文所用相當于《説文》所收 振武先生在《戰國「A回(廩)」字考察》(載《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 所振入也」,以爲儲谷之所,乃名詞,[臺] 則訓 「賜谷也」,以爲動詞。吴 今按"《說文》將「A回(廪)」與「稟」分爲二字,「n回(廩)」訓"「谷

会叉編校構

金文编第六

〔175〕0923號 XPI 三九三頁第三欄金文 工员

「*周」(宜桐孟),此則上作 「 → 」,从 「 十 」。信陽楚簡 「青」寫作 `业局」,楚帛書作 「→局」,與此全同,故此文應釋爲「青」,入「青」字 此文見蔡侯離 今按:此文釋「桐」不可信。「桐」字从「木」作「春」 殘鐘銘。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程)生質四)、

條下。

七七六

[176] 0930 號 魸 三九五頁第二欄金文 人 X

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第一文見父辛簋銘"「○父辛」,第二文見父乙鼎,第三版《金文

識,應入附録待考。 無作此形者。釋「枚」于形不確。右旁爲以手持刀、斧之形,此文今不能 今按"此二文左旁雖从「木」,但右旁所从不是 「攴」, 占文字 「攴」字

[177] 0947 號 始木 三九九頁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

「樂」。「云」从「樂」省不確,又銘中用爲「樂」是借假,應注明。 今按: 此文下注「从水从樂省」係沿襲第三版《金文編》。實則从初文

第二欄文部(本欄及第三欄共計尚有構形同者五文,與此爲一字, 不復舉)。 〔178〕0962 號 0四頁第一欄尚有五文,因形同,與此爲一字,不復舉)四〇四頁 檐 四〇三頁第六欄金文文人(本欄以下連同四

义所無」,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以→所標舉:|文爲一字之异體。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

「左5」的遺迹,上面的「£4」和下面的「 ロ 」都很容易分辨出來」。 「檐」應釋爲楷,《占文四聲韵》卷一皆、階、諧等字古文仍可看出从 凡李學勤《新出青铜器研究》), 所言極足。秦政道殘韶成「皆」字寫作 **豬**回 是釋此文爲「楷」的確證。「皆」字所从的「子A」與此文所从的 中日, 形體全局, 「皆」下所从的「口」即「口」旁的繁化, 占文字每喜 个按: 李學勤先生在考釋中山上譬器銘時指出: 「西周銘文中常見的

〔179〕0965 號 ψΨ ΜΜ 四〇五頁第四欄金文

此文見湯叔盤銘。第三版《金文編》暮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

因

之。 筆和林旁錯誤地判斷爲一個了 (注:从「林」从「堂」的占「棠」字作 把从「林」从「堂」的古「棠」字誤拆爲兩個字,而把「堂」傍的上部兩 ·秋①」)。其説極是。故應將此文删除。 今按:林濱先生在《占文字研究簡論》一書中指出這個 、 於 」形是

[180] 0980 號 坐 四二一頁第六欄金文 ¥

此文見"行〇簋。第二版《金文編》釋爲「生」, 第四版《金文編》因

之。

出,此文釋「生」誤。「邦」字或作「タダ」(寡于卣)、「タギ」(楚帛書), 「 坐 」應釋 「 丰 」 (見 《 商權 》)。甚是。故此文應入「丰」字條下。 「封」字或作「挫」(幣文)、「點」(《古璽滙編》〇八三九)。所以 今按:此文與「生」形體迥异,乃「封」、「邦」之所从。林澐先生指

(181) 1004號 原 四三〇頁第一欄金文大見子見

文編》因之。 大叔斧銘::「邱大叔時○車之斧」。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 此二文第一見邵大叔斧銘:「邵大叔以新金爲○車之斧」。第二也見邵

而混與「'弋昊'」同。古有「貳車」之制,《左傳‧昭公二十年》載云:「使 一版《金文編》釋爲「貳」字,可从。此應即古文「貳」字誤脱「二」旁 今按:此一文釋「七人」,于形雖合,但「七人車」一語頗不成辭。第 此二文似應參此例釋爲「貳」,入「貳」字條下。 依辭例釋爲孔,入「孔」字條下,注云:「省作子」,實則應是誤作「子」。 「子」的「 し 」形符號誤脱,結果與「子」字便無差别,而《金文編》仍 例,如金文「孔」字寫作「ひナ」,與「子」字之別在「子」形頭部多了一 差别很小的兩個字偶將其標示其差別的符號誤掉而混與另一字同者本有其 預注:"貳車爲公副車」。故此二文釋「貳」正與文獻所載相合。古文字形體 華寅乘貳車」,又,《左傳·哀公十六年》亦載云:「使貳車反于西圃」,杜 個「 乀 」形符號,而王孫鐘竟將「孔」寫成「 Vy」,將用以區別「孔」、

[182] 1006號 冶果 四三一頁第六欄金文 倉

《金文編》改釋如此,注云:「楊樹達釋賞从向云尚字本从向聲」。 此文見喪史〇鈍。第三版隸作寶、附心部、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

今按"「向」字从甲骨文到小篆所从「口」作「 ロ 」,其間唯戰國時

附于宀部。西周金文加「宀」爲飾者常見,因又疑即「員」字异體。 隷作「宮」,「宮叉」不見字書,以漢字構形規律當从「員」得聲, 宜分析爲从「八」从「o昊」,「八」即「宀」旁,「o艮」即員字,故字仍應 偶或作「ロ」者,然也與「仚」所从之「o」形體有异。 ソ「賞」字 金文不見有从向聲作者,辭例也不能證明用爲「賞」字。故楊説不可从。字 故應

[183] 1009 號 中人中人人人。(此三欄其余形體與上列諸文均爲一字异體,略) 脚 四三二頁第四欄——第六欄金文山貝中門

第四版《金文編》所增),第四版《金文編》 見頌簋,第五文見頌鼎。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其中上舉一、三文係 此第一文見衞孟,第二文見沈子它簋,第三文見○子己父匜, 因之。 第四文

文形近而釋爲 「貯」,《金文編》亦因此釋。近年來,李學勤先生根據新獲

此文),用宫御」。成周賈廿家和新造賈都是隷屬周朝官府的賈人。新造是 之事,因讀出 材料,現得魯方彝印證,其材料都變活了,例如兮甲盤記周朝與淮夷交易 能證明應讀爲「賈」,《左傳》昭元年云:「賈而欲贏,而惡囂乎?」杜注: 根據此文見于魯方舞銘文「齊生魯肇〇休多贏」句中,指出此文在句中最 讀爲「賈」,才能通讀。一九七四年,山西聞喜上郭村出土賈子 (按: 界解說不一,或以爲貯積之「貯」,或以爲「貯」字假爲「租」,或以爲 動詞,義爲交换, ②名詞,即商賈, 四名詞,國名。他説:「前三者,學術 釋「貯」是不對的,在金文中它有以下幾種用法:①名詞,讀爲「價」,① 的考古材料,从考古學等角度對此字提出了新釋,他反復强調指出此文舊 曰: 頌,令汝官司成周賈(按「賈」即此文) 廿家,監司新造賈(按"即 正和《左傳》相似,不能作別的字釋讀。又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其它商賈 「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喧囂之聲」。彝銘「贏」字結構明顯,句例 公所滅,器物在聞喜發現是很自然的。如讀爲「貯」,就很難解釋了。他又 「貯」字假爲「賈」。有的于上下文意未合,有的在音韵上不够順適,只有 「賈」字即此文)己父巨,與荀侯臣同出一地。荀、賈位置密護,均爲晋武 「賈」字、「市」字,便躍然如見。另一個例子是頌鼎:

所从「桑」字初文表示其根的部分訛近「亡」而將其改造成聲符「亡」相 服的證明,但所尋檢排比的一些材料仍能从形體的釋讀上給人以啓發。即 理,盡管因爲目前還「苦于材料的缺乏」,「賈」字的這種「寫法和漢代的 商賈》,載《李學勤集》)。以上李説精辨卓絶。以往蒙在此字上的種種迷誤 此則應是由 它們釋爲「賈」,歸「賈」字條下,有很重要的根據,即《集韵》將其視同 不同,在字形上衡接不起來,還有缺環」,从形體上還不能作出令人十分信 商史》第三輯),力圖从文字形體上論證其字所以是「賈」不是「貯」的道 从此都可以得到廓清。其後劉翔先生又撰《賈字考源》(文載《甲骨文與殷 府有賈,與《周禮》庖人,大府等職有賈相合。(見李學勤《魯方彝與西周 職官名,戰國時尚存于楚曾(隨)等國,可能是與手工業有關的職官。官 「白見」所从的 「白 」是有可能的,古文字在方框中加一點爲飾習見, 「賈」。从形體演變的角度看,東周所見的「吉昊」所从的「 甴 買」的西周寫法「出界」到了東周變爲「由見」,因之又變「由見」、 \$P.],後二者从「古」从「貝」十分明確,丁佛言《說文占籀補補》把 」形已訛近「古」而有意將它改造成聲符,如同「喪」字演變中因其 「山」而「山」而「山」,變爲「山」當是主觀上因

秦简中這種形體寫作「賈子」、「西子」,其上部所从的「 禹 」 可能是由 成的「喪」字一樣。《説文》没有收「舌」字,而收了「冊叉」,在睡虎地 後來被改造爲从亡聲的「喪」推知以「桑」的象形初文爲聲符加用口旁造 但無論如何,「古男」不是「貯」而是「賈」則完全可以肯定的。故凡此諸 上還不能找到確證以搞清「賈」字是怎樣从「片兒」演變爲小篆「冊貝」的, 「中」、 「田」,最後變爲「田」,小篆寫作「田」,另一種情况可能是因寫作 「山」 變爲「山」 而收縮筆畫變爲「山」,下部又穿透筆畫變作 「**占文**」被改造成从「古」聲而知「占又」是「賈」字的早期形體,如同从 「 小 」,再變爲 「 山 」,小篆變爲 「 心 」。以上係屬推測,暫時从形體 ,中 」這種形體翻置寫作 「廿 」,而又變爲 「廿 一,整齊筆畫而變爲 因而有了「古見」這種形聲結構的异體,如果此種推論不誤,亦可从 「 申 」的這種形體和「宁」字形體近似,爲區別,有意將

文均應一并改釋爲「賈」字。

金工編第

〔184〕1009 號 二欄金文官 财 四三三頁第一欄金文中日八十月十日十月第

編》所增收。 四文出自蚤壶铭,第五文出兆域圈。均爲同一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四文出自蚤壶铭,第五文出兆域圈。均爲同一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 此第一文出自中山王曹鼎铭,第二文出自中山王曹壺铭,用同,第三、

从「 卢 一,則又是从 「 中 」 訛省),则 字見《玉篇》。 訂),然則此諸文所从之「 | | | | | 與彼相同,故可釋爲則(其第三、五兩文 其所从的「抻」即「周」之省(見吴振武博士論文《〈古璽文編〉校 〇九頁)、「艸坤」(見《古重文編》三七一頁)等諸字,吴振武先生指出, 「賈」(原釋爲「貯」字)字形體并不相同,即「貝」上从「申」,不从 今按:此五文今或釋爲 '嬲」,可从。从形體上看他們與本條所收諸

[185] 1010 競 汽厚 四三三頁第三欄金文子

此文見中山王曹 鼎銘:「不○其心」。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

如此,注云"'从肉从戈」。

生指出當是「膩」之异體(見張政烺《中山王學》。壺及鼎銘考釋》,載《古 所言極是,故 "承」與「膩」應該是一個字繁簡體的不同,文中讀爲 形聲字(見裘錫圭《戰國重印文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 的不同,有時候古文字的聲旁較簡,小篆聲旁本身就是以它爲聲旁的一個 裘锡圭先生指出,有很多形聲字,其聲旁在先秦古文字和小篆之中有繁簡 文字研究》第一輯),極是。「膩」从「貳」聲,「貳」則从「貳」」得聲, 「貳」應是假「膩」爲「貳」。「膩」見《説文》肉部。 今按"此文應釋爲「膩」,古文字「肉」、「貝」二旁不相通。張政烺先

[186] 1027號 慶 四三八頁第四欄金文

增收,釋如此。注云:「書乃廣載歌古文自有廣字从貝庚聲說文入續下云古 此文見鄂君啓舟節銘:「爲鄂君啓之府○鑄金節」。第四版《金文編》所

此文右旁所从的形體,作「全下」(見《包山楚簡》圖版二三四簡)、 而在用這種形體的句子中也決不見用可確知爲庚字的形體,一者不相混同, 楚系文字可確知爲「庚」字的(據干支用字)例如包山簡作「本」、 分不歧出者但上部作「干」、「冎」等形,根本不作「心」形。即以 者)上部大都歧出,作「干」、「干」、「干」、「干」、「>>」等形,極少部 「全中」(見《包山楚簡》圖版二三〇簡),計五、六見之多,都寫成此形體, 「光子」(見《包山楚簡》圖版一三六),上部同樣是作歧出形,而該簡亦有 文續从庚貝誤也故改附于貝下」。 今按:此文右旁所从決非「庚」字。古文字中的「庚」(包括作偏旁

這説明在形體上和使用上此文的這個偏旁與「庚」決不是一個字。因此把 (見《古璽文編》五三〇)、「全思」,(見《賓虹草堂璽印釋文》),因其省从 所从之「全用」是「商」字由庚壺所見之「主B」,逐步簡化爲「金PI 此文釋爲「賡」是不可信的。朱德熙、李家浩二先生在《鄂君啓節考釋 與《周禮》太府、 「口」便不下拽情形一樣。"鄂君啓府商」應是指鄂君府中主市買職守的人, (八篇)》中把這個字釋爲「充了」,讀爲商賈之「商」,其根據是此文右旁 , 克買」字像下。 口旁,而將中間竪畫下拽,與「庚」字中間竪畫本下拽而「唐」字从 玉府、泉府中的賈相當。其説甚是。故此文應入

[187] 1027號 廣 四三八頁第四欄金文 合用

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注云:「不从貝」。 此文見鄂君啓舟節銘:「自鄂市:逾沽,上漢,……,○芸陽,……」。

示的是'個往至義動詞。在該用「合用」處決不用「牖」,相反,在該用 因此把它們視爲一字是没有道理的。 「牖」處的地方也決不用「倉中」,「倉中」與「牖」形體用法并不相同, **牖** 」所用并不相同,形體也不相同,此文于銘中計九見,後帶地名。表 今按:此文與其下、腧」并爲一字均釋「賡」俱誤。此文與

从「六八」,與「商」爲一字,从形體上看,朱、李之説甚是,故據形體應 入商字條下。銘中具體記録一個什么詞則待考。但表示往、至義似無可疑。 「全中一是「駱牌」之所从,「駱牌」,朱德熙、李家浩二先生已考證爲

〔188〕1031 號 幣 四四三頁第六欄金文 2

録下,第四版《金文編》改釋如此。 此文見洹子孟姜壺銘:「其人民〇邑董宝女」,第三版《金文編》 入附

今按: 將此文釋爲「都」字不可信。从西周金文以及春秋戰國時的金

獨立運用還是充當偏旁使用,其形體無一例寫與此文左旁相同或相近者,其 文中所見到的「者」字以及其他古文字材料中所見到的「者」字,無論是 是「者」字。舊諸家或釋爲「郜」(見《金文詁林附録》一八五五頁),甚 的就是「告」旁。例如頌鼎「寤」所从的「告」旁作「子」,羊子戈 是。根據西周以來古文字中作偏旁的「告」字形體來比較,此文左旁所从 兩種基本寫法上的變化,決無變作「 🥕 」形者,因此此文右旁所从決不 者)等,盡管寫法頗不固定,變化很多,但大體是在「⇒」、「⇒ҳ」 貞 字)、「 半 」 (見鉄鐘「都」所从的者)、「 끻 」 (見散盤「剳」所从的 "'水'、'米'、'木'、'木'、'木'、'木'、'米'、'木'、 淳于戟〔船〕所从的「告」寫作 、''去一,''' 发 一造」所从的 " 告」寫作 「 メヒ 」、「 蟶 」、「 ポ 」、「 坢 」,(見《金文編》二四七―― 二四八頁者 口上所从寫作「屮」、「屮」、「艸」、「艸」、「泮」、「米」、 「艁」所从的「告」作「 >> 」,滕侯耆戈「艁」所从的「告」作 、>> 」, 是齊係文字中的形體。他們所从的「告」旁寫法均嚴格突出其曲首特點,此 文字中一個形體,而上舉羊子戈、淳于戟、滕侯者戈上所見之「艁」也都 3b 」,均與此文左旁所从形體完全相同。特別是此文見于齊器,爲齊係

爲「懂憂」,「其人民變悒僅憂」是說在齊侯爲洹子孟姜豕喪持服之事旣成 告聲,例可得與「蹙」通。故「郜邑」應并讀爲「蹙悒」,下「堇宴」應讀 焉」。舊注「造」爲「愁貌也」,王先慎集解以爲「造與蹙通」。「郜」亦从 之後,他的人民也現出一派悲愁的樣子,十分通暢,也與上下文意相諧。 从「告」聲的「造」可通「蹙」,《韓非子·忠孝》:「舜見瞽瞍, 其容造 條下。許慎《説文》訓「郜」爲周文王子所封國,其訓無當于銘義。先秦 「者」旁的誤作。因此,根據形體所从,這個字只能釋爲「郜」,入「郜」字 文也嚴格保持了這一特點,説明完全是有意識寫的一個「告」旁,不會是

[189] 1031號 紫 四四三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見楚器軽之新○戈。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

編》因之。

金ヶ編第

今按:此文右旁所从和金文所見「者」旁毫無相似之處,釋「都」形

讀爲「造」(見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載《文物》一九 體上失據,辭例也作不出證明。裘錫主先生據隨縣擂鼓墩代簡釋爲「郜」, 爲 「 纟 」、「 ㅂ 」兩部分。在楚係文字中告旁所从的「牛」寫成此形者 將告旁上部在下的一横畫和下部的「口」訛爲」體,因此這個偏旁應分析 所从酷似,以此可知此文右旁「壬 」下的「# 」實是「ゼ 」之訛,即 七九年第七期)。甚是。楚兵器刻辭言「××之造戈」這種兵銘格式習見, 所从的「告」旁作「´AD」,从這些「告」旁中也都可以看到這種寫法,所 除上舉包山簡之例外,其他像析君墨筲之郜戟「郜」字所从「告」旁作 者每每可見。如包山楚簡「悎」所从的「告」旁作「'髩'」,便與此文右旁 「造」字每假「郜」字。在楚係文字中可確知爲从「告」旁而寫法與此極近 者名涉及此文者均應改作「郜」,不復一一舉校。 以此文爲「郜」字決無可疑,應入「郜」字條下。又,後凡注語中注作器 「含),羕 陵公戈「郜」字所从的「告」旁作「壬」,次并果戈「戡」字

〔190〕1032號 贸 四四四頁第一欄金文

此文出自鄂君啓舟節銘:「上江、内湘、適○」, 地名用字。第四版

《金文編》所增收。 文「一回」與「品」的區別所在。故其右旁从「一面」不从「口面」。 應是另外一個字。 「二回」與「己茴」聲音相差很遠,故此文没有取「二回」代番爲聲的可能, 今按"此文右旁作「介圀」,上無「 □ 」 旁,而有無 「 □ 」 旁是金

先生說銘中應讀爲「郴」,據節銘,這個郴所指之地在灣水(未水)岸,未 字應隷爲「灬」。「灬」不見字書,但字當从「宀回」得聲,朱、李二 個从「邑」从「之回」的字,「一回」是倉廩之「稟」的初文,甚是。然則 水邊上有郴縣。説可信。字可附于邑部。 朱德熙、李家浩二先生在《鄂君啓節考釋(八篇)》一文中指出這是一

[191] 1033 號豐區四四四頁第二欄金文 建五

此文見宅簋銘:「同公在○」,第三版《金文編》摹如此, 第四版 《金

文編》因之。

「塱豆」,不从「 抖 」 (見 《三代吉金文存》 六•五四),今正。 今按:此文釋「鄭」甚是,但摹得與「豐」字相同,甚誤。 原拓作

[192] 1059 號點 四四九頁第二欄金文 彩

如此。 此文兑多友鼎銘"「搏于○」,地名用字。第四版《仓文編》所增收,釋

个按此文釋「新」不可信。占文字「冬6」最早見春秋戰國時,寫作

漆口子或漆汁的四道短劃構成」(詳裘錫上《戰國貨幣考(十二篇)》, 載裘 滴而下」。以古文字形來看,字係「田『木』及其兩側象徵刻在漆樹上的出 錫圭《占文字論集》)。故『玄』之演變是由「→半」而、→【」、「→木」而 竪相連,或與「木」下兩斜出之畫相連,或一、ハ」在中,一「ハ」在 「少你」,漢泰言鏡作「生不」。《説文》 天*,木汁可以髻物,象形,泰如水 , *私 』 (《德九存陶》上。30),《説文》小篆作「**爾」,《汗簡》古文作 「 柒 」(見曾伯声泰簋 屠卖」所从)、「*** 」(十八年上郡戈)、「 *** 」、 · 米 」(圓孔圓錢 F表垣一新」載丁福保《占錢大辭典》上 251 頁)、 夫× 木 出 漆汁之象。故將 、¥ 」釋作「來」不可信。此文宜隸作 "上角」、「上午」,象徵漆汁的「 ′′ 」在 「木」中兩側,或分別與 、木」中

[秤],附于邑部待考。

〔193〕1062 號鸙,四四九頁第六欄金文 全②

此文見私鼎銘"「在○師」。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不从

應爲迭加之聲符,《說文》籀文堂即迭加「京」聲。「定」」與「堂」占音 常可以省去所从之「口」。故「'「丶」即「忠、」字,至于字上所从之「京」。 顯是从「土」、「尚」聲。此則下从「止」旁。土旁與上旁古文字概無訛混 例。劉釗先生釋爲「芝」(兒劉釗博士論文《占文字構形研究》),指出 這個字似不是「堂」字。籀文堂作「食字」,从「京」、「堂」,「堂」旁則明 相同(「主く 」「堂」均爲定紐陽平子),則 - と 」當然也可迭加「京」聲。 「負」即、京」之省,「、5」字从「 〔 一从、上」,古文字「尚」作偏旁 「唐蘭釋堂」。正編既已有釋,復又將其入附録,以不識字對待,甚爲矛盾。 邑 今按:此文除又于「堂」字下重見外,還入于附録下 554 號,注云 說文地名从邑京了聲京里古堂字」、「堂字重見」。

說甚是。故此文應隸作「京大」,釋爲 正足」。字見《說文》止部。在家鼎 中讀爲 「記野」應是假 丁足」爲「記野」。

[194] 1065 號 5º 四五〇頁第三欄金文 🗣

此文出自鄂君啓舟節銘"、内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

注云:"説文所無」。

旁是不正確的。戰國印有、(引一,李學勤先生認爲 、乙 」即「云」旁, 也見于包山楚簡,寫作 、究 」(見《包山楚簡》圖版一一七), 所从的 筆寫成。此文所从的「 ◆ ~ 」上作填實形,與「巳」字明顯不同。這個字 楚簡》圖版一 一三)等形,上部不作填實形,而且由「つ 」與「 し」兩 「 乯 」是由 「 つ 」 興 「 ヽ 」 兩筆寫成,因此,把 「 乯 」看作 「已」 今按:此文殷滌非先生釋爲「环」。甚是。字所从的「₹」不是

安陸縣溪水之濱,銘中言「入鄖」應是指鄂君啓府商之船沿着 水行去而 作「祁」。《左傳・宣公四年》:「若敖娶于祁」,杜預注:「祁本作鄖」是其 進入鄖地去市買。 例。《説文》訓「鄖」爲「漢南之國」,此鄭國後被楚所滅,地望在今湖北 旁音同可通,故應即見于《説文》邑部之「鄖」字。「鄖」字春秋時即或寫 將此文釋爲「今五」(見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中),載《文物》一九五 勤先生所釋的「云」旁相同,故此文應爲「泙」。占文字「云」、「員」作偏 九年第八期)。極是。而此文所从的「 【 」又或作「 【 」形,則與李學

〔195〕1072 號 科 四五一頁第五欄第一文下注語

本書第 189 條。 今按:此文下注語中所注「新都戈」之「都」字,應改爲「郜」。參見

<u></u>

金文編第七

[196] 1088號 五日 四五七頁第四欄金文 今日

與婚爲一字」。 一字」。第四版《金文編》釋同,增注云:「从口民聲,因唐諱改民爲氏,又 此文出自毛公居鼎銘。第三版《金文編》釋爲「昏」,注云:「與婚爲

骨文,从「氏」作「白」(《殷契佚存》二九二)、戰國作「古中」(中山王 但所説昏本从「民」,因避唐諱更易爲「氏」則非。「昏」字早已見之于甲 譬鼎聆旂从)、「吐口」(祖楚文「婚」所从)。《説文》所收小篆之「昏」乃 本于戰國从氏作之「昏」,和避唐諱了無干係。至于《説文》云「一曰民 今按: 所注从日民聲,是就「昏」之作「昏」爲説, 與此文形體無關。

是錯誤的。而且占代避諱也没有改易字的偏旁之例者。又,此字本「聞」之 凡全書內昏聲之字皆不从民,有从民者說也」。故「因唐諱改民爲氏」之注 聲」, 段玉裁早已斥其爲非, 指出:「此四字蓋淺人所增, 非許本書, 宜删。 古文,用爲「昏」字是假借,應注明。

[197] 1091 號 公合 四五八頁第四欄金文 ~

· 說文籀文从肉」。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拜下鼎銘:「用鸞系 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文作「‰□」(《合集》三六三一七),从日,「艹」聲,《説文》訓昔爲 無干肉義)。籀义「腊」才是干肉義本字,此义在銘中當也是用爲干肉義, 附會後來才有的假借義爲説(在甲骨文金文中,「昔」均用爲往昔之「昔」, 干肉, 説其形爲从殘肉, 日以晞之, 與「俎」同意。全是就訛變後的形體 今按:"《説文》將籀文「答尺」收入「昔」下是錯誤的。「昔」字甲骨

٤

當有所說明。 與籒文「腊」形義相承。故應入肉部。如遵依《説文》入「昔」字條下, 則

〔198〕1095號 日公

四五九頁第四欄金文

「説文所無」。 此文見戰國楚器仲孟〇盾。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

所从爲「口」旁,戰國从「口」的一些字,「 D 」旁常訛作 「 D 」,如 相同。戰國楚器 捓 君戈「君」所从的「尹」旁作「毋む」與此尤似。下 所从的「『八』即「尹」旁,鄂君啓節銘中「尹」或作 「只」,與此基本 物管理委員會藏青銅器圖釋》一〇五),即戰國楚系文字中的「君」字。上 「如」字,或作「中6」(楚帛書),「可」或作 「 矿 」(《古璽滙編》一三 二七),「咸」或作「肃」(《古重滙編》〇一八二),此種現象五系文字 个按:"此文摹録不確。原拓作「QND」(見《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

作 、V 」,也是該字下从「口」的一個佳證。而楚器 柳 君戈「君」字作 中均可見到,上舉第一例即見于楚系文字,説明勒此銘者將「 D 」寫作 「OS」,與此字書寫風格尤爲酷似,故爲「君」字無疑。此文應入「君」字 「 D 」毫不奇怪。楚器坪夜君鼎銘「君」寫作「 CD],所从「口」旁正

[199]1104號 %]

文略)

四六三頁第二欄至第四欄金文十八余

此諸文見簋文、爵文等。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第四版《金文

編》因之。

游誤,……宜入附録」(見《商榷》)。甚是。實則此諸文从形體到辭例都找 不到釋爲「斿」字的可信證據。事實上也有可能是「旅」字。 今按"萨字从「瓜」从「子」,此从「瓜」从「人」。林嘿先生指出「釋

此

此文見到歐黑銘:「楷仲賞〇毛兩」。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

只應釋爲「逐」字。从銘中所用看,讀爲「碰」似比較通暢,但不是音近 部加一横畫或「 ′ ′ 」畫以與「豕」相區別,此文所从的「仌√ 」顯然是 (參見《金文編》四九頁)、「含分了(「墜」所从),系于「豕」形頸部或腹 漂先生指出「釋筵誤,此逐字。豕蒃形體有別,占韵逐覺、遂物部,音亦 不可通」(見《商權》)。金文「豕」字作「ふ~」、「み~」、「~~」、 「多」、「多了、「多」、「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スヘヘ」、「スヘ」諸形(參見本書第 165 條),而「彰」字作「ヘオヘ」、 「豕」字,若爲「豕」字則應作「灸メ」、「灸メ」或「灸ヌ」形,故字依形 今按:此文原拓作「文イン*(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林

也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就是「逐」字,「逐毛」一詞另有他義。依形應入 通假,而極可能是誤書,即將所从的「豕」書漏一畫,遂與「逐」字混同。 「逐」字條下。若以爲「遂」字誤書而收于「旌」下應加注明。又,文下注 「遂」字重見,實則并未重見,注語應删除。

四七一頁第五欄金文山

文所無」。 此文見和王子○鐘銘。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説

生指出,幣文「甘丹」之「丹」作「 月 」、「 月 」,信陽簡「丹」字作 現多友鼎「鱧い」所从的「同」作「 月 」形。在璽印、陶文、簡、帛文 羽旁(見《商榷》)。可从。金文「同」字一般均从「 爿 」作,目前只發 「 | 」。此當是「 | 河」字而增口旁。曾侯乙墓簡「 旃 字作「 瑜剧」,又增 今按:此文分析爲从「孙」是對的,但分析爲从「同」恐非。林淳先

旃字條下。 把此文「、スペ」下所从的「 月 」 釋爲「丹」是頗有根據的。古文字中增 里,所見「同」字也一律从「 爿 」作,尚未發現从 「 昗 」作者。因此 「病」字正增「口」旁,故此文完全可只作「YAI」理解而釋作「袸」,入 「口」爲飾習見,从「口」不从「口」常常只是异體的不同,曾侯乙墓簡

〔202〕1121 號

下注語

四七五頁第二欄第五文、第五欄第三文

欄第三文下注「以日爲月」誤,原篆作「 乊 」,林澐先生指出,此即 壺」之「師」字均應改作「官」,不複一一舉校。參見本書第 374 條。第五 「月」字,注文宜删(見《商榷》)。甚是。朱公華鐘「月」作「叮」,朱 「 AD」,乃戰國時「官」字簡體,應改作「官」,後注語中凡「東周左師 今按"第二欄第五文下注語「東周左師壺」之「師」字原篆作

出,而是與「月」的竪畫連爲一體,如將其伸出即作「下」」形,和 「了」,與此文作「「``」者正同,「「じ」與「」」」,只別在下畫沒有伸 公孫班鎛「月」字作「して」,輪鎛「月」字作「ロン」,「つ」都寫作 **弔師父壺作 「 ♀ 」,「 > 」的上邊畫也和其斜竪連筆,此文不過是下連** 時或又作「♀」、「♀」(見重文)、「♀」、「♀」(見陶文), 而已。故把此文看作「日」字是不正確的。 「四/」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戰國文字這種應出頭之筆而不出頭,并與另 「❷」(見陶文),即以「月」字本身來看,命瓜君壺所見作「❷」、孫 一畫連屬一體成字者不乏其例,如日本作「^午」「^~」「~~」,而戰國 「 ㄐ 」應作「 ㄣ 」 而或作「 ㄣ 」 (見陶文),肉應作「 ❤ 」 而或作

[203] 1131號 2 四:

四八二頁第五欄金文 了一人

此文見蜜壺銘:「日○不忘」。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注

云:「从火」。

部,唯其上部有所借省,字疑應作「Phy、」,而省作「Phy、」。故應入 且「夕」字从「火」也無義可説,故其釋不可从。張政烺先生釋爲「夜」 (坪夜君鼎),从「亦」聲,不省。此文「夕」下之「火」應即「亦」的下 西周金文「夜」作「木火」(番生簋),从「亦」省聲,戰國或作「个火」 (見張政烺《中山國胤嗣好黃壺釋文》, 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甚是。 「夜」字條下。 今按:同出中山王皇曹 壺銘有「夕」字,寫作「Yo」,下不从「火」·

金文 末

四八八頁第五欄金文 中 千木 第六欄

文見作册大鼎銘。「公○鑄武王成王異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 此第一文見王○奠新邑鼎,第二文見康侯簋銘:「王○伐商邑」,第三

如此。

中期仍作「十下」(見師寰鹽連所从。《金文編》幕作「十、」非確)、戰國 在,銳其首是'乖」進一步緩條化、符號化後保留的重要形體特徵。西周 顯然是由「44」而「44」而「44」而「44」。于省吾先生認爲 妥貼,「王來奠新邑」、「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與見之于宰当 簋「王來 它們釋爲「來」是有充分根據的。从辭例上看,釋「來」,讀其銘也極通暢 寫作「宋內」,這三字所从的「來」與此三文形體全同,可見从形體上看把 體特點,上部無一作鋭鋒狀。另外,將它們釋爲「束」,于銘也都讀不通。 鋒的形體特徵一直保持。而此三文均見西周時器,却全不見「吏」字的形 時作「企1」(楚帛書雕所从)、「企1」(《季木藏陶》4·2),鋭首以示剌 頁),當是。「朿」的變化,由「슦々」變爲「슦朿」,側鋒雖無,但主鋒乃 **「本」取象于一種刺殺人和物的利器(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一七六** 「弁」、「チャ」、「チャ」等,又作「チャ」,商器 束 卣作「弁」,其變 可見肯定不是「平」字。金文「麥」字从「來」作,麥方彝「麥」寫作 「赤」(蓋銘所見)、「赤宀」(器銘所見)、沈子也簋「嗇」也从「來」作, 今按:此三文諸家或釋來,甚是。「韦←」字見甲骨文,寫作「←↓」.

獸、艅 尊 「唯王來征尸方」、旅鼎「住公大保來伐反尸年」語例正合。 也充分證明釋「來」十分正確。故這三文都應入「來」字條下。 道

[205] 1148號 原

四九四頁第五欄第二文下注語

"鼎」而春秋以後或省爲「貝」而寫作「占人」(冲子鼎)。 今按,此文下注語云从貝不確。應改爲从「鼎」省。猶同「貞」之从

[206] 1155 號 合了 四九八頁第三欄金文 土人

同,辭例也不能證明是「克」字。林潔先生認爲此文釋「克」誤,「?」 今按此文與本字頭下所收諸「克」字「甴」」下所从 「♪」 完全不 此文見公○鐸。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 因之。

并無不同。故林説甚是。字應入「胄」字條下。 簡胄字作「支勒」,正从革(見《商榷》)。而所从「专门」與此文「去?」 如换作「人」則成「中子」。甲骨文亦有「中子」(存下四六六)。「古子」、 即「人」旁。「胄」字中山王鼎作「上午」,下从「人」。「胄」字又有作 「占DD」、「由DB」之形,據中山王鼎胄所从的目可换作「人」,此類「胄」下 「多了」,均胄字無疑。《説文》胄字條云「《司馬法》胄从革」,曾侯己墓

[207] 1199 號 🗥 五一六頁第

五一六頁第五欄金文 大

此文見土勾鋒銘:「土勾○四斗鋒」。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

《戰國「八回(唐末)」字考察》(載《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 文中指出,以往把此文釋爲容是不正確的,从字形上看,公廚左官鼎的容 今按"此文與本文所列「容」之作「 谷 」形體迥异。吴振武先生在

冢(重)十八益」。豐味(廚)鼎銘:「鮑夏脒(廚),一斗半」等等即無 「一回」(麋),「土 軍一一回(麋)」意即設在土軍的倉廩。其説甚是。故 使从其在銘文中的位置上看,也不一定非「容」莫屬,有些戰國器物銘文 此文應入 「ച回」字條下。 中的容量前并不置「容」字,如春成侯鍾銘:「春成侯中府,半重(鍾?)" 作「《〇」,古重作「冏」、「冏」、「冏」、「⑫」,均與此字不類,即 「容」字,以「二回」作「小田」、「小田」、「小口」等形與其相近,應釋爲

五三〇頁第五欄金文 愈如愈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仲義父作新○鼎,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人」,

國金文及璽印陶器等等所見戰國古文「客」無一从「人」作者。而且从辭 今按:將此文釋爲「客」缺乏確切證據。从形體上看西周金文乃至戰

而是與「 今 」相連屬而作「 豹 」 形,唯有一銘作 「 豹 」 形。這種情 其中有四銘「宀」中所从寫作「 分 」,即所謂「人」旁是不獨立存在的, 究》),其説可信。「宛」字見《説文》「宀」部。 所从死與此文「宀」下所从之「 幻 」 形體全同,其下从「口」應是加 劉釗先生有釋,指出:「甲骨文有宛字作「分」(《合集》三〇二六八), 况表明這個字所从的「分」不可分析爲「人」旁和「各」旁。關于此字, 例上看、「新〇」也不能證明就是「新客」,且作「新客鼎」一詞本身也讓 人十分費解。《三代吉金文存》卷三·三十八—三十九共録仲義父鼎銘五, 「口」繁化的異體,因此也應釋爲「宛」,(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

〔209〕1217號

五三一頁第三欄金文 白

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 Υ 角父簋銘:、Υ 角父乍朕皇考○公門簋」。第三版《金文 金ヶ編第 も

、入」、「九」,無作「ふ」」者,「ふ」乃「又」字,「日」乃「呂」作「00」,或省作「0」,無作「日」者,「九」作「九」、「兄」字看,均从「宮」从「九」,或从「宮」省从「九」。「宮」所从 文應隷作「岩」。「岩」不見于字書,可附于宀部待考。 「口」字,「ച」、「口」各爲偏旁組成「Mb」,即「右」字無疑,故此 今按:此文明从「宀」从「右」,釋「宄」不確。就以本條所收諸

[210] 1220號 命 五三四頁第三欄金文一角一个

「子之大臂不宜,反臣其〇i。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山王團首方壺銘:「爲人臣而反臣其○」、「臣○易位」,第三文見賓壺銘, 此第一文見中山王團-鼎銘:「長爲人○」、「臣○之宜」,第二文見中

本無一例作此形者, 均作「示」, 和鼎、壼一同出土的中山王兆域圖上 个按:此三文上雖从「宀」,但下所从非「示」旁,「示」旁至戰國根

《古文四聲韵》上所收的古文主字完全可信,并且完全可以作爲釋此文爲 簡),簡文云:「撰禱於宮地人子一點」(見10二簡)、「再於野地令一緒、宮 往釋「宗」,實則都是「主」字,在包山楚簡中,也有這種「主」字,寫作 文字的《侯馬盟書》也有此字,作「弇」、「弇」、「弇」等數見,以 韵》所收「主」字古文也作「角」、「角」,均與此三文形同。屬于三晋 靠的證據。《三體石經·多方》「主」字古文就寫作「<户」,《古文四聲 見。凡此都説明這三文不是「宗」字。李學勤等先生曾將字釋爲主,極爲 其意方可通。且文獻上「臣」與「宗」決無對舉之例,「人宗」用例也不曾 合。以上均説明在戰國時「主」字不是僅僅見于中山器。《三體石經》以及 圖版三七第八五簡),二者形體亦判然有別,而且據簡文,釋「主」于義正 地会一豬」(見二〇七簡),而簡文「宗」字則作「今」(見《包山楚簡》 正確。从文意上看,釋「主」甚通,勿需多言。从形體上看,也有十分可 區别十分明顯。从用例上看,把這個字釋爲「宗」,也不很順當,要待引申 「主」的鐵證。《説文》訓「主」爲「燈中火主也」,此義不見用例,不可信。 「今」、「今」(《包山楚簡》圖版九〇第二〇二簡、圖版九二第二〇七 字寫作「佘」,「宀」下根本就不作「 干 」或 「 干 」,與此三文 位文編第 七

文》收有「望」字,削爲「宗廟主祐」,文獻則用「主」字,臣」則應爲 分而爲二,訓亦各异,遵依《説文》則字可入宀部,立宝字條將其收入。 文獻以爲神主、客主、主君之主。而此三文即這類意義上的主字古文。《説 「主」的古文,其字即由「斥」變爲「全」,《說文》將「宝」、「主」

[211] 1225號 存 五三五頁第二欄金文 人

文所無」。 此文出自费奴父鼎,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编》所增收。注云;「説

作「合」、又作「后」(見《金文編》五三二頁「宕」字條),「安」作 「 凮 」、又作 「 뎭 」 (見 《金文編》 五一五頁 「安」字條),故應釋爲 無字則不正確。字上从「宀」,古文字从「广」从「宀」可相通,如「宕」 「府」,又,居延漢簡「府」字即或寫作「存」(見《居延漢簡》乙 81・八 今按"《金文编》把字的下部釋爲「付」是正確的。但作爲《説文》所

A),更是釋此爲「府」字之確證。「府」字見《説文》广部。

〔212〕1226 號 空弋 五三五頁第三欄金文 成

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易鼎銘:「○伯于成周毗小臣金」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

文》心部。許訓「安也」, 銘中用爲族氏名, 當讀爲「密」。 "宓伯」即「密 釋爲「宓」。古文字同一形體作偏旁單雙每無别,丁釋甚是。「宓」見《説 弋而是「必」亦即「好」之象形初文, 裘錫圭先生在《釋 好》(載《古文字 伯」,爲西周中期密國族首領,密國見于先秦典籍。 研究》第三輯)中有過精辟論證,可參看。丁佛言在《説文古籀補補》中 今按"此文「宀」下所从非二「弋」,乃二「必」,關于「ヒ」不是

〔213〕1229 號

穿

五三五頁第六欄金文 分 的 的

三文系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金文編》所收,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二、 「逆○出入事人」,第三文見 "麟 匜銘"、「○亦兹五夫」。第一文是第三版 此第一文見井侯簋銘"「魯天子○厥瀕福」,第二文見弔 趙 父卣銘:

〇二五號所收均應爲同字异體,當并入一欄收之。 今按"此第二文第四版《金文編》已收入〇二五號 字之下。實則與

〔214〕1231號

萝 五三六第二欄金文 6

此文出自墻盤銘:「○魯昭王」。第四版《金文編》所増收。隸如此,注

世文編第 七

「説文所無」。

然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弘作「卆」,《漢印文字徵》「弘」作「弘」, 从「宀」从「タシ」,「タク」即「弘」字。西周金文及戰國古文字不見「弘」字。 右旁所从與此文所从20右旁同,不作「 こ」形,是西漢時猶存「弘」之 故字應釋爲「弘」。《說文》訓「弘」爲屋響,無當于銘義,字當讀爲《易 古形,由此知「弘」字本从「弓」从「 〇 」,从「厶」形者乃後來之所變。 王」是贊譽昭王具有含容廣大而嘉善之德。 •坤•彖》「含弘光大」之弘,孔疏"「弘者,含容之大也」。銘云「弘魯昭 今按:此文今諸家多釋爲「立弘」,讀爲「弘」, 甚是。 其形可分析爲

[215] 1235號 立好

五三七頁第二欄金文 節 解師

《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第一文見 € 伯○父盤,第二、三文俱見 ≧ 伯子○父瘟。第三版

編》十四·九),均以中畫作「·」或作短于上下兩橫的橫畫爲其形體特徵。 所从),楚帛書作「王」(見《楚帛書文字編》〇四〇號),包山簡作 才作此形,故字應隸作「內玖」。「內玫」不見字書,可附于心部待考。 而此器均爲春秋早期器,更不可能把「壬」寫成「王 」形。只有「玉」字 戦國時金文仍寫作「┗┛」、「┗┛」(見中山王璺╸鼎、王命傳賃節「賃」 (見《金文編》九七九頁),春秋時金文尚作「王」(王孫鐘「恁」所从)。 「上」(見《包山楚簡》圓版一二四),古璽文作 「Ⅰ 」(見《古璽文 今按:此三文隷定不確。西周金文「壬」字寫作「┲」」或「 Ⅰ 」

〔216〕1240號 寧 五三八頁第一欄金文

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喬章作曾侯乙鐏銘:「〇之于西鴔」。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今按:此文从「奠」,隸定應作「富天」。鐘銘又寫作「高子」,與此小

系一字。此字在《秋淵文》中出現在「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 ¥ 甚 **拘圉其叔父,向广者(諸)冥室櫝棺之中」的文句里,依據文意,「向六」** 亂,宣参多竟从,變輸盟勢,内之側肌 指抓虐不姑,判 戮孕婦,幽杓媇戚, 以漢字構形規律,「竇」應該是一個从「宀」、「奠」聲字,而「竇」是一个从 顯然只能讀爲實」。「寅諸某」的文例先秦典籍習見,像《左傳・哀公六年》: 是把器存放在西稿曾侯乙宗廟内,釋爲『宣正合此意。考慮到此文从 容應分爲這樣幾部分理解,即銘其作器時間、作器者、作器對象、其器存 于當年从西**鴻**返回後所作,西**鴻**無疑應該是曾侯乙宗廟所在之地。銘文内 也合于在本缚銘中所用。此轉是楚惠王爲曾侯乙作的祭器,據銘文,乃惠 而形成异體者習見,故宴,應釋爲實,字異體。即合于《詛楚文》中所用, 「鄭司農云:「槙讀爲奠祭之奠」都是例證。古文字因選取聲旁用字的不同 退」,《釋文》「夏,本作奠。」《周禮・考工記・輪人》:「稹理而堅,」鄭注: 「宀」、「真」聲的字,真、奠二聲古通。《左傳·昭公四年》:「使實饋于个而 放地點、用途?夏之于西殤」就是一句記載此器存放地點的一句話,意思 「除腹心而寘諸股肱」,《左傳·襄公十五年》:「子罕寘諸其里」都是其例。 與詛楚文中「倉云」(亞駝文)、「倉云」(秋淵文)下部寫法相同, 金文編第七

得上形義均有證。或許宜,所从的「真」聲即漸由運所从的「言咒」訛成。 「宀」,「奠」、「真」二聲又可通,釋官人又合其所用,因此將翼釋爲真應算 見《説文》新附。

五四一頁第五欄金文 0

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 育 伯簋銘:「我亦弗○享邦」。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

曾輔弼了文、武,順應了天命,然後便説:「我亦弗深享邦」(之後便是賜 上看,釋「平」于銘未必得通,銘句前文是述周恭王對 衦 伯説你的先祖 文穴下所从则作、另一」,因此此文釋「另下」 于形無據,不可信。从幹例 YII 伯品物之語)這是什么意思?實在令人**費解**。他的意思應該是説,我 「 余 」(見侯馬盟書),「穴」與「宀」下从「 ř 」,篆文則从「m火」,此 今按:戰國時所見「罕」字作「戊戌」(中山王皇■壺「深」字所从)、

此文不會有「深」意。此文今實不可識,應入附録待考。 周恭王也不能一人獨享其邦國之利,表示不忘先臣而關顧其後人之意, 枚

, VII

[218] 1258 號 倒 五四二頁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

「嬲」字。參見本書第184條。 今按:此文係第四版《金文編》 所增收,文下注語所引銘句中貯應改

〔219〕1260號 郊 五四二頁第六欄金文

此爲見豫伯作井姬○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

「此鼎爲獨柱帶炭盤小鼎」。

今按"《金文编》将此文隸作「京少」甚誤。甲骨文「少」作「二一」

此把「穴」下的形體隸作「少」没有形體上的根據,實則「穴」下所从爲 字,大概是由于「咒」寫作「介」(中山王 學 壺銘「深」所从),當 突,讀曰三年導服之導」。據其音讀,則「一曰竈突」似應是指「一日竈突 所从絶似。故字應隸作「弘」。張亞初先生認爲此文「是竈字的會意初文」 寫作「人工」(參見《金文編》六九三頁),所从之「火」旁與此文「穴」下 之竈」的意思,因疑這個字就是「宍」字,即由「宍」→「宍火」→ (見《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可从。「次」 文之形,到了春秋時才見寫作「宀」、「宀」、「宀」形的「少」字。因 西周金文不見「少」字,此爲穆王時器,其時去商未遠,其字亦當承甲骨 不過許慎認爲从「火」應屬有識。同時他還錄了另一種解釋,即「一口電 應即《説文》收載的「罕」字。「罕」字作「今」,「穴」下所从應是 「半」形('告」所从)變爲「'子'」形。許慎以「白'」爲「罕」,對于 「火」字之變,春秋以後,「火」旁常作「大」,由此再變作「火」,猶同 「火」旁,西周「火」作「 🛂 」、「 🛩 」等形習見,而輔師笈簋「赤」字 「穴」下之「『火」則認爲是从「火」从「求」省,這就難以會「深」義, 、企火」→「企火」而變成「心火」,故「火」應釋「竈」。其被當作「罙」

爲「竃」,正合此鼎特點。竃字見說文穴部。正篆作「九〇」,或體則作 是用作標明鼎的特點之字,據介紹,此鼎底部有一圓柱與下面一凹形圓盤 律影響外,大概也還因爲「八小」變成「八火」後常與「罙」之作 相連,此盤係盛炭火以煮物用的裝置,這是一個帶電鼎。如此,將「云人」釋 「人間」相混才又給它追加了一個告聲以明其別)。从辭例看,「沒」在銘中 之「竈」,是「芡」讀爲「竈」決無問題。「芡」迫加告聲除了受形聲化規 上去的,而這個會意形旁就是它的初文。所言極是。則「吳鷺」之初文應即 凡是古文字中的形聲字的形旁可以作會意字看的,其聲旁大都是後來追加 「灾」字。「殆」在銘中表示動詞讀爲「造」,作人名者其人名文獻寫作竈突 可从篆文「竈」字中找到痕迹。總之這個字釋爲「竈」字从形體到辭例都 [改改] 字,當與此文有關,或即此文追加聲符後的形體。裘錫圭先生曾指出, [qx] 變爲「ny 」時而與「罙」相混,後被誤爲「罙」(春秋時又有 「龟里」,而「人哭」疑即「改义」之作「改少」者之訛,如此則釋此爲「竈」也 「魔」,許慎分析爲从穴,「岩哩」省舉。 疑當分析爲从「**段** 」从

[220] 1264 號 穴焙 五四三頁第四欄金文 八路 四本

文所無説文有 焅 字此从穴 烚 聲」。于第二文下注云:「義如造」。 戈銘:「○戈」。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于第一文下注云: 注聲字,疑應釋爲「竃」。(參見本書第 219 條) 今按"「此二文應即一二六○號「交」(《金文編》隷作「交」非是)的 此二文第一見公子上斧壺銘;「公孫○立事歲」,第一文見 陳、前 子

[221] 1274號 掮 五四五頁第二欄金文

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團差鰭銘:「毋善毋○」。第三版《全文編》隷如此。注云:「説

文辭大係圖録考釋》)。甚是。故字應改隸作「充」。「充」不見字書,可附 从「肉」之訛。郭沫若先生認爲「女~」乃「兄」字(見郭沫若《兩周金 于疒部待考。 「豆子」(信陽簡),口下所从之「肉」不作「宀」形,小篆作「ロ?」乃 今按:此文隷定不確,「疒」旁中所从非「爿」字,戰國「爿」字寫作

〔222〕1285號 町 五四八頁第二欄金文 人

文所無」。.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林氏壺銘"「◯獵毋後」。第三版《拿文編》隷如此,注云"「説

例子,可參看)。网又是出獵的重要工具,故「弋獵」之「弋」可追加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録考釋》二二八頁),可从。戰國時「弋」、 「戈」常混作不分(李家浩先生在《戰國弋布考》一文中舉出很多這方面的 今按:郭沫若先生釋爲「四弋」,云當是「弋獵」之「弋」的繁文 (見

[223] 1293 號 亭 五四九頁第六欄第二文下注語

四、五文以及五五〇頁所收第一文均不能證明用作「歸」。參見本書第35條。 今按"此文下注語云「孳乳爲歸」不確,應删除。此欄第一、二、三

[224] 1301 號 自 五五二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出自兆域圖銘:「執○宮」。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説

文所無」。

畫爲飾筆之例,如「狸」、「梩」、「卣」、「室」、「占」。此文于「白」下加 今按:此文湯余惠先生釋爲「白」,讀爲「帛」,指出戰國文字有添橫

比較合理的。晚周私重「郇」有作「岭"」者,而所从「白」」乃是由 孤卿也,或曰楚官名」。此執帛宮與正奎宫、大將宮并稱,解作「孤卿」是 所行的一種禮一變而爲孤卿的别名。《史記·曹相國世家》:"楚懷王以沛公爲 十七輯)。所言極是。故此文應入「白」字字條。 「 OI 」這一中間環節演變而成,即由「 OI 」而「 QI 」,如同由 碭郡長,將碭郡兵,于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集解》:「張晏曰: 横與上舉諸例是同類現象。字通「帛」,「執帛」屢見于古書,《周禮・夏官 A] 而一 A] (見湯余惠《關于 A 字的再探討》載《古文字研究》第 ·射人》所謂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雁即是,其後又由孤卿 且一面

金文编第八

[225] 1329號 於 五六三頁第三欄金文 会>

子負斧依釋文本作展,斧依應即虎展、展乃依之别構」。 《金文編》釋爲「依」,注云:「李旦丘釋从立與从人同意」「禮記明堂位天 曉。徒以有一「虎」字居首而將其與「斧依」聯繫起來,頗難令人相信。故 作例。《禮記·明堂位》所言之「斧依」系畫有斧紋之屏風,畫斧紋者, 「立」,一从「人」。「立」取象于人立之形,但金文不見从「人」从「立」通 「所以示威也」(《覲禮》鄭注)。而此文所在句「鞲」字不能確識,義甚難 此文出自伯晨鼎:「虎 罉 冟 ○。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今按"此文从「立」从「衣」,「依」則从「人」从「衣」。所别在一从

韵》有「衫」字。 李釋似不可从。此字从衣从立甚明,可隸作「玄」或「砬」,附于衣部。《集

[226] 1332號 順 五六四頁第二欄金文級條條

增),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癸爵,第四文見父甲爵。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二文爲第四版所 此第一文見父已爵(注語脱「爵」字),第二文見父乙罍,第三文見父

非一字,字可隸作「佛」,附于人部待考。 亦見甲骨文,作「'巛'」(《合集》七一五○正),與「偁」用法不同,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四文釋「偁」無據,(見《商榷》)。甚是。

〔227〕1334 號 怅 五六四頁第六欄金文 此

此文見號文公鼎銘,用作人名。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第四版

《金文編》改釋如此。

據。銘中又用作人名,更無法證明是當「作」字用。故仍應入附録下待考。 今按:此文左旁从「乍」,但右旁所从不是「人」,釋爲「作」顯然無

〔228〕1341 號 涯 五六六頁第四欄金文 循

○佐邦」(余用例略)。第四版《金文編》所増收。 此文見中山王 傳音 鼎銘:「使智社稷之○」。又見中山王 傳音壺銘:「受

今按:此文从「任」从「貝」、《全文編》已釋爲「賃」、收入貝部、銘

金文编第八

中用爲任是假借, 重出于「任」字條下應注明其假借用法。

〔229〕1347號 P 五六七頁第五欄金文 於 好

此第一文見癸爵銘,第二文見且辛父庚鼎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

此,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从。 「伊」(撥210)、平」(甲936)等形,此亦「保」字(見《商椎》)。可 今按"此二文釋「仔」可疑。林澐先生指出,商代甲骨文「保」

[230] 1352 號 五六九頁第三欄金文 光人 升

此二文均是瑪○父簋銘中的形體。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ζ

文 、 H- J 相比。而它們和西周金文中的「我」字的形體也完全不相似,因 「光」的寫法只是「光」、「光」的省畫寫法。不能拿「光」和甲骨 土的相同之銘共有六篇,這個字被分别寫作 「玳 」、「 玳 」、「玳 」、 字的標準寫法,根據《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公布的材料看,出 爲「我」,這也不可信。从甲骨文「我」字形體看,有「扌」、「爿」、 字釋爲「伐」是正確的,但却又認爲此字與甲骨文「我」形體基本相同,釋 「州」、「氷」、「水」(此文不是从「人」,而是「)」、「!」兩個筆 藏清理簡報》),載《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他們不同意將這個 羅西章等先生前此已指出(見羅西章等《扶風齊家村七、八號西周銅器窖 不从「人」。从辭例上看也無法證明是「伐」字異體。關于釋「伐」不確, 大。「伐」字从「戈」从「人」,以戈嘶人頭會意,此二文雖从「戈」,但并 「光、有點相似外,其余寫法都和此二文完全不同。而「光、」并不是此 一文釋「伐」決不可信。因爲从形體上看,它們與真正的「伐」字差別很 (科)、「村」、「七」諸形、除了上舉甲骨文「七」和此第一文 今按,只要稍稍留意本號下所收的見于它器上的諸「伐」字就可知此

<u>...</u>

从「戈」「尗」聲,是個形聲字,但在甲骨文里,我們看到的「戚」字則是 中的「戚」字或體。在西周金文里,戚叔簋銘所見「戚」字寫作「艿」, 釋「我」从形體上肯定講不通,宜暫入附録待考。頗疑此即西周金文

漂先生在《説戚我》一文宁有詳密的論證,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 的一版卜辭「戚」字又寫作「当一」(關于「片」、「片」、「片」釋「戚」(林 見得到。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文後古佚書中:「不說不戚」之 的《祖楚文》,寫作「忧」(見于「幽約親戚」句中),這種寫法西漢時也 可參看),後世和這種象形的「戚」字有密切的形體聯繫的形體見于戰國時 的「 天 」、「 丟 」之簡化爲「 王 」、「王 」。又如原象刃部有鹵之斧鉞 圖象向符號轉變的過程中,不少圖形部分都被簡化爲單綫條,例如象鉞首 的「丫」、「子」均減化爲「廾」,由此類推,則「片」、「屮」、 (見《隷韵》),不過加注了「人」旁而已。林澐先生指出:「在文字逐漸由 一個獨體象形字,寫作「宀」(郭沫若釋見《殷契粹編》),小屯南地新出 「光」、「光」、「光」,很可能是象形的「戚」字在西周縫條化後的形 「宀」演化爲 、 置」是完全合理的(見《説戚我》),而此文諸形作 「戚」就寫作「 代'」。甚至更晚的戚伯著碑上也有這種寫法,作「 械' 」

發展演變過程作一圖示,則應是 體,即由「"円"」而變爲「 * 淅 」、「 州 」。 戰國楚文字中的「\$* 隊」,字 "戚」當屬可信。至于西周金文里所見之戚作「歩:」,很可能是把 | 下所从的「 狀 」很可能就是承此字之形而來,諸家或將其釋



所以將此字釋爲「戚」,从「戚」字形體發展演變過程上看當屬合理。

[231] 1353號 停 五六九頁第五欄金文 三

从人」。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師賈簋銘:「○吉金」。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不

今按"乃「守」字,不是孚字,應入「守」字條下。參見本書第92條。

[232] 1361號 僧 五七九頁第一欄金文 人間一個 万智 入智

爲「唇」。「唇」不見字書,可附尸部待考。 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个按:林溟先生指出,7 乃尸旁(見《商榷》),甚是。故此四文應隷定 此第一文見○卣,第二、三文見○尊,第四文見集○簋。第三版《金

五七六頁第五欄金文 ?

語·子罕》集解),故从二人跽而相从之狀,疑即古文巽字也」。(見羅振玉 《増訂殷虚書契考釋》卷中五十四頁)羅説應是。「巽」之爲「巽」應即由 順(《漢書・王莽傳下》集注)、爲讓(《書・堯典》馬注)、爲恭(《論 解字》『弜,二p也,巽从此,闕。』案:《易・雜卦傳》「巽,伏也」,又爲 是。「PL,亦見甲骨文,作「PK」(《合集》809 正),羅振玉云:「《説文 即「巽」的本字(見馬承源《陳喜壺》,載《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二期),甚 ·叩」演變而來,演變過程應爲由 ' NY 」而「PP 」而「PP 」而 PP」而「PH」而「PH」(曾侯乙編鐘)「PT」(楚蟻鼻錢)而 A. 子」(《説文》正篆)而「P. 开」(《説文》巽或體),今隷作「巽」。巽 今按"此文从二「卩」,不从二「人」。馬承源先生隸作「 阼」,認爲 此文見陳喜壺銘:「台寺民○」。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字「吖」下所从的「八」即是點飾拉成橫畫,而二橫畫連爲一體,後發生 割裂而成。如同畀字由「中义」而「中人」而「中人」而「白八」而 敬之意。《説文》以「具」也爲「巽」的本義不可信。其本義應爲恭順。 文在銘中所用看,即「巽」之恭順義,銘云「台寺民巽」即以使民恭順卑 「由八」。故將「吖」釋爲巽之古文,从形體演變規律上説是可信的。从此

[234] 1369 號 二欄金文の 五七七頁第六欄金文 >> 五七八頁第

編》因之。第二文系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戌一」,一種皮名。第一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 此第一文見散盤銘"「焂○宮亭」,人名用字。第二文見九年衛鼎銘"

别,「27」乃「巽」之初文(見本書 233 條),非「从」字,林澐先生指 今按"此二文所从的「♪)」,與從字所从的「从」作「冫~」 判然有

出,釋从誤,應釋選(見《商榷》)。甚是。

[235] 1378 號 野空 五八一頁第一欄金文 下 人

此第一文見折觥銘: 「兄○上于极侯」, 第二文見折方舞銘。第四版

《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之」,非「臣」字。林澐先生指出,二文 "釋望無據,宜入附録」(見 **今按**: 「望」字初文「人」上从「台」、「台」,此二文則从

《商權》)。甚是。

[236] 1379 號 是 五八二頁第三欄金文 蛋

此文見春成候鐘銘:「春成候中府半○冢(重)十八益」。第三版《金

金文编第八

7<u>4</u>

文編》釋如此,器名注爲「旻成侯鍾」,銘句引作「重鈞十八鎰」,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爲上釣二字合文,而此處則因襲其舊,前後相矛盾。 孽乳爲鍾。并將其收入鍾字條下,注明「不从金」,「重字重見」。又,器名 鈞」乃「冢」字,銘中讀爲重。參見本書第 362 條。 [旻] 字乃「春」字,銘句中「鈞」,第四版《金文編》于金部鈞字條下釋 今按: 此文于銘中讀爲鍾,不用爲「重」。按該書體例,應于文下注明 實則所謂合文「十

[237] 1385 號 令 五八四頁第五欄金文令へと五八五頁第

三欄金文で

自先王先公,乃妹克○告剌成工」。第三文見多友鼎銘:「戎伐筍○孚」、 「唯孚車,不克以○焚」、「○復筍人孚」。第一文第二文第三版《金文編》釋 此第一文見天亡簋銘。「○祀于王」,第二文見沈子它簋銘。「佳考取又念

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并于第一文五增注云:「讀如殷」。第三文

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當」, 又說「多友鼎衣字三見, 讀卒都是文字順適, 庚嬴鼎『衣事』讀爲卒 有此實際上應讀爲「卒」,例如他說:「天亡簋『衣祀于王』前人多讀爲殷, 學勤先生曾對此作過深入探討,他指出在銘文中以前釋爲「衣」的一些字 體上形成分化,但仍然是經常混用不分。因此古文字中要區分「衣」字在 卒。考慮到「衣」是衣服之「衣」字,又是訓終竟之「卒」字,這三文也 但殷有合意,祀文王一人爲什么稱合祭」,「衣字讀作卒,訓爲既似更允 銘文中是用爲「衣」還是用爲「卒」必須根據辭例作出判斷。近年來,李 可入 「卒」字條下, 注明衣卒同字。 究》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其説極是,故此三文均應于文下注明讀爲 釋讀」(見李學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它》,載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 事」,「衣卒二字在卜辭金文中往往混淆不分,需要我們細心區別才能正確 今按: 占文字 '卒」、「衣」本闫字,後于「衣」下加一區别符號在形

〔238〕1392 號 建ぐ 五八七頁第二欄金文 粉心

褻,注云:「檀弓君之衰臣也注嬖也」。字頭作「矣矣」。第四版《金文編》 釋注相同, 此文出自毛公曆鼎銘:「師氏虎臣掌朕○事」。第三版《金文編》 而字頭作便交。 釋爲

今按:字頭篆誤,應改爲發で。

[239] 1400號 褻 五公員第四欄金文人對

此文見及方鼎銘: 「錫茲玄衣朱○왆」。第四版《金文編》 所增收, ýÈ

云: 「説文所無」。

今按: 裘錫圭先生釋爲「擾」, 指出: 此文衣旁中所从的「戲」應是

疏字古體,古代稱搏虎爲暴,古書中有時把疾暴之暴寫作「虣」,例如《冶 字或从「廾」或不从「廾」,跟金文執字有「執」、「執」二體是同類,由此 从字形上看,「虣」从虎,應該是暴虎之暴的本字,字也見于《誑楚文》、作號, 禮》的暴字大都寫作「號」。《文選·蕪城賦》李善注引字書云號是古暴字 物》一九七六年十二期)。其説甚是。儇字見《説文》衣部。 朱襦裢就是有斜领的玄色上衣,(見裘錫圭《説「玄衣朱襦裢」》載《文 威方鼎朱 攥 裎 應是指黼紋装飾的有丹青朱純綠的下連于衿的斜领,玄衣 聲的形聲字,應該即是穩字异體。《説文》訓 玃、爲黼領也。从衣,暴聲: 从戒,實像兩手持戈以搏虎,《周禮》古文从武殆其訛誤,這十分正確。 又見包盈,作戲。郭沫若在《誼楚文考釋》中説號即暴虎馮河之暴,字不 可以斷定叛方鼎「威仪」字所从的「敽」也是疏字,「嬴仪」顯然是从衣疏 「誠」从「戌」,「戌」本象 戈、鉞之類武器,與从戈同意,這兩個「虣

[240] 1403 號 出面 五八九頁第六欄金文 光

此文見戰國滕侯戈。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

也多作「HD」。故字應隷爲「者」。「者」不見字書,可附于老部待考。 壶 「古」作「十〇」,次虫 壶作 「 古 」 (「固 」 所 从), 又, 古 蠒文 「古 」 秋以後金文作「〇一」(季良父壺)、「人力」(國差緣)、「二一」(蔡侯 、+10 」形者,在其它古文字材料中也是如此。+10 即「古」字,中山王**里**日 今按:此文上从「老」省,而下作(+b),非「旨」字,「旨」字春 盤 「嘗」所从)、「<D」(陳侯因資鋍、嘗」所从)、無一例作

金文編第八

[241] 1407號 美的六〇一頁第五欄金文 大分 半分 上分

《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三文釋「孝」形體與辭例都無證。「孝」字从「老」,居于 此第一文見散盤,第二文見慶仲〇簋,第三文見大司馬匠,第三版

不在「追孝」、「享孝」的位置上,這就説明它們是與「孝」字不同的另外 要特點是表示身體的部分絶無省例。而此三文于「子」旁上僅作「+>)、 「))之形,顯然不是「老」旁。而且這三文在銘文中一律用作人名,絶 「子」旁之上,作"兲"、「兲"、「关"、"关"、"关")等形,其重 一個字。字不能識,應入附録待考。

二四八

[242] 1424 號篆文字頭 %

今按"此字頭篆誤,應作別。今正。第三版《金文編》字頭篆作如此,第四版因之。

[243] 1426號 躺 六一〇頁第一欄金文 學 學

字所从之「火廾」形體有別(即中作「□」,而不作「十」或「十」),李家 版《金文編》因之,第二文是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封孫宅作其子孟姬即女○盤匝」。第一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 此第一文見哉弔○鼎銘:「弋弔○自作 餘鼎」。第二文見封孫宅盤: 今按:此二文釋「朕」不確。右旁所从作「少門」,和本條下所收諸朕

以明其功用者習見,故疑「觖」應爲「盥」之异體,因爲「盥」古音也爲 之間。考慮到盤匝爲古代盥時所用的成套設備,金文中以「盥」修飾盤匜 而「舟」係初文盤所訛,根據第二文是用作表示盤臣功用之字,可以推定 必爲元部,其聲母在見、溪、群之間。「鮧」从「舟」从「美」,不見于字書, 隷作「餓」。「猆」在小篆中爲彙、眷、卷、拳所从,均用爲聲符,以 **元部見母,以「拳」的古音看,它古屬元部群母,由此可知「美」字之音** 簡《孫子兵法》 [秦] 所从)而「兆代」,而「朕」所从的「火艹」則是由 旁采科,其演化訛變過程爲由「竺」而「竺」而「宍」(見銀雀山漢墓代 在小篆中結體也各別,因此不得把 下邑 與「八」混爲一談,故此二文應 浩先生在《信陽楚簡「滄」字及从「美」之字》(載《中國語言學報》一九 「舟」旁必爲義符,而「美」應爲聲符,則其字音必在元部、見、溪、群母 [秦]的古音看,它古屬元部溪母,以「眷」、「卷」的古音看,它們占并屬 「內」而「內」而「內」而「內己(此見小篆朕所从),這兩個偏旁來源不同。 所確知的古文字材料(《古文四聲韵》收秦字古文作《柘)知即小篆的偏 八三年第一期)一文中詳細論證了「四」應釋爲「美」,極是。「美」今據 其聲屬見母,與「飫」音極近,或即同音,且「飫」 即以初文盤爲

... 四 九

另外把「鉄」釋爲「盥」,不但聲音形體都有一定根據,在使用上也與以 義符,與「盥」以「皿」爲義符意同。其別應該只是構形采用的方式不同, 「盥」爲會意字,而「飲」爲形聲字。是因構形方式不同而産生的同字异體。 「盥」標盤匜之用的金文語例完全相合。字應入「盥」字條下。

[244] 1426號 點 六一〇第六欄金文 %

此文見轉盤銘: 「轉作寶○」。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

文編》因之。

條下。參見本書第 245 條,又,文下注語中作器者名原爲「轉」,實應是 「輔付」字,已改正如上。 今按:此文非朕字,應即監字之省,即省去「 41 」旁。字應入監字

〔245〕1426號 縣 六一〇頁第六欄金文 松五

誤爲盤。 此文見哀成弔豆銘:「長成弔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器名

以修飾盤以明其功用,此則爲哀成弔豆之自名,林澐先生指出字假借爲 [登](見《商榷》)。甚是。[60]以「眹」爲聲,而「躾」以「夫」爲聲, 从「憵」省,从「水」、「皿」會意,「躾」省聲,與「盥」亦从「水」、 疑爲「盥」之异體(參見本書第 243、246 條),淨 王義楚盤寫作 「浅里」, 「皿」會意同,似可爲證。在中子化盤銘及郑王義楚盤銘中,盤、溘分别用 [鉴]亦以「类」爲聲,故「籃」可假爲「鲎」。 子化盤之文形體相同,爲一字無疑,故字也應是从「皿」,「躾」聲。展里 今按"此文从「躾」从「皿」,應隸作「譬」。與本書第 246 條所談中

[246] 1426 號 欄金文 浴室 淵 六一〇頁第六欄金 心慧 六一一頁第一

孳乳爲廣的朕字之後,第四版《金文編》因之。第二文見拜王義楚盤銘: 爲騰。第一文上从觖,疑即「盥」之异體。而第二文从「水」从「皿」从 「自作○盤」。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列孳乳爲腠的朕字之後。 體没有問題。這個字也與本書第 243 條所辨「觖」字用法相同。而且將其 同,形體上應是从「水」从「皿」,「觖」省聲。綜合觀之,爲 至三 之异 釋爲「盥」从形體上看似乎更近子情理,因爲這個字从「水」又从「皿」, 「美」,也與「朕」形體完全不同,字應隷作「遙」。「溘」與「盤」用法企 「鮭」省聲,而「盥」也从「水」从「皿」會意。 此第一文見中子化盤銘,「自作○盤」。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列 今按:此一文并與「朕」字形體迥异,釋「朕」不確,更談不到孽乳

[247] 1427號 躬 六一二頁第四欄金文 腐鹤

「鍚○□云虢杖攸勒」。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此第一文見元年師發籃銘"「錫女赤市何黄麗○」,第二文見‧無須

宜入附録」(見《商榷》)。甚是。 所从爲何旁,辭例也證明不了用爲「般」,林澐先生指出:「釋般根據不足, 个按:此二文左旁所从「 仰」與「般」之左旁所从不相似,難明其

[248] 1431 號 47 六一四頁第二欄金文 47

此文出自`虽虚銘。「○數百里」。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从

金文編第八

五四

木可作車」,銘中用作方圓之「方」是假「枋」爲「方」。 今按:此文从「木」應釋爲「枋」,「枋」見《説文》木部,許訓「枋

[249] 1447號 劉於 六二〇頁第一欄金文 籽紙

此文見髓 匜 銘"耳、烙、嗇、○、舟」。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

編》所增收,釋如此。 匹)、或作「虚路」(霍鼎),故「粉糊」可看作「粉粉」,从「光光」後來 作偏旁,从「二」从「三」每無別,如「霍」金文或作「屈蹤」(弔男父 發展爲从「季」,故「授糊」可視作「超」,李學勤先生當年把此字隷作 (K) 」、故初文「陸」所从的「★★」等同「老」。古文字中重叠相同形體 **, (義伯簋),後增「土」旁作「k/c」(邾公飥鐘),篆文簡化作 「知說」,指出讀爲睦(見李學勤《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載《古文字研 今按:此文釋「記」不可信。左旁从三「失」,金文陸或从二「失」作

「睦」(見《商榷》)。可从。 第一輯),林灣先生指出古文字「目」、「見」偏旁通用,字應釋爲

[250] 1449 號 規 六二〇頁第三欄金文 第

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出自中山王璽曹鼎銘"「猶○惑于子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

收其或體从「目」。又,金文「親」字或从見作「文」(克鐘),或从目作 體从「見」,「瞟」字从「目」,或體从「見」,見部「規」字从「見」,目部 文則从「目」,目部「睹」字从「目」,或體从「見」,「睞」字从「目」,或 期)。古文字从「目」从「見」可相通,《説文》見部「視」字从「見」,古 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二 「如淅」(中山王學鼎),金文「視」作「作」(何尊),侯馬盟書亦从 今按:李學勤、李零二先生指出此文从結構上分析即眯字(見李學勤、

「見」作人。《說文》古文則从「目」作「低」。足證「 粯 」可釋爲 「物入目中也,又塵秕迷視也」。諸訓均與銘義相合,亦可證釋「眯」甚確。 「眯」。眯字見《説文》目部,許訓: 艸 入目中也,从目米聲」。《廣韵》:

〔251〕1458 號 欮 六二二頁第二欄金文 37 35

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説文附于瘷下云瘷或省疒然厥字从厂教 聲 作 ➤ 、 ➤ (見《金文編》九六—九七頁「逆」所从)。而此第一文左旁所 則敬乃正字不當附于瘷下故改列于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文存》七・二十三),與上舉諸「予」字形體判然有別,知非从「予」。質 从作>→,第二文作>→1(《金文編》摹録不甚準確,今正。見《二代+ (《合集》66),像倒人,西周金文作>>→、>→1、>→1、>>→1、春秋以後 今按"「飲」从「屰」,甲骨文并作字(《合集》4915「逆」所从)、字字 此文前者見師湯父鼎銘:「矢至至彤○」,後者見○簋,作器者名。第

五

種與矢有關之物,亦可避从倒矢無疑。此文不見字書,可暫附于矢部待考。 文左旁正同,故應隷作「 欸」,从其所在銘句看(見上),表示的應是一 第二文疑也是从倒矢,二者可能是一個字,處理方式應暫同。 則第一文所从之丫→乃倒「矢」,西周金文「矢」作个人,倒則爲丫子,與此

[252] 1464號 部 六二三頁第六欄金文 人西

酉」,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辛伯鼎銘"「○鼎」。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人从

从「今」聲,幹例上也難證明用爲「飲」字。可隷定爲「圓」,附于酉部待 今接"此文从酉从 Y , 7. 應即「伏」之初文,既不从「欠」,也不

[253] 1464號 新 六二三頁第六欄金文 眉 眉

○」。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一十九年十二月,爲東周左自○壺。」第二文見復公壺銘:「復公左自左 此第一文見東周左自(《金文編》釋爲師,誤,乃官字省體)壺銘: 今按:此文从「亻」从「酉」,與「畝」之从「酉」、从「今」、从

「欠」不同,辭例也不能證明用爲「瓠」字,應隷定爲「偤」,暫附于酉部

〔254〕1468 號

经於 六二五頁第五欄第二文下注語

炎 厂聲,實則是从「文」厂聲。「 *[6*] 」即「面」字,江陵楚簡「面」字寫 加「彡」爲飾寫作 「匕」(中山侯鉞「建」所从),《説文》分析「彦」从 進而又變作「会ド」,例同「建」字,春秋時所从的「廴」作「乚」,戰國 文的結構,劉釗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中已指出不从 [百],字應分析爲从「全」以「仏」,「全」即「彦」之初文, 「会彡」,其所从「彡」乃文飾,其初應本作「会厂」,戰國時才作「冬」」, 「솅 」乃面字,故字从「面」不从「百」。其説甚是。小篆「彦」作 今按:此文是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从「百」不確。**關于**此

金文編第九

作「心」,與此形同。故字應隸作「麵」,古顏面同訓,故「彦」从 「面」作,从「頁」作者當爲後起。故不得云从「 百 」,應改爲从「面」。

[255] 1470號 蟹 六二六頁第四欄金文上段了

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沈子它簋銘:「沈子其〇章K·多公能福」。第三版《金文編》釋

青銅器銘文選》即以爲从「烏」(按:隷作鳥,據其説當釋爲烏宇),林澐 權》)。并是。'駺」不見字書,可暫附子「頁」部待考。 先生亦指出字从「鳥」,何尊「鳥」字作「邑干」,應隷定爲「颙」(見《商 今按:此文左旁所从乃「鳥」字,不是「隹」字。馬承源主編《商周

二大〇

〔256〕1477號 六二七頁第六欄金文 《》

此文見中山王豐旨壺銘:「不顧逆○」。第四版《金文編》 **所增收**,

如此。

參見本書第 305 條。 「訓」與「順」均从「川」聲,故可借「訓」。此文應于「順」字條下剰除。 今按:此文乃「訓」字异體,銘文中讀爲願是借「訓」爲「順」,

〔257〕1478、號 野、六二八頁第一欄金文 400

此文見○ 55% 須四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

之。

甚是。「쩇」見《説文》玉部。 「嗳久」。周名輝先生指出應釋爲「嗳人」(見周名輝《新定説文古籀考》), 今按:此文所从的公义 和番生簋 97所从的 97形體甚近,997从

〔258〕1482 號 西·六二九頁第六欄金文 (b)

之异文」、「尚書顧命柔遠能適作柔柔擾聲近字通」。 文編》改隷如此,并删除後一文,于前文下注:「説文所無孫詒讓謂當爲擾 頁尚書顧命柔遠能邇假柔爲之」,又于此文下收番生簋文 400°。第四版《金 此文見克鼎銘: 「○遠能邇」。第三版《金文編》釋爲 - 觀,注云:「从

所从如同夏文之作 (A)又作 (P)。此文左旁从 (A),番生簋之文實際也从 在解例中讀爲「柔」没有問題。它們與見于秦公鐘銘中之為及爲一字也没 「 🙆) 」,不同在與表示手形的筆畫共畫」。因此番生盤之文不當删。這個字 今按:番生簋之文與此文在銘文中用法相同,應爲一字异體。其右旁

讓先生「當爲擾之异文」之説,没有意義,這個字不从「手」旁,不是 有問題,故此文應直接隸作「「酸」。釋爲懷柔之「柔」。至于注中引孫鈴 「擾」字,其注當删除。

[259] 1486 號 默 六三四頁第二欄第二文下注語

應作如是改,不復一一舉校。 「仲盖(盂)君」(參見本書第 198、343 條),後凡作器者名見此三字者,均 今按:此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文下所注作器者名應改爲

[260] 1490號 号文 六三八頁第四欄金文一零八

此文見中山王,譬 鼎銘:「○邦難新」。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注

云"「説文所無讀爲鄰老于德經鄰國相望道經猶兮若畏四鄰馬王堆漢墓帛書 老子乙本均作四文。

則作「保含」,加「缶」聲成爲形聲字,凡此例不勝舉。總之將這個字直接 構習見。如甲骨文「疑」或作「私」,爲會意字,金文作「好仏」,追加 了「文」旁,應是追加之聲符。「鄰」字古音真部來紐,「文」字古音文部 的「○」當與「邑」所从的「□」意同。此文較上面所舉的「鄰」字增加 是以「〇」爲城邑或所居的區劃的象形符號,兩相比次以會鄰意。其所从 釋爲鄰,形體上有足够根據,辭例上也可得到極確切的驗證。鄰字見《說 明紐,「真」、「文」二部旁轉,「明」「來」占通,屬于東母的「吝」即以 文》邑部。 于東鄰」,「鄰」作「B」:《説文古籀補補》録古陶「鄰」作「8」。其字當 「牛」聲成爲形聲字。又如金文「保」作「 ′亿′」,本爲會意字,陳侯午敦 「文」爲聲是其證。古文字在形體演變中于會意初文追加聲旁而成爲形聲結 「8」,《古文四聲韵》録古老子「鄰」字古文作「0」。又,漢孫根碑「至 今按:此即「鄰」字古文,應直接釋爲「鄰」。《汗簡》録古文「鄰」作

[261] 1494 號 文信 六三九頁第二欄金文 会应办

此文見 厚 氏○會。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論文《占文字構形研究》)。甚是。「諺」字見《説文》言部。 今按:劉釗先生釋爲「諺」,指出「&L」即「彦」之初文(見劉釗博士

[262] 1496號 % 六三九頁第五欄金文 (10)

此文見式 者鼎銘:「用妥○录」。第三版《金文編》摹録如此,釋爲

「眉」,第四版《金文編》改釋爲「影友」。

今按:此文釋 影》甚是,但華録承第三版不盡確。考原拓作也

金文编第九

(見《三代吉金文存》四・二),「←)」當係「犬」旁之訛。今正。

[263] 1506號 切 六四四頁第六欄金文 炒 好 好

《釋材》一文(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論證了「火」是「必」亦即 寫作「弋」者有别,因此《説文》所收的這個「弋」字形體有問題,不 **鈛簋「釱」所从),凡有中横者中横一律不在下。形體區别十分明顯,直至** 可拿來與此四文左旁相比。清代阮元曾將其釋爲「卯」,表錫主先生後又著 秦漢時的遺物上「弋」仍作「 弋 」(佐弋瓦)、「 弋 」(《漢印文字徴》)、 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每」的象形初文,不是「弋」字,其説極是。故字當釋作「卯」。「夘」見 「上」(《居延漢簡》一六六七 A),與金文寫法相同,而與《説文》小篆 今按:此四文左旁所从不是「弋」,西周金文「弋」寫作「↓」(弔 此第一文見卯○上聞,第二文見作册 食了卣,第三第四文均見○卣。第

《説文》卩部。

(264)1523 號 匐 六五一頁第四欄金文 Ŧ

此文見湯弔盤銘。第三版《金文編》摹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

因

析爲單字(見《商榷》)。甚是。此文應則。參見本書第 179 條。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文隷定爲「匈」誤,乃「犹仝」字下半部誤

〔265〕1526 號 夠 六五二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見樂子○豬匿。第四版《金文編》 今按: 馬承源先生把此文釋爲「昭改」(見馬承源《記上海博物館新收 所增收,釋如此。

金文編第九

生在《商榷》中也指出《金文編》將此文釋爲「敬」是錯誤的,也認爲乃 頁),、>>」雖有變,但無變作「多~」形者。而且,从辭例上看,也不 文「>~」,但「>~」本身形體有變,而漸作「>~」、「>~」、「>~」、「>~」、 作「>-」,形體取象不明。西周金文寫作「>2/7」,春秋時寫作「>2/7」 能證明其爲「敬」字,故根據形體來分析,只能釋爲「四段」字。林濱先 號,古文字發展演變中每喜加「口」爲飾,如古重文「疫」作「寢」, 集的青銅器》載《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甚是。甲骨文「BIOK」字寫 省略掉了。故此文直可作「又了」字看待而釋作「昭以」。敬字早期作 「多好」、弓鎛「野以」作「文坊」相同。左下所从的「口」旁應爲裝飾符 「D)旁後作「Doca,若左下加上「上」旁,和穌甫人匠「殿」作「D),又于「Y)」、P)上部加「O」或「田」。此文除去左下 「弘行」(襄垣布)、「X1」(見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等,都从初 (見穌甫人) 匝「襄」所从)、❷垳」(見号轉),戰國時作「❷亻」(襄陰鼎) 「麦」作「头可」等等。此文左下不从「上」,當是衍「口」之後將「士」旁 · >~ 」,後增「口」、「攴」而作「 > ()、「 > () (見《仓文編》六五二 的改」字,又指出 1583 豨字條下注文「樂子的發種」已將其釋作

〔266〕1530號 態 六五四頁第一欄金文 彩 \$

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二文見作册○卣,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

聲」,應即此字。故應改隷作篆,删去注語。 个按:《説文》鬼部有「憨」字,篆作「蛭灯」,許云「鬼兒。从鬼,虎

〔267〕1540號 阿山 六五六頁第四欄金文 河

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齊兵器平○右戈。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 注云:「説文所

金文編第九

加之義符。《説文》:「阿,大陵曰阿。从阜可聲,一曰阿,曲阜也」。段注: 字習見。故「阿山」應即「阿」之异體。齊有平阿。《吕氏春秋·離俗》云: 例如同山南爲陽之「陽」,也因所表之義與山有關而追加了「山」字,寫作 「此阿爲曲阜也」。因「阿」之義與山有關,故可迫加「山」字爲義符,其 物勒地名習見,此「平覧」應即見于《吕氏春秋》之「平阿」無疑。可證 「陽,」(見成陽戈銘),此種追加與字義相關的義符造成异體的現象戰國文 「阿3」確係「阿」字。字應入「阿」字條下。 「齊晋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高誘注:「平阿,齊邑也。」齊兵器 今按: 此文今諸家或直接釋爲「阿」,甚是。此文所从的「山」應是追

[268] 1553號 床 六六〇頁第二欄金文《米

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用場所相合。「廚」見《説文》广部。 异體者習見。銘文云「上樂廚寅月三分」,意思是説此鼎是上樂廚中所用的 从「朱」得聲之「株」爲舌音端紐,「廚」則爲舌音定紐,實爲鄰紐雙聲。 樣是从「广」的,「朱」與「廚」不僅同部,聲紐也相近,「朱」舌音章紐, 聲。朱聲與廚聲同部」。諸家也多以爲即「廚」字,甚是。此文與「廚」一聲。朱聲與廚聲同部」。諸家也多以爲即「廚」字,甚是。此文與「廚」一 「廚」確可用「朱」字作聲符,古文字形聲結構因所取聲符用字的不同形成 又,戰國韓國陶文廚字或借「朱」字,或以「朱」爲聲寫作「陎」。是 一個声(容)三分的鼎。鼎本爲廚中炊用之具,故釋爲「廚」也與鼎的使 今按:郭沫若先生在《金文叢考》中曾指出:「疑廚字异文,从广,

[269] 1555號 廂 六六〇頁第四欄金文 人心

《金文編》改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如卣三銘,「在召大○」。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金文编第九

于省吾先生認爲即廷之初文(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可从,字應入 「廷」字條下。 今按:《金文編》已釋「耵」爲聽, 則此應直接隸作廳。廳見甲骨文,

[270] 1562 號 屆 六六二頁第三欄金文 ◆

增釋,注云:「不從厂聞一多讀爲居美石也」 今按:此文乃由字。聞一多所釋不確。故此條應删除。 此文見師就鼎銘:「白懋父延罰得 ○一百四丁。第四版《金文編》所

〔271〕1565號 师 六六三頁第一欄金文 二

此文見九年衛鼎銘"「矩取……鞭〇鞣。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

B改],此條又釋「敬」,不統一。甚是。故字應入「毀」字條下。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之「鞣」各爲一種品物,即鞭、席、鞣,都是作爲車上所用之物被賜予的。 關係。從辭例上分析釋「席」也于義正合。它在銘中與其前之「鞭」、其后 佢」,與「「佢」之异在「「佢」从「 ◎ 」、「石」省聲,此則从「巾」、 8」與从「巾」在席字上可通用。此文从「厂」从「巾」,自可視同「 (曾侯乙墓竹簡「席」作「岠阿」,也从「石」省),而古文以「席」之初文 篆進一步變作「 虎火」,「石」 旁成了 「 庁 」。又,《説文》席字古文作 這从「庶」的演變中可得到旁證。「庶」字甲骨文寫作「反」,从「石」人 聲則不可信。宇應从「石」聲,小篆形體所从的「 庁 」即「石」旁之變, 「石」不省,均是席从「石」聲的確證。古文「席」既可把石聲省爲「厂」 小篆作 6㎡,許慎分析爲从「巾」从「庶」省聲。从「巾」無疑,「庶」省 「石」省聲,「一一」與「席」的形體關係如同「個」與「點」的形體 「❷ 」爲形符,小篆所見「席」字則以「巾」爲形符,説明从古文「 「「冏」, 許慎云「从石省」。《古文四聲韵》收《古孝經》席字古文作 八部, 「火」,金文作「厄」後變作「厄人」,又變作「厄人」(見《金文編》)。小 今按,黄錫全、劉釗等先生并釋爲「席」字,甚是。「席」字《説文》

土田四

上所用的品物時得賜席,完全合情合理。「席」見《説文》巾部。 古車鋪席以爲茵藉,《左傳·桓公二年》「大路越席」即其證。矩被賜予車

〔272〕1572號 原 六六四頁第三欄金文 唇

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變爲「戶」之后,用作偏旁常喜省去「口」,如《説文》「席」之古文作 它們應該就是「碩」字的省體。將此文釋爲「碩」字,則此人名即爲碩父, 此二文从「頁」,與「碩」字形符正同,「石」旁又本可省作「厂」,因此 「唇」,均从石省臀。《説文》所收「碣」之占文作「2000」,也从「石」省。 叔碩父鼎、郜史碩父鼎均有「碩父」之名,可見古人本有名「碩父」者。故 [[B],九年衛鼎「席」作「 [A],曾侯乙墓竹簡「第一」所从「席」作 今按"即'碩」字。从'厂」系從「石」之省。「石」由初文「 🏲] 此二文同字异體,見宴簋銘:「〇父」(人名)。第三版《金文編》隷如

1 ラルノーをごう(物)

〔273〕1577號 緣 六六五頁第五欄第一文下注語

不確。 《商榷》)。甚是。至于「肆」从今之俗將所从之「隷」寫作「聿」,自無不 應寫作「肆」。第二文从「金」从「五不」,也應隸作「餜」,隸作「錬」亦 如隷作「聿」則混同了某 與 卦 原本二字的區別。嚴格一點說「肆」亦 可,但「卦、」單作,因無其它偏旁,只應隸作「隶」,以與「聿」相別, 先生指出,4个 隷作「聿」是錯誤的,「聿」从「扌」,「隶」从 扌 (見 今按:此注語「大鐘八聿」之「聿」應隸作「隶」。原篆作 引,林澐

[274] 1580號 八 六六七頁第六欄金文 八十八十

此第一文見庚壺銘:「〇子」, 第二文見〇鼎銘。第三版《金文編》

《說文》「衰」字古文作「合稱」,《汗簡》收《義雲章》「催」字占文作 《出上文獻研究》一九八五年出版),與南疆鉦「冉」字作「八十」有別。 究」所作的銘文幕本,應作人科 (見張政烺《庚壺釋义》后附幕本。載 釋可从,而壺銘之「人林」與鼎銘之「人林」顯然是一個字,也應當釋爲 大澂等人都釋爲「衰」。李家浩先生在《庚壺銘文及其年代》(載《占文字 衣部「衰」字古文作「人林」。見于人林 鼎之人林 作 「人林」,吴式芬、吴 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研究》第十九輯)一文中指出人林 鼎之「人林」與衰之古文形近,一昊所 「人人」,鄭珍在《汗簡箋正》中指出當是「齊袞」之裒,讀同催。《類篇》 今按:此第一文摹録不確。據張光遠先生通過「目驗原器」、「x 光探

爲「豕」字,應是「豕」字誤書,當注明。 横畫或一「 O 」形著于「豕」形頸部或腹部,而「豕」則無此横畫或 編》因之。 壺銘「衰子」應當讀爲「崔子」,即崔杼。其説可从。 〔275〕1582號 矛 「〇」形。此文「豕」形腹部中著一横畫,與「>豕」形同,但銘中確用 「哀」、跟齊靈公、莊公同時的崔抒稱崔子、「哀」、「崔」二字音近五句。 沃 今按"金文、参、、不一形近而有别,其别主要在 此文見舞 簋銘:「〇一」。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 六六八頁第三欄金文 イブ 「 承 」 系以一

[276] 1584號 椓 六六八頁第六欄金文 料的

《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師熱鼎銘:「白亦克〇由先王真望 孫子一蹶皇辟懿德」。第四版

字,篆文變爲从「祟」。如甲骨文「絜」,篆文作「絜」,「隷」,篆文作黩 (《説文》正篆作「隷」,又云「黩」篆文「隷」。由是知「隷」應爲古文), 义「歉」或體作「款」, 更可知「柰」即「祟」, 故「鯀」應釋爲「縣」。 ·縣」不見字書,可附于豕部待考。 今按:此文从「柰」从"豕」,「柰」應釋爲「祟」。古文字从「柰」的

〔277〕1587號 吳林

六六九頁第三欄金文 我 我 我 我 我 到

編》所收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第一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父友。」第五文見召尊銘,用例全同第四文。除第二文外均爲第三版《金文 文見兩簋銘:「王命滿眔弔〇父歸吴姬飴器」。第四文見召卣銘:「不〇伯懋 1440 兓 字條(見《商權》)。甚是。參見本書第 31 條。 此五文第一文見天亡簋銘:「不〇王則處,第二文見子〇爵銘,第三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五文釋 發於 誤,應釋既及替,前四字應移入

[278] 1589號 承

六六九頁第五欄金文 六六

此文見衣簋銘:「孚戎兵〇孑戈号備矢」。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

如此。注云:「借作盾」。

是。「┩」即「盾」字的象形初文,「豚」則是加注的聲符,0580 號盾字條 (見唐蘭《伯茲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載《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甚 下已將此文釋爲「盾」字,注云:「从十脉聲十象盾形」,甚是。此又釋作 「豚」,注云借作「盾」,甚誤。故此注應删除。 今按"唐蘭先生指出,字从「十」(即盾形),「豚」聲,即「盾」字

[279] 1590號 多 六六九頁第六欄金文 🕉

今按:此义釋「豸」無據。林澐先生指出應釋「虧」,怕篡 「薦」作「少す」(見《竒榷》)。甚是。 此文見亞形〇父丁觚。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連 字从

金文编第九

[280] 1592號 % 六七〇頁第二、三欄金文學(余文略)

删除。 「貘」,不可信。第四版《金文編》已將其隷作「獏」,附于犬部,故此條應 今按:此文見如卣等,均从「犬」、「莫」,第三版《金文編》釋爲

[281] 1595號 %

六七三頁第四欄金文 化

如此,注云: 「說文所無从二易相背義爲悖」。 此文見中山王 翹昔 壺銘"「臣主〇位」。第四年版《金文編》所增收,隸

换義的「易」字應無可疑,而此文又作二「易」相顛倒形,當是以此來進 今按:《中山王 舞音器文字編》釋爲「易」,可从。此文于銘中用爲變

噲與子之,其事與史籍所載完全相合。此文應入易字條下。 一步顯現其變換義。銘云「臣主易位」是説臣與君主交換了位置,指燕干

[282] 1601號 好 六七八頁第一欄金文 美

辭。其説甚是。故此文應入「御」字條下。 此字亦「御」字。蚉壼「○右和同」指御者和車右配合得好。釋馶則不成 《商榷》中亦指出《金文编》釋駁誤,0275 御字條師實簋作「秀」,可證 今按:《中山王學 器文字編》隸作駁,注云「同駁」。林澐先生在 此文見查壺銘:「〇右和同」。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283] 1604號 駐 六七八頁第四欄金文 金

民作四牡彭彭駐殆爲牡馬專字。」 不从牛四駈汸:詩烝民作四牡彭彭」。甚是。《古文四聲韵》載《古老子》 「馬」在表示「畜父」這個意義上當時已無不同,尤其是《説文》已用 「牡」字將二體統一了起來,因此「駐」完全可視爲「牡」的古文异體處理, 「牡」作「烙子,也从「馬」作。由此知戦國古文「牡」字从「牛」从 今按:「此文已作爲异體字收入 0119 號「牡」字條下,并注云「从馬 此文見蚉壺銘:「四〇汸汸」。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詩烝

將其單列于馬部已無什么意義,故應删除。

〔284〕1607號 鹏 六七九頁第一欄金文 四十

、❷ 」(見《金文編》四三六頁「買」所从),無一作「w」」形者。文「网」作「凶」、「図」(見《金文編》五五頁「犅」所从)、「図」、 若云當與懶同意懶爲特牛則鵩爲牡馬」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M>」今實不知所从,故此文應入附録下待考。 爲錐未確)〇世匹錫大」。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郭沬 今按"此文左旁所从 89 并非「岡」字。「岡」字从「刈」从「山」,金 此文見大鼎銘:「王召走馬痛令取雠(按原篆作於《金文編》將其隷定

[285] 1619號 名哈尹 六八一頁第五欄金文 打升

用」。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改釋如此,注云:: 「説文所無」。 此文見史〇匼(據《金文編》下注語)銘: '史〇作旅 須皿

字條 (見《商權》)。金文「史」字時有缺筆,如作「少了」(見元年師兑 類,林説可信。 簋)、「己子」(見頌鼎),此文 宮兰 下所从「日书」和上舉這些形體當爲同 文隷定爲「色爭」誤,「DA」應是「史」鑄造走形,應併入1618「爲史」 (見十・二八),《金文編》器目表亦收入須四類。今正。林澐先生指出,此 今按"注語將「盨」誤作「匠」。《三代吉金文存》將此銘收入盨類

此二文見士父鐘銘:「鳥図"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金文編》改釋如此。

字不明,故將此二文釋入「否蒙」下似不妥當。林澐先生認爲應併入1618 類。从形體上看,釋「色泉」可疑。而「 兔泉」不見字書,今應讀爲什么 號(見《商權》)。似 可从。 鐘銘作「色泉」,但此文「色」下所从作「ひ子」或「ひ尸」,與「泉」不 今按:此二文釋「色家」从辭例上看似可通,因爲在〇的位置上,他

〔287〕1633號 袒 六八六頁第二欄金文 吳

云:「説文所無」、「古籍作田或畋」。 此文見蚉壺銘:「茅蒐○獵」,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隶如此,

爲田獵之田的專字。加犬旁者,當是與犬跟田獵活動密切有關。 似當除去。否則易讓人作爲偏旁看待,故應隸作細。銘中用爲田獵之田,應 '田」爲田獵之田,此文亦可入田字條下,注明后起田獵之田的專字。 今按:此文「田」旁下一畫爲飾筆,戰國文字加此等飾筆習見,凍定 占以

[288] 1636號 括 六八六頁第五欄金文 XXH

此文出自中山王卿音鼎銘,「親命升夫〇」。第四版《金文編》行時

收。注云:「説文所無」。

壺「佃」所从)、「┫~」(蚤壺「佐」所从),與此形异。而「豕」旁作 漢字構形規律推之,當从吾聲,故字當入豕部。銘中之義待考。 此形同。故字當从《中山王魁皆器文字編》隷爲藉。藉亦不見于字書。以 「元少」(中山王雙音鼎「家」所从),、元少」(中山王譬鼎「蒙」所从),與 所从非「犬」,乃「豕」字,中山王 雙 器銘文「犬」旁寫作「メ<~」(姿 今按:此文不見于《説文》,但摹録及隷定均不確。原拓作云中。左旁

[289] 1644號 DOW 六八八頁第三欄金文 升 SW

釋「能」, 于銘實難讀通。故知釋「能」不可信。此文也見于包山楚簡: (下亦以〇號代替) 今按"此文比金文「能」字上多一「羽」旁,與「能」字形體不偕:又, 此文見鄂君啓舟節銘:「歲〇返」。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多多各哉發,酉《飲。(見《包山楚簡》圖版九〇) 既禱至福。(見《包山楚簡》圖版九一)。 霁石被常之繁,○禱于邵王哉牛,饋之,○禱于文坪亦不君、部公子 冬亦不之歲,癸亥之日,〇禧於邵王說牛,大城之,饋之,邵吉爲拉,

當的位置上又用「鬼企」,如《包山楚簡》240 簡: 顯然上例中用〇的地方〇都不能讀成「能」。在包山楚簡中和這個字相

蔡公子家各散狱。 與止禱邵王說牛饋之,與企禱文坪栾君子良、部公子春、司馬子音、

字很可能屬于循音用字之列(但也有學者認爲能禱與的文禱、與止 禱是表 讀如「舉」。現在我們可推知「雙企禱」、「雙人禱」、「程能禱」,「禱」前之 从「能」者,能者熊屬,大概與「好交」所从之「犬」用處相當,總之,應 當讀爲「舉」, 古代「舉」是祭前殺牲盛饌的一種行事, 《周禮·膳夫》: 很可能是聲符,「羽」「舉」古音相近,字从羽聲猶「炮突」从與声,而其 示兩種不同的禱祠),如此推斷不錯,則 烹能 當也是讀如舉,字从「羽」, 「學大禱子宮地主一點」。)、學文」見中山王相音鼎銘:「學人賢使能」句中, 在簡文中上見「好公禱」又作出文人禱,(見《包山楚簡》204 簡 金文編第十

是殺牲盛饌進行祭禱,這與「禱」后帶有所祭對象及祭牲是相吻合的。 因疑 「王曰一舉」,鄭玄注:「殺牲盛饌曰舉」,有時也代表祭祀,《禮記·王制》「山 出市買之府商至歲終要全部返回之意,這就使上下文意相互貫通了。 川神祇有不舉者」,鄭玄注:「舉猶祭也」。如把羽能禱讀爲舉禱則應解釋爲 「冠能」或即「舉」之或作。 如果是這樣,則銘中應讀爲「歲舉反」,謂鄂君啓派

文,形同,略)第五欄金文發了(本欄第二文形同,第三文从 〔290〕1645號 豩外,六八八頁第四欄金文秄子(本欄下還收有三 「又」均略)。

增收外,其余均爲第三版《金文編》所收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榷》)。甚是。其所从的「孩」、「好行」等都不是「豩」,而是「妖」,應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諸文釋「**愛」根據不足,**宜入附録(見《商 此諸文以次見見衛 4至 等。除第四欄第一、二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

入附録待考。

〔291〕1672號 斧1 六九七頁第四欄金文 去去

此文見〇簋。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

《三代吉金文存》六•五一),與「者」之作「光」(或者尊)除去點后完 文下原注「本古父乙簋」,實際器是奢爲父乙作簋。故當改稱奢簋。 全相同,而金文中「者」字又本可省去所从之點,如白者君 匜 「者」字作 《金文編》因之。 「者」,自當釋爲「奢」。金文中以「奢」爲作器者名也見于奢處 。又,此 「出)」,蛮壺作「叱ョ」,所以此文从「者」没有問題,字从「大」从 今按:此文舊或釋爲「奢」,甚是。原拓此文「大」下作「★)」(見

[292] 1676號 以入 七〇〇頁第二欄金文 少八

此文見〇王光逗戈。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鼎獸所从「夫」作必人形體大致相近,故應釋爲「夫」,入夫字條下。銘中 今按:此文釋 "吴」于形無據,金文吳字概無作此形者。此與王子午

[293] 1677號 《人》七〇〇頁第三欄金文》人

「走」字條下,如遵依《説文》,則當注明走之初文,《説文》訛爲夭。 此文見亞數爵銘。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爲「走」之初文,見甲骨文。后增「止」旁繁化,故應入

〔294〕1682號 太 七〇一頁第五欄金文 人

版《金文編》所增收。 此文見墻盤銘:上帝司媛〇保受(授)天子館(館)令(命)」。第四

録待考。 文所見亢作「木A」等形,也不作「木L」形,今實暫不能確識,宜入附 年》:「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以釋「亢」義。但金 釋》載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以「亢保」連讀,又引《左傳・昭公元 勤《新出青銅器研究》)。裘錫圭先生則釋爲「亢」(兒裘錫圭《史墻盤銘解 由「宀'」與「 亻 」兩部分組成,并不从「大」。李學勤先生又隸作 从大,象偏曲之形」(據段注本)。而此文寫作「木宀」,不作「木宀」形, [八],讀爲 「卬」,解爲語首助詞(見李學勒《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載李學 今按:此文釋「尤」可疑。「尢」字《説文》説爲「煁也,曲脛人也,

[295] 1692號 →常 七〇六頁第五欄金文 ↓午

此文見静簋銘:「吴〇」。人名用字。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

版《金文編》因之。 所从之「予」作「'术'」,與此形同。貨幣文「予」作「不中」(見《中國 亥鼎),或作 「馀」(兮甲盤)(見《商榷》)。其説甚是。季宫父臣「姊」 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二九二號),文稱「中水」即「沖水」,亦即 「吽」(甲346),或作「吽」(后上15・14),金文「魦」作「帥」(乙 部,許訓「止也。从宋盛而一横上之也。」 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亦與此形同。「中」見《說文》 出 「濟水」。(見黄錫全《〈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先秦貨幣〉釋文校訂》載《第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此文釋「幸」誤。應釋「中」。甲骨文「鹶」作

〔36〕1695號 天 七〇八頁第一欄金文 四大

义時也應照此法進行,我們已知金文「數」字或从「目」从「矢」,「目」旁 从 、 人) 旁即 「 矢 | 旁之訛,金文从 「 矢 | 旁的字, 「 矢] 旁有時就訛近 从。「數」字初本从「目」从「矢」,此文从「目」與「數」字古文同,下 在「矢」旁之上,此文 、 久 一上正从「目」旁,由此可推断目下之 還从「厂」,與「侯」所从同,因知「厂」中「 大 」旁代表矢旁,在釋此 則說文必當有从日大之字今佚去耳」。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案要默 从三大三日二目爲 圌 三目爲 罢默 一個偏旁。例如金文有字作「人人」,我們知其爲「侯」者,因爲這個形體 (大) 判斷這樣的一種形體是从「矢」還是从「大」必須借助其中的另 今按: 劉釗先生釋爲「數」(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可 此文見縣妃簋銘:「休伯〇 口四即縣伯室易君我隹易壽」。第三版《金

所从。故此文應入「數」字條下。銘中所用之義待考。 「人」應代表「久」旁,如同南宮平鐘「無數」之「數」作「〇久」者下

[297] 1702 - 地 七一一頁第四欄金文 1/1/1

此文兒雀壺銘:「世世毋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

云:、義如犯」。

其聲 旁在 先秦 占文字和小篆里有繁簡的不同,有時古文字聲旁較簡,小篆 期),極是。范字見《説文》,从艸汜聲,汜聲又从「水」、已聲,此文 聲穷本身就足以它的聲穷爲聲旁的一個形聲字(參見裘錫圭《戰國璽印文 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二 「屮」下所从的 、▼ 」即「已」字。裘錫圭先生曾指出,有很多形聲字, 「少」字,五十三頁有「3~」字,都是「范」字的省作,(見李學勤、李 今按:李學勤、李零二先生指出此文从范省聲,《占征》附録三十頁有

字考釋三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輯)。説甚是。如此則「中巳」和范聲 喜加「立」爲飾,如「長」寫作「張」(《古璽文編》99 頁),「飼」寫作 旁只是簡繁的不同,占文字从「 屮 」从「 艸 」往往不别,如甲骨文 要諫其隱而傷恩,與銘中「毋犯」所用正同。字應入艸部,注明假爲犯。 之而告誡子孫要承繼先王之德,「世世毋犯」,也就是説世世不要有傷其恩。 「犯」之傷恩義見《禮記・檀弓》,其云「事親有隱而不犯」即謂事父母不 上分通暢, 銘句前言先上德行盛廣, 次言念其德不可復得而潸然流涕, 「鉰」(陳侯因資錞),此文之「立」疑也是此類無意飾筆,故字徑可釋爲 「艸乜」、「范」。此文又从「立」,實則「立」應爲無義之飾筆,戰國文字每 「焚」作「艹)」,也作「亠)」,《説文》「芬」字正篆作「火介」,或體作 ·范」,「范I、「犯」古音同,銘文中即是借「范」爲「犯」,以此驗之子銘, 「繋~」,古陶文「蒼」作「*上」,《汗簡》作「*1~」,故「中已」即等于

九八

〔298〕1703號 潜 七一一頁第五欄金文 8

此文見單〇訳戈銘, 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之注。 【蜡,驚兒】)(見《商榷》)。甚是。故字頭應改作 脩 ,删去「説文所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烙 隷定爲踖而注【《説文》所無】,誤。《説

〔299〕1706 號並自七一二頁第二欄金文 Wb

注云"「今俗作替」。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番生簋銘:「虔夙夜専求不○德」。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今按:此文林澐先生釋爲『翌日』(見《商權》)。劉釗先生亦釋爲『翌日

金文編第十

; 九九

蒹草,小篆作「鞣坩」,變从日,金文曾作「八田草」,小篆作「台草」,變从 許云从並自聲。收其或體作「營」,云或从「曰」,又收其或體作「糕ㅂ」, 从首部作 「っこ,向前,而「兓」首部作 " こ 」,向后,但此類形體向 甲骨文从「豺」作,「豺」旁或又寫作「於一,「豺」與「豺」并 云或从「羝」从「曰」。無一从「 殄 」者。金文「兓」字寫作「好) 」 中很多从「曰」的字是由古文字「 乊 」演變而成的,如金文曹作「 「777」可釋爲「兓」字。文下从「 ゼ 」,小篆「砮」字下从「臼」,小篆 前向后并無別,如天亡簋作「アスス゚」,滿簋則作「蛭科」,故此文所从之 無區別。古文字形體演變中發生穿透或收縮筆畫的現象例不勝舉,此文所 (見《金文編》三一六頁),與此文所从「 777 」相比,頭部筆畫穿透。 「曰」。等等。所以此文應釋爲「翌三。「聲」見《說文》曰部。銘中應讀爲 見劉釗《古文字構形研究》),并是。「替」字《説文》小篆寫作「엡白」,

僭(对、僭古通,《書·大誥》:「不敢醫上帝」,三體石經引「好」作

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與國人交上于信,僭,差也」。孔疏:「毛以爲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毛

「僭」), 「不僭德」是古代人非常重視的一種品德,見《詩・大雅・抑》:

當善慎汝心之所止,使長止仁信,不過汝之威儀,令不差貳,不殘賊,王 能如此少矣」。由此知所謂「不僭德」即一種專誠守信,無有差錯之德,有 止,使長止仁信,不過于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 擁護的局面,所以銘文中説「虔夙夜專求」,并 要以此來「諫四方」。 了此德,就會如《詩》所説的出現一種「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得到人民 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

[300] 1723 號 声叉 七一六頁第一欄金文 夕了

當運譯爲義 」。此文釋「慶」確有問題,林澐先生指出,「慶」應从「應」, **鲖器銘文選》釋爲「嵌」,云「舊釋慶,非是。字形與『義』字完全一致,** 今按"審原拓,字作「此厂(見《三代吉金文存》九・一三),上部 此文見天亡簋銘"「隹朕有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此字上部分明作「的」,釋慶誤(見《商權》)。極是。而「運釋爲義」也 第三版之誤, 今正。 過于臆断,「约」下之形仍與一改了下所从有所不同。應入附録待考。又, 本條本頁第四欄第一文下注語「高弘有慶」之「弘」實爲「引」字。此从

〔301〕1733 號智獎七一八頁第三欄金文400(另三文形同,

第三、四兩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第一、二 三文見馬鼎銘: 「于匡朕肅〇」,第四文見陳侯因次月傳打銘: 「大〇克成」。 文系第三版《金文編》所增收。 此第一文見墻盤銘:「承′狐追○」,第二文見默簋銘:「字○遠猷」,第

實爲一字。極是。古文字从心从言可相通, 而謨慮用心, 故「謨」字更可 先生在《周厲王胡簋釋文》(載《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文中指出,慕謨 今按:此四文在銘中均當「謨」字使用,應即占文「謨」字。張政烺

于《説文》言部,許訓 [議謀也]。 「蕞」后又分化出來的一個字。故「蕞」與「謨」應是占今字關係。謨字見 以「心」旁爲形符,「謨」字當后起,應是在 「墓」后來被假作墓欲之

[302] 1736 號班公七一九頁第一欄金文 任》

此文見中山于興音鼎銘"「非〇與忠」、又,「修教備〇」。第四版《金

文編》所增收。

寫作「Ⅰ」(見楚帛書)、「Ⅰ」(見古璽)等形者,但絶無作「Ⅰ」」形者, 同。而壬字中山器銘中一律作「土」,戰國時所見其他器上的壬字盡管 有 綫條化則并應作 ▼ 。义仰天湖楚簡「玉」寫作「 ₹ 」,中部寫法正與此 因此把這個字所从的「 玉 」釋爲壬旁是錯誤的。這個字應隷定爲「恁」。 「玉」字或作「王'E」(見《中山王盤,器文字編》一四 0 頁),如將其中部 今按:此文右上所从作 「王」,乃「玉」字。中山王墓所出玉器上

人有將玉與美德相比之習,認爲玉有信的美德,所謂「孚尹旁達,信也」 '信」字或有从「人」从「心」作者,此多增一「玉」, 應爲追加之義符。古 在使用「心」旁爲形符的基礎上又增以「玉」旁不難理解。 (見《禮記、聘義》),信爲古人所看重的一種美德,玉則可與相比,則信字 字不見字書,可附于心部。銘中讀爲「信」,疑即信字异體,古璽文

[303] 1749 號於史七二一頁第四欄金文 父史

此文出自中山王璺。兆域圖:「〇后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

义可釋爲 「悴」。「悴」見《説文》心部。 同字,后雖于「衣」字下加區别符號分化,但用作偏旁仍混用不分,故此 今按"釋 [在] 不可信。此文从「衣」作,古文字「衣」、「卒」初本

[304] 1756號 忤 七一二頁第五欄金文 十十一十七

釋如此,并于第一义下注云:「説文作啎从午吾馨逆也」。 一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二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均 此第一文見春秋末蔡侯 鰡 盤。第二文見蔡侯 輶 鐘「既〇于心」。第

均無「午」旁的形體特點,可見不得將此二文釋爲「忤」。今諸家或釋爲 着,寫作「↑」、「↑」,而此一文「心」旁上所从作「↑」或「↑」, 體特徴,即中竪-加有「<」旁或中竪穿過「<」,穿過「<」者中竪都加 壺「寶」所从)、「 ← 」(楚公랗鐘「寶」所从),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形 子午鼎)、「 ← 」(吉日壬午劍)、「 ← 」、(洹子孟姜壺)、「 ← 」(陳侯 始,所見「午」字(包括作偏旁者)作「 ← 」 (陳侯午尊)、「 ← 」 (王 一點畫或橫畫,「午」字的這些形體特點,在蔡侯 瓣髓器銘本身中也被保持 今按:此一文 、心〕旁——所从均非「午」旁,釋「忤」不確。自春秋

愈〕,甚是。古璽「愈」或作「←世」(《古璽文編》10.5),與此第一文 二〇六

塱。此種「觑)」字應是由西周晚期「劃>」(铁鐘)的寫法而于「心」旁 形同,而第二文是將中竪所加的 「 ● 」拉成横畫的寫法,因此并應釋爲 上中竪加飾而成。當然它們都因 虿⑵ 上所从的 「▲ 」后來進一步變爲

「❷ 」再變爲 「❷ 」形結體而消失了。

[305]1758號《心七二二頁第一欄金文鶑坐(本欄下一文形同用同 略)第二欄金文≈❤️

云:「說文所無,讀爲順」,于第二文下注云:「又讀爲訓」。 「是又軾德遺〇」。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于第一文下注 此第一文見中山王傳一鼎銘:「敬〇天命」,第二文見中山王傳一壺銘:

字作、到了」又作「廿」(見《古電文編》51—52頁)。《說文》「諄」字 今按:此义應釋爲「訓」。古文字「言」、「心」二旁相通,占置

于假「訓」爲「順」。「訓」字見《説文》言部。 正篆作「部門」,或體作「」一等等,例子很多。此文于銘文中正用爲 金文寫作「깨'」(何尊),與「訓」均从「川」聲,讀爲「順」者,應屬 「訓」,故釋爲訓形體與辭例都屬有證。銘中或又讀爲「順」,「順」字西周

[306] 1761 號聿: 七三頁第五欄金文

雲"「説文所無」。 此文見禹鼎銘:「于厓朕〇墓」,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

分爲「来」、「子」、兩部分,則「未」形合于西周,而「子」則不 分爲「卦」、「分」兩部分理解的,實則西周時期的金文「聿」旁只作 《商周青銘器銘文選》)。《金文編》以爲此字从「聿」从「心」,當是將字切 「肀」,馬鼎爲西周時期器,勤銘者不可能把「聿」寫作「卦」,如要切 今按:《金文編》所收此文華録不確,原拓作「妻ひ」(見馬承源主編

下部作「 レ 」形更能確證即「山中」字,因此諸家或將此文釋爲「肅」字 部「子」即「常」字。墙盤「淵」字寫作「五少」,與此極近,尤其是 是「心」旁。實則此文就應作這樣的偏旁分析,上从「聿」没有問題,下 應入「蕭」字條下。 極是,金文蕭字作「柔帝」(王孫鐘),正从「聿」从「 覑 」作。故此文

〔307〕1767 號業心七二四頁第五欄金文 単末分爭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文見中山王卿 壺銘"「惲憚〇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

當也用「業」字,因隨上面「憚」字而加了一「心」旁,遂成爲「懼」義 《集韵》: 通作「業」。《詩·大雅·雲漢》以「業」表「惶人」,故疑此處本 之「業」的專字。《說文》訓「業」爲「大成」,而表示成懼義應屬假借,故 今按:此文應釋作「僕」,「僕」見《廣韵》,訓「懼」,音「業」。

竟可直接釋爲業,入業字條,注明「懼」義之業專字。 「業」與「惶体」應是古今分化關係。但后世仍以「業」爲「惶」,故字也

[308] 1768號 宣心 七二四頁第六欄金文 人間以 人間

壺銘:「溫又○鳩」。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 此文第一出自中山王豐青鼎銘:「亡〇煬之慮」。第一出自中山王風苦

煬」即《楚辭·大招》「魂乎歸來,不遽惕只」之「遽惕」(見于豪亮先生 是《廣韵》魚韵「强魚切」下訓爲「怯也」的「戊烬」字异體,「虎塚」與 即見于即鐘和壬午劍的「虎堂」的簡化。故此文應釋爲「定漢」,它應該就 「遽」通,《廣雅·釋詁》遽,懼也。又,朱德熙先生曾云鼎、壺中的〇 研究》(文载《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字从「心人」,當 今按:此文朱德熙、裘錫圭二先生在《平山中山王墓鲖器銘文的初步

《中山三器銘文考釋》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二先生所言應

此文所从之「50次」極近,其「4人」中之「。 」及兩旁之「 - 」爲 是。即鐘「虚」所从之「世八」寫作「少心」,吉日壬午劍寫作「必必」,與

文飾,人形下从「止」不从「止」同。所以此文「宀」下从「 サトヘ 」 没有

問題,于省吾先生謂「业八」即舉之古文(見于省吾《釋形光》載《考 古》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可从。然則此文當从「豐二,得聲。「豐二、

見。「心实心」與「懅」可以理解爲是選用聲符用字不同的异體。所以把此文 [秦] 古音相同,「坐下」上之「宀」應爲裝飾。古文字み「宀」爲飾者習

釋爲「虎隊」辭例及形體上都有所根據,應从之。

[309] 1770號煙七二五頁第二欄金文本的以 為此

此第一文見〇季遽父尊,第二文見〇季遽父卣。第四版《金文版》所

增收, 隸如此, 注云:「説文所無」。

去義符作「恼巴」。因疑此文應釋作「恼巴」。「恼巴」字見《玉篇》。 聲者又省其義符只从「亶」聲,如篆文寫作「館」,故「檀宮」字也可省 例應有「喧嚣」這種形體。如同籀文「論理」作「論理」,后來从「曾五」 今按,此文从「亩野」,「亩野」,字后來追加了聲旁變作「喧喧」,則依

〔310〕1772號 猷 七二五頁第四欄金文 公的

此文出自王孫青鐘銘"「梅〇不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失」),追加心旁十分自然,猶同圖謀之圖加心旁作圖2。又,在王孫遺者 追加形符造作專字。「猷」在銘中用爲圖謀義,(「誨影不)以」謂「謀猷不 均假「猷」字爲之。古文字在形體發展演變中每喜于假借字基礎上爲某義 文謀猷之「猷」獸簋、獸鐘、墻盤、克鼎、毛公鼎等器銘中都有用例,但 今按:此文于銘中用爲謀猷之猷,應即謀猷之「猷」的后起專字。

文即謀猷之「猷」的專字。謀猷之「猷」后來就用「猷」(或寫作「猶」), 故此文應入猷字條下,注明「从心」。 鐘銘中,「誨憋不飤」一語又作「誨麩不飤」,而熨即猷之异體,更可證此

金文編第十一

〔311〕1815 號 淵 七三五頁第五欄第二文下注語

應改爲「汋」,參見本書第313條 今按:此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文下注語所引銘句中、没]字

〔312〕1816 號 浴路 七三五頁第六欄金文 经

云"、从水从瞻」,録其句例爲「入湑沉澧滌」,下又注:「今作澹澹水在澧 此文見鄂君啓舟節銘,爲水名。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注

金文編第十

水北一。

字作「發記」、二文形體基本相同、右旁除去下「水」作、香苦」、「春日」、 而見于車節銘可確知爲「詹」旁者則作「公口」、「公口」, 「言」上从 與此不同,可見并非「詹」旁,釋「澹」是不正確的。朱德熙、李家浩二 「八」,與此形體完全不同。又楚器龍節「檐」所从「詹」旁作「云D」,也 除朱、李昕舉見于信陽簡的「丝砕」旁與此文除去水旁所余下的部分基本 爲聲,并證明「爲本」確系指油水,其說極是。「爲計」字屢見于楚文字, 先生在《鄂君啓節考釋(八篇)》中認爲字从「水」从「終訴」,「終訴」以 相同外。包山簡也有「丝环」字,寫作「经子」、「经」、「見《包山楚簡》圖版一六 八)等形者,并與其極近。「浴路」不見字書,其从「路」學,又恰指油水,應即 極近,彼此應只是聲旁甩字的不同。所以似應直接釋爲「油」。又,后凡注語 从、终叶」聲、田二終日古并爲喻讨字,一在幽部,一在宵部、宵幽旁轉、聲音 「油」字异體、《説文》「油、油水。 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从水、由聲」。而此 中涉及此义者均應改作、浴一、不復一一舉校。 今按:一九五八年所出舟節銘此文作「蛭子」,一九六〇年所出節銘此

[313]1822號 門 七三七頁第一欄金文 人心

所增收,注云:「从水从四分省」。 此文出自中山王學鼎銘:「蒦其○于人也寧○于淵」。第四版《金文編》

践阼》的图案之銘:「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見《李學動集》242頁),所 爲「溺」。「汋」、「溺」占音相近。李學勤先生指出此語類于《大戴禮記・武王 言極足^o 、 回 」,與此形迥異。故字只能釋爲「汋」。「汋」字見《說文》水部。銘中當讀 明顯,與我簋的所从的「勺」形體全同,而「巨又」所从的「巨」金文作 今按:此文今諸家多釋爲「汋」,甚是。右旁所从「(3)不作「~)」十分

〔314〕1826 號 紭 七三七頁第五欄金文章。(此欄另三文形

甚是。 「 m 」持二倒、矢」。林澐先生指出此諸文釋「濂」誤,宜入附録(見《商權》)。 今按:此諸文所从之「舐」釋「兼」可疑,兼从「ヲ」持、「禾」,此从 此文見言为鼎、趋鼎、令鼎、司父鼎,均用作人名。

〔315〕1834號 /// (%) 七二九頁第五欄金文 四村

林説文涕流兒从水椒 省聲」。 此文見蚤壺銘:「○○流涕」。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从雨从

例。當然「霰」在銘中也可讀爲濟,但讀爲濟應屬假借。 从「雨」作,當是因與「霰」連用而受「霰」影響所加,此種現象古文字中本有其 霰」,王逸注:「涕下淫淫,如雨霰也」。「霰」見《説文》雨部。至于銘中涕字也 支,th,分散之意」,據此知「th,」應爲「散」之初文,故應隸作「西師」,釋爲 「霰」,先秦以「霰」形容流泪見《楚辭·哀郢》:「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若 今按:此文釋「潸」不可信,文从「雨」从「枯」《説文》:「挾 从 林

[316]1835號 流

七三九頁第五欄金文 那以

訛,即本應是小小,中間點飾。拉成了橫畫而似「米」形,應注明、訛从米」。 今按:此文釋「涕」甚是,但文下注从「米」則不當,此「小小」應是水旁之 此文見 壺銘:「霰霰流○」。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317〕1838 號 沪 七四0頁第二欄金文 以

此文見者〇鐘銘。第二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說文所無疑即漢字。第

四版《金文編》删去後四字,隸定因之。

刀」旁正與此文右旁同。「汈」不見字書,可附于水部待考。 今接:此文舊或隸爲[汉],甚是。此銘[剌]字从[刀]作,寫作[割]。

[318]1844號 滞 七四一頁第二欄金文

此文出自成伯孫父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說文

所無」。

个按:此文左旁所从非[水]字,西周金文[水]無作此形者。 實應即

書所無,應从、帚一得聲,可將其附于米部待考。 作「小小」,與此文所从祠,故字應改隸爲「稀」,稱」字見金文,用作偏旁。字 「米」旁之訛去中横。、米」作偏旁訛成此形者也見史免簋「施」字中,米旁寫

[319]1846 號 黑 七四一頁第四欄金文 即

「説文所無」。 此第一文見〇伯尊,第二文見〇伯卣。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

究"),其後,劉釗先生也撰有《涇伯器正名》一文(載《文物研究》五、黄山書社 爲、涇」(見李學勤《西周時期的諸侯國青銅器》載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 作「大」或「大」,根本不作、即一一形,顯然此旁不是黑字。李學勤先生釋 黑所从),晚期寫作,東公「人人用多父盤之所从),上部一律作鋭首形,下部 (《合集》29508),西周早期寫作「♠大」(虧伯駇簋),中期寫作「♠火」(諂燻簋 今按: 隷定「湮迩不確,一文左旁所从不是「黑」,「黑」字甲骨文寫作

將此文中點飾全部除去則作「四」,其爲「至」字看得就更清楚。故此文當 从李、劉 一先生釋爲、涇」,「涇」字見《説文》水部。 徵仍被保留,而其下部如除去點飾,則與一至」字下部寫法完全相同。如果 一文雖將居兩旁一、 乀 」拉直,但中部一「 ~ 」仍清晰可見,是「 茲工」字特 出版),對一义是「潛」不是「黑」進行了論證,李、劉一先生說極是,西周金文 、 ※Ⅰ」作「四→」(克鼎),上竪畫作三曲(「宀」形)是其重要的形體特徵,此

[320]1856號 WORY 七四二頁第四欄金文 99

《商權》)。其説甚是。《下不見于字書。因是族氏名用字,可附于邑部待考。 060250字條。《說文》邕字籀文作心。,尚不从邑。故此字應隷爲 吓 八見 今按:林澐先生指出字 釋邕誤。邕字乃由从水从口之字訛成。多看 此文見〇子上雕。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文編第十二

[321]1893號 乳 七六一頁第三欄第二文下注語

物館,……不是益,而是一個小橢杯」(見文電《新版〈金文編〉評介》載《考古》 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故器名應改正。 今按:此入下汪器名「史孔蓋」,文電先生指出:此器、現藏中國歷史博

[322]1898號 劉 七六五頁第一欄金文 (余文略)

收有 一文。一凡屬 羌鐘,一見伯〇簋,因形同,故略。第三版《金文編》釋爲 此文見伯〇尊。本欄下除此外尚收有 沂 伯簋一文, 鲁鼎一文, 第二欄

金文編第十二

第四版《金文編》改釋爲到,注云:「人至爲到會意說文从至刀聲非」。

讀不通銘文。余作人名,義無可尋。此文可附于人部。 韵》训爲「堅」義之住,「武弘」似爲勇武堅剛之意,而釋爲「到」在這些地方都 出的送報金百鋝的使者),在鳳凰羌鍾銘中見于「武釞寺力」句中,疑讀爲《廣 致兹人)句中,當讀爲送致之致。句謂把這三爵金用以送給此人(此人指晉派 「至」、从「人」甚明,可隸作致,字應从「人」、「至」聲。音鼎銘中見于「茲三舒用 今按: 將此文改釋爲「到」形體上辭例上都毫無根據,不可从。此文从

〔323〕1926號 自 七七三頁第一欄金文

此文出自拜王子鐘銘。「○于四方」。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注云"「或从女」。

跪跽人形爲主體,以突出其耳部使聽聞貌見義,西周以後人形跪跽狀態逐漸 今按:此文釋爲「聞」甚是。但注云「或从女」則非。聞字見于甲骨文,以

舉。此文人形腿部所增益的部分即所加止形的訛體,故注當删除。 消失,而此時又每喜于人形的腿部增足止形,或訛爲與「女」形相似,例不勝

[324]1929 號 縣 七七三頁第五欄金文 戶☎ (元季)

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第一文見考母作医〇鬲,第一文見考母作医〇壺。第四版《金文編》所

《「瑚璉」探源》載《史學集刊》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指出聲乃「聯」字初文,亦 語》之、瑚璉」。所言極是。、聯)字見《說文》耳部。 見甲骨文,演變至戰國作、同一形,爲小篆所本。本銘、医聯一以音求之即《論 今按: 何琳儀、黄錫全二先生已將此二文釋作「聯」(見何琳儀、黄錫全

[325]1936號船

七七七頁第二欄第一文下注語

形文•應注 从 ➡ " ➡ 象盾形」。 今按:此文作"幔",見卷簋。文下注「或从十」未確。'→一」乃盾之象

[326]1940號 爆

七七八頁第一欄金文 (4)

頁」、「孫治讓谓猶詩言柔遠能邇史記撓而毅徐廣云撓一作柔」。 此文見克鼎銘: 「○遠能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 「从廼从

釋爲懷柔之柔。孫詒讓以爲即撓之异文,說不可據,此文不从「手」,釋爲 「撓」形體―-缺乏避據。古書以「撓」爲「柔」當與音近相假有關。參見本書第 今按:此與1482號字頭下所收爲一字之异體,應并入一欄。隸作 曖

ДĴ

[327]1955號 城间 七九三頁一 四欄金文 李子(另七文略)

文下注云:「與昏爲一字說文爲友籀文婚即此之訛變又車部 饕字云爲文, 文編》注目。 四版《金文編》也因之。第三版于第八文下注云:「孽乳爲 聽了,第四版《金 占昏字,經典亦多以昏爲婚。」第四版《金文編》所釋全同,唯于注語中删去 「乂車部……古昏字」十字。第三版《金文編》于第七文下注:「假借爲聞」。第 「昏」、7、8雨文一用爲「聞」,一用爲「鰻」。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于第一 以一八文1、3、4、5、6均用爲婚,第二文既用爲「婚」,又用爲昏庸之

今按:據其子第七文下注云「假借爲聞」,于第一文下標舉籀文爲文

金文編第十二

態,古文字學者都已一致認爲是「聞」之初文。西周初利簋有多少字用爲昏, 占文「開」之本字,其源均是甲骨文之「好了」,此文突出人之耳朵作聽聞之 作本字而把本來是本字本用的聞說成是假「婚」字,至于《說文》于「婚」字條 充其量只能說、聞」曾作爲婚的占字存在過,但它是借字爲之,不能把借字當 孟鼎銘:「我聞殷墜命」之「聞」作、子)。 這種情况説明「聞」在古文字里字 借,只有和上子鐘銘用爲聞才是本字本用。這種本字本用在周初也存在,如 變,但形體的一脉相承看得十分清楚,用爲「婚」及「疑」都是因爲音近而假 子鐘)、「乳」、「乳」、「柔伯盤」,且又于表示人體的部分增加了足止形,盡管有些訛 簋)、「多梦」(克遷)、「小野」(`` 伯簋)、「金沙」(属书多父盤)、「金沙」(和王 顯然即此文之變,其後表示人耳的部分與人體部分都全割裂,作「勢」(諫 至于所收録的邻王子鐘銘一文應删除,入聞字條下。 形體,也是假「聞」爲「婚」。故《金文編》當于此文下注明占婚字假聞字爲之。 本用爲聞、音近相假爲婚,後來又用爲昏,更造爲、婚一,故从古今字的角度看 下收死的籀文「婚」作「强吸」,這個字从形體上看,顯然也是古文「聞」的訛變 「婚),知其以此八文爲婚之本字,其根據即《說文》籀文。其實,以上八文均是

[328]1956號事代 七九三頁第六欄金文 脚門

兄《說文》女那。 銘也頗爲費解。故此文應入附録待考。疑从「女」从"男」省"即「娉」字"「娉」 農自是西周早期器,易、要」字所从的、又一爲、 曰 一可能性不大。而且釋妻于 [数]5-](《合集》四五四七),金文《八父丁方》写作典写,并與此文有异。又, 此文見農卣銘:「使厥友〇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今按:此文釋「妻」可疑。「妻」字甲骨文寫作「點~」(合集》:i:一)、

[329]1957號 然 七九五夏第一欄第四文下注語

今按: 此义下: '器名'玄婦壺」,义電先生指出此器「并不是壺,而是一

金文編第一

有器形照片」(見文霏《新版〈金文編〉評介》、載《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十一 期),故器名應更正。 個方置,此器現藏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日本蔥儲支那古銅精華》1.20

[330]1984 號 間 八〇五頁第三欄金文が

此文出自○鉦。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高景成釋」。第四版

《仓文編》因之。

作、学、戰國古璽文作もり、與此旁形體相同。故此文應釋爲「媚」。「媚」字 見《說文》女部,許訓:「婦人妊娠也」。《集韵》訓爲好貌,又訓爲女名。 今按:此文右旁所从是「句呀」非「若」,蜀字甲骨文寫作 4、,西周金文

[331]1986號 端隔

八〇五頁第五欄金文

此,注云:「陳夢家釋或作臺左傳昭七年記十等人中有僕臣壹。 此文見不德簋銘:「王錫弔德臣〇十人」。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

字。銘中疑爲女奴名。 左旁疑从「素」、金文「素」作偏旁或寫成~←形(見蔡始簋「鞋」字所从)、與其 相近,此或将 >>< 形分爲一而成爲 >< >、故疑应爲「揉」。字見《集韵》,訓爲女 今按:此文左旁所从與「臺」毫無關係,不得比附《左傳》之文釋爲下壁」。

[332]1993 號 妶 八〇八頁第一欄金文 此了

此文是〇父乙簋。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 「于省吾釋說文有 戏

金文編菓干一

無炫集韵好同弦。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體,故直接釋爲「城」應無問題。「城」見《說文》女部。 是以它的聲旁爲聲旁的一個形聲字。所言極是。因此「妶」和《說文》中的 先秦古文字里和小篆里有繁簡的不同,有時古文字的聲旁較簡,小篆聲旁就 錫主先生在《戰國董印文字考釋三篇》一文中指出,有很多形聲字,其聲旁在 「妞」應該就是聲符繁簡不同的异體。又,《集韵》本來就把「妶」、「妞」視爲异 今按:字應直接釋爲「戲」,「戲」从弦聲,此从玄聲,而弦聲又从玄聲。裘

[333]2003號超 八〇

八〇九頁第五欄金文、妈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季宫父匿銘:「季宫父作仲」好○姬媵酉」,第三版《金文編》隷

字右旁所从不是1761。金文了61作了元》(鉄鐘)。和此文右旁所从區别十 今按:劉釗先生釋爲原弘(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極是。

1

體,不易辨認罷了。「瘧、」不見《説文》,《廣韵》有「蠔」字。 部中堅與「目」旁相連而作る火、呎ハ(見《金文編》二三四頁)形,此「八火」較 分清楚。此文右旁應分析爲「<\' 」(即「衣」)與「Q'、」(即「W、 」)的組合。 「賜」字作《三,所从「目」旁即其例。金文「眔」作「宍」,又或作曰:,有時下 「叫:」不過「目」中省去兩畫,其下「 ハ 」 寫得與「衣」旁下部兩畫連爲一 「 眔 」从「目」,西周金文「目」旁有時即將「目」中省寫爲一竪,如號季子白盤

[334]2006 號 條 八一 0 頁第三欄金文 野崎

《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仲簋。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

右,寫作中、小人、仲諸形、(見《金文編》八0七頁),如將此文分析爲从 (見《金文編》八0七頁),「爪」在「女」旁之上。但亦可將其移至「女」旁之左或 今按:此文可分析爲从「系」从「妥」,「妥」字金文寫作之伊、臣中、中

璽文「肌」作己月,小篆作「肌」,璽文胡作「古月」,小篆作「胡」等等,故此文可 結構者,小篆作左右結構者習見。如「沽」,戰國陶文作「吉三」,小篆作「沽」, 釋爲「綏」,「綏」字見《說文》糸部。 「妥」則其「妥」形與後一種寫法相同。故此文可隷爲「妥糸」。古文字作上下

[335]2009號哦八一一頁第一欄金文學

《金文編》因之。 此一文并見○鉦。第三版《金文編》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

字,或又从唯聲,如「淮」字金文寫作"滕(录卣),而彩鼎作"燧",古文字从 "惟,循此之例,則「動」小篆自可寫作「惟」。 雄見《說文》女部。 「唯」聲的字,小篆或改从「住」聲,如陳侯因省鋒「惟」寫作路 今按:此二文應并釋爲「婎」。字从「女」、从「唯」甚明,古文字从住聲的

[336]2032號 對了 八二四頁第二欄金文

格」。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滕侯昊戟。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注云:「从各汗簡、於釋

县戟),形與此全同。應釋爲「数」(格),假爲「戟」,「格」(数)「戟」同屬見母鐸 部。其說甚是。故應于文下注假借爲戟。 格斗字。」黃錫全《汗簡注釋》云兵器戟上有字作 然(蔡□□戟)、水(腠侯 今按:《汗簡》收有 於,釋爲、格,。鄭珍云: 《玉篇》說,斗也。是專制

[337]2035 號 野 八二五頁第一欄金文 PA

此文見囊鼎銘"「攻〇無敵」。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今按:此文釋「戰」不確,乃「禽」之或體。參見本書第 33 條。

[338]2043號 式 八二九頁第一欄金文 六

字亦應釋爲哉(見《商權》)。其說可从。 今按:林濱先生指出,此文隸定爲表誤。何尊 於 字既已釋爲哉,此 此文見伯○鼎銘。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八二九頁第二欄金文 我 我 於 外

《金文編》改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其中第三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 ○者鼎,第四文出自○者尊。第三版《金文編》一、二、四文入附録下,第四版 此第一文出自班簋銘:「○人伐東國」,第二文出自○伯鼎,第三文出自

寫作「弘」,此四文顯然就是它們的早期形體,其演變過程應是由 改 → 弘 書)變爲 14 (古璽)最後變爲 12年(小篆)。「'武以」見《説文》之部。 → 引,再變爲 引,最後成爲 辟,所从的「呈」猶同「呈」字由 呈(侯馬盟 今按:此文舊或釋「古玖」,甚是。 小篆「武」寫作「此八」,春秋书广鐘

此,注云:「說文所無」。 此文見中山王皇曹壺銘:「以○不心」。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

聲,與此文同。《金文編》0368號「誅」字條已作爲「誅」字收入其下,注云: 「从戈不从言」。此又重出應删。 今按:此乃「誅」字古文。《汗簡》收《義云章》「誅」字古文作、對,从戈朱

[341]2049 號 我 八三〇號第二欄金文]

此文見○簋。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

文編》因之。

字甲骨文作內 ,西周金文作內 (同簋)、或作業以 (多友鼎)、對 (卯簋)、 存》七·七)。徐兆仁先生釋爲「戰」(撲)字,可从。西周晚期「點」寫作 的一種變體,這可以找到很多例證。如「宰」字甲骨文寫作 뎾,西周作 옏 體,因此把,我,和到了西周晚期出現的"對、1樣,聯係起來很合理。 ♥′、♥ 者其初都是「辛」旁。 ⅰ、既从「辛」,又从「戈」,又是西周早期形 \$P\$(史歌鼎)。「鼕」字甲骨文作6P,、戰國作5P到、小篆作数金,這些後來从 (頌鼎),春秋或作 ☞ (魯原父簋)。「業」字古文作器炒,篆文作 ☞ 、「對」 X. 【 , 从 ¥ (从) 與否無别),而 ¥ 旁即是由「辛」旁逐漸演變而成 个按:○簋係西周早期器。此文原拓作 17、摹録欠確(見《三代吉金文

此文見蔡侯 饠 盤銘:「○義游游」。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

注云:「説文所無」。

例,也合于本銘銘意。金文「威」字寫作「軒(弔向盤),又或作「軒(痹 簋)、 儀攸仗」則意爲尊貴威嚴的儀表寬閑自得,十分通貼。 是不僅合于它文辭 通,从銘中→下文義看,此「○義游游」乃贊「大孟姬」語,釋爲「威」,讀爲「威通, 儀」句),知「威義」一詞乃先秦成語。此文正與「義」成辭,是釋「威」于辭例可 乗威義」均其例。傳世文獻《尚書・顧命》則作「威儀」(見「思志人自亂于威 見,如: 、旅敢肇帥井皇考威義」(號弔旅鐘),又如: 「肇帥井先文祖共明德 見尊鲜、作 彰 "左旁上所从未必「爪」字,金文「爪」旁無一例「爪」朝上作者, 均旁作或下作。此文或釋爲威字,可从。从辭例上看,「威義」一詞金文六七 个按:此文盤銘原拓作 款(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又

献(邾公華鐘)、舣(王孫誥鐘),篆文作 凘,,許慎以形聲字對待,但無論是 旁。「威」古音在微部影母,从「勿」得聲的「忽」古音在物部曉母,是「勿」古亦 字同,「女」上之 Э 疑即「勿」字,旨鼎旨字所从的「勿」作 と 、 E 者與此 意字。古文字作爲義符从戊从戌从戈同意。此文从女从戈,是與王孫誥鐘威 从戊還是从戌从戈,从語音上說都似不能充當字的聲符,故疑威本是一個會 有些相近,然則這個「勿」旁應是在「威」字的會意初文上追加上去的一個聲 自可充當威字的聲符。如此則字可隸作"飲,釋爲「威」,總之,此文應該就是 [威]字的一個异體,應入[威]字條下。

[343]2055 號 羊抖 八三二頁第六欄金文 羊セ

的[我]作 玐 、汝 、找 、苁 、兹 、卦、 37 、 38 、 84 等形(見(金文 今按"此文釋「義」甚誤。應釋爲「盂」。「義」字从「羊」、「我」聲,其所从 此文見戰國楚器仲○君臣。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子,且其左部也看不出表齒形的部分。顯然不是「我」字。實則爲「皿」旁之稍 圖表現出來,以保持「我」字的形體特徵。此下作「 ′~ 」,根本没有「戈」的影 編》八三二——八三三頁義所从),盡管書寫比較隨便,但右旁的「戈」總是力 是。故此文應入[盂]字條下。 残訛。將其殘處補足應是 竺 形,則「皿」形就看得十分清楚了。上所从作 一聲共畫(見吳振武博士論文《〈古璽文編校訂〉》)。羊、盂古音極近,其說甚 「~~」形,將二旁合起就是見于戰國楚器王子申盡孟的「盂」字,王子申孟孟 「盂」字寫作 \字云,與此同形,吳振武先生指出此類「盂」字是叠加羊聲,羊子

(344)2070號医 八四五頁第一欄金文 在5

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此第一文見考母作○聯鬲,第二文見考母作○聯壺。第四版《金文編》所

今按:何琳儀、黄錫全二先生已將此二文釋爲「医」(即《說文》當里之古

音求之,即《論語》之、瑚璉」(見何琳儀、黄錫全《「瑚璉」探源》載《史學集刊》 分正確。本銘之文與《說文》「舊三之古文「丟」應是一字,并指出本銘「医聯」以 見,金文中亦有其例。《說文釋例》引《博古圖》「医」作句,謂「借大爲夫」,十 往往易混,故可隷定爲「医」,「大」「夫」係一字分化,甲骨文「大」、「夫」通用習 文),指出「口」中所从的「矢」實與「大」字同,、矢二大」均象人形。在占文字中 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甚是。故字應入[鹽]字條下。

[345]2072號(b)八四五頁:—六欄金文BB(余文形同略)八 四六頁一——六欄(文略)、八四七第一欄(文略)

爲之,或从金、古等,或从金、从皿 古聲,或从口、从金。指一種長方侈口之稻 梁器。第三版《金文編》釋爲「蓋」。第四版《金文編》改隷如此。 此諸文或从 匚、古 摩,或从 匚、故 聲、 默 聲、害 聲,或以「害」

今按:高明先生認爲此字就是見于《說文》中的訓 "器也」的「諡」字(高

作「醬」从形體演化上看十分合理,二者之間不過是改换了一個可以通作的 互作。如《說文》收「鬴」之或體从「金」作公金(釜)、金文則从「缶」作公割 表之器在白公父匿銘中自名時將字寫作「碒」,从「金」、从「釦」、「古」聲。 明《鑑》着辨》戴《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可从。其重要證據是此文所 从匿之形制看,爲長方形侈口器。許慎當時大概未見此器形制,故不知器門 形旁而已。由此可知「臣」、「麼」、「碒」、「鈷」等等都應是「每三字的古文异體。 爲何形之器,便以「器也」渾言爲釋,不失闕如之旨。 (盆)(陳猷釜)。又,缶字本身又可迫加「金」旁作《玆(樂書缶)。故將「猛」釋 [鹽]从「缶」、从「皿」、「古」聲。古文字中表器名之字形旁从「缶」从「金」本可

金文編第十三

[346]2103號 经 八五八頁第六欄金文 8

音「宛」。銘中應借爲「宛食」,金文中以、宛食」爲祭名者習見。 云:「郭沫若云 緆 乃 縕 之省」。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从四,金文亦未見「盈」字,而且釋「經」子銘文也讀不通,「經」、《說文》訓爲 (臣辰孟宴食所从)、叭(臣辰卣窭所从),并與此文形體極近。又,此文下不 「緩也」,此文則用爲祭名,故只應釋爲「紞」。「紞」字見《集韵》,或體作「紇」, 今按:郭説不可據。此文右旁所从爲「妃」字,西周金文「妃」寫作了 此文出自沈子它簋銘:「作〇于周公宗」。第三版《金文編》所釋如此,注

金文编第十

[347]2113 號 羅 八六一頁三——六欄金文 四次 練 (余

銘、毛公厝鼎銘、師慶簋銘、陳侯因資錢銘、弔向簋銘等。 第三版《金文編》釋 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出自墻盤銘、師兇簋銘、克鼎銘、默簋銘、師克缰銘、伊簋銘、番生簋

《尚書·君受》有「割申勸寧王之德」語、《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 爲「發脫」。表錫主先生有說,指出,「其字當从「田」聲,「田」「陳」古音極近, 衣》所引本依其聲旁讀爲「田」,傳《尚書》之今博士則誤以左半之「當一讀爲 德」,鄭注:「……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 疑此語第二字本作聲明《緇 可與糸旁相通,但右从「東」从「田」,「烽」字从「重」,是所从不同,故字宜隷定 (齊之田氏即陳氏),金文陳字从「東」,此字从「田」而又加「東」旁并不奇怪。 今按:此文釋「經」于銘義難以讀通,且形體上也沒有根據,字从「夏」雖

訇簋等皆有「今余唯 给贴意不乃命」一語,諸「發贴」字讀爲「申」,文義似頗妥 讀此字爲「申」,毛公鼎有「今余唯多順先王命」之語,牧簋、蔡簋、大克鼎、師 貼」(見裘錫主《史墻盤銘解釋》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裘説可从。 「亂」。 「田」、「陳」、「申」古音相近,(《説文》以爲「陳」从申得聲),故古文家又

[348]2119號 跨東 八六一頁第四欄金文小科

誤,應隷定爲、解」(見《商權》)。甚是。「經」字見《玉篇》。 銘"「賜・・・・・孝○軟・・・・・」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二文从、糸」从7星,不从「辟」字。林湾先生指出,此文釋醪之 此第一文見毛公鼎銘"「賜女……金車'○敕……」。第二文見番生簋

[349]2123號我八七一頁第六欄金文 到外 全外

此第一文鄂君啓舟節銘:「〇尹」,官名。第二文見鄂君啓車節銘,用同。

韵》收「織」字或體又从「志」聲,而「志」字古正屬之部,而章紐與精紐又爲舌 收古尚書「織」作其外,也當是从「戈」作,它們均从「戈」得聲。从聲音上看, 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應即此「箴尹」。是釋「織」讀「箴」,于典籍所載楚官名當屬有證。故此文官入 四年》,「箴」古音屬侵部章紐,與「織」所屬的職部通轉,并爲雙聲,故「織尹」 齒準雙聲,故「織」字可从「」聲。从典籍所載看, 楚有箴尹,見《左傳·宣公 [戈],春秋時叔夷寶「織」字寫作飲人(讀如職),正从「弋」作、《古文四聲韵》 「織」字古屬職部章紐、「戈」字古屬 之部精紐,職、之二部對轉、《古文四聲 織一字條下。 今按"北二文今諸家多釋爲「織」字,可从。从形體上看,此文从「糸」从

(350)2131號 **62** 八七三頁第三欄金文 **60**

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毛公曆鼎銘:「產受大命,○東不廷方」。第三版《金文編》釋如

偏旁互相借畫(見《商權》)。極是。「年」見《説文》行部。 今按:此文从「行」从《》、林淳先生指出應釋爲「衛」。念 和八八 兩個

[351]2140 號 次虫 八七五頁第二欄金文 /八世

名壺作 」。 此文見中山侯鉞。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从心从次省中山侯

今按:此文原拓作及文(見《中山王傳音器文字編》所附拓本),上

文》心部,人名用字用[瓷]用[恣]只是音同之故,一者不能視爲同字,故收入 旁中之 「●」如不看作筆畫而認爲从「次」省,則應隷作怎,釋爲答。答見《說 名,字又寫作蚤」。 一欄不妥,可于資下注明「中山侯名,字又寫作恣」,于「恣」下注明「中山侯

[352]2142 號 一回虫 八七五頁第四欄金文人介

《金文编》因之,但注除因「説文所無」外,又增爲:「番生簋朱 旂 嬪:爲説 横,从虫 首里省肇」。 文旃或體 這 之异文此 童子皆爲 宣二之异文郭沫若云 童子殆 盲三之别 此文見○姜鼎。第三版《金文編》隸 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

端鄰紐,故一旁聲音相近,「這三旁當後起,應是在「三三旁基礎上又叠加上去 恒也。从虫盲三聲」。此文則从虫,回聲。了回」、「亩二」占侵元通轉,來 今按:此文應直接釋爲「蟺」。「蟺」字見《說文》由部,許訓爲「 妃

四七

\$P,从「P」,「星」聲,後又叠加「三」聲,寫作\$P。「定」,西周金文寫作 (B) 欄),▼ 即「丁」旁,乃是在从「正」聲的基礎上叠加上去的一個聲旁。 (五祀衛鼎),从「亡」、「正」聲,戰國或作()) (見《占電文編》四五五頁第一 的一個聲旁,古文字在形體演變中叠加聲旁不乏其例。如金文「參」本寫作 「重」之後作「蟺」正與上舉一例相同。故字應直接釋「蟺」。「蟺」字見《説文》

[270]2171 號 火星 八八四頁第三欄金文 食② 食②

四版《金文編》所增收。于第一文下注云:「説文籀文堂作念字,小异,孽乳爲

今按:此一文并爲「定」字,于此號當删除。參見本書第 193 條。

〔354〕2193 號 ₽8 ¥) 八九一頁第一文下注語

旁。不得據之斷言野字古文無予旁,注文應删後二句」(見《商權》)。其說甚 里省从林不合乃傳寫之訛」。林澐先生指出此注不確。古文説解乃承上文 「从里予聲而言」,是説古文不同于篆文之處在于不从里而从里省,且增林 今按"此第一文作料上,文下注"「从林从上説文古文作构上 與説解从

[355]2197號 阊 八九二頁第五欄金文〈字

此,注云"「从立」。 此文見鄂君啓車節銘: 「屯十以〇一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

舆"富"从"尚」聲同,故可假爲「當」。此文應入「堂」字條下,注明假爲「當」。 編》319頁),此文从「尚」,故即「堂」字。銘中讀爲「當」,以「堂」亦从「尚」聲, 編》317頁)等等,爲例甚伙。而古璽文「堂」字即或从「立」作八忶 (《古璽文 317頁),把「堪」寫作「點」(《古董文編》318頁),把「坡」寫作「婦」(《古董文 重文把「塊」寫作 燃 (《古鹭滙編》0 五四七),把「坤」寫作 妽 (《占鹭文編》 今按:此文應釋爲堂,讀爲當。戰國文字从「土」往往寫成从「立」,如古

[356]2201 號 州田 八九四頁第一欄金文 供 法申书的形的

萬鐘。前二文第三版《金文編》所收,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第四版《金 文編》因之。後二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此四文前二見邾大宰簋,人名用字。第二文見者旨○盤,第四文見 ○

戰國封字从「土」寫作→主 (《古重滙編》4091),或體又作→田,从「田」作,域 今按:此四文諸家或釋爲「型」,可从。古文字从「土」从「田」可互作。如

从「上」作,《汗簡》古文則作,哦,从「田」作,「場」字从「土」作,《説文》所收或 常只構成异體關係,故「型」應即是「型」的异體字,此四文當并入「型」字條 體則从「田」作「鳴」。凡此説明在不改變聲符的基礎上,从「土」亦或从「田」常

〔357〕2204 號 第五欄四時 八九四頁第四欄金文 要 要 要 母子

指出應即、結構」之初文、釋爲「紳」(見表錫丰《史墻盤銘解釋》載《文物》一九 所無」(注:第三版收四文,余爲第四版所增),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見余○簋,七見○父盍,八見○父盤。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 七八年第三期),當可从。參見本書第 347 條。 今按:此諸文所从的[夏]即[夏]旁,字應直接隸作「皇卿」。裘錫主先生 此諸文一、二見○卣,三見伯○孟,四五見□方彝銘:「用○文考剌」,六

金文編第十四

〔358〕2226 號 6階 九〇九頁第四欄金文歷堂九一一頁第二欄金文

編》所增,釋如此。第二文爲第三版《金文編》原釋,第四版《金文編》因 此第一文見笼屑平鐘銘。第一文見客○愆鼎。第一文爲第四版《金文

見鑄作日帝日帝以帝以帝以上以下以不以不等,从「皿」是其最重要的形體特 注明「鑄其一字合文」。第二文所見客○愆鼎乃戰國楚器,戰國楚器銘中所 同銘之其余諸篇 平鐘「鑄其」一字皆分寫(見《商權》)。其說甚是。應 今按:此一文釋「鑄」并誤。林濱先生指出,第一文乃鑄其兩字合文, 銘中當用爲氏族名,春秋時有禮氏。

徵,此文上部作 • 目 ,與上舉第五文類同,但第五文下从皿 ,而此文下作 其「皿」旁盡管寫法有异,但也無一例與此形相近者。湯余惠先生在《略 鄂君啓舟節澧字所从正同,可知應即豐字」。舟節灃所从之豐作內豆,又中 指出"字下从豆不从皿,和鑄字占文寫法有异,舊釋恐誤,按其字與…… 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一文中 (9)
(2)
(2)
(2)
(3)
(4)
(4)
(5)
(6)
(7)
(7)
(8)
(7)
(8)
(7)
(8)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造成的離析變體。盡管此文有變,但「豐」的影子仍可从中看得到,因此 山上墓所出玉璜童作男子,此上部作用,顯然是「由一這種寫法因草 率青寫而造的離析變體,下部作 ② 顯然也是 呈 這種寫法因草率青寫而 豐」實爲不刊之論。「豐」即「禮」字,故字應入亦部「禮」字條下,

[359] 2227號 九一二頁第一欄金文 斜 燈

是《説文·十一下·瓦部》「乾」字的异體, 這很可能是正確的。似當可从。 文應與對字并爲一欄。裘錫先生還指出:徐無聞認爲土軍奪的「鋒」字就 時一種扁壺名稱,「比」、「卑」古音相近可通,和見于上軍第(「第」與 裘锡圭先生在《説鉳、桂、樗榼》一文中曾指出,這個鉳字用作春秋戰國 蓋并、比雙聲,鈋即鉼字也」(均見《金文詁林》七六〇二—七六〇三頁)。 三版《金文编》釋如此,注云:「从金从比通餅」。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鈚」一樣均是稱同一種扁壺)的「鋒」字爲一字异體。其說甚是。故此三 「此字从并而缺二畫,蓋即舖,變缶从金耳」,劉心源説 「此字明明从比…… 此第一文見喪史宴○,第二文見見襄安君○,第三文見蔡侯稱齒○。第 今按"此三文均从"比」得聲,與「針 」并非一字。吴式芬曾云

金文編第十四

[360] 2234 號於岬 九一三頁第三欄金文

《古代文史新探》)。和見《說文》 装鳎卡先生云這很可能是正確的(見裘錫丰《説鉳、悟、樗 榼》載裘錫圭 許僅僅只是形體上的偶然相同。徐無聞曾指出,這個對字就是報字的异體, 「箜錍也」,乃斧中之一種。而此則指一種扁壺名稱,所指對象并不相同,也 此文見土軍鍔。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今按"此文从「金」从「卑」,依形應爲「鍔」,但《説文》之「鈣」訓 瓦部。

[361] 2237 號 纜 九一四頁第一欄金文 餐戶

此文見《[[兒鐘銘:「得吉金○鋁」。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三五六

版《金文編》因之,注云:「从哼」。

用「鳕」字也是如此,故此文應入"鈣"字條下。 [詩]。[鑄鋁] 一詞金文中數見,[鋁] 前之詞係循音用字,并無定字,此 今按:此文从「金」从「雩」,不从「盧」,也不用爲「姽嫗」,應釋爲

(362) 2239 號 館工一四頁第五欄金文 (5)

讀爲「重」,極是。「塚」應即「冢」字异體。冢字見《説文》勺部。 出此字上从「十」旁,「十」旁下邊的横畫與「勹」和「豕」公用。銘文中 家浩先生在《戰國時代的家》(載《語言學論叢》第七輯) 一文中釋爲塚指 从「旬」之初文,其初文「旬」寫作 つ 或 つ 形,無寫作 丁 形者。李 文編》釋爲「鈞」,第四版《金文編》于此號下釋爲「十鈞」字合文」。 今按:此文釋爲「鈞」或「十鈞一字合文」均不正確, 金文「匀」字 此文見春成侯鍾銘:「春成侯中府半重(鍾)○十八益」。第三版《金

[363] 2255 號 釛 九一九頁第五欄金文 巛

此文見邾公○鐘。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玉篇金

鐘),(衤(中山王鼎)、)衤(侯馬盟書),横畫均處下端。其若从「力」 文作、、,西周金文、力」旁作、引(另方舞),春秋以後作了引(屬) 羌 也」。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字書,可附于金部待考。 則應作《影,今作《影,知決不是从「力」旁。實則(》乃「乇」旁, 顯然與「乇」旁甚近,故〈~即應爲「乇」,那么此文則應隷作飥,銘不見 「毛」甲骨文作 ナ ,横畫在上,與「力」字正相反,金文作 ナ、 イ 、 さ、て、て、で、ナ(見《金文編》五一一頁宅所从),北作 く, 今按:此文或隸作「飥」,甚是。右旁所从非「力」旁,「力」字甲胄

〔364〕2256 號 〈針 九一九頁第六欄金文〈址

過是改从「戊」聲爲从「瓜」聲,「瓜」字古音屬魚部見母,而「戊」字古 旁可以認爲即「瓜」旁,因此此文可隷爲「瓠」。「瓠」其實也是「鉞」,不 庫」》載《史學集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狐」字从「瓜」得聲,則 🗲 寫作 芥 (見昊振武《釋平山戰國中山王墓器物銘文中的「瓠」和「私 些不同。根據吴振武先生研究,這個偏旁也見于三晋文字材料中狐字所从, 理它就是「鉞」字應不可疑。只是由于它所从的(1和戊字的通常寫法有 分也不横出,因此不得將其隷作釺,由于它是用以標識這只鉞的名稱的,依 版《金文編》所增收,隸如此,注云:「説文所無器名形爲鉞」。 「人」 旁寫作 丫一、丫一等,表示身體的部分 不作 〈一形之曲,表示手的部 今按"此文左旁所从實非「干」字,「干」字金文从「人」作,其 此文出自中山侯 みせ鉞銘:「中山侯 みせ作 ぬ 軍○以敬厥衆」。第四

典》十七頁),而見、匣又屬鄰紐,故「瓜」字完全有條件可用來充當 例可通轉。王力先生曾經指出魚鐸陽和哥月元通轉常見(見至力《 同源字 音屬月部匣母,魚、月主要元音(即韵腹)相同,别在韵尾發音部位不同, 用字的不同而形成异體者常見。故此文應入「鉞」字條下。 「鉞」字的聲符,因此這個「瓠」字可以理解爲是从瓜得聲的鉞字异體。另 「戊」字爲聲符。則此文可直接隸釋爲「鉞」。古文字形聲結構因所取聲旁 「狐」爲魚部匣母字,月魚二部例可通轉,又兼雙聲,故「狐」字可取 ·狐」字便是由从「瓜」聲改从「戉」聲,「戉」字占爲月部匣母字,而 種可能是(午旁本來就是三晋文字中的『戉」字的一種特殊寫法,則

[365] 2258 號 鈼 九二○頁第一欄金文 鋒

云: 「說文所無集韵甑也此假爲矠」。 此文出自吴王夫差矛銘:「自作用○」。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 臀音上也與「鈹」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故其字應讀爲「鈹」,說可从。 而此 [錄] 正用以稱矛中較大的一件,是意義上與「鈹」關係十分密切,而 爲所指當即《方言》:「錢謂之飯」之「鈹」,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大矛爲鈹, 相同,故字應隷作「鉄」,「鉄」不見字書,可附于金部。陳、湯二先生認 山簡作 44 、 44 (見《包山楚簡》圖版一三三),與此文所从 44 旁完全 風範相近。鄂君啓節「於」字作之人,楚帛書作之人,信陽簡作人人,包 輝、湯余惠《古文字學概要》一五三頁),極是。吴、楚比鄰,其文字書寫 此旁形體有別,陳世輝、湯余惠二先生認爲此右旁即「於」旁,(說見陳世 王夫差鑒作 刊 ,配兒釣鑵作 也 ,吴王御士簠作 也 ,等等,均明顯與 形體而言,吴王光鑒作 ピ,攻吴王光劍作 ピ,攻吴王夫差劍作 ピ,吳 (見《金文編》二○五、號)、即以吴王器銘所見「乍」字書、 (是、) () (見《金文編》二○五、號)、即以吴王器銘所見「乍」字 今按"此字右旁不从'乍」,春秋戰國時'乍」寫作 止)、 し、 し、 し、

[366] 2260 號 (鉄) 九二〇頁第三欄金文 (針)

此文出自上官登銘" 「大支之從○」。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注云:

「説文所無」,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辨之甚確。故字應隸作「女」。裘錫主先生在《説文與出上占文字》(載 《信陽楚簡「澮」及从「ょ大」之字》(載《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一文 登爲豆形器, 銘文自名爲 舒, 从「金」, 「夫」聲, 即《說文》卷字异 體上看,此文亦从「美一聲,聲音與 毫 相合,不同者在此文从 體」。林説極是。「差」,《説文》訓爲豆屬,釋「老子」與器形甚合。从形 《説文解字研究》)一文中云:「最近,林 濱 教授指出,傳世周代銅器上官 取「金」以爲義符,而「差」字則應是着眼于其類屬,而取「豆」以爲義 '金」,而「耄」从「豆」,這應是此文之作當是着眼于「耄」所用的質料而 今按:古文字 2月與火井 旁有别,八月 當釋「夫」。李家浩先生在

符,猶同一愛巴之作。憂巴」又作一愛色(見《金文編》三四三頁第二欄),故 [蹇] 之从「金」从「豆」只是异體的不同。「鲞」見《説文》豆部。

[367] 2262 號 鉳 九二〇頁第五、六兩欄金文 ***(余略)

無从仓从和史孔盉以和爲螽針爲半球形量或橢圓形容器名」。 「休」字,篆文从「木」,早期金文也从木,六國時則一律从「禾」。尤有可 「禾」旁的一些字,占文字有時从「木」作,如「穌」,篆文从「禾」,金文 一律从「木」,又篆文从「木」的一些字,占文字有時从「禾」作,如 今按:此文應直接釋作「鈋」。其所从之「私」應即「和」字,小篆从 此文見左關○等。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隷如此,注云:「説文所

义寫法。「釺」字不見字書,依漢字構形規律應从「和」聲。

證應釋爲「鋓」者,陳財簋即以「和」爲「和」。故「和」應爲「和」之古

[368] 2272 號 且 九二三頁第三欄金文 且

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小臣俞尊銘:「王省慶〇」,地名用字。第三版《金文編》釋如

文今不能識,應入附録下待考。 今按:此文釋「且」形義均無據,古文字、且」字从無作此形者。 此

[369] 2277 號 鄧 九二六頁第一欄金文

文編》改釋如此,注云:「説文斲或从畫从見」。 此文見富奠劍銘: 「富奠之〇劍」。第三版《金文編》釋爲劃,第四版《金

今按:此文第三版《金文編》釋爲「劃」固不可信,但釋爲「斷」也

見字書),附于斤部待考。

相同,而且就銘中所用來看,確證不了用爲「斲」。故宜暫隷作「釿」(不 證據不足。《説文》所收「斲」之或體从「畫」从「孔」,與此文形體并不 : 六四

[370] 2292號 稍 九二九頁第三欄金文 将

録下,第四版《金文編》改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離形,故另「仍應爲「兄」字,應隷作「我」。「我」不見字書,可附于不 TO月 从「口」从「肉」,信陽楚簡作「bg」(絹所从),古璽文作「bg」 (《古璽文編》435 頁「鵑」所从),所从「肉」中「畫與另一邊畫不作相斷 今按:字左旁釋爲从「多个」甚是,但釋右旁爲从「月」則不可信。 此文見余 端陷尹鉦:次 召 升○,儆至劍兵」。第三版《金文編》入附

[371] 2303 號棒九三四頁第一欄金文 卷节

书皮父簋「皮」所从的「又」寫作 中 與之全同。而克鼎「哼」所从的 从作 '' , 顯然只能分析爲「甫」旁。「甫」旁下所从的 '4'即「又」旁, 成 書 形者爲「叀」旁,寫成 子(偶或作由)形者爲甫旁,此文右上所 等等,基本無例外,(其間偶有不曲首者,但下決不帶 U形),也就是説寫 個偏旁即 「甫」旁。西周金文中「甫」旁(其中的一類)一律作曲首形,下 右上所从之do,上曲首下無「O」形,不具備「虫」旁的形體特徵。 生態之一事」作首中,毛公曆鼎之「專」作首中,用專父經之「事」作事人 不帶「〇」形,「叀」、「甫」二旁區别即在這里,如克鼎之 哥」作事,番 上从「重」,西周金文「重」旁一律不作曲首形,下又均有「凵」形,此文 今按:此文釋「轉」不確,應釋爲「轉」字。「轉」从「專」旁,「專」旁 此文見○盤。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六六

得釋爲「轉」,當入「轉」字條下。 一村 寫作事,則與此文整個右旁更爲酷似, 故此文只能釋爲 轉,不

〔372〕2304 號 斬 九三四頁第二欄第一文下注語

實際是兩一(見文霏《新版〈金文編〉評介》)。政器名應改正。 今按:此文下所注器名「簋」,文霏先生指出此器「現藏洛陽中博物館,

[373] 2307號靴 九一四頁第六欄金文

隷如此,注云" 此义士自九年衛鼎銘"「矩取眚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説文所無」。

今按:此义从車以占义「从」、應釋爲、較」。任氏盤从字寫作以,,作

旁形體完全相同,而「比」字金文則作 分 (比顏)、分 (谌鼎)、分 从簋「丛」字寫作 丬 ,大作从尊「从」字寫作 丿 ,均與此文所从 ≯ 班簋)、并與此义所从外,旁形體有別、「較」見《說文》車部。

[374] 2312 號 白 九三六頁第四欄 白 合 4]

之,第三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公朱右①鼎。第一、一文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 此第一文見後公壺銘"「後公左○一、第二文見東周左○壺、第三文見

字以往多讀爲師,左師、右師固有此官名,但以「皀」爲「師」是商代和 「币」,从來没有寫作「自」的,這些「自」字都是官字簡體,以占重文而 西周文字的習慣,戰國時代的兵器銘辭和璽印文字里,「師」字通常都寫作 铜器銘文中的食官》(載《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十二期) 一文中指出這類自 今按:此三文并爲戰國器銘中文字。朱德熙、裘錫圭二先生在《戰國

8

簡體,即應是「館」、「轄」等字,這也是戰國以 6 爲官的重要證據。至 應讀爲左官右官。又指出見于古董之 如 等類从 台 之字即从「官」之 于左官與右官的職分則均應是食官。所說極是。故此三文并應釋爲「官」之 ,又作「自」,凡此均可證所謂左師右師之 「e」應爲 「e」之簡體, 「安官」之「官」字作人的,或又簡化作,百,「私官」之「官」字作

[375] 2315號 餗 九三七頁第四、五欄金文 饼 讲 詳 **葡體**,入官字條下。

文編》因之。 注云「説文所無師所止也从自束聲後世假次字爲之羅振玉説。」第四版《金 小子射鼎銘:「在げ1○」。第四文見兮甲盤銘。第三版《金文編》隷如此, 此四文第一見宰峀簋銘: 、在:酸○」、第二文見乙亥鼎銘。第三文見

个按:此四文隷定爲「飲」不確。字右旁所从都不是「朿」,而是

注明从「自」,「中」聲,用爲師次之「次」。 部精系字,故妙字和師次之次通假(見《商權》)。其説甚是。應删除羅説, 「屮」。林澐先生指出,1167种 釋秭,此字應隷定爲帥。屮、次古音均脂

《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襄陲地名楚世家作襄陵于省吾釋襄陲」 **君啟車節。第一文爲第四版《金文編》所收,釋如此。後二文係第四版** 此字第一文出自曾姬無卸壺,第二文出自鄂君啟舟節,第三文出自鄂

蒹峨]、「山○π斐」,如果把這些「山○」不讀作「山陵」而讀作「山陲」, 顯然説不通。至今爲止没有材料證明楚地將「陵」讀作「陲」,遂以「陲」 是後來之誤,那么在楚帛書里這個字與「山」字成辭,「以涉山〇」、「山〇 「陵」字,應該是正確的。如果説地名襄陵初本作「襄陲」,作「襄陵」者 今按: 這三文都是楚文字。也見于楚帛書、包山簡等。諸家或釋爲 作怪。其說可从。 曾姬無如壺上「陵」字寫作 厓 (即上列第一文),比隆多一撒筆,而諸家 何作此形體,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中曾作過分析研究,他指出 記寫「陵」一詞。因此此文只能依據醉例釋爲「陵」字。至于「陵」字爲 公 認的 > 形义演變爲 1 形,于是 KP 這種「陵」字便變作怪 ,而最後又變 「阜」旁「土」旁則作、个,而 屮 形又可變爲 釆 形(如义宜又作《且), '陵」字除去「阜」字與「十」旁之後作於一,此怪若除去

[377] 2324 1 九四〇頁第三欄金文 1

此义見卯簋銘: 「賜于○一田」。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 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林澐先生指出,先秦「豕」後來分化出「彖」,故「阪」即《說文》「隊」字。 今按:此文右旁所从乃「豕」字,釋「隧」不確。字當隷定爲「**隊**」。

蜜壶 一地一字作版门,而《說文》 《商榷》)。其説可从。 「地」字檔文作「墜」,可以爲證(見

[378] 2335號 筷 九四三頁第四欄金文

字,有些後來變从「卷」聲。如包山楚簡「圈」作「 图 」,而《説文》作 文》阜部收有一個 "咚"字,應該就是這個字所由變。因此這個字應該釋 第九届學術研討會論文),以此推之,這個字後來也可變从「卷」聲。《説 語言學報》第一期),與八片有別,故應隸作及人。古文字从「美人」聲的 小月旁是小篆中的「火力」,故"路"可隷作「陕」,而此文所从的八月係 「圈」,(图,劉釗先生釋。見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中國占文字研究會 「主人」旁(説見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从「主人」之字》載《中國 今按:此右旁所从作以,與本欄所收小臣 遙 簋之 ㎏ 右所从不同, 此文見①簋。第二版《金文編》隷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隓」。許訓:'隓,河東安邑陬也,从阜卷聲」。銘中則用爲作器者名。

[379] 2338號 酷 九四四頁第一欄金文 (於日

此文見超簋衉:1小大又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所用疑讀爲鄰。 當并入一欄,字右旁所从即「粦」旁,「口」乃繁飾,故可直接釋作「隣」。 《金文編》改隷如此,注云:「説文所無」。 「隣」不見字書,以漢字構形規律應从「粦」得聲,可附于自部待考。依其 第二五頁所附趙簋銘文招本),與2342號所録師打即引不以召爲同字,故 今按:此文摹録不確,核原拓,其形作以D(見白川静《金文通釋》卷

[380] 2340號慢 九四四頁第三欄金文母子

如此,注云: 「說文所無」。 此第一文見○伯鼎,第一文見○伯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改,

見字書,以漢字構形規律應从「屬」聲。 今按:此二文右旁所从即「屬」之异體,字應直接釋爲 [屬]。 [屬] 不

[381] 2342 號 陸 九四四頁第五欄金文 楼

編 所增收, 隷如此, 注云: 「説文所無」。 此文見師都,那銘:「用井乃聖祖考〇明義辟前王」。第四版《金文

今按:此文隷定有误,右旁从"看」,應隷定爲「鴈」,看」即「奔」、

故也可直接釋爲「隣」。與 2338 號爲一字。應并于一欄,附于阜部。

t pų

〔382〕 2343 號 陬 九四四頁第六欄金文

此义見陳喜壺銘:「爲○壺九」。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注云:「説

义所無」。

所省'户」旁而将其辣作'瞎好」,于文下注明从上度省。「能够」不見字 云》87.1)、64 (《陶文編》附録),湯余惠先生在《略論戰國文字形體 问**多>之义作*20>7),因疑即其省體,爲便于識讀,此文可于隸定時補出其 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占文字研究》第十五輯) 一文中指出:此文于 「上」每相通,因疑爲「爐」字繁文。説可信。此文作 📴 形,如加上 「阜」下加「土」爲繁構,字應从「阜」「虚叟」聲,占文字从「阜」从 「♪」頭旁便與-1舉ニ個陶义形體無別(此「屮」上一模畫爲飾筆,如 今按:此义隷定不確。戰國陶文有 焙吖(《季木》53.1)、馏圴 (《鐵

説 「爲旅壺九」。 门胸于阜部。 如其爲 「爐」之繁义, 則于銘中應讀爲旅、 這樣銘便是

[383] 2354號級放九五八頁第五欄仓文金文 ろ

借**,當**注明。 [] 故應釋爲「丏」。「丏」字《説文》立爲部首。銘中用爲「萬」應屬假 此文出自單蜡钗戈銘:「三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今按:此文釋「萬」形體無據。其形與虘鐘「宮」之所从「 丙 」 全

[384] 2368號所九七一頁第二欄金文 全中全所

此第一文見鄂君啓舟節銘:「○芸易」,第二文見鄂君啓車節銘:「○邡

三七大

丘」,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釋如此。

「商」字條下。 今按:此二文非「庚」字,應釋爲「內」,即「商」之省文,應入

[385] 2378號O广九八五頁第三欄金文 令的

假借,金文假「字」爲「子」者也見汲其鼎,其上「百子千孫」一語中之 與 `子」旁相脱離,不是「子」旁某處筆畫的延伸,它獨立存在,應是 于偏旁之外的獨立飾筆,而是其偏旁筆畫又略加伸展美化而成。此文之人 者。嬴靈惠壺 [40] 作成了,其上部似舆此文上部相似,但也 不是游雕 猶同把「曲」旁美化成 点 形。故此文應釋爲「字」。銘中讀爲「子」應爲 「宀」旁的美化形體,也就是在「宀」旁之作 宀 的基礎上略加美化而成, 个按:此銘之文均具有美術化特點,但銘中之字無確證以♪ 形爲飾 此文見王○匝。第三版《金文編》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386] 2383 號於予九八九頁第一欄金文 以於 为於

《金文編》收釋如此,注云:「説文籀文作場於」。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第二文係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此二文第一見鸖鐘銘:「南國及○」,第一文見甚○簋。第一文第三版

連情况作了較全面的清理和論證,指出:西周春秋時代金文里的綴字,見 偏旁筆畫本有其例,「鰛」字就是如此。裘錫圭先生在《戰國重印文字考釋 三篇》(載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一文中曾對「絲」字所从的二「糸」系 「子」象人頭部分的下部筆畫實現系連的。金文里,二「糸」系連而借另一 看得最爲清楚,面第一文事實上二「牟」系連也很清楚,它不過是借用了 「子」的兩旁,彼此互不系連。此文所从的 | `系」彼此系連,這从第二文 今按"此一文釋「孳」不可信。籀文「孳」所从二「矣」分列于

中竪兩側的斜筆(有時連成直緩)或頂部的橫劃上,只有總書缶作品,中 例外只有戀書缶一例」。他又指出"「「緣」字兩「糸」連綴在「言」字--没有中竪兩側的斜劃,這顯然是作范時偶然的疏失所造成的。所以真正的 伯作孌姬簋孌字偏旁作品,是例外,中伯歷『戀』字所从的『言』根本 編》未收的絲左庫戟的「織」字寫作器,它們顯然是由「言」、「爲」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伯作亲姬越人壶第一器上的【总】寫作声句,《金文 的現象,其例外既然少到這種程度,就決不會僅僅是由于書寫習慣造成的。 連的 释字頂端的横劃」。這是一種極爲精譬的見解。我們認爲第一文二「糸」系 字時把兩個『糸』連綴在『言』的斜筆或横劃上,是由于要借用它們兼充 個偏旁組成的,由此可知「鰾」字本是从「舜」的,西周春秋時人書寫鰾 是从「释」,不是从'終」。決無問題。裘錫主先生還指出,在古文字里, 占文字的 「释」與「絲」是兩個字,稱字从意義上語音上跟「聯」的關係十分密切, 《金文編》的共有二十多個、……所从的兩個『糸』幾乎都連在『言』字 情况和图、图、图二一系通的情况完全相同,第二文二 系連的情况和 高城、路 "聯] 字正好也是从释的。从「聯」字本來的字形分析,其結構 一「氣」系連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兩文都

我們既已知道了它們都是从採的,那么就自然應當把它們順理成章地釋爲 就是是"佛」,昭和就是「戀」,紹得就是經色」(即樂色、樂氏之樂)。而 所从的総聲,古文字里常用「稱」去代替它。 裘先生由此釋出古文字中写確 應該是从「耳」从稱、稱亦 聲, 形聲字的聲旁如果在意義上跟形聲字有顯 文。因此稱可能就是聯的初文,亦或就是本字。而戀則从「稱」聲,後世 著聯繫,往往就是這個形聲字所从派生出來的詞根,或是這個形學字的初

某一方國部族爲蠻,先秦文獻也有其例。《國語·晋語》:「昔成王盟諸侯于 **銘中又十分明確地指出它是地處南國,則稱「懂」于它正合。古代稱南方** 从意義角度看,也無問題,古稱南方部族爲懂。《説文》:「鑑,南蠻,蛇種。」 文》訓「學」爲「一乳兩子」,將其結構分析爲「从子、緣 聲」。在銘中可 《大戴禮記•千乘》: 「南辟之民曰蠻。」《禮記•王制》: 「南方曰蠻。」《周禮 讀爲蠻夷之蠻」,「孿」與「蠻」同从「総」聲,从聲音角度看,絶無問題。 「蠻南蠻也。」現在我們知道在獸鐘銘里上一字爲「及」,係一方國部落之名, 職方氏》: 「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注: 釋爲「學」在銘文中是否講得通呢?我們認爲完全可以講得通。《説

就是南方的楚,和稱南國之「及」爲及蠻正是同例。至于銘文中又把 岐陽, 楚爲荆蠻, 置茆絕, 設望表, 與鮮卑守燎。」這里的「荆蠻」稱呼的 推斷此器可能出自湖北,(見劉彬徽《湖北出土的兩周金文的國別與年代補 大概和稱謂習慣有關。在甚學簋銘中,這個字也當讀爲蠻,劉彬徽先生曾 的泛稱,而獨南方之「反」稱「蠻」不稱夷,理當和稱楚只爲蠻不爲夷同, 記》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如此,此「孿」字之「甚」也當是活動 「反」外南方其他部族稱爲夷,也没有什么奇怪, 夷乃古代中國對四方部族 于荆楚一帶的方國部落,稱蠻正合其地望種姓。

[387] 2394號 0乙九九五頁第四欄金文 とり

此文見樂書缶銘:「余畜孫書〇擇其古金、以作鑄缶」。第三版《金文

釋如此、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 此文釋 「已」形體失據, 占文字「己」字無作此形者。 而日銘

周金文選》),極是。故此文應入「也」字條下。 D5 (見《信陽楚簡摹本》),曹錦炎先生將此文釋作「也」(見曹錦炎《南 山簡「也」字作 ┗'、 ┗'(見《包山楚簡》,圖版一二二),信陽簡作 ┗、 中也證明不了當「巳」字使用。依形而論,與楚簡中「也」字相同,如包

金文編附録下

[388] 002 號,一一六七頁第四欄金文 ▼

文。《説文》「幵」字从二【干」(與干戈之【干」本作【干」君: 錫主先生在考釋此文時指出:「【 丁 】象【以幵】形、應即【以幵 】 字初 之『干』的本來寫法。幾父壺記受賜之物有「 丁 去 (?) 六』(《扶風 (《殷虚文字記・釋記》)。甲骨文又有古字(《甲骨文編》八六九頁)、象 女人頭上插一『笄』,當即「好」字初文。凡此皆可證「丁」爲「幵」所《 一字)。甲骨文「琵龙」字及金文「琵勺」字所从之「干」皆作 今按"此文當可識。《墻盤》銘中有一从「 T 」、从「邑」之字,表 此文見幾父壺銘:「○□六」。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轩一轩」,演化之迹,瞭然可尋。[杆] 見《説文》竹部,許訓「簪也」。** 即幵之增注義符的繁化形體。故由「至笄的發展過程爲」——「一幵一幵— 貨幣》1608號)字,即「干」之獨立使用的增繁之體,天星觀簡有符幵字, 十七輯)。二先生說并是。戰國貨幣文有Ⅱ(見《中國歷代貨幣大係・先秦 這種認識是可信的(見張亞初《古文字分類考釋論稿》載《古文字研究》第 爲 律,也符合商代出土的實物形狀,應該是證據確鑿的。同時,把這個字釋 是後加的意符。在古文字中,單雙無別,「幵」當可作 干试 —— 。考占出 墙盤銘解釋》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張亞初先生亦指出,「足 文『艸』字)和『艸』的關係一樣,是一字的繁簡兩體。」(兒裝錫丰《史 土的實物之以幵 ,正是這種形狀。下之釋爲「粁」,即符合占文字發展規 齊家村青銅器群》圖三),疑即符。「丁」和「幵」的關係,應與『屮』(五 [47] 字以後,其它幾個从下的字可以得到合理的考定。也説明我們的 的象形初文,應隷定爲「幵」,四刊」字初文本該作「幵」,「竹」字頭

〔389〕003號,一一六七頁第五欄金文》下

且已妣癸」中之「妣乙」之「乙」係作僞者據簋銘殘文臆補,原文非 「乙」字,當付闕如,參見本書第8條。 但與簋銘形體基本無出入,故文可不换。但文下注「我作禦」「用乙妣乙 今按:此文下注「我鼎」應改爲「我簋」。此文是僞刻我鼎銘中形體,

一欄金文 再 一個 宗教 一一六八頁第

單列爲一字。第四版《金文編》因之。805 號第三文見我鼎,第三版 004 號之文見毓祖丁卣銘:「歸○于我多高」。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别見德方鼎、何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入于此號之下。 《金文編》入附録下,單列爲一字,第四版《金文編》因之。第一、二文分

其文今不能確識,可隸作「通門」,附于正編示部。至于上舉 005 號第三文 但在這類形體中,从 (1) 與否無別),故兩號之文均應作爲一字异體收錄。 者(見《屯南》985),顯然與其形體相同(其中所舉甲骨文層)不从 好, (見《合集》30920),也有作10 形者 (見《合集》32182),還有作1977形 見于甲骨文之「酒竹」。甲骨文之「酒竹」异體很多,其中有作品,形者 玩多片係 誤錄僞刻我鼎銘中的形體,應删除。參見本書第 8 條。 今按"上舉 004 號所收之文與 005 號所收之第一、二文爲同字异體。即

[391] 020 號 一一七〇頁第四欄金文 ◆D ◆D ◆D

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王〇尊銘: 「王〇伎田拜城,乍父丁尊 鸿一。第三版《金文

《金文詁林附録》)。其説可信。「由」本「胄」之初文,其形象胄形,後當 文編》一三三頁,原釋「古」誤。參見本書第59條),一者之別不過是 知 ●D 與 ●D 如同 ●D 與 ●D,應爲一字异體。至其作 ●D 者,又正同也回 假爲虚詞之 由的用字,與「胄」分化爲二字。金文「由」作 ♠】(見《金 此器應改名爲「七作父丁尊」。 上看,釋「由」訓「从」,文意甚暢,故于說當从。又,此文釋爲「由」,則 上之 ● 與 日 相接與否,但甲骨文「由」作 011, 0 也不與 1 相接, (胃)字又作也の(胄匿),頗可證→□確是「胄」字所从的「由」。从醉例 • 釋詰》: 『由,自也』。 王由伎田肄獻者,言王自伎而往田于墓也」(見 Ą ,契文有 ◆D 字,唐蘭釋由,是也。◆D 作 ◆D ,从 ◆ 从 ◆ 一也。 个按:此文于省吾先生曾釋爲'由」之初文,指出:「盂鼎胄字从由作 从 日,中有横畫乃文飾,伎與群城均爲地名,契文習見。《爾雅

[392] 026號:一一七一頁第四欄金文 上D~5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第一文見穌○妊鼎,第二文見○ ' 化 鱓。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置于「 廿 」 旁之上的。「冶」字見《説文》 仌 部。 寫作 好 (莒刀),或义作 后 (蒙陵公戈)、北(治疗 戈),并舆此形 年即釋爲「冶」(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二二八頁),甚是。金文「冶」字 (鄭九年矛)、タヒサス (卅五年原盉),从中可見「冶」所从的「 ク 」是可以 相近。或又加「火」作八以(八年戈)、沙如(二年寧鼎)、沙人(戈)、仁 今按"此二文从「刀」从「口」从「三」,都應釋爲「冶」字,阮亢當

(393)027號,一一七一頁第五欄金文,大

其字應入「君」字條下。 「君」字作範時誤被横置,如將其正作,則爲 、 乃」,顯然是「君」字。故 此文見甚孿簋銘: `甚孿○休于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此文摹録不確。原拓作 「┗┗」(見《殷周金文集成》)。應即

[394] 028號 一一七一頁第六欄金文 \$P\$ \$P\$ \$P\$

《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第一文出自能闳尊,第二、三兩文見○簋,均爲人名用字。第三版

今按:此三文均上从「死」下从「口」,可隶作 死」。死」不見字書,

可附于正編口部。占文字从「口」與否每無別,故疑即「夗」字异體。

[395] 031 號 ——七二頁第三欄金文 片▶

四版《金文編》因之,增注云:「郭沬若釋爲咸」。 此文見貉子卣:「王牢于厥,○宜」。第三版《金文编》入附録下,第

所从)、戊 (師害簋成 所从),與此文所从之 片 相近。又,釋「咸」通 于銘義。「咸宜」謂于厥處築牢一切合順之意。與金文「咸飲」「咸令」之 "咸」用法正同,故此文應入「咸」字條下。 今按:此文釋「咸」可从。西周金文「戌」或作 戊 (散盤「城」字

〔396〕035 號 一一七三頁第一欄金文 低品

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字見農卣銘:「王親命白○曰」。人名用字。第三版《金文編》入附

作心、句(《古璽文編》附録三三第八欄),故字可隷作「趺」。、鉃」 所从之「旨」 L, 丿 」因有「矢」参與構形而移位,如同古璽文「邵」之 不見字書,可附于止編矢部待考。 今按"此字可分析爲从「旨」从「矢」,甲骨文旨作《1)、《1] ,此字

[397] 037號 一一七二頁第二欄金文 手內

此文見○簋。第三版《金义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形作'41」自然也可作「42」。「4月」、「4月」,後來變爲「何」當是 彼此只是异體的不同,如甲骨文「祝」字作「Dar」,也作Dar」,金文 分手不作前伸狀。占文字一些从人形的字,手形前伸或附于膝部常無區别, 經歷了由 奶 割裂形體爲 切,又去其首爲 何,或由 狪 去其首爲 柯, 再割裂形體爲 炣 ,因此把此文釋爲「何」應無問題。此文應入正編 「見」字作 'QP'」(見点),又作 QP-(史見卣),那么,「何」所从的人 「何」字條下。 今按:此文與同簋「河」字所从之「477」相比,别在象人形的那部

(398)049 號 一一七五頁第三欄金文 184

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鑄客鼎銘:「鑄客爲集廚申廚○腋廚爲之」。第三版《金文編》入

今按"此文上从 U 應即 D 旁邊畫延展的美術化形體。中从「目」,

成异體的現象也見于其它字中。現在如將 U (D)移于此文「衣」旁 内,則此文作「〇爻」形,顯然應釋爲「憂」。 移「口」于「衣」旁之外,「寰」字古文从「〇」聲,一般「〇」聲置于 似此。故此文可分析爲从「 ロ 」从「目」从「衣」。疑即「罠」字,不過 前),包 3 楚簡「衣」寫作《〉(見《包山楚簡》「怺」所从),書寫風格都 文里的遠、朴圦(邇)及有關諸字》)與此例同,又,這種偏旁由内移外造 字作号、相似(見商承祚摹本),又信陽楚簡「衣」字寫作 �� (出處同 視爲「○〕聲。古文字既从「衣」又从 |○」聲的字,「○」聲有時也移于 「衣」外,如甲骨文有「合兮」,或體又作「又兮」(見裘錫圭《釋殷墟甲骨 「衣」旁之内,戰國時「〇」旁已開始寫作 V ,故此文所从之「V 」應 「目」下之 や、其實就是「衣」旁的草率寫法,上部所省與信陽楚簡「表」

(399)058號 一一七七頁第一欄金文 おか

今按:此文見衛益,已入正編是部「遊」字條下,重出當刪。

[400] 063 號 一一七七頁第六欄金文 少分

「爱」見《説文》次部。 影子,而二舉第二文正从足趾形符號,與此文同,故爲「天」字無疑。 二點訛去一點,另一點和中畫相連,即使从上舉第三、四文也可看到它的 (見《金文編》九三七頁),此文除去趾形與上舉第一文同,不過是所从的 今按"此即奏字。金文「陵」字所从之「麦」作义介义BB本作为 此文見子○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401)066號 一一七八頁第三欄金文 化

鼎的發現及其銘文試釋》載《人文雜志》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李學勤先生 公親曰多友曰「余肇事女,……」」。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此文今諸家有釋。田醒農、雒忠于釋爲「徒」(見田、雒《多友 此文見多友鼎銘:「丁酉,武公在獻宫,迺命向父侶多友,迺○于獻宫,

集『)。但「「」」中有一「し」形,與普通「步」字寫法不同。釋「步」形 或从步之字多不相背」、「釋步最合,《周書》中正有此用法,如《召誥》: 體上講不通。疑所从之₩ 即「出」字,西周金文「出」字或作此、以、 年六期),黄盛璋先生隷作「代」,釋爲「步」,謂「甲骨、占印中之「步」、 釋爲「延」(見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載《人文雜志》一九八一 【王朝步自成周】] (見黄盛璋《多友鼎的歷史及地理問題》載《古文字論 少) 形者(兄《金文編》四一九頁),與此相近,然則字應隸作「進」,古

3

條下,作爲「出」字异體收録。 其例,如《左傳·哀公十三年》:「吴人曰:『于周室,我爲長』」。又,《孟 自對多友説……」。如此,則銘意十分通暢順適。故字似可入正編「出」字 子·滕文公下》:「于齊國之上,吾必接命乃出往焉」即是。然則可將銘意 在先秦,由介詞「于」組成的表示處所、範圍等的介賓詞組作狀語者本有 理解爲武公在獻宫,命向父去召多友,多友接命乃出往。在獻宫,武公親 文字表行義之字加「乏」旁繁化者習見,故可釋爲「出」。其銘應讀作「武 公在獻宮,乃命向父召多友,(多友)乃出。于獻宮,公親曰多友曰……」。

〔402〕074號,一一七九頁第六欄金文

此文見啓尊銘:「啓从王南征(指田獵),〇山谷,在消水上」。第四版

《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此文从子,从是,子、應即「旁」旁。西周金文「旁」或作

金文編附録下

狩,沿附山谷而行,最後到達洧水之上。意很通暢。 文》彳部,許訓:「附行也」,以此義釋之于銘,則銘文當是云啓跟隨王南 作「克辽」,古文字从「辵」从「彳」無别,故可釋爲「徬」,「徬」見《説 伸者古文字中習見,如甲骨文「祝」作口公义作口公即其例。故此文應隸 **予**,與此極近(見《金文編》第七頁),類似「旁」下前伸之筆或作不前

[403] 080號 一八〇頁第六欄金文 文字 文字

《金文編》因之。 此二文見觚生簋銘:「格伯○」。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裘錫圭先生近時將其釋作「履」,指出此簋傳世共五器,字人形下偏旁或作 部寫得比較接近于目,這大概是有意要讓它兼充音符的眉的下部的緣故,甲 、 P 等形,跟一般夕字有區别。其上也是加眉形的頁,不過頁的頭 今按:此二文曹釋紛紜,如將其釋爲過、遁、道、選、運, ,都不可信。

《西周鲖器銘文中的履》。文載《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説極是。 記履田細節十分相似,不過是散盤所記比較復雜詳盡而已。 加履田的人員。銘文説「厥 細電下谷木、洛堡 谷旅桑,涉東門」,跟散盤所 爲此履田定界,銘文中所説的跟从格伯的殷妊和仡,無疑就是伽生一方參 看,釋履也很合理,格伯既然答應以卅田作爲取伽生之馬的代價,當然要 **旁古文里可以通用。所以从字形上看,這個字完全可以釋作履。从文義上** 「履」字《説文》立爲部首。 骨文「麋」作改了,目形兼充麋形的頭部和音符眉下部,情况與此此十分 加彳旁跟履的意義也完全相合,而且篆文履正是从彳旁的,彳、辵 兩個偏 相似。頁部人形下的偏旁 (指 口 、D)應即其它履字所从的舟的變體, (見裘錫圭

[404] 083 號 一一八一頁第三欄金文 美女

此文出毛公曆鼎銘:「勿難即○庶民」,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金文編附銀下

四版《金文編》因之。

意,《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 ·臧 凶」即其用例。銘中所用亦應即 就是《國語》:「爲民者宣之使言」之意。 釋爲「律」。「律」見《説文》彳部,在先秦古籍中有用一定法準去約束之 此意,聯繫上文,「勿雖律庶民」即謂不要堵塞束縛庶民發表意見之意,也 「畫」字所从的「聿」亦作 🏚 可證。古文字从「🌊 从「彳」無別,故可 今按"舊或釋爲「律」,可从。此文所从的 ♣ 即「聿」旁,同銘

[405] 092號 一一八二頁第六欄金文 11

个按:第四版《金文編》已隸作「復发」附于正編彳部。重出當删。又, 此文見天亡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字即「退」字。見本書第56條。

〔406〕094號 一一八三頁第二欄金文 ίď

羊等,將此戰利品契刻于簡,以報告王,并在笄地派人將戰利品進獻給王。 條下。銘中假爲「告」。「契,用牿王,羞于笄」是説師同从征俘獲車、 「天」每無別,頌簋「造」字作 R造」又作「器」。故此文可入正編「造」字 (見曹錦炎《商周金文選》),甚是。 徃即「造」字,占文字从「彳」从 [3船] 所从的告作艺者相同。曹錦炎先生把這個字隸作「徃」,讀爲「告」 此文見師同簋銘:「契用〇王,羞于艺」。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个按:此文右旁所从的当即曲首的「告」字,其形與屬于同期頌鼎

〔407〕098號 一一八三頁第六欄金文 "化

此文見保○母壺。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文编附録下

明,不過與侃字所从之口相連而已。「省」就是「侃」,西周金文「侃」作 **讀與「侃」同,「保逸母」應即見于保侃母簋之「保侃母」。** 「遮」。「迩」見《説文》「辵」部。許訓「過也。从 辵,侃聲。」銘中應 Pf ,或體又作 \P (見《金文編》七四三頁),與此形同。故此文應釋作 今按"「此字可分析爲从「辵」从「侃」,「侃」下「匕」爲「止」字甚

[408] 100 號 一一八四頁第二欄金文 冥(人) 另二文略)

旁从里的即「逢逢」所从之备、去掉 为 的部分,這从金文"逢逢」之或 釋爲「達建」,入止編「遙建」字條下。 體作不過(見《金文編》一〇五頁)可得到證明。故此文可隸作「運送」而 此文均見倗生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个按:此文孫語讓、劉心源、于省吾諸先生釋爲遵建,可信。此字右

[409] 115號 一一八六頁第五欄金文 對於

演變過程應是學狀 一點於一點於一點不。「業」字見《說文》些干部。 業形與此文所从之♥<<

大相同、業从□業、此从□業、有單復之別、而 《説文》收業字古文作野以,所从圣、應即艺、之省變,篆文作艺、上仍 時或从一天 ,當是受此時文字喜簡同形偏旁之風影響所致,故業未字的 有「=」。而受未又顯然即對人之訛變,所以由古文知業本从二學人。戰國 今按:此文應釋爲「業」。戰國業字寫作業の(見中山王譬鼎銘),所从 此文見昶伯○鼎。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410〕126 號 一一八八頁第四欄金文 以外

此文見我鼎。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文編附錄下

四〇:

今按:我鼎銘系後入仿我簋銘僞刻,故字應删除。 参見本書第8條。

[411] 132號 一一八九頁第四欄金文 令

下所从 七 應即「女」之残,故即「婁」字。婁見《説文》女部。 今按:此文原拓作600,而蓋銘作600个(見《三代吉金文存》七・十 此文見伯○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412] 138號 一一九〇頁第四欄金文

版 《金文編》因之,增注「郭沫若云乃爲字異文」。 此文見弔夜鼎銘:「用〇用糖品」。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第四

今按:唐鈺明先生指出,一九八四年所出甚六之妻鼎銘中「以**既**出以

鷊」乃古代瞥享鬼神的成語,釋「魏四」爲「粥亭」合乎典籍所載。 字學研討會論文集》),說可从。「鸐鬲」即「羔鬲」字,字又作「鸹狈」 明《銅器銘文釋讀二題》載香港大學三十周年校慶《第二届國際中國占文 是祝的初文,是以「兄」聲代「者」聲,爲聲符用字不同的异體(見唐鈺 知好 红即是一字,亦即带了一个人,字可隷定爲「魏四」,其中「兄」 廣曰:「烹,煮也;鵩音觴,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由此知「用猪帚用 《見本書 413 條》,故「用鄰平用鄰鬲」即「用 豫鬲(煮) 用鸸腩」。《史記 **想是一,即「张帝」字,「以爨盖以宿亭」與「用城五用宿亭」文例相同,** •孝武本紀》:「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鵩烹上帝鬼神」,裴駰集解引徐 '猪鬲' 見《說文》好鬲部。 "要五」,其中 "**」即「者」,字从「者」聲, 可隷定爲

〔413〕139 號 一一九〇頁第五欄金文 給美

喜古段爲烹則鄰羔乃烹字古文」。 '疑烹字」,第四版《金文編》因之,將注改爲 '郭沃若云」从米昌當是聲 此文見弔夜鼎銘:「用磁四用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

· 烹煮蒸等有關。因从**喜聲,**都不會是「烹」、煮」「蒸」的异體。《說文》云 味氣上出也」故當以「喜」爲聲符,以其用「召南」爲形符,知其義應與 個「船南」字从「碧南」从「萬」,《說文》說「碧南」之形爲「象熟飪五 應隸定爲確局。甚六之妻鼎銘中「永寶用享」的「享」字寫作「舊局」,這 文人美旁下所从的 美 顯然即上舉「鬲」字形體省略 八 形后所余。故字 字后來已演變出了用、現家、出人這種形體(見《金文編》一七二頁),此 "召品」占文亦同字(段注、局召吊皆古义也」),故"独局」應該就是《說 今按:此文所从的な寒即「弱鬲」旁,下"美"乃「鬲」之省變。「鬲」

牧之金鑄九鼎,皆尝醮京上帝鬼神」,裴甄集解引徐廣曰:「烹煮也,醮音 鼎銘中,這個字又出現在「以獨吊以善局」的銘句中,則「善同」讀如字。 取「羊」爲聲符,古文字中因選取聲旁用字的不同而形成异體者習見。而 雙聲, "昌」、「羊」古音極近,故 "善南」一詞可取 「吾」聲爲聲符,也可 文》所收的「善鬲」字异體,"罄鬲」與「善兩」形符相同,一从「喜」聲, 義符「米」,从「鹭哥」與「鹭哥」用例上看,一出現在「用鹭哥用鹭哥」, 觴,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而「独南」訓「烹」,「善中」訓 零三,独南 古「米」乃享祀鬼神的重要祭品,烝祭之烝古文寫作「耆朮」,即以「米」 句例中,一出現在「以無爐以齊鬲」句例中,「用」、「以」相同,故是同語, 之要鼎之「弼鬲」既是「善鬲」字,此文作「弼鬲」,其形較「衢鬲」多一 「善南」后來又作「鵬」,改从「复勿」聲。《史記・孝武本紀》:「禹收九 **善吊義同而復用,其例當同「皆當鵩烹」之「鵩」、「烹」連用復舉。甚六** 「善帝」《説文》正訓爲「鄧帝也」,義和「鄭帝」之从「召帝」密合。 「善雨」與宮古音極近,故甚六之要鼎可借「善南」爲「喜」。在甚六之妻 **郊帛」必爲「郊帛」字异體,其增「米」而繁作,原因當與享祀鬼神有關,** 一从羊臀,唇上、「羊」古音均爲陽部字,喜 屬曉紐,羊屬匣紐,曉匣旁紐

金文編附録下

爲形符可爲其證。故 「獅亭」字應釋爲 '善鬲」。「善鬲」見《説文》鬲部。

[414] 140號 一一九〇頁第六欄金文學之美

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陳公子為開銘"「用〇稻粱」。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唐鈺明《銅器銘文釋讀二題》載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周年校慶《第二届國際 六二頁),故此文應隸定爲「独南」。唐鈺銘先生釋爲「独南」字异構(見 中國占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說可从。「營帛」見《說文》「召帛」部。 訛作,體,所增从的「兄」聲有時即被寫作「乙」、「2」(見《金文編》一 个按"此文从「强鬲」从「米」从「℃」,「℃」即「兄」(祝)之

[415] 141 號 一一九一頁第一欄金文 沙茶 外流

《說文》碧南部。 而】 、】 即「者」字所从。可以將其分析爲「者」省聲。「豫鬲」字見 鼎解》載《考古》一九六三年第五期),當可信。字从「召鬲」決無問題, 今按:此二文張頜等先生曾釋爲「鄧鬲」字(見張頜、張萬鐘《戾兒 此二文并見庚兒鼎銘「用龢用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416] 143 號 一一九一頁第四欄金文

版 《金文編》所增附。 此文見小臣 long 解銘,「召公〇度(燕),休于小臣 long 貝五朋」。第四

金文編附録下

四〇八

研究》第十七輯)。其説可信。應入正編「建」字條下。 今按:此文裘錫圭先生釋爲「建」(見裘錫圭《釋「建」》載《古文字

〔417〕145號 一一九二頁第二欄金文 💬

此文見〇成侯鍾。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

字,命瓜君壺「屯」作「屯」,與此形同,故應釋爲「春」,入正編春字條 文存》上八・十九),摹丢一點,遂使字不可識。字所从的「叱」即「屯」 今按:此文或釋「春」,甚是。考原拓,字作 IDV](見《三代吉金

持禾舊釋秉」。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吝鼎銘:「矢五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从87

稱矢的量詞也可使用「秉」。字應入正編「秉」字條下。 銘文釋讀來看,釋「秉」于意可通。矢以「束」爲量詞,文獻載五十矢爲 以兩手握持「禾」之形,古文字从「ヨ」之字或又从「科」者習見。从 「3一从"禾」,象以一手握持"禾」之形,此文从「禾」从"科」,象 一束,而「秉」也是作爲「把」、「捆」意義上的量詞,大概由于這個原因, 今按:舊釋「秉」可从,金文「秉」字或寫作「五本」(班簋),从

[419] 157 號 一一九四而第二欄金文 数人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沈子也簋銘:「也用喪〇我多弟子」。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上篇》、初淄切、訓「走」。字可入正編走部。 考釋 (卜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届年會論文)。説甚是。 楚」字見 先生釋爲謎,指出字从「大」从「本戶」,「大」即「走」字初文, 「半片」與官差父篡之「差」形體相同」(見劉釗《〈金文編〉附録存疑字 '柔」等(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五八八 一五九〇頁),均不可信。劉釗 今按: 舊有'杖」、「釐」、「佐」諸釋,或又將字隷作「杖大」,釋爲

〔420〕160號

)號 一一九四頁第五欄金文 37~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〇季良父壺銘。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舊釋殳。」

删除。字疑即「史」字之省作。元年師兑簋「史」字寫作「ウイ」,與此文 則「殳」字作「りつ」(趙曹鼎),和此形迴异,可見吳説毫無值價可言,應 相近,金文以「史」爲氏者習見。 今按"「釋殳」之説係吴式芬提出。(見《金文詁林附録》1593 頁)。實

〔421〕161號 一一九四頁第六欄金文 5

此文見鄭土職戟。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摹作 內 。第四版

<u>Д</u>

《金文編》改摹作「以了」,入附録下,并于文下增注銘句爲 「鄽王職作○

《三代吉文存》二十·十七,此文共四見,均作 钧,不作 鸨,第三版 學勤先生在《戰國題銘概述》(載《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七期)一文中隸作 《金文編》摹得正確,第四版《金文編》重摹而誤。又,銘句作「郾王職作 巨〇鋸」,〇下無「萃」,而有「萃」者無〇。是所録銘句也不確。此文李 「 钕 」,甚是。「 钕 」不見字書,應从「モ」得聲,可附于正編 攴 部待 今按"披謇后所列器目表,此文見《三代吉金文存》二七・十七,檢

[422] 164號 一一九五頁第三欄金文

个按:劉釗先生釋爲「鑿」。指出「丫」乃辛字,金文「聾」字作 此文見〇赤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金文編附録下

存疑字考釋(十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届年會論文)。其說可从。 可隷作「歿」。甲骨文「鑿」作「6円」(《合集》三五五九),从「辛」从 (我人)(孽鼠),「競」字作「lost 」,所从之「辛」字正作「又」,故字 「鑿」字見《説文》金部。 [殳],字與甲骨文「鑿」構形同,應釋爲「鑿」(見劉釗《〈金文編〉附録

〔423〕165號 一一九五頁第四欄金文 好

异體,左从「殳」,故應即見于甲骨文之(於)(擊)。 當是平直金文「辛」下所从之「〉)」 而又收縮筆畫所成的一個「辛」旁 作「子」(《佚》五一八),金文或作「多」(頌鼎「辛」字所从), 「爭」(幾父壺「僕」字所从),「┣一」下所从作「ニ」或「)>」,此 今按: 此文疑亦「鑿」字。字左旁應是「辛」字**,**甲骨文「辛」字或 此文見武生〇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424] 168號 一一九六頁等一欄金文 首只

字寫作勘門(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期),从「よ了」从「告」从 此字釋作「造」,甚是。新鄭銅劍銘「造」字寫作去景,新鄭銅矛銘「造」 是「告」、「貝」中間共畫而不易分辨罷了。今將其分離,則應是一首(戰 湯余惠先生認爲即上揭新鄭劍、矛二「造」字之省(見湯余惠《略論戰國 見)與「OR」,將其相合而共畫則成爲「YER」,故此文與上揭新鄭劍、矛 國「告」所从的 「半 」中竪不下曳及所从的「口」旁上横相連的形體習 「貝」,此文則左旁从 「去」,而其右旁實際也是从「告」从「貝」,不過 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極是。然則其 一「造」字爲一字決不可疑。此種形體的「造」字宅陽矛又或作「好」, 此文見宜戈銘:「宜鑄〇用」。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載《洛陽戰國糧倉試掘紀略》一文將

應釋「造」,入正編造字條下。 爲何从「貝」尚不清楚,但宋公樂戈、宋公得戈,不易戈「造」字也都从 銘讀爲「宜鑄造用」,十分通暢,兵器上勒以「造」字正是戰國風尚。至于 省是部分采用了共畫方式,與此文正同。从使用上看,將字釋爲「造」,其 「貝」作,則此文从「貝」就不足爲异,或許它們均是鼎之訛省。總之此文

〔425〕171號 一一九六頁第四欄金文 小的

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戰國〇安君欽(原注「釺」應爲「鈥」,參見本書 359 條)。第

作用》(戴《文物》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 中把此文所从的「咒!'」旁釋爲 戦國時的「昭改」字,極是。「昭改」宇西周金文寫作「必好」(見《金文 一六二六頁),均于形無據。北文先生在《秦始皇「書同文字」的歷史 今按:此文舊有「敄羊」、「繁」等諸釋(見《金文詁林附録》一六二

编》七六頁),而戰國時或作尽毛今也(《見《古璽文編》「燻味」所从), 从「昭改」聲的字,小篆則變从「襄」聲,這是因爲「襄」从「昭改」得 聲,故此文可釋爲「燻味」。「鑑」」與「燻味」的區別只不過是彼此聲符 可隷作 「綴」。依漢字構形規律,「綴」 應从「昭改」得聲。而古文字 因此此文所从的「冬情」旁爲上舉戰國諸「襄」字异體決無問題。故此文 o)代(襄陰鼎),弘11(襄垣布)。以上舉諸「昭改」字异體觀之,上部作 見《説文》糸部。 繁簡的不同而已,這種現象在古文字演變到小篆過程中極爲常見。「瘧骸」 「尽」或作「シ」無別,尽、シ之下有横畫或無一横畫也没有區別,

[426] 174號 一一九七頁第一欄金文 首只

今按"168號已收録,此處重出,應删除。此文見宜戈。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427〕176號

號 一一九七頁第三欄金文 火门

此文見玄琴之銘:「玄琴》〇鋁用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音同音近之字代替,知其詞必音近「夫」,將字釋爲「扶」,从這一點上也 扶鋁」之語或作「玄琴夫鋁」、「玄琴膚鋁」,「鋁」前之詞本無定字,均以 作「敖」,《説文》古文「扶」正从「攴」,故字應釋爲「扶」。「玄琴》 可證明當屬不誤。至于在銘文中的意義則侍考。 「光~」(見《古璽文編》566 頁),把上横寫作「 〕 」,與此正同。字應隸 問題,左旁「少八」應即木人(夫)之變,《古璽文編》「夫」亦或作 今按:此文今學者或主張釋爲「扶」,可从。此文右旁从「攴」沒有

[428] 196號 一二〇〇頁第六欄金文 第

《〈金文編〉附録存疑字字考釋(十篇)》)。説甚是。故字應入正編「聯」字 「耳」旁,番生簋「取」字所从「耳」作「 Je 」,考母壺 「聯」字所从 六七一頁)。均不可信。劉釗先生將字釋爲「聯」,指出字左旁所从即 糸作「8」,金文「孫」字等所从「糸」亦或作「8」,此字从「耳」从 「耳」作 「丘」,與此極近,右旁所从即「糸」字,甲骨文「聯」字所从 「糸」、與甲骨文、金文「聯」字構形相同,無疑也應釋爲「聯」(見劉釗 此文見〇子鱓。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舊有 腰乳、厚乳 等之釋(見《金义詁林附録》一六七一—一

條下。

此文見濟城右戟銘"「冶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編肉部,《説文》:「履,切孰肉内于血中和也」。字在銘中用作冶工名。又, 占文字于「□」中加點飾習見。下所从 「◆ 」即「肉」旁。故字應入正 爲「鼎」字無疑。其上所从之「 ① 」即「員」字所从之「O」中加點飾, 喆林附録》一六七九頁),甚是。字上之「②*** 」旁即「員」字。金文 原銘句將「冶」字隷作 但 ,今改釋爲「冶」字如上。 今按"李孝定先生云:"从肉从員,當即許書内肉部之順」(見《金文

〔430〕202號 一二〇一頁第六

一二〇一頁第六欄金文 双

讀爲《詩・板》 「民之多辟」之「辟」。 梁十九年鼎「辟」作「好」與此形问。「臂」見《説文》肉部。銘中 此文見中山王屢下壺銘:「大〇不宜」。第四版《金文編》所増附。 今按:此文今諸家多釋爲「臂」,甚是。字「肉」旁上之彩 即「辟」

〔431〕203號 一〇二頁第一欄金文 数

此文見伽生簋銘:「厥〇字谷」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文原招作》、**、***、***(見《三代吉金文存》九・十四、九

意作爲義符而以×爲聲的形聲字,其初文一般就是這個作爲義符的會意偏 从「刀」、「糸」會意,「卩」聲(依段注本),古文字在形體演變中于會意 是第一文,「刀」旁與「糸」旁相連,當即斷糸之旨。小篆「絶」字寫作於四 初文上追加聲符以明其音讀者是其演變的一個通例。凡是一個从×从×會 壺),象以刀斷絲形,與《説文》古文同。此文也从「糸」从「刀」,特別 的小篆形體推知其初文就是那個从「刀」从「糸」的會意義符。也就是説 旁,也就是説其聲旁一般都是后來追加上去的。我們由此也可據「絶」字 谷」即一直穿過雪谷,正合履田之意。故此文應入正編「絶」字條下。 釋「絶」于銘意也通。「絶」字于占有「過」、「直渡」等義,銘云「厥絶零 ·糸」,因此把它推定爲「絶」字初文很合理,這就如同由 「絶」的初文是从「刀」从「糸」的一個會意字。而此文正是从「刀」从 •十六),劉心源釋爲「絶」,可从。「絶」,戰國金文寫作經過(中山王書 **、野」字的古文**

〔432〕204號 一二〇二頁第二欄金文 如 日初 日初

此三文分别見○□簋、○伯匿、○弔盨。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定爲「別」。「別」不見字書。依漢字構形規律,當从「刀」、「曷」聲,可 《占文字研究》第一九輯)。占文字偏旁常變動不居,故其説可信。字應隸 跟長沙帛書作偏方的「曷」完全一樣了(見朱德熙《長沙帛書考釋》載 之弘 與馬上堆帛書中之《的乃歇字。釋出這個數字。便知道了 为人、 篆書《陰陽五行》,寫作 🐯,又見于戰國私印,寫作 🚯 ,形略變。所从 (D)00、自00都从「曷」,只要把自00所从的1000下00 移到上方作00回,就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曷」字區另是丄端簡化爲「V」,下方增加了「口」旁。故長沙楚帛書中 ❷❷乃「曷」字,「曷」字占印义寫作❷♥,其與長沙帛書、馬上堆帛書 今按:長沙楚帛書中有 好字,朱德熙先生指出,此文也見于馬王堆

[433] 206號

一二〇二頁第四欄金文 於外

此文見鑄客鼎銘"「鑄客爲集○伸○四衣 腋○爲之」。第三版《金文

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釋(十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届年會論文),極是。然則此文可隷作 辨》载《江漢考占》一九九一年第三期、劉釗《〈金文編〉附録存疑字考 種》載《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其后黄錫全劉釗二先生又對此文 定爲騰,所以此文也可能是 騰 字(見朱德錫、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 分近似,而愿 、金外 據叔夷轉「玄附」相比似可看作从肉从来原 省,隸 重新作了考證,均指出此文所从的 喚 即段字,(見黄錫全《唇》奏》考 發序]。依漢字構形規律分析應从「茲」得聲。如果這一推斷不錯,則此 今按:朱德熙裘錫主兩先生認爲此文與東陵鼎及屬、壽春鼎分為、十

的考釋關鍵在所从的 「�」旁上,實則這個 ❖ 旁應當是※ 旁的簡化 图)、食的兄爵春鼎铭:「□□食的」,一者爲一字并體没有問題, 用所造。與此文相類的還有上面談到的層, 、今角 一字, 以往諸家有釋, 似 皆未當,這兩個字也應是楚器銘中的「廚」字。原 見東陵鼎銘:「東崚 腋廚爲之」,是記此非爲三廚同時造鼎時所造之一,或記此鼎是爲供 具,在楚器鼎銘中,銘以「集版(廚)」者數見、因此「集器別」與「集版 說得通。从辭例上分析,此云「集發刑」,又用以銘鼎,鼎則爲廚中所用之 (廚)」意義當同。如果此釋不誤,則此鼎銘文當讀成「鑄客爲集廚伸廚瞏 和庖廚掌切割有關。因此將「叕則」釋爲廚,从所選用義符上分析也可以 从「肉」,正與「廚」字或體同,不同者在增从一「刀」房,這應當理解爲 爲聲就是一個證據。因此「叕刖」與廚字上占聲音肯定相近。「叕刖」从 爲屋部字,屋部則是侯部的入聲,而古文「屋」字則竟可以月部的 丯 字 月候二部看似相隔,但占文字材料證明二部關係密切。例如「屋」字上古 「肉」从「刀」爲義符,戰國時「廚」字或體从「肉」从「朱」寫作牒,此 文疑即「廚」字的异體之一。這可以从以下分析中得證明。此文从「茲」聲 「双】聲上古爲月部端紐字,而「廚」字上古爲侯部定紐字。端定鄰紐雙聲, 這兩個字 廚使

寫法, 陵屬的即「東陵廚」,「□□ ◆奶」即「□□廚」。「廚」字見《說文》广部。 與从广同意,戰國文字中「廚」即或作众,从广作,與之正同。如此則東 爲聲,因此與廚聲音相近。其字又从肉、从刀,這正與上文相同,而从厂 雖爲一 個偏旁,但左右相同,大概也在可删之列。 唇別 从经省也當是取以 即將 ※ 減去右半而寫作 ※ 、戰國時本有删減同形偏旁之習,※

〔434〕210號 一二〇三頁第五欄金文 华中

此文見寡子卣銘:「〇乃邦」。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 舊

釋策」。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釋無參考價值,注語應删除。 今按:此文形體與「策」字毫無關係。幹例也不能證明用爲「策」,舊

金文編附録下

〔435〕213號

一二〇四頁第二欄金文 (二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舊有'鳴」、'佐」、'紅」、「空」、'功」等諸釋,均不可从。今 此文見無重鼎銘"「官駒〇王復》側虎臣」。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正編穆字條下。 的左旁所殘作 【 ,均有 术 旁迹象可尋,與工字之作 【 有别。故應入 文"穆]字寫作(計(尹姑鼎),如將其殘去部分補出即作(計),尤其是字 或以爲即「穆」之殘鑄字(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可信。金

[436] 219號

一二〇五第二欄金文 全状る 金巻で

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第一見〇妣鬲,第二見柳鼎銘:「駉〇尸」。第三版《金文編》入

見《說文》一方部。 羲字又寫作以了(《合集》37504),是「兮」作偏旁本可省作 犭 。 [羲] 「羲」字寫作 繋7(《合集》36754),此字下从 才 ,即 方 之省,甲骨文 今按:吴大澂等釋爲羲(兒吳大澂《説文占籀補》),甚是。甲骨文

〔437〕226號

一二〇六頁第四欄金文 90

此文見季○尊。第四版《金文編》所增收。

金文編附録下

其下。字不識,待考。 个按:此文从「皿」从「心」,與正編一七六號「쐴」應爲一字,當入

[438] 228號 一二〇六頁第六欄金文 中華

此文見王子造匣銘:「王子造之遺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聲,可附于正編皿部。 「皿」,上所从爲「臾」,故字可隸作 [98]。 981 不見字書,當从「臾」得 今按:此文原拓作中♥(見(三代吉金文存))十七・二五)下从

一二〇七頁第四欄金文 松宜

「鑄」字條下。 (《古璽滙編》三七六),此文也應釋爲鑄,其説可从。故此文應入正編 今按: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中指出古璽文「鑄」字或作 綠哑 此文見公子土父壺銘,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編》 所增附。

〔440〕235號 一二〇八頁第一欄金文 李丁 (余文略)

可附于正編四部待考。 今按"此文从「彖」从「皿」,可隸作「彖血」,「彖皿」不見后世字書, 此文見〇駒尊、〇方彝、九年衛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金文編附録下

[441] 238號 一二〇八頁第四欄金文《金

頁),而「雅」所从的「丫」即「人」旁,應弔鼎「應」所从的戶作 非。「八」旁與金文「船」所从的「P」旁相近(見《金文編》「五六 若將所从「人」旁上部廷長即作「人。」形,故字應釋爲「飢」,入正編 「~」、應公壺「應」所从的尸作「~」可證。故字應分析爲从「人」从 「食」,即「飲」字。金文「飲」字或作「冷~」(見《金文編》三六〇頁), 今按:舊或釋爲「饗」、展」(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七六九頁),均 此文見郾侯簋。第二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1)字條下。

〔442〕248號

3號 一二一〇頁第二欄金文 入了

此文見伯〇父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

因

此借「京」字頭作 爻 ,與小篆形同、古文字借筆例習見。「就」字見《説 从。此字从「京」甚明。而「京」上即借筆之「尤」旁。「尤」字小篆作 3个, 文》京部。 今按:劉心源先生釋爲「就」(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七六一頁),可

〔443〕251號 一二一〇頁第五欄金文 中心

此文見〇公劍。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文編附録下

度,黄錫全先生認爲字可釋爲「虞」(見黄錫全《Infanile)之銘新探》。中 手均内向,而王子午鼎 홠 所从的'夫」作'**、,與其相同,故字可隸作 劍與廣王光輝戈》,文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説甚是。但將字釋作 「虚实」似不可从,「빧」下所从非「 堲六」,古文字所見「 尘六」旁上舉之 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次年會論文),可从。故字應入正編虞字條下。 (字見《先秦貨幣文編》六六、〔六八〕) 所从相同。(李説見《攻五王光韓 今按"李家浩先生指出"此上从「龙」,與戰國文字「廬」或作書

[444] 257號 一二一一頁第五欄金文 本米

此文見走 〇匿。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

之。

义字人形偏旁有無足趾形符號本無別。克鐘「乗」字寫作🛠 ,與此形相 今按:此文舊或釋「乘」可从(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七九六頁)。占

一二一三頁第二欄金文 1

此文見商器四祀如其卣銘"、王在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王活動之所,故應即見于甲骨文之「梌」。「梌」字不見《説文》,丁山先生 以爲即「榆」之本字(見《金文詁林附録》二六六七頁引丁山説)。可信。 徐作地名數見甲骨文,是商王田獵地之一,此亦商器,用作地名,也是商 今按:此文舊或釋爲「探」,可从,字右旁之◆應即甲骨文之个(余)。

〔446〕267號 一二一三頁第三欄金文 料

此文見鄂君啓車節銘"「見其金節則母政,母舍〇飤」。第四版《金文

德熙、李家浩 | 先生在《鄂君啓節考釋 (八篇)》中釋作 [樗],讀爲 侯,不以泰乎?」」焦循《孟子正義》:「傳食謂舍止諸侯之館而受其飲食 《孟子·滕文公下》:「彭更問曰:「后車數十乘,从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 定他們可以憑節享受免稅權,但傳舍不爲他們提供住所和飲食。「傳食」見 之傳的專字。鄂君啓府商是鄂君私人的商賈、不是國家官吏、所以楚王規 「傳」,指出標飲當爲傳食,占傳字有傳遞、傳舍義,博从木,大概是傳舍 也」。又,云夢秦簡有《倉律》與《傳食律》,律中規定因公出差的官吏都 由驛站提供傳食。义、居延漢簡載有「當延傳舍」的記載(見《居廷漢 所增附。 今按:此文舊釋「遜」、「朝」、「梓」、「李」、「桴」等,無一可信。 朱

編》一三〇頁),應與此字同。又,陶文有好於、後以(見《古陶文子程 故此所从之书 應是出 、当三形的省體,占重亦有 樿 字(見《二重文 《古重文編》一九四頁)、劃 所从的「專」作 50+(見《古璽文編》462 頁), **撙可从。字應附入正編木部。** 録》附録 17 下、16 上),所从4岁、47 也與此字所从4岁 同,都是 把字釋爲樗讀爲傳是合理的。二先生之説可从。从形體上看,字右旁可分 析爲 "4 」與「 4 」兩部分,古璽「痗」所从的 「專」作 当天 (見 `專」旁,説明 3 》這種形體作爲偏旁在戰國并不是偶然出現在此字上。 「博」字見《集韵》,又,《楚辭·桔頌》:「曾枝剡棘,圓果搏兮」,王逸注: 「毋舍傳食」也用「舍」字,與以上所見材料相合,从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 ·楚人名圜爲摶」、「摶,一作樽」。是知記録楚方言本曾用樽字,也可證釋 一七〇•三號簡),《漢書•于莽傳》中有「廚傳勿舍」的記載,節銘

〔447〕273號 一二一四頁第三欄金文 於此

此文見禽簋銘: 「王伐〇侯」。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書,可暫附于正編林部待考。 个按:字从「林」从「去」甚明。舊或隷作「甚」可从,至」不見字 《金文編》因之。

〔448〕 275號 一二一四頁第五欄金文 甘木

巢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口窠从木象形與此不類姑附于此俟考」。 此文見班簋銘:「秉繁蜀〇」, 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注云:「舊釋 今按:此文摹録不確,原拓作 甲木 (見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

Ĺ

送》)。 舊釋「巢」甚是。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 不可信。 《説文》以爲鳥在木上口巢,从木象形,是就訛變后的篆文形體附會爲説, 文》篆文作爲宋,係由軍、訛變而成,即由軍—→出入(五十二病方)→黑米, 「故巢居者祭風,穴處者知雨」,巢寫作 第 ,「木」上正从 甘 作,《説

[449] 276號 一二一四頁第六欄金文 1个人

此文見我鼎銘。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此文爲僞刻我鼎銘中形體,故當删除。參見本書第8條。

(450)282號 一二一六頁第二欄金文 02

地名字「汧」、「岍」的异體。說可从。 文》收有「幵」字,也是「姪」字,「丁」和「幵」的關係應與 " 屮 」與 `艸」的關係一樣,是一字的繁簡兩體,所以此字應釋爲「邗」,可以看作 一文中指出此字从「邑」,「丁」聲,「丁」象符形,應即於幵之初文,《説 今按: 裘錫圭先生在《史墻盤銘解釋》(見《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 此文見墻盤銘:「貘〇上下」。第四版《金文編》 所增附。

[451] 284號 一二一六頁第四欄金文 97

此文見好好銘"「與○之民人都鄙」。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旁時發生減省之例甚爲多見。[郭]見《說文》邑部。 六)、內□ (《合集》三六九〇四),此應即「尋」之省,占文字被用作偏 甲骨文「尋」字寫作 內 (《仓集》二七八〇六)、酚 (《仓集》八一二 今按:李孝定先生釋爲鄠(見《金文詁林附録》一八六一頁),可从。

(452)288號 一二一七頁第二—四欄金文人對人科 (余文

此文見楚器鑄客鼎等。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

編》因之。

甚明,楚文字中的「隹」字寫作 年、井 (見《楚帛書文字編》一三〇 楚簡寫作 会并、会并(見《包山楚簡》圖版一六一)。字从「宀」从、集 今按:此種形體只見戰國楚文字,除金文外,尚見于簡文,例如包山

从《包山楚簡》:一二八「自 酣屎 之月以两集歲之刑田屎之月」,而:〇九 情形與鑄客盤同。故字一般均隸作「窪木」。在包山簡里并見「集」、「窪」、 與「隹」右旁共畫,包山簡「集」字或寫作 7年,所从「隹」、「木」共畫 簡「王自夏原之月以的寶歲之夏原之月」來看,望,爲「集」字异體沒 頁),3片(《包山楚簡》圖版一四九雁所从),7件(《包山楚簡》圖版 有問題,占文字加「宀」爲飾者習見,故舊或釋「集」甚是。字應入正編 一五七「隻」旁所从),下「木」旁與「住」左旁共畫,而鑄客盤作 発 則 「集」字條下。

〔453〕 299號 一二一九頁第二欄金文 平

口」、「月」部分共畫。古文字偏旁間共畫現象常見。字从「月」,與从 今按:或釋「名」,讀爲銘,甚是。此字可分析爲从「月」从「口」, 此文見邾公華鐘銘:「慎爲之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子。至于兩個偏旁共畫的「名」字包山簡就有,如《包山楚簡》所載第三 不乏其例。戰國楚簡寫作 邛 (見《信陽楚簡》「以成其名」)就是一個例 因此把這個字釋爲「名」没有問題。字應入正編「名」字條下,注明用爲 公轉也仍从「月」作100,小篆从「夕」作100。而「名」字西周所見作 '夙」,墙盤等作的',从「夕」,毛公曆鼎等作的',从 「月」。東周時秦 二簡文 、辛巳之日不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處名族至命」,「名」字即作 >> 如「夜」,伯晨籃等作人人,从「夕」,師西簋等作人人,从「月」。如 PP (召伯簋),春秋以后所見,如吉日壬午劍作 PP ,但从 「月」作者也 [夕] 同。「月]冥·夕]西周以后雖漸有分工,但在充當偏旁時仍然時常混圧。

[454] 300號 一一一九頁第四欄金文 八〇

此文見卯簋銘:「今余非敢〇先公又循行一、第三版《金文編》入附

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文》立爲部首。 的「履」》(載《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一文中釋爲「履」字,指出 頁),無一可从。側生盤有人多人的諸字, 裘錫圭先生在《西周銅器銘文中 舊多釋爲 '夢」,讀爲「蔑」 (見《金文詁林附録》 一八八九頁——一八九〇 《人作者(參見本書第 121 條),故此文疑也應釋爲「履」。「履」字《説 侧生簋道 | 文除去 辵 旁后没有任何區別,而且其它「履」字本來有不从 「頁旁人形下的偏旁,應即其它履字所从的舟字的變體」。極是。而此文與 今按:此文摹録欠確,原拓作**答**(見《三代吉金文存》九·三七),

[455] 313號 一二二一頁第六欄金文 入

今按"吴大澂于《説文占籀補》中釋爲「定人」。甚是。戰國「定」字寫 此文見〇顱。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旁分化出來的一個偏旁,后來从「穴」作者,推其古當从「宀」作。又, 作《照(見中山王壺深字所从),从「穴」作,但「穴」旁係后來由「宀」 「罙」字即从「宀」作〈衤,與此文令同。「罙」字見《説文》穴部。 「穴」由「宀」分化出來之后,从「穴」从「宀」仍常無別,如侯馬盟書

〔456〕318號 一一二二頁第五欄金文人

簋所見「衛」字則作為b,一「止」作 D 、 C 。 "力」字一般寫作了, 無重鼎則作 函 ,「韋」所从:「止」,一「止」一般作 4 、 4 , 表衛 异體現象常見,西周金文乃至春秋戰國都有大量例子,如「剌」一般作事, 簋),奥此形極近,所别者在此上中畫不出頭。古文字因收縮筆畫所形成的 「求」字。西周金文「求」字作、本(番生簋)、なず(当鼎) みず(君夫 今按:或釋爲'寀」,甚是。字从「宀」甚明。「宀」下所从作 乍 ,即 此文見彌弔簋銘:「師〇」。人名用字。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装伯簋「侖」所从的「力」則作「У。「又」字一般作「7」,弔專父盨專所 从的'又」旁則作'4'。另外象「敌」字有作'84'形者(見般虧),又有作 文字加「宀」爲飾者習見,故字可入正編求字條下。 科 形者(見事改盤), 左旁上不出頭與出頭并見。因此把 入工理解爲 「求」的异體完全合理。「家」不見《説文》,而見《玉篇》,與「求」同。占

[457] 319號 一二二頁第六欄仓文 介

附録上,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北义兄曾姬無如壺銘:屋○紅漾陵蒿間之無嗎。第 版《全义编》入

筆不是自竪而是「 — 」形、郭汰若先生釋作「安」(凡《金文話林門録 「一一之与蹇曹共畫, 故實應从戶, 此共畫之一安一字又見、安見, 为八布, 一九一九頁),不可疑。字从「二」甚明,「二」下所从作 圧 ,右質與 今按:此文原拓作 (F) (見《三代古金文存》· · · · · · · · ·)、中間的二

字所从的「女」即作 氏',左上寫法與此同,而曾姬無卹壺爲戰國時器, 其「安」字即寫作 俥 (見丁福保《占錢大辭典》)。此「安」字與 易一方足布之「安」不同在所从「女」作「尸形,而《古文四聲韵》「安」 「女」字寫作此形毫不足怪。故字應釋爲「安」。入正編「安」字條下。

〔458〕 321號 一二二三頁第二欄金文人致力

《金文編》因之。 此見變簋銘:「〇弔右趋即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三輯)。説甚是。金文所見 4、旁即「必」旁,以往泥于《説文》而釋爲 生指出釋「密」應該是正確的(見裝錫主《釋材》。文載《占文字研究》第 ·必」之作 4 者,一點乃于 4 上所加的文飾,關于 4 之爲 「必」,裘 「弋」是錯误的,「弋」字金文作 扌 、秦漢金石篆文作 弋 、 扌 ,金文 今按"字舊或釋「密」(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九二五頁),裝錫丰先

旁單雙每無別。故字應入正編「密」字條下。「密」在銘中作姓氏名。《國 锡主先生在《釋妆》一文中論之甚詳。此从一「必」,古文字同一形體作偏 語》有密康公,密爲姬姓。

〔459〕324號 一一一一頁第五欄金文

此文見商器戊嗣子鼎銘:「生十〇朝間大室」。第四版《全文編》所增

住土餐,如門大室」,生法完全相同,其所从「外」作了,與西周含文所見 ★ 等(見《金文編》 八一頁)、爲祭名。己鼎云:「土餐于大室」、此云 义作 7、7、1、1、义或作 7、则與此最近。故字應分析爲从 '宛」、从'食」,禄作宠食。究食 不見《說文》,西周金义屢見,字作今宵、 夏 之所以有,懂存微小之异,故此爲"寒食一字似無疑,應将此并入正 今按"此义所从的个了即應是見于田肯文之「眢」所从的纪,纪,甲胄

[460] 340號

0號 一二二六頁第三欄金文 ← ←

此文見〇芹鼎。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表》三〇六頁),口下一横畫爲繁飾。戰國文字于形體中加「||」爲飾習見, 編》7・9),卜均加 「一」,可證此字下之「一」爲飾筆無疑。字應入正編 以「向」字而言,登封陶文向作 創 ,古璽文「向」作 图 (《占璽文 形者習見。如侯馬盟書「守」作今、「安」作今中(見《侯馬盟書・字 向一字條下。 今按"此即'向'字。字所从之 ∧ 即「二」,戰國時把「二」寫作

〔461〕 348號 一二二七頁第五欄金文 小女

此文見者旨醫盤銘:「〇君之孫徐今尹者旨醫擇其吉金自作爐盤」。第

形,只作了一形,舆此文上部正同。裘錫主先生曾把此文隷作「痽」(轉引 《應監顏新説》見《李學勤集》),亦極是。《説文》云「雅,鳥也。从隹,唐省 自《李學勤集》181頁),甚是。李學勤先生把它釋作「癰」(見李學勤《从 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則爲確,其云或从人,人亦聲者,則爲確。是今本奪雅篆」(見劉心源《奇 聲。或从人,人亦聲。」對這一説解,劉心源認爲「其云从住,若省聲者, 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載《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八期。又見 「疒」中形體所摹不盡確。實則「疒」中形體 7套應即 叉 形之訛,亦即 「住一旁。 佳壺爵 「住」字寫作 AE, 郭王義楚耑寫作 RE, 上部也不作 又 今按:此文原拓作小人(見曹錦炎《商周金文選》89頁),《金文編》

金文编附舞下

指明「雅」與「惟」爲异體,「雅」與「惟」都是「雅」。容庚先生説篆文 當作雇,其云或从人、人亦聲者當作催,即應公簋之后度 字少异,今篆文 作雁,知今本訛奪,將雇、惟 一篆合而爲云矣見《金文編》癄字下注語)。 觚室吉金文述》)。據此可知「瀌」本有或體「疶」,今本《説文》奪佚。則 「雅」是合「雅」與「催」二篆爲一體,這種可能性似存在。但也還有另外 「雅」可作爲'癃」之或體釋作「癃」。容庚先生云:其云从住、瘖 省聲者 一種可能,即由「惟」到「雅」是經歷下面這種演變過程發展而成:

(《説文》小篆,承襲 振"的形體)。 化、爲可能存在的形體)→ 狐灸(疒與 [灸共用 广 而將 衤雅 簡化) → ¼ 作 F)→ と厚(應叔鼎と戸省去指示層的符號「-」) → "嗎" (加疒旁繁 上人人(「雅」之初文、从「住」、山、聲)→人人、見師湯父鼎八,變

「惟」旁共用「 广 」,不是「酱」省聲。但不管怎么分析,「雅」就是 「雁」没有問題。此文應入正編「雅」字條下。 「倠」加「疒」旁繁化的形體,「雅」是繁化后的癃的簡化形體,「疒」旁與 因此「雅」實際有「催」、「雅」、「癚」這樣三個形體,其中「痽」是

〔462〕 360號 一二三〇頁第一欄金文、作

此文見國差 鰭 銘:「攻師○鑄西墉寶 鰭 四秉」。第三版《金文編》入

寫作 [4],所从與 [4],正同,可知釋「 何 」不誤。字又从「人」應即何 去而作 珂 ,又離析而作 何 ,故岳、可直接釋作何,又,庚壺「河」字 从)的變體,生了「口」置「一一一中,此置人形之下,如將「口」置 例甚多見。故生的可視作生的,亦即后來加「口」之生初(同簋「河」所 係齊器,齊系文字多喜將「一」寫作「一」,如將「私」寫作「七」, 之「荷」的初文也才(見何尊),其作「、者,等同作「一」,國差號 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一一」中即爲 4、 ,顯然即 4河 之稍省,4河 后來演變中將 47 形頭部省 七----二〇〇八頁),均不可从。字左旁从「人」甚明,右旁「毛」即負荷 今按:字舊有"侲」低」、「疑」等諸釋(見《金文詁林附録》二〇〇

〔463〕370號

一二三一頁第五欄金文 好

楚簡》圖版一六八下 所从)、广(《包山楚簡》圖版一六七字 所从)、 可从。實則字上所从即「卢」旁,包山楚簡「卢」旁寫作 坻 (見《包山 第三版《仓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六糖(所从),如 (《包山楚簡》圖版一七三镇(所从),并與此同,曾、 楚相近,严《無疑就是上舉楚係寫法的「声」旁。下从「壬」,故字可隷作 「麈」。「麈」不見字書,可附于正編片部待考。 (《包山楚簡》圖版一四五產,所从)、炒 (《包山楚簡》圖版一六 今按:舊或釋「望」、「虐」(見《金文詁林附録》二〇二五頁),均不 此文見曾姬無如壺銘"「聖起之夫人曾姬無如〇安兹漾陵蒿間之無嗎」。

〔464〕371號 一二三一頁第六欄金文 二1

民極」之「極」, 訓爲「則」, 是比照的榜樣之意。 代金文「敬」由今 形孳乳焉 敧 例正相问,《説文》「亟」从「义」,从 精辟,不可疑。 "哦」見《説文》二 部。銘中讀爲《尚書·君·昳》 "以爲 「又」从「上又」古每無別(參見《甲骨文字釋林》94 —95)。其説至爲 「辛」之作·平,毛公鼎「亟」字作一哉」,己由了 孳乳爲 「亟」,此與周 爲丞之初文,指出班簋作三个,較甲骨文上多一横畫,如「正」之作「正, (《合集》一六九三六反)、【 (《合集》一三六三七反),于省吾先生釋 今按:今諸家多釋爲「亟」,讀爲極,甚是。字亦見甲骨文,作 [4] 此文見班簋銘:「作四方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此文見孝 簋銘:「〇胄」。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孫韵

讓釋甲胄,从衣从甲省。」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初《占文字分類考釋論稿》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可从。「祈」字 見《唐韵》、《集韵》、《广韵》等,《集韵》居莧切。《广韵》削爲「古衣也。」 今按:此文从「衣」从「്件」之初文。張亞初先生釋作「新」(見張亞

[466] 377號 一二三三頁第一欄金文

此文見★~伯○鼎。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

字,原拓字作、胼、,不是「井、」、「聿」旁與「舟」旁接觸處當爲泐痕。 「觪」不見《説文》。《集韵》同「津」。《古文四聲韵》亦收有古文「津」作 [**解**],是爲「津」之异體,故可入正編「津」字條下。 个按: 字或釋 '**腓**」,甚是。左旁从「舟」甚明,右旁所从實爲「**牛**」

〔467〕380號 一二三一頁第四欄金文をか

版《仓文編》因之。 此文見屯鼎銘:「屯蔑曆于□○」。第三版《仓文編》入附録下,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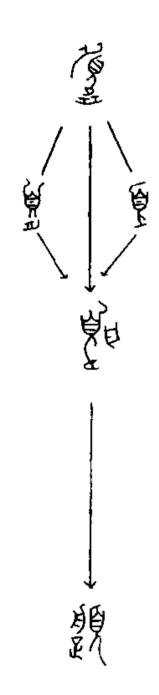
終下。 共畫,故寫作人。,右旁八一即「亍」之草率寫法。故應入正編「衞」字 今按:此即「衛」字。左旁「彳」 作え、下部與「衛」中下

此文見大簋銘:" 豕以睸癸〇大錫里」。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這個字爲「履」字不可疑。前一文見大簋蓋銘,后一文見另一大簋蓋銘,互 骨文與殷商史》第三輯四二七——四三五頁)一文中指出許氏之説現在已 四版《金文編》因之。 經爲絶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至裘先生本人當然也同意把這個字釋爲「履」。 林附録》二〇五五頁)。裘錫主先生在《西周铜器銘文中的「履」》(載《甲 个按:此二文爲一字异體,許印林、强運開均釋爲 '履」(見《金文詁

爲异文,前者从「止」省「舟」,后者从「舟」省「止」。如將其所省互補, 文》「夏」字古文作合的批从足)與「頁」會意例之,則《說文》履字古文 則前一文是爲日立,后一文是爲日立,《說文》所收「履」字古文作時刊, 「夏」由夏沙·乌子,而變作。BC。把足止的象形符號改用義符「止」(《說

諸家今一般也都釋爲「履」,又 段 仲盤「履」作了說,應該是金文所見的 方式,因此把這兩個形體釋爲「履」十分可靠。又,五祀衛鼎所見的層景, **船叭顯然就是由自己而變成船跃的,以「足」旁代替趾的象形符號,成爲** 用圖形式及利用偏旁位置關係的會意方式爲依靠偏旁的意義聯繫去會意的 魇 演變爲古文「履」的中間狀態。這樣,履的演變過程可圖示如下。 一個獨立的表義偏旁,又將「舟」由在人趾下移于左上方,改原來綜合采



「履」字《説文》立爲部首。

此文見嬰次爐銘: 「王子嬰次之〇爐」。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見字書,可附于正編广部待考。 今按:此文从「广」从「少」从「火」甚明,可隷爲「肣」。「肣」不

〔470〕414號 一二二:

・ 一二三九頁第二欄金文 戸八

石經占文 「宅」寫作「序,古貨文寫作「凡(見《貨幣文編》),《說文》古 此文見中山王傳音鼎銘"「考〇佳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 今諸家多釋此爲「宅」,讀爲「度」,甚是。从形體上看,三體

四五八

或變作 一个、一个),于是成爲一个形,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是一个本即 變作 凡、又收縮筆畫變作 凡 , 七 形頭彎曲變作 凡 (如同戰國 文作 住 ,并與此形近。其別只在此「厂」旁中作 斤 ,這很可能是由 「厇」字,又迭加了一個同形偏旁「厂」而繁化,如同甲骨文之,又加 [止]、「水」旁作当的,fr 又增豕作fn 。因此,把此文看作「宅」形體

見《占文四聲韵》)。从文意上看讀爲「度」也甚爲通暢,「考度佳型」即見

上應無問題,「宅」可讀爲度,古「宅」、「度」音同,(《汗簡》「渡」作於了

于《漢書・王莽傳》之「考度以繩」,謂以一種準繩去考察衡量事物。

〔471〕420號 一二四〇頁第二欄金文 1

此文見函皇父鼎乙器銘: 「函皇父作媽媛 尊〇鼎」。第四版《金文

所增附。

今按:字即「兔」字,甲骨文「兔」或寫作 Aco、中、鬼短而上翹

支二,「豕鼎」應即實豕之鼎,而此「兔鼎」應是所造自「豕鼎」開始的「十 又二」中的一只,用以實免之鼎。「兔」字《説文》立爲部首。 此字形極近。又,甲器銘云:「函皇父乍瑪媛盤禾草 尊器鼎簋具,自豕鼎降 是其形體重要區別特徵。金文「兔」或作 字 (見秦子矛「逸」所从),與

〔472〕 425號 一二四一頁第一欄金文上

收 聲 字左旁所从的「虎」作 子 (見《金文編》二三七頁),與此實無 録》二一四四頁),説可从。右旁从「虎」甚明,左旁作子,《金文編》所 大别,此當是 ** 形之殘。「旒,」見《説文》虎部。 今按"李孝定先生云「此疑虤、字、虎形稍訛耳」(見《金文詁林附 此文見弔○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473〕426號 一二四一頁粉

「或」字,从二「或」相倒,可釋爲「銭」,「後」字《說文》以爲 「諄」之籀文。 "詩」字兒《説文》言部。 此文見旅仲簋。第四版《金文篇》所增附。 今按:此文右旁从「或」甚明,左旁作ペ ,倒其文則作 🕹 ,應即

〔474〕434號 一二四二頁第四欄金文に大な

第一文見十一年書:鼎,第二文見格氏矛。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 此二文今睹家考定爲「冶」字,不可疑。「冶」字見《説文》

部。

〔475〕436號

36號 一二四二頁第六欄金文 今天

此文見敦尊銘:"「子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

編》因之。

與此形近。字應入正編「黑」字條下。 从。「黑」字甲骨文寫作《大(《合集》二九五〇八),西周金文寫作《大, 今按:于省吾先生釋爲「黑」(見《金文詁林附録》二一七四頁),可

〔476〕444號 一二四四頁第二欄金文 201人

今按:李學勒、李零二先生指出:此文當即毛公鼎 召乞 字,讀爲 此文見中山王卿旨壺銘,「天不〇其有忧」。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金文編附録下

盤所見又作「孓」,無數鼎所見又作「孓」,上多出一「丫」形飾筆。劉釗 《考古學報》一九七九年 2 期),所言極是。毛公鼎「禹」字寫作「弘」,墻 飾筆演變而成,其例如同「西」由「❹」變作「❺」又變作「❺」,「诶」由 1]釋爲「數」字,此文既是它們所變,自然也應釋爲「數」,入正編「數 體演變的綫索十分清楚。毛公鼎所見「玄」以及墻盤所見「玄」《金文編》 等都是。然則此文的變化當是由「﴿ 」,再變作「亳」,最后變作「亳」,形 (見劉釗博士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如 先生在論證此字時指出此文上部所从的「台」是由「台」上又加一斜出的 「画」由「台)」而變作「台)」,「魚」由「魚」變作「一學」,又變作「金」等 「fg」變作「fg」,又變作「fg」,「角」由「ao」變作「ao」又變作「ao」 **6.82.,義爲厭(見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載**

字條下。

〔477〕445號

就 一二四四頁第三欄金文 次大

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大盂鼎銘"「有〇巻弄祀弗敢 "酸」。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說甚是。 野門 字見《說文》須部。銘中讀爲祭名 云人。 錫圭《讀安陽新出上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載《考古》一九七二年五期)。其 「髭」的象形初文,此則于「髭」之象形初文上加注聲符「此」而成(見裘 今按:裘錫圭先生釋爲『髭』,指出與甲骨文《父爲一字,《父即

〔478〕450號

一二四五頁第二欄金文

此文見 觽 匜 銘:「〇記馭 女」。第四版《金文編》所増附。

金文編附録下

《岐山董家村訓匿考釋》(载《古文字研究》第一期)一文中指出應讀爲數。 "践」不見字書,可附于正編黑部待考。 今按:此文左旁从「黑」,右旁从「盅」,可隷作「點」,李學勤先生在

[479] 456號 一二四六頁第二欄金文 大 大

足處加ハハ,疑象有所系縛之形,云夢秦簡『翌』作 🌣 💑 , 小篆作 遡,交君子簠 렀 ,从「大」而平肩,舆金文「矩」字作 ↓ 对 者同, 文字研究》第十五輯)。其説可从。「双」字《説文》立爲部首。 然也是「砭」字(見湯余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問題》。載《古 人作,是簡文的變體, 訛錯迹象不難尋繹, 戰國齊陶文寫作 √x ,由此上 此文見交君子〇臣。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湯余惠先生釋爲 叕」,指出:「叕」字本該是从「大」的,手

〔480〕459號

號 一二四六頁第五欄金文 400

但金文中數見,一般認爲讀爲胡。《金文編》將「數」字隷定附于夫部,此 旁所从極近,故爲「홠」字無疑。「왌币」之稱也見數弔鼎。字不見字書, 文也應入其下。 **飘簋「籔」所从的「害」作中oD,省夫墙盤「害」寫作用OD,均與此文左** 今按:此文與季宫父 卮 [歷] 所从的 [默] 作 \$P\$ 形體極近,又,師 此文見〇弔匡。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481] 460號

一二四六頁第六欄金文 在天

此文見〇父黛。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金文編附錄下

爲胡,「胡」古音爲魚部匣紐,而「巨」古音爲魚部見紐,二字同部,見匣 的「夫」字。「夫」上所从「巨」旁應是叠加上去的一個聲旁,「獸」字讀 鄰紐,聲音極近,故「巨」可爲「獸」之聲旁。此文應入「獸」字條下。 今按"此文應釋爲「獸」。左旁所从爲「害」旁,右下應即筆畫未上出

〔482〕 463號 一二四七頁第三欄金文 ~目本

此文見中山器黃壺銘"「十三葉左便車嗇夫孫固工〇冢一石三百三十九 之冢」。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的寫法之一。如「及」从「人」从「內」,侯馬盟書寫作了,又, 「立」旁甚明。上从 🍎 即負字之省。 🍯 上之 ~ 即戰國文字中「人」旁 「船」所从的「凸」从「人」从「臼」,古重「船」寫作30岁,又兆域圖 [·夏](府)寫作·CB ,从「負」省聲。其形正與此同,故字可直接隷作 个按:此文在中山器銘中出現很多次。或寫作 💘 (見小鼎)。下从

〔483〕 464號

一二四七頁第四欄金文

此文見裹〇君釟。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

爲「安」,其實與釋「 圖心 」釋爲「圖」道理相同,字應入正編「安」字 條下, 注明从心。 與心有關,「寧」即从「心」作,故「安」亦可从「心」作。釋「乞」 今按:此文从「心」从「安」,應隷作「宮」,釋爲「安」,「安」有寧

〔484〕468號 一二四八頁第二欄金文 食

《金文編》因之。 字异體,應入正編「原」字條下。 字可分析爲从「水」从「原」。《説文》無「源」字,有「原」字,訓「水 泉本也」。此應是在「原」字上又加「水」旁以增顯其義。故字應即「原」 「<」下作「い,與散盤「原」字所从同,上「<」應即「厂」之變體,故 今按"此文可隸作「源」,釋作「原」,散盤「源」字寫作 而,此 此文見散盤銘: 「登于厂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485] 473號

一二四九頁第一欄金文分以

字構形規律應从「穆」聲,故可附于正編水部待考。 立了出來,如邾公華鐘作人, 蔡侯 鐽 盤作心, 此亦當是春秋時所見 這類「穆」字的訛變形體的遠源。故字可隸作:滟/。滟/不見字書,以漢 「穆」字作八計,與此形極近。春秋所見「穆」字「禾」旁已與頭部斷裂獨 今按:此文从「水」甚明,所从 (4) 應即「穆」字訛省,西周金文 此文見〇父鼎。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486〕474號

一二四九頁第二欄金文

此文見散盤銘:「我既付散氏〇田 世田 田」。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金文編附銀下

四七〇

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爲低而朝濕之地。字應入正編「」字條下。 是以「U」使二、糸」相連,并且使用U,貫上至中而下,充分體現其相 文》占文作 魔性,右上均从二「糸」相連,此右旁从二「糸」而作 四十,則 語上》:「猶其(指土地上)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出」中之「隰」。訓 聯繫的特點,下不从「土」應是 涇 之省體。銘中讀爲隰,即《國語•周 今按:舊或釋爲「沒生」,可从。金文「濕」作 點:(見史懋壺),《說

[487]479號 一二五〇頁第一欄金文 八八

父戊告〇」, 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第一文見〇父辛爵(四版所增附)。第二文見今至父戊方舞銘:、今室 今按:第一文从形體上看,與甲骨文「永」之作 44. (《小屯南地甲

的部分寫成了「小」,詠 尊之詠所从永作、六 亦與此形極近。故二文并應入 正編「永」字條下。 「永」字。第二文亦與甲骨文「永」字形近,不過是將右旁應寫作「---」

[488] 481號 一二五〇頁第三欄金文人人

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樊君鬲銘:「樊君作弔〇 騰 器寶」。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字決無可疑。贏本不从「女」,从「女」系后來所分化,金文或以「舊門」爲 从),下所从作身、5岁,二形義同。又或作5岁(「嬴」所从。以上所 舉言肌字均見《金文編》七九一——七九二頁),與此相比,知此爲「藍則 「嬴」,是「嬴」乃「嬴」之古文,此文應入「嬴」字條下。 今按:此文即贏字。金文 副、或作人说、人物、人纳(「廳」所

[489]483號 一二五〇頁第五欄金文 后华

之。 此文見曾伯〇臣。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 因

字可隸作 屋盖。 產 不見字書,以漢字構形規律應从 長 聲,可暫附 變作 洋,錢文則將中間的每邊二筆寫作 പ,故 洋 爲 [表] 決不可疑。 圆孔圆錢作 沭 ,此與上郡戈文比,是把寫作 汴 的中間部分的每邊兩筆 于正編雨部待考。 今按:方濬益先生以爲此文从表。甚是。十八年上郡戈「泰」作义本,

一二五一頁第五欄金文 头 少人

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疑失字」,第四版《金文編》因之。但改 此第一文見諫簋銘:「内史〇」,第二文見王臣簋銘:「内史〇」。第三

注云"「疑先字」。

>2、變爲 於 之例相仿。故字應入正編「敖」字條下。 錯誤的,字與 衜 伯簋「敖」字作4材 所从之49 結構相同,應該就是 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九〇年二期》一文中指出:這個字舊或釋「先」是 「敖」大概如同「襄」由了一變爲岁代,「亟」由了,而變爲「私」,「敬」由 今按:劉釗先生在《釋甲骨文精、義、蝗、敖、栽 諸字》(載《吉林大

〔491〕 492號 一二五二頁第二欄金文 平

銘,第二銘亦有與此文所在相同的句子,在相當于這個字的位置上寫作 注云:「舊釋女」。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把「女」寫作中一也是受此種現象影響所至。字應入正編「女」字條下。 國或作 モ (《古幣文編》38頁),實則本應作も 「中」戰國或作 モ 類似這種中畫應出頭而不出頭的現象在戰國時屢見于其它字中,如「屯」戰 除此外,也見于曾侯乙鐘銘「妥」字所从,寫作 予 ,中畫上部也不出頭。 ff, ff 即 「女」字,可證平—爲「女」字無疑。此種寫法的「女」字 (《中山王譽日器文字編》29 頁),實則本應作 屯 等等,爲例甚多。可見 今按:舊釋「女」甚是。《三代吉金文存》一・三九——四二録該鐘四 此文見者汈鐘銘:「〇亦虔秉不汭涇德」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492〕500號 一二五三頁第四欄金文書等中中 第五欄金

伯犀父休」。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文出自召尊:「伯懋父暘召白馬〇黄髮徴」、第四文出自縣妃簋:「縣妃〇揚 此第一文出自女〇簋,第二文出自君夫簋:「君夫敢〇揚王休」、第三

簋「嫒」所从,拓本载《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从「手」。故此字可 通,如「曼」字曼聲父邁寫作寫之,下从「又」,鄧公簋則寫作爲字(鄧公 `手」旁或作「≠」、「→」,與此形同,古文字从「手」从「又」可相 ·母」,故此从「女」可視同从「每」。上所从「 半 | 應是「手」旁,金文 「敏」字金文作「本引、「声」,此从「女」,而「母」「每」均係由 「女」所分化,故从「母」者有時可从「女」,而「每」字有時又可寫作 今按:字舊有「對」、「好」、「每」等諸釋,均不確。應釋「敏」爲是**。**

釋爲「敏」。入正編「敏」字條下。

[493] 507號 一二五四頁第六欄金文中や中中中

文「姚」字从「女」从「兆」不偕,實則篆文所从的「兆」就是由「涉」字 《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舊釋姚」,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是'涉」字的進一步訛變,到漢印里,「姚」寫作"槑","兆」旁仍可很清 訛變分化而成。戰國「逃」字寫作 "逢"、"後"(見《包山楚簡》一六五簡、 六七簡),所从的「兆」都很明鮮地可以看出是「涉」字,即以「姚」字本 父簋銘:「作微○寶簋,第四文見毛伯囋父簋銘:「作仲○寶簋」。第三版 身來看,睡虎地秦簡寫作 🐠 (見《秦簡文字編》),所从的「兆」顯然也 一三七簡反),「料」字寫作。多、発(見《包山楚簡》一五七簡反、一 今按: 舊釋「姚」甚是。此四文依形體分析,从「女」从涉,似與篆 此第一文見得弔鼎銘:「作易〇寶鼎」,第二文見〇鼎,第三文見牧師 金文編附録下

此,本號所列四文顯然即「姚」的早期形體,釋爲「姚」没有任何問題, **夢分化過程是シュ→を→を→ル→巛(篆文姚所从的「兆」),因** 「姚」兒《說文》女部。 楚看出「涉」的影子。把它們聯繫起來可以看到「姚」所从的 「兆」 旁演

[494] 508號 一二五五頁第一欄金文「炉

此文見伯田父簋銘:「作井〇寶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

版《金文編》因之。

字可隸作一場, 附于正編女部。 「賜」作「卯1」,所省與此正同。但是否爲《集韵》之「媳」字則不可定。 (見《金文詁林附録》一一七七頁)。「6ク」爲「易」之省没有問題,召尊 一點。劉心源認爲右旁即「今》」省,隸作「煬」,指出即《集韵》「炀」字 今按:此文原拓作「 **f** 」(見《三代吉金文存》七·四七),上多摹

[495] 514號 一二五六頁第一欄金文

時「▲」已經開始變而寫作「▲」。故此二文可并視同「竹字」,隸作 侯簋「朕」所从)之變,从「人」从「人」義同,「○」即「▲ 后一文見蔡侯 巍 尊銘:「用作大孟姬〇彝」。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增注云:「于省吾釋嬪謂即騰」。 此應是一種取「貝」、「女」爲義符而取炒爲聲,爲「膽」的又一或體。从 叢》第三輯),此亦春秋時形體,故變「 ▲ 」爲「 \② | 完全可能,因當 (見者汈鐘,李平心釋,李文見《者汈鐘銘考釋讀后記》載《中華文史論 的后來的虛廓寫法,猶同「白心」之作「一」,春秋以后或變爲「白也」 [娇],釋爲「賸],「娇」即「賸」之或體,金文所見「賸」或寫作「媵」, 今按:于省吾先生所釋甚是。[2] 即「朕」所从的「4] 」(見井 此第一文見蔡侯 懿 缶銘:「蔡侯 懿 作大孟姬〇盥缶」。第三版《金

辭例上看,用法也與「膽」字完全相同,爲「膽」字不可疑,故一文并應 入正編一榜一字條下。

〔496〕531號 一二五九頁第一欄金文 女爪

此文見者汀鐘銘" 「以〇光朕位」。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第四

版《金文編》因之

侯 鐵 鐘銘寫作 重用,,盤銘則寫作,由目月,是字之中畫本可不與下 鐘銘有中八,《金文編》已釋爲「祇」。此作中瓜,與之相別在中畫不與下 相貫通。春秋戰國時類似此種因收縮筆畫而形成的异體習見。故字爲 貫通,但這種情况應同中山王 即下方壺銘寫作至所,資壺銘則寫作更及,蔡 「祇」之古文不可疑。應入正編「祇」字條下。 今按:字舊或釋爲「祇」(見《金文詁林附録》二三四六頁),甚是。此

〔497〕532號 一二五六頁第三欄金文 ケー・ケー

此文見〇鼎、〇觥。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

之。

見于字書,可附于水部待考。疑即「泓」字。 字或作 鸻,中所从「---」即「水」旁,與此同。又朝或作 朝,表示 四九頁)。甚是。字左旁从「弓」甚明,右旁所从即「水」旁,金文「攸」 水的部分也作「---」,與此同。依漢字構形規律,當从水、弓聲。「汚」不 今按:柯昌濟先生曾云字似應隸定爲「汋」(見《金文酤林附録》二三

此文見〇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 今按"今諸家或釋作'芎」,可从。「芎」見《説文》弓部。

〔499〕 537號 一二六〇頁第一、二、三欄金文 100~

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字三欄共收八文,今取〇伯盤一文,余文略。第三版《金文編》入

或隷作孺,可从。强不見字書,可暫附于正編弓部待考。 个按"字从「弓」从「魚」(或从二「魚」,與从一「魚」同)甚明,舊

[500] 552號 一二六二頁第六欄金文 再到 一用少

之定救秦戎」。第一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注云:「舊釋墉」第二 此二文第一見戰國楚器〇夜君鼎,第二見秦王鐘銘:「秦王卑命竟〇王

《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但重为所从的重了,與「坪」所从的云了、云子 皇」,釋正的爲「坪」字(見裘錫圭《談談曾侯乙墓出上的文字資料》載 器中的「再り夜君」就是「平夜君」,見于石磬中的「五生皇」就是「坪 夜君」(「坪」寫作云子)、楚律「坪皇」(「坪」寫作云子),認爲見于楚 寫作為是(見《包山楚簡》圖版九一「〇夜君」),又見古重,寫作八天、三 文是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皇」字成詞), 裘錫圭先生曾據曾侯乙墓出上的文字材料中有楚封君「坪 (見《薑齋古印集),又見石磬,寫作 舌 (見《文物》一九七九第五期與 今按:二文爲一字無疑,此字又見楚帛書,寫作三左,又見包山楚簡,

从的百一不是「平」旁。商承祚先生在《戰國帛書述略》中曾將此字隸作 形體并不相同,即以其它「平」字而論,也與此形體不同。顯然這個字所 因此可把它入正編「坪」字條下。 旁古音相近,占文字中形聲結構因選取聲旁用字的不同而形成异體者習見。 這個字隸定應作「垮」。墋應是「坪」的异體,「坪」从平聲,此从旁聲,平、 即將下部斜出的一筆因要置「土」旁而省去了。(上舉古璽文的后一形體作 石鼓作用,此字所从作),颇然就是上舉「旁」字的那種寫法的省形, 「垮」,十分正確。這個字所从的话,即「旁」字。女類母簋「旁」寫作品了, (圣) ,其「旁」的下部斜出之畫似在,大概和借筆有關而寫成此形)。因此

[501] 554號 一二六三頁第二欄金文

第一文下注云:「唐蘭釋堂」。 此第一文見袞方鼎銘,第二文見衣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于

金文编附舞下

今按:《金文編》已將此字入正編,重出當删。

〔502〕555號 一二六三頁第三欄金文 日之

等)。甚是。甲骨文「霾」字作EWAT(《合集》一三四六五)、中心门(《合 分進一步緩條化后的形體。貍 字見《説文》多部。 集》一二四六七),此文所从的《乞旁顯然即霾所从的《巧旁表示身體的部 此文見〇尊。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今按:舊諸家多釋爲「貍」字(見丁佛言《説文古籀補補•附録下》

〔503〕557號 一二六三頁第五欄金文田分子

此文見散盤銘 "陟**雪椒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

《金文編》因之。

偏旁由内移外者亦有其例,如甲骨文含《又作又》(裘錫圭先生説。見裘 錫圭《釋殷虚甲骨文的遠载(邇)及有關諸字》,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二 雖不从「乏」,也當釋爲 臺建,入正編 遷往 字條下。 輯)。甲骨文 [建] 不从「乏」,后來从「乏」者,應爲追加之形符,故此 「 夂 」下,此从二「田」在 夂 上。古文字同一偏旁从單从雙每無别。又, 今按:曹諸家多釋爲 [建],可从。金文 [建]从 [定] 从一「田」在

〔504〕560號 一二六四頁第二欄金文 華

注云:「徐中舒釋鍊」,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陳侯午錞銘"「作皇妣孝大妃〇錞」。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應即「弋」之作「斗」的繁變,如「姑」所从的「古」有時寫作 中口(婦 今按釋「鉂」不可信。此文應即「釴」字,其右旁所从作「┢┣┛」者,

金文編附録下

四八六

外謂之釴。故此文可附入正編金部。 [A] 卣姑字所从)。'釴」不見《説文》,而見《爾雅·釋器》,訓爲鼎附耳

〔505〕 564號 一二六四頁第六欄金文 於

此文見鄭王職劍銘:「作武業〇劍」。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四版《金文編》因之。

《説文》占文「旅」作 从 , 與此同。至於三體石經「諸」字古文作 必 質 作「者」字,檢戰國文字「者」字例之均與此、形迴异,實乃「旅」字, 際也是「旅」字,「旅」與「者」均爲魚部字,一爲照紐,一爲來紐,照紐 从「者」而把本是从「旅」爲聲的形體不加分析地當作「者」之异。其説 三等占讀端紐、端來均爲舌音,故「者」、「旅」相通。不應根據「都」字 出"此文右旁所从舆以往被釋爲「都」所从的 4个相同,而以往把 4个看 今按:此文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中釋爲「鏃」,讀爲旅,指

〔506〕576號

一二六六頁第六欄金文 又日

注云:"「或釋私官二字」。 此文見中〇鼎。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文字「厶」字寫作口,□ 等形,此「官」上之「D 」即「ൃ」字。私官之 私官鼎,其蓋銘「私官」二字分書作「つつ」,更是釋此爲「厶官」的確證。 稱數見于戰國及漢代遺物。其說不可疑。又,《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六期載 物》一九七三年十二期)一文中釋爲「厶(私)官」二字。指出戰國重印 今按:朱德熙、裘錫圭兩先生在《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載《文

四八八

〔507〕580號

· 一二六七頁第四欄金文 於

《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 穷 簋:「用作〇寶彝」。第三版《金文篇》入附録下。第四版

其附在正編阜部一欄之下。 與正編 2338 號、2342 號所收之文爲一字,并从「阜」从『為」,應一并將 今按:此文摹録不確,原拓作 LSG(見《三代吉金文存》七·二六)。

〔508〕581號 一二六七頁第

一二六七頁第五欄金文 於日

今按:此文所从之工人,湯余惠先生考證以爲即「跂」字(見湯余惠 此文見逝盂銘:「命逝事于述土〇誤」。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說 可从。故此文可隸作「曆」,曆」不見字書,可附于正編阜部。

[509] 586號 一二六八頁第四欄金文、女子

辨認。字應入正編「建」字條下。 得草率了一些,而且「豕」旁與「炜」旁又共用了一部分筆畫而讓人難以 「遽」。3~應即「乏」旁之訛,心不可分析爲从「卢」从「豕」,不過是寫 今按:此文原拓作 ひき (見《三代吉金文存六・四六),應釋爲 此文見〇伯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510〕587號 ·二六八頁第五欄金文 oo

分」。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梁上官鼎 (《金文編》稱爲「梁鼎」) 銘: 「宜信冢子庚月〇

黎》「乃皇子多叁(参)在上」,叁字敦煌占寫本作 ▲ ,知《尚書》叁字 看,它與「參」的關係最密切。金文「參」作。<</p> 知,誤釋爲「叁」字,因推其時「叁」字必多作此種省形,故造成誤釋 文編》四七三頁),上作三「o」形,恰與三數合,大概由于這個原因,便 什么是「三」這個詞而不是「二」或「五」甚或其它,這是由于从形體上 附録》二四四一頁),其說甚是。此字在銘中記録一個數詞毫無問題,但爲 省略了其下的「纟」而成爲「 o8 」。楊樹達先生指出,《尚書•西伯勘 本作《説文》訓鴦土爲墻壁之▲ ,因 ▲ 與 品 字形相似,秦漢儒生不 今按:孫詒讓曾釋爲「參」之省,其義爲參兩之「參」(見《金文詁林

Ā F

證。故此文應入正編「參」字條下。 (見《積微居金文説・上樂鼎跋》) 這也是釋 「00] 爲「參」字的一個住

〔511〕588號 一二六八頁第六欄金文 三次 写外

云"「疑爲參分二字合文」。 〇」。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于第一文下注 此第一文見梁上官鼎銘"「梁上官룕〇」,第二見上樂鼎銘"「上樂廚룕

與此同例。故此文應入正編「參」字條下,注明參分二字合文。 第五欄之「00」。上員廚鼎「四分」之「四」「分」亦采用合文方式作1分, 今按:此確系「參」「分」一字合文。此合文之 22 即「參」省,字同

〔512〕595號 一二七〇頁第一欄金文

刻

此文見梁上官鼎銘:「宜信〇룕三分」。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

《説文》勹部。 的「冢」》,載《語言學論叢》第七輯)。梁上官鼎爲戰國魏器,戰國魏器 寧鼎),或又合書[封] (平安君鼎)。則與此文情形基本相同。「冢」字見 四版《金文編》因之。 「家子」之稱常見,字或分書作「 TV 子 」(見樂陰鼎)、「古9 子」(二年 今按:李家浩先生釋「家子」二字合文,甚是(見李家浩《戰國時代

《金文編》附録存疑字考釋(十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届年會論文), 故字應釋爲「堯」。《說文》「堯」之古文作扶一,乃升 之復合。(見劉釗 其說甚是,「堯」見《說文》五部。

此文見滔○□作尊臺銘。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 一二七〇頁第四欄金文 49

編》因之。

師 痩 簋「史」作 4㎡,此簋作477,「史」、「事」乃一字所分化,从 上部「≯」應即「≯」之省,「史」字所从的中,有時就省作屮 ,如 而下部竟作 「 肀 」,中竪曳出 「 ¬¬ 」的下部且又右斜,奥此文下部同。 宜父鼎「史」作生へ(見《三代吉金文存》三・三十),正常書寫本應作中了, 與此文右旁正同。故應隷作「卯」,釋作「御」。下一字實即「事」字。史 本作 14 ,其下一字作 14、應即「御事」二字。西周金文「御」所从的 「御」所从),故此文左旁應即从「午」。不軽簋「御」所从的「卩」作う~, 「午」或作 ↑ (衛簋「卯」所从)、 → (弔撻父卣御所从)、 ↑ (頌鼎 今按,此銘原拓載《三代吉金文存》十一·四十三,細審該拓本,字

徒、司空、司馬」。鄭玄箋云「治事三卿」。此銘中之「御事」疑義當同前 作书书。头书既爲「事」,更可證 竹、確實應即「御」字,弔 麓 父卣有 「不克御事」之語,大盂鼎亦有「畯正厥民,在原于御事」之語。考其義前 「史」字的省作情形可窥知「事」字的省作情形,故此文正常不省的形體應 「御事」爲治事,后者則指治事者,即官吏。《尚書·牧誓》:「御事: 司

[514] 605號 一二七一頁第五欄金文 ◆十 ◆十 十

此文見○盍、壺、 盤。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

編》因之。

前者即「土」字,后者即 「上」从「卩」,戰國文字「堯」則作十一,从一「上」,从「人」,與此同, 今按:劉釗先生釋爲「堯」。指出字應分析爲从「▲」从「十」兩部分, 「人」字,故字可隸作'夫」,甲骨文「堯」从二

一二七三頁第一欄金文 上

此文見昏鼎銘。 [非〇五夫]。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第四版

《仓文編》因之。

定對方出價爲「匹馬束絲」,限同意了這個議價,令其家臣一負責付給對方 紛。銘句所在的這一段始言當向井叔訴訟他已答應向限賣出奴隷五夫,議 看,釋「出」于銘可通。鼎銘所記是昌與限之間發生的一場奴隷買賣的糾 匹馬,一負責付給對方束絲,但限方這兩位家臣又認爲出此價買奴隸五夫 周金文「出」或寫作 少 (宅簋)、少 (啓卣),井與此形極近。从群例上 今按"此文舊或釋「出」(見《金文詁林附録》二四七五頁),可从。西

四九六

首」均用「幺」字,并不借用「之」字。決不會獨于此忽借「之」字表 些近似,但銘文凡用「兹」的地方如言「用禮養食茲五夫」、「用茲四夫稽 何如何。此文舊亦或釋「之」,讀爲「兹」,這是因此文和「之」形體也有 不合算,與舀的家臣改爲以「百孚」進行交换,并對邑的家臣要求其說: 「兹」。鑒于此文是「之」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字形又與「出」極近,釋 「非出五夫□□落」,大意是要求説在議定百乎價后,当方不交出五夫則如 「出」,于銘又可通,所以釋爲「出」應無問題。字應入正編「出」字條下。

〔516〕622號 一二七四頁第四欄金文



條下。參見本書第517條。 此文見曾子存鼎銘:「事(使)于四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依辭例及形體綜合分析,此即「國」字,字應入正編「國」字

〔517〕623號

一二七四頁第五欄金文。ナの

此文見曾子於鼎銘。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于正编「于」、「四」條下。494100 图 (上篇 摹本。見《文物》一九六四年 本,此顧係 「于」 「四」 一字,《金文編》誤摹,遂使字不可識。應分別入 的《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将前文笑些文律作「要」。據下附銘文幕 今按:此銘載《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現附摹本如下。同期發表

〔518〕624號 一二七四頁第

一二七四頁第六欄金文 40+

此文見曾子斿鼎銘,「〇于四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金文編附録下

四九八

同,由此知此文顯然是 西子的草率寫法。 今按上部與事族篇「事」之作 ¥DN (見《三代吉金文存》八·三十) 形

[519] 627號

一二七五頁第三欄金文 一一

此文見 叙豁 尹鈺銘"次告○祝」。第四版《金文編》 今按:字或釋升,甚是。連近鼎「升」字寫作(x+, 所增附。 與此形極近,

應入正編「升」字條下。

[520] 628號 一二七五頁第四欄金文 人次

今按:上所从 处 即「匠」旁,夏伯盤「匠」寫作 爻,與此形極近, 此文見拜王嵩銘: 「耑 溉之〇」。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此文原拓作 (見《三代吉金文存》十八・二三),與戰國「者」字或作 版《金文編》因之。 「者」字所从「少、」的影子。此文應入正編「者」字條下。 此句(者旨留盤)、即句的一些寫法相近。而上部之作半 者也可看到 〔521〕629號 下所从1次 即「火」旁,故字可隷作「炙」。占文字从「配」聲的字义或从 「熙」字。 「臣」聲,如「趣」字义作「趣」。(見《金文編》八三頁)。故此文即 今按"丁佛言《説文古籀補補》附録下收此文云「疑是者字」,甚是。 此文見陳猷釜銘:「敦〇日陳純」。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一二七五頁第五欄金文 生

第四

四九九

〔522〕630號 一二七五頁第六欄金文 ~~

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戰國陳猷釜銘:「命左關〇世於 敕成左關之釜」。第三版《金文

是。此文即「干」,春秋時的书尸銹「師」所从的「巴」作示了,古璽文作 爲師者習見。故此文應入正編「币」字條下。 す、本、大(《古璽文編》六・七),與此文形體同。戰國以「中」 今按:《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拓本作人→。方濬益先生曾釋爲「師」,甚

〔523〕631號 一二七六頁第一欄金文光的后門

此 「文并見蔡侯産劍銘"、蔡侯産之○劍」、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釋可從。 近),余爲裝飾,黄德寬先生釋爲「骮」(威) (黄説見《文物研究》3)。其 今按"字从 「戈」从「畏」(干孫鐘 Too) 所从「畏」作 4J 與此極

〔524〕632號 一二七六頁第二欄金文 以為八

剩爲 「戏」,字當从「爻」得聲,黄德寬先生釋爲教字(黄説見前注),古 文字戈、支、二旁有時通作,故其釋可从。 此文見蔡侯産劍。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今按:此文係一般所謂的鳥書,除去用爲裝飾作用的鳥形符號外,

〔525〕637號 一二七七頁第一欄金文

此文見智簋銘:「辛已,到〇台」,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 7

見《説文》寸邵。 今按:此义與甲骨义「尋」之作品 者形極近,即「尋」字。「尋」字

版《金文編》因之。

〔526〕654號 一二七九頁第六欄金文 四十

此义見陳喜壺銘:「台(以) 佐大族,台(以) 寺〇巽)。第四版《金

义编》所增附。

今按:此义今諸家或釋爲「民」、可从。《史鐘「民」字作 一个,與此

〔527〕663號

此文見大簋銘: 「王命膳夫〇曰」。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 一二八一頁第二欄金文為又不(余三文略)

版《金文編》因之。

別符號,如改用横畫則應作入文、文文等,與「豕」之作之了者完全相同。 均以「豕」爲基本形體,其上又加有「 a 」形。這正應是「豕」字的區 「墜」字从「豕」、「豕」寫作不了,都公華鐘、豕」也寫作了,而這五文 無此類横畫)。此類用以區別的横畫又可以變作 、C 」形表示,如金文 以與「豕」形成區別 (智簋「豕」作子) 應是誤作, 金文其余「豕」字都 形體與金文「豕」字形體相近、其區別是在豕形上的腹部或頸部加一横畫, 可从。金文「梦」寫作子力女人大方,(均見《金文編》四九頁),前一種 今按:孫詒讓先生曾釋爲「多」(見《金文詁林附録》二五六三頁引),

有問題。應并入正編「彖」字條下。 而此作文者,則與 「墜」所从的「we」相同,它們都是「豕」的异體没

〔528〕678號 一二八三頁第六欄金文 人

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季受尊銘。「○休于□季受貝三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

文字研究》第十五輯)指出此文左旁从「双」,右爲「欠」之繁文,釋爲 「敠」。可从。「数」字見《广韵》。 今按:湯余惠先生在《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占

〔529〕 679號 二欄金文 山角 (另一文略) 一二八四頁第一欄金文人之人 (另二文略)第

编》入附録下,分列兩處,第四版將其收歸一處仍入附録下,另三文係第 鼎」第五文見王子午鼎銘; 鼎」,第三文見 下 鼎銘: 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此第一文見曾者鼎銘; 「作其〇鼎」,第四文見蔡侯 編 簋銘:「作〇 「作腳鼎彝〇 媚」。第一、三文第三版《金文 「用作○鼎」,第二文見東仲□父簋銘: 作〇

載《文物研究》第6輯)。其説甚是。達蘯蓋銘「瀝」字即从「鬲」作 「涌」可爲一證。 今按:此諸文昊振武先生釋爲「歷」字异構,(詳見昊振武《釋副席》

〔530〕680號 一二八四頁第三欄金文 上的

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尹姑鼎銘:"休天君弗望穆公聖孟明能〇先王。」第三版《金文

閉簋「事」作品,下所从與此字下部極近,不過較「卦」一訛多一筆。又, 九頁),甚是。金文「事」字或作多了(守宫盤),上部與此字上部形同,豆 將字釋爲「事」,按之于銘,意甚通暢。因此釋爲「事」于形于意均合。字 應入正編「事」字條下。 今按:字原拓作函,舊或釋爲「事」字(見《金文詁林附録》二五七 趾形者,與上舉第二文同,而其作少4、者與上舉第一文第二文第三文之作 《説文古籀補補》附録中云:「疑是麥字」。甚是。金文「陵」字所从的 [麦]作义人义的 **(少人)見《金文編》九三七頁),下均从「三」,其从 今按"此文原拓作**(サイサ)(見《三代吉金文存》六・三〇)。丁佛言于 此文見癸〇簋。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一二八四頁第五欄金文 上了//

[532] 683號 一二八四頁第六欄金文 介切

此文見昶伯〇作寶匜。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仓文

作为分,(見《中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與此形近, 而金文 「舞」字 與「肅」形相去甚遠,方釋無法令人相信。以一父鼎「作彝」之「彝」寫 本有不从「多」者,如居旨卣作办八,少一卣作五七(見《金文編》八七 一頁)故字應即「彝」字。 因之。 今按:此文方濬益曾釋爲「肅」(見《金文詁林附録》二五八一頁),因

西周金文「心」旁或作 艹 、 ⇔ 、 ⇒ 書寫方式及風格相同。如果没有原义,應釋爲 感义。右下的 〆 即「心」旁之殘,完整寫法應作 办 ,與 到此文除从644外,左下有個「 ↑ 」旁,右下還有一個「 ♪ 」旁,是 報》一九七八第二期)。等等。似均不可从,原因是于形不安。我們可以看 學勒先生釋爲「吃」,讀爲柔(見李學勒《論史墙盤及其意義》載《考古學 爲「稷」(見裘錫圭《史墙盤銘解釋》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李 實則此文所从的504即番生簋、晋姜鼎、秦公鐘「100」所从的50分、67分、 「夏」、「稷」、「噯」形體所不具備者。可見「夏」、「稷」「咸」諸釋有問題。 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载《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裘錫圭先生釋 今按:此文諸家有釋。唐蘭先生釋爲「夏」(見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 此文見墻盤銘:「上帝司〇 仝[保]。第四版《金文編》所増附。

发,説明戰國時此文仍存。它們并應隷爲「蝘」。李零先生云《字滙補》 收有「爱」字占文作更发(見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一一五 冥上天中主掌下國政事和暢,這樣解釋,與下文「七二(亢?) 保受天子 和谐地運行之意,故銘云「上帝司媛」即「上帝司爱」,意思是說上帝在冥 頁),如此古文有所本,則此文可釋爲憂,如此占文不可信,則此文可讀爲 从『愛』、从「心」、从「虫」的一個字。楚帛書中恰好也有這個字,寫作 左下的那個偏旁,此文竟可釋爲憂。春秋石鼓文所見的憂(充當偏旁)寫 其云「布政優優」,大徐本《説文》引作「布政憂愛」,毛傳訓「憂憂」爲 綰命、大福豐年」意極相偕。以「憂」表政事和暢見《詩・商頌・長發》, `憂」,其从「虫」、「憂」 聲當無問題。《説文》訓 「憂」 爲「和之行」,即

'和也。」即其例。此文可附于正編虫部。

〔534〕697號 一二八七頁第二欄金文(日)

順从上級。這與上文曾言及的牧牛反誨「先誓」不樂其「師」而以其師訟 的是讓牧牛从今以后不得再對其上級小大事不稱心而有所違之。也就是要 決不實行,與樂相對。銘中之義亦當同此,「自今余敢憂乃小大事」是伯揚 《易·乾·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穎達疏:「心以爲樂,已則行 謂「憂乃小大事」即以乃小大事爲憂,即對他的上級小大事都不稱心,目 父在判決牧牛與其上司一場財産糾紛的事件后給牧牛規定的照誓之語,所 于官,欲推翻「先誓」的意思是相合的,亦「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之旨。 之,心以爲憂,已則違之」,所謂「心以爲憂」即指不稱心,謂不稱心之事 右下爲「心」旁。故字應隷作蠔。銘中應讀爲憂。「憂」山有不稱心之意。 今按:此文與 533 條實爲同字。左下乃「虫」之作「个」 形者之殘, 此文見觸匿銘"「自今余敢〇乃小大事」。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而與下文也是相合的,故字讀爲「憂」于銘意可上下貫通。

[535] 699號 一二八七頁第四欄金文 七四分分

《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甚是。履字《説文》立爲部首。 記》載《人文雜志》一九八一年第五期、戚桂宴《永盂銘殘字考釋》載 今按:吴振烽、戚貴宴二先生釋爲「履」字,見吴振烽《金文研究札 此文見永盂銘:「厥率〇厥疆,宋句」。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536〕714號 一二九〇頁第一欄金文 上口月

此文見盛季壺銘"「鄭右〇盛季壺」。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 第

四版《金文編》因之。

編》等(見該文),釋「右慮」絶有例可證。故此文應即是「A回」字的一種 顯,很可能就是一個以「A回」爲聲的字,可直接讀爲「鷹」。其說甚是。 物》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一文中指出,其上部 1句 旁可釋爲 [4回] 至爲明 异體,應入正編「N回」字條下。 「右庵」亦見于《綴遺齋彝器考釋》二八・一九著録的陶釜拓片和《古璽文 个按:此文吴振武先生在《戰國《回(廩)]字考察》(載《考占與文

〔537〕717號 一二九〇頁第五欄金文 屯

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此文見春成侯鐘銘:「春成侯〇貫斗重冢十八益」。第三版《金文編》入

收縮筆畫所形成的异體,如同「屯」之作 屯 (《古重文編》)又作 下 重文編》一・三),與此同。字係「中」之作 古 (《古璽文編》一・三) 今按: 諸家今釋爲「中」字,極是。古電文「中」字或作 屯 (《古

編「中」字條下。 (同前),「車」之作事 又作工」(見《中山王響器文字編》),故字應入正

〔538〕722號 一二九一頁第四欄金文 多四 0 四

編》因之,于第二文下注云:「疑爲稱。」 「樊君作弔嬴〇賸器」。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 此第一文見鄧伯氏鼎銘:「伯氏始氏作〇嫚昊朕鼎」。第二文見獎君鬲

是「爾」字。故字并應入正編「爾」字條下。 所从)、《南(曾孟嫡諫盆嫡所从)。此第二文與楚季盤所見「爾」形體完 全相同。第一文从二「日」旁,古文字同一偏旁从單从雙每無別,所以也 今按:字應即「爾」字异體。金文「爾」或加日聲作。四(楚季盤頌

此文見羊〇亲戈。第四版《金文編》所增附。

故應入正編「觸」字條下。 等等,例不勝舉。此文若將中畫沿伸即作 63×形,則與「觸」字异體無异。 又作 更。「屯」字作屯,而或又作 下,「中」字作 屯,或又作 屯 信。如此,則此文也應釋爲「觸」,上从「角」,下應即「牛」旁,唯其中 觸,所以字形在『牛』上加『角』以示意』(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可 圭先生説爲「『觸』字异體,(也可能就是『觸』字的初文)。 牛喜以角相 人名用字。古璽文有台半字,从角从牛,《玉篇》以爲與「觸」字同。裘錫 畫没有伸下。 今按:此文又見中山器,寫作 long(見《中山王譽器文字編》), 戰國文字此種筆畫收縮現象習見,如「車」字作 事,而或

〔540〕726號

一二九二頁第二欄金文 八丁

此文見〇尚還戈。第三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

字所从),此較其形不過在中間省去表示「水」旁的雨點,而「淵」字所从 的水旁本來是可以省去的,如墻盤、淵」字寫作工 是其例。故此文應入 「淵」字條下。 今按:此文應即「淵」字,金文「淵」字或作 PP ,(見王孫鐘「肅」

〔541〕741號 一一九四頁第五欄金文 **))**((

此文見陳〇戈。第二版《金文編》入附録下。第四版《金文編》因之。

作 非 ,均與此文寫法全同。故字應入正編 「卯」字條下。 韵》收「劉」字所从的「卯」作***,收《汗簡》録《石經》"卯」字古文 「卯」),與此文形體基本相同。《説文》「卯」字古文作非, 《古文四聲 「卯」字或寫作 タダ,(見《包山楚簡》圖版九二第二〇七簡「癸卯之日」之 今按: 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中釋爲「卯」,極是。包山楚簡

	006 F¥	005 皇	004	003	∞2 房	001 1
编	∮	4	型	网	矛	党人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璋	皇廬卣	· 化年閏戈	日壺蓋祭	梁-九年鼎 讀爲方	少人 六年\$例
Ħ						

	007 E
少足堂学券	Ŧβ
 ・ 十八年 南 反 戈 ・ 十 一 年 谷 著 戈 ・ 十 一 年 智 著 報器 ・ 中 五 年 陽 春 戈 ・ 少 十 七 年 相 邦 春 平 度 劍 ・ ツ ・ ・ ・ ・ ・ ・ ・ ・ ・ ・ ・ ・ ・ ・ ・ ・ ・ ・	子 尊

<u>표</u> ___

	017 趣	016 超	o15 民	014		013
編	惣	如	95 17	± 8	Ā	Ş
	(A) 蔡大善夫鼎 超、説文所無	齊不利高 一	襄陰鼎	陳륮因咨戈	盛君匿	邶君戈 日田 曾侯乙墓青銅車
五二二						

023	022 選	021	020 2±	019 万 人	018
力	半見が	省中	ʱ	冼	P A
M 公孫淳子編鐘 從 說文古文作 深 清宋書升 云占文中从 火者是倒毛之訛	当员 + 100 410 410 410 410 410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	梁十九年鼎 選 說文籀文从虛作發過	左徒戈	兵闢太歲之 (故) 鄙公孫淳子編轉歲	歸墓鼎

亞亞

025 🍂 026 違 028 復 024 叢 027 長近 養 華 80~ 晋侯期須四 黄父人壺 大人 達須匹蓋 コだれな 都公孫淳子編鐘 がしま 人本 从立 J 燭 THE POST IN 避 説文所無 説文所無 邐 保員簋 鄭臧公之孫鼎 从是今存碧落碑古义徒作る歌 <u>五</u>

卉 卉

	040 \$ H	039	038 \(\bar{\bar{\bar{\bar{\bar{\bar{\bar{	037 😾	036 NE	035 🎉
₽ I	野	8∰8	1	₹	₹	34
	史 重 鼎	総左庫戟 讀爲晉樂書之樂春秋時爲晋地線	(₹□ 描 (₹□ 描	谏 / / / / / / / / / / / / / / / / / / /	長鶴度鼎 24 梁十九年鼎信 从言从身 出 从口从身	堆书 篇
五二七						

→ 對 對 對 對 大保	046	045	044 萬	043 (構	042	041 \$F
對 與歌爲一字 大保蓋 大保	鲜	冷	分泌	A.E.	攆	到
]	甚六之妻鼎 假為喜 永寶用夢南沙金		保醫	朝訶訶

	052	051 契	X2 050 記	047	048 \(\beta \)	047 🎢
延編	啃		新	\$	译	Я
	達 冰鐘	★ 大	庚 壺 殺 説文古文作 料	事族篇 出了 州五年原鼎	晋侯軌盨及 从彳	湯鼎
五九						

○. Æ

058 1	<u>}</u>	057 2 1	056 10	055 DA	054 선칙	053 ド
ış		<i>\$</i> ,\$	好日	& K	舒	英
唯书簋	难	雅之田戈 维	梁一九年鼎	州五年原界 讀為視眠	AD 史密簋	湯鼎温良聖每敏不从攴

8

	064 局	063 [5]	062	06. A	060 P	059 麗
編	\$ }	\$	\$	Ā	ч Ху н	**
	析君墨管戟	十三年少府矛	韓十八年戈	元年 閏 戈	で鳴った。	離 説文所無
:		77				
		平安君鼎				
		##			:	
五二		永用札涅壺				

Įζ

070 葊	069 器	068 B	067 / 日	066 榮	答 065 新
二十二 日壺蓋	10 嘉	東明尊	人山 指 脱文	谷 答	AE/AY 管無 子戈
文 所 無	邓客城嘉鲖 量		冶盤 脱文所無	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子 説 文 所 無
祭名典籍通用烝					

五二.

	076	075	074 盟	073 黛	072 財	071 D
正編	APO 伯碩禽盤	全	女が 庚壷	無 出 系	サマ 番	汤州 四長聖敏即温良聖敏 劉釗釋
五二						釋

081 条		F 080	079 # U	078 所	077 新
B		象	套	原	洋
甲良父吃	就月將石經古文假爲戚字	安氏》 史重鼎 重其日邊月日日 日之 月里即詩周頌敬之之日 就 从章 从足	湯鼎知	長裑灰鼎	鄂君啓舟節 彭射地名即彭澤射 朱德熙李家浩釋

五三四

093 豚	092 監	091 (090 🙀	089 Ψ	088 崙
₩Ŧ		胃	B	4	*
郑陵君豆一 讀為重 吳振武說从貝从家省	那客臧嘉銅量 廣韻烏懈切	齊生魚日舞 齊生魚日筆 買休多贏	子尊	子尊	十八年上郡戈
累					
四年昌國鼎					

프

996 周星 997 8号 095 样名 094 期 99 署 098 掲 **⊗** 戻 陳逆簋 I M ¥₹ A 析君墨青戟 讀為造 墛 **₽₽** 愁 十八年上郡戈 二年野倫戈 - 从土 邰 邦 胸 十七年丞相戈 十七年相邦春平侯劍 説文所無 以期美衣令 五世

105 鄴	104 星	103	102 邦	101 ξ β	100 程
郝	舜	类	448	4 9	<i>5</i> ₹
新右戈 郭 説文所無	長 鄄 戈 地名 劉釗說即長沙 郵 說文所無	斯 說文所無	郑戈 脱文所無 玉篇邑名义亭名	六年印劍 一說文所無 从戈猶从弋即代郡之代典籍作代	十七年丞相戈

五六

	111 07	110 英型	109 旆	108 BJ¥	107 邯	106 河
£ #a	ØØ	D	4	産		介罗
	大保盃明	梁十九年鼎朔	大保里宝 神 说文所無 殆即渡字	陳暀戟	柳 説文所無安始3年之訛	建 が鐘 が 説文所無
五元						

正編

1	17 鳳	116	115	114 🎉	113 🏚	112 衠	
	寧	由	風		②	對	
	史密簋	歸基鼎飲以史重無心之達鐘	蔡□子姬安缶 (尺) 卅 三年平安君鼎	梁十九年鼎	十一年咎善 戈 从口	皇滿自	

五四〇

	123 庭	122 疚	121 疫	120	119	118
正編	न इ	र्ग्र	JX	□ *** ***	4°	Ŷ
	新鄭出上戰國銅兵器 旋 說文所無	新鄭出上戰國銅兵器	鄭臧公之孫鼎	蘭 公孫 淖 子編轉電 从穴从火告聲	湯駅	十八年莆反戈
				讀爲造		
五四						

129	128	127	126 関	125 瘦	124 項
\$ 7	13	1€	**	瘵	୍ୟ ହି
第 頃戈 頃 古陶文順所从之頁作 6 ~ 與此文所从之 6 ~ 相近	十一年咎苦 戈 咎善 地名即见丁典籍之皋落	九年鄭伶孑	何作兄日壬尊	新鄭出土戦國兵器 一種 説文所無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 拍 說文所無

五四二

	135 夏	134 履	133	132	131 扯	130 1
正編	る直	A.	A.	澂	涿	*
	酸棗戈	段仲盤	一大四年屬邦戈	世人公孫敦	\$P. 一点	卅四年邨丘命戈
		TWANG THE				;
	5 5 5 5 5	五祀衛鼎七二九年衛鼎				
五四三		衛鼎 从水				

139 第 138 年 137 册 136 云

祭 17 변 列二年寧界 声 亚 孟姬冶黛 甚 辟 鮲 韓十八年戈 冢 十三年上官鼎 雕作父癸尊 晋侯執盪 説文所無 解 ŦŦ 梁上官界 塚子合文 李家浩釋 樂十九年鼎 工戶 王劍 从十从方十 為七之省字 即以家之繁文增土爲飾 李家浩釋 何琳儀釋

[編

五四四

	145 4	144 麻	143 鷹	142 原	141 府	140
正編	一流 張詢廣州	10P 麻 說文所無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深十九年鼎	一 深度人權	(以 (T) 安密盤
五四五						

149 櫚 150 恢 148 **3** 147 躬 146 粡 151 闽文 狄 舒 岱 俗 1 長子狗鼎 摩豫車支 88 事于公支 豫 藝 設盤 【豿从豸从 □ 與伽生簋履从之舟旁寫作 □ 红 含 説文所無 王易敌貈裘 籽 新鄭出上戰國銅兵器 貉 狐 从犬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 形同

五四六

ı	157	156 WN	155	154	153 斧	152 挕
上編	(A) 41°	##	Ø }}	李	安	14
五四七	① \$\$\text{\$\exitting{\$\text{\$\exittinx{\$\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exitti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t{\$\tex{	王后右百方壺	班公簋蓋 8 郡公簋蓋 8 8 郡公簋器	伯碩島盤	菱 鐘 从口	X作 作 新鄭出上戰國銅兵器 項 說文所無

163 焓	162 W比	161	160 (7)	₩ \ 159 (kill	158
グド	汽	{ \$\$ \$	滦	*	##.
七年邦司寇矛人人十二年邦司寇矛分以州五年原孟治	l	達	四十年上郡戈	湯 鼎	庚壺

五四八

.I 編 165 間 164 | 8

りんる 郑年劍 后美陵公文 司 平安君鼎 悶 戈 经 廿三年大梁左摩戈 命戈 豺 シャ 兵 闢 太歲戈 閶 開 邾 三年脩余命戈 公 卅 从膚 王虚 說文古文作問 四年が丘命戈び 讀爲虚 讀爲闢 六年喜命戈 犯 廿九年相邦戈 怼 彩 四年咎奴戈小如 二年野命戈 小灯六 州二年□命狄戈 二人火日 二年寧鼎 谷 サ三年数 啓封

I M

五四九

1"1 #	170	169岁史	168	167 国	166
F 87	(A)	P#	爬	4 E	E
少府盖	鄧公簋	莲 祁 錚 娱	蔡□子姬安缶	邓客臧嘉銅量 開 說文古文从香作唱	子尊

五五〇

J 編

176 175 174 173 日 172 劈 」 編 ○5 九年將軍張戈 題 当 数 曲 十一年咎著戈 **史玄**鼎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 匣 説文所無 軫 帮 **投** 贯 難 难 少好 梁十九年鼎 芦 贵

蚕

182 秦	181 銎	180	179 裤	178 汉	177 学
\$	聚	塑	8	*5	7
金全 歸 臺 親 一	● 一 	型 恒 恒 恒 恒 恒 1 1 1 1 1	◇ 少府盉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が	好	の文場

五五二

子續

	188	187	186 銉	185	184	183 増
経	H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金	倉金	8€8	\$	人
	17 伯簋	銷 頃戈	望灰乙墓青銅車 說文所無	少府盖 野東 說文所無 四振玉以為殆即響之本字	型足公孫等 器名經典作敦	邦 客城嘉銅量
五五三				神少府金		

	193 \$	192 購	₁₉₁ 塍 坠	190 陽	189 鞋	
★ 學 从籍文子从私从私猶从總	寄學 方鼎		庚壺	陽似生 医	曾庆乙墓青銅車 鞋 說文所無 从車生聲	

五五四

195 K

	 	 	 195 (正)
上編		金文	0分 宋孟姬座
		金文編正編増補終	一一年
			命艾
五五五五			

射绿

五五六

	012	011	010	009	008	007
解奪	交 抓 庚壺	全全	31.6	祭	\$\frac{1}{2}	***
	庚壺	全庚壺	经 庚壶	然所 《新右戈	书彩簋	D 。
五五七						

	024	023	022	021	020	019
附舞	111	费	← ₩	(P)	\$	黎
	梁上九年鼎	· · · · · · · · · · · · · · · · · · ·	年 大保益 人間 大保益	器由台門盤	器步飞回复	原氏仲匿
五五九						

030	029	028	027	026	025	_
63 *	煤	Ŕ	a	BII	SK	野绿
●* ♥*可忌豆	火徐 卷子戈	湯鼎	晋庆郎复	晋 灰 断 質 皿	() 国收赖鼎	
						五六〇

034		033	032		031
四 王后右召 方壺 吴振武云應釋爲 亩 世	制作者荒率所致釋爲點南似可从今暫入附録	25 25 25 25 25 25 25 26 27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28	532 不 子	書亦有此文作安子 諸家或釋字、或釋教	57
應釋爲 百 燕國鐵龍右今日即	今暫入附録	唐鈺明分析爲从無益者聲 半 少點殆		宇、或釋 殺	如 與本銘差所从之 承 相同楚帛

+ 39	038	037	036	035	
· 孩尊	TH 新戈	好 爱罗戈	(A)	油 湯鼎	右亩此亦燕器和 鐵 範右 亩 同

五六二

	045	044	043	042	041	040
舞	灾	\$	勤	展	大学	かり
		宜安戈	当作 且 辛爵	宜安戈 疑為所字	六年漢中守戈	等作父癸尊
五六三		;				
Ĺ						

金文編增補采用彝器

鐘

新公孫連子編鐘、達 輝 祁 鐘

彝

二、鼎

梁十九年鼎

蔡大善夫鼎

歸基鼎

《文物》一九八七年第十二期《文博》一九八七年第二期《文物》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考古》一九八四年第六期《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商周金文選》

金文编增補采用弊器目録

五六五

五光衛鼎三年寧鼎縣公之孫鼎縣

吉公齊鼎 十三年上官鼎 婦飢進鼎

三十五年庶鼎長子狗鼎居然為鼎

中學方鼎

《文博》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主代吉金文存》三・二四《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九期《考古》一九九一年第九期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三代古金文存》二•五四《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商周金文選》

《商周金文選》

《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期

《古文字研究》第十六輯《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六期《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

五六六

\$P.父鼎 齊生魯舞 鼎

二、盤

孟姬冶簋 史密盤

弔料簋

恒父簋 器よりの食

《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七期 《文物》一九八八九年第四期 《文物》一九八八六年第四期 《文物》一九八八六年第四期 《文物》一九八八六年第四期 《考古》一九八八千年第四期 《考古》一九八八年第八期 《专古》一九八八年第八期 《考古》一九八八年第八期 《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五六七

《三代吉金文存》二 (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五(中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 Fi = 期

伯幾父簋 晋屋断簋 公簋蓋、器

陽似生黛蓋

四、鬲

仲棋父鬲 黄甫人鬲 齊不超鬲

五、敦

歸父敦

齀

(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五《文博》一九八七年第四期 期

《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學學研討會論

文集》(香港)

《文物》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中原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考古》一九八四年第六期《考古》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三代吉金文存》五・三五

《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五年第 四期

《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五六八

灰融

六、适复 缶

杷孟匿 原氏仲**匿** 王孫改妆匿

盛君臣

晋族教德

諫 溫蓋

蔡口子姬安缶

豆

段仲盤

七、盤世

私

金文编增補采用郵器目錄

《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三期《考古》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一即《考古》一九八六年第四期《考古》一九八八年第八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期

文集》(香港) 《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學學研討會論

《江漢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中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七期

《江漢考古》八六增(二)

五六九

吊良父 医伯碩 **象**盤

楚弔之孫 盉 州五年 索 盉 少府孟

八、卣 尊 壺 罗王 爵

父丙卣

《中原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一期《文物》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中原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二期《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三期《考古》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江漢考占》一九八八五年第一曲 《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六期《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考古》一九九〇年第一期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考占》一九九〇年第十一《商局青銅器銘文選》 期 期 期 期

《考古與文物》一九九〇年第五曲《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中原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一期《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期 期

五七〇

何乍兄日壬尊子 尊 隱伯匈井姬尊 **敝**乍父癸尊

家弔尊 麥方尊 東朋尊

新作父癸尊

重仲壺 永用札涅壺

鄙風進方壺 黄父人壺

吕壺蓋 庚 壺

王后右 日方壺 大保工系

事作且辛爵

《殷周金文集成》五九〇六《殷周金文集成》五九一三《殷周金文集成》五九一三《殷周金文集成》 金文集成》六〇〇〇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一期《考古》一九八四年第四期《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六期《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六期《殷周金文集成》五五八一《殷周金文集成》五九八二

《出土文獻研究》

《第二届國際中國古文學學研討會論

《殷周金文集成》八八四六《考古》一九九〇年第一期《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十期文集》(香港)

五七一

荧乍父乙爵 妊 爵

九、爐

愠兒盞

盏

十、兵 器

《文物》一 九九三年第一期九八四年第一期

《文物》一九八八年第三期《三晋兵器》圖 4・2 《考古》八〇年第五 《三代吉金文存》二〇年第二七

《殷周金文集成》一一〇四六《殷周金文集成》一一三四一《文物》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殷周金文集成》一一二一四

五七二

《殷周金文集成》九〇三七《殷周金文集成》九〇二七

十八年莆反戈十八年上郡戈

宝安戈 兵關大歲戈

子及戈 州四年柳丘命戈

六年漢中守戈

酸 東戈 東十八年戈

《考古學報》一九七年第一期《考古學報》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方古學報》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方古学研究》第十三輯《李古》一九七七年第四期《教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教局金文集成》一一三二四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十三(考古))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三代吉金文存》《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三| (考古學報)|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殷周金文集成》一一三六七 A〈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八期

周金文集成》——三七六 B

殿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二二三代吉金文存》十九・二九

五七三

都之田 戈

斧步戈

長野戈

九四年第三期

《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九八《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九八《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九八《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九〇《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九〇《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九〇《殷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二〇《殷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二〇《殷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一五《夏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一五《夏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一五《夏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一五《夏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二〇十十十期《五十十十月》四年第十一期《夏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一五八十〇五十十十月。

金文編增補采用葬器目録

《殷周金文集成》二三三二B

殷周金文集成》一〇九二四

新鄭出土戰國銅兵器十七年相邦春平晨劍六年郊劍

工差原王劍

十一、雜器

鄭東蒼銅器

《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古漢考古》一九七四年第一期《江漢考古》一九八七年第二期文集》(香港)

《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十期

《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十期《三代吉金文存》二〇・四〇《三代吉金文存》二〇・四〇

《文物》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〇五

殷周金文集成》一〇八〇四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

五七五

曾奏乙墓青銅車書

朝河鍾 那名城嘉銅量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十期《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八期《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八期《文物》一九八二年第八期

期至

記

無比欣慰。 補而成的。 此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歷經一年左右的時間修改增 在它即將面世之時,頗感爲學術界盡了一點綿薄之力而

黄錫全博士、曹錦炎副研究員也曾飛書指誤,殷殷之情,令人感慰。 懷的是除業師姚孝遂先生辛勤指導外,師兄叢文俊博士、王瘟智博 也包含有衆多先達們點撥迷津,匡其不逮的工作。其中最難讓我忘 士給予鼓勵,師兄劉釗博士審閱了不少文稿,析疑解難,獲益良多。 又有教授林澐先生、高明先生、王寧先生、吴振武先生、研究員張亞 回想此書的寫作,雖然凝聚着自己多年辛勤筆耕的心血,但是

五七七

金文编增補吳月縣器目録

五七八

加以斧正,均于此表示誠摯謝意。初、劉雨先生、編審趙誠先生、副教授張世超先生等從不同角度上初、劉雨先生、編審趙誠先生、副教授張世超先生等從不同角度上

一九九四年十月